

繪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二 頭本

花園來救咬金正走中間抬頭一看只見西北上一股紅氣被  
一股青氣罩住羅成說那必定是常家花園遂把陰風拂  
照定氣色而來來到花園裡邊輕輕的落在一座土山上站  
住看他兩個交戰

說起羅士信 原係白虎星 二神來指引 要救一拜朋

陰風呼呼响 起了花園中 落在土山上 舉目有分明

一個劍來砍 一個斧去迎 喊聲如雷震 來往大冲鋒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二  
西江月 說起蘆林兄弟真生死同心羅成陰魂救咬金  
只見他劍斧齊輪各逞雄

唬的妖怪轉身急速連聲叫喚引動風流佳人觀見  
這一個鷄子番身往上冲

小將動好心丹約親自喂定  
這一個閃站騰那武藝好  
那一個鳳凰展翅使的精

這首西江月是說羅成陰魂聽了山水二神的言語遂趕了一  
這一個絮袍棘木不留路  
那一個玉女攬枝往上攻

陣陰風吹的那樹葉飄舞草木搖動飛沙走石要往常家庄  
那妖怪越殺越戰越有力  
程咬金板斧輪的漸漸鬆

好一个天下无敵妖魔女

不濟了兗州東阿程四青

花園裡驚走太陰山上魔

閃下了思難扶持第四哥

羅士信看到其間心起火

要來救肝胆同心一拜朋

羅成大叫一聲倫四哥你在那裡來

只見他抖搜神威使風追

忽下來金闕臨凡白虎星

羅士信聲聲只把四哥叫

今夜裡无故交戰做甚麼

那女子正戰中間聽風响

猛回頭空中降下白虎將

我問你落水如何登着岸

兄弟們那个死來那个活

妖怪說唬死人我要走也

顧不的花園公子少年人

羅成連問了數聲那咬金正是不好了

那白虎照着妖女扑一爪

唬的他急走如飛一溜星

程咬金呆杲杲无回答

燥壞了太陰碑前屈死魂

却說咬金與那妖怪大戰戰不數合只使的力盡氣竭着

羅成將身子抱咬金如何聽的見那

招架之功羅成陰魂看罷遂把真像現出擺尾搖頭四爪

只見那魔王頂上大光現

唬的那白虎星官向后奔

亂躡照着妖女往下就扑常言道龍行雲逐虎動風生

羅成說我明白了

原來是陰陽相隔難看見

那女子正合咬金死殺忽聽背后風聲緊急回頭一看只

不由的傷心幾點淚如梭

且不言羅成難捨程知節

見一隻白額老虎自半空而來那妖怪看見只唬的哎哟

急回來再表月素走山崗

不言羅成念兄弟之情一時難捨且說那月素仙子定指

了一聲化一道紅光就不見了

望殺追咬金與常公子重整佳期不料平空裡落下來 太陰碑前只見有一匹白龍駒絲尾亂乍嘶叫不止照着一隻白虎唬的妖怪駕定妖風而逃走有半里順風落 月素扑來連聲喊叫月素伸手待去牽他那馬叫的聲音下回頭一望不見白虎追來心神稍定着了看走岔了路倒回去了跑到那太陰碑下站住不動月素暗道這事出往大陰山東坡里來了喘息一回用手將花園一指罵一奇太陰碑下一定有人待我前去一看便見明白月素遂那聲丑鬼丑鬼俺與你何仇何恨你下這等毒手俺與公子來至碑前只見他守着一個人仰臥碑前月光甚是明亮風世姻緣生生被你拆散了着起這件事來也有些歪看的却也真切只見那人身不搖動口无喘息月素說是了奇平空裡是那裡來的這一隻白虎或者是丑鬼的那術此人一定是个死的但不知何故身死手執令人難解好也未可知咬罷了罷了正是旦夕禍福平空至不測風可憐的緊哪

雲自天來月素嘆罷忽聽的戰馬連聲嘶叫月素說這女子打動惻隱站碑前 不住的仔細端詳小魁兀奇怪天到如今是那裡的馬叫喚既有馬必有人但不知是有一項雪煉銀盔在腦后 穿一身素鍍銷子甲連環何人到此算是他好大胆的緊待我下去一看是何來歷咬着此光景 這位小將定非无名之輩月素想到這裡遂從從容容一步步下的山坡將至若不是創蕩天涯芦林客 一定是朝中遺臣一將官

放着那大路陽閣你不走 為何故輕身到此太陰山 絕鐘抓了一把只覺的水濕淋淋其涼如冰月素說哎的此

又有見他那面貌 不覺的連聲說道哎 乃落水之人逃走至此衣甲未干遂將絕鐘解開伸手

可惜你小小青春正少年 高堂上活活盼殺父合母 向羅成心頭一摸連聲說河彌院佛足矣勾了此人心頭

好叫他倚破門閣望不還 這女子看到其間心惻隱 微氣尚存可以復生罷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遂將

正是這月素仙子心酸痛 白龍駒擺尾搖頭又叫喚 羅成輕輕扶起攔在膝上仰面朝天月素低頭一看只

這月素正然傷感只見那白龍馬擺尾搖頭照着他念喊 才起動惻隱心腸來了這才是

叫起來月素說馬呀馬呀你的意思我看出來了常言 老天爺不絕羅門后代根 幸遇着太陰山上上美人

道馬有垂韉義狗有展草恩如今你的主人死在碑下指 輕輕的扶來只在膝上卧 看了看不該死將軍

望我救他還陽是呀不是月素說了幾句那馬如通人性 山坡下暫寄妖仙月素女 再表那屈死羅成一點魂

的一般吸吸的呼了幾聲低頭不動月素長嘆了一聲說 不言月素嘆息羅成且說羅成一點靈魂驚走月素將咬

此馬尚有救主之意似我做仙家的難道就无有婆心待 全連閃了數聲咬金不語大光難近又不忍的分別正在

我看看小將身體遂將身子生在羅成身旁伸手將 留戀之際只見那咬金神思困倦二目迷迷似醉非醉

似惶非惶把一個身子卧在地下呼哧呼哧的竟睡去了明公眼睜睜難捨同心知己友  
 你說咬金一行捉妖如何腫的這等速呢原是被妖怪戲的四哥小弟還有借伏處哩  
 了了又有羅成親近所以身子支持不住就在平地二目一合不枉的兄弟相交這一回  
 早已夢赴陽台忽然看見羅成遂大叫一聲兄弟你在那只見那陰風盤旋黃葉催  
 裡來言罷就照着羅成扑來那羅成的陰魂倒退了幾真正好驚人哪  
 步日中落淚說道四哥不必近前小弟不在陽世了羅成言罷一點靈魂出花園去了咬金大叫一聲賢弟等等  
 羅士信倒退幾步停身立只見他未曾開口淚先垂  
 四哥呀小弟好苦也柳江口隨波順浪登南岸  
 好叫人舉目無親何所歸恍惚忽身體沉重得了病  
 虛飄飄命喪坡前太陰碑多虧了山水二神來指引  
 才知道四哥開管人是非小弟自今以后再不得與  
 你相見了再不當芦林之中凶合吉  
 想到這裡遂提斧竟扑書房而來此時常公子被妖怪

好叫我淚洒胸前心成灰

惺來時太陰碑下將我捉

羅成言罷幾句說我去也

程咬金惺來方知是場夢

只唬的體冷心寒戰成堆

待愚兄與你全去捨行幾步被花枝一絆忽的惺來却是一

夢只覺毛孔皆自兢兢不止看了看明月當空秋風陣陣

回想夢中光景不覺落下淚來暗叫道兄弟兄弟你才說

你命喪太陰碑前叫我尋找半夜三更那知道太陰碑在

那裡待我進書房去將常公子一問他或知道也是有的

想到這裡遂提斧竟扑書房而來此時常公子被妖怪

迷戀忽見他提劍而出也聽的外邊犯了事差這一回不見修一處月霞仙府齊峰頂  
立一座太陰碑獨在路旁

動靜吉山未定又不收出去看望正然納悶忽見咬金提斧聽的人說被害的多着哩  
有幾個遊山玩景喪了命

而進只唬的魂不附體抖衣而戰咬金說公子莫要慌懼妖有幾個往來行人着了傷  
往常時還有幾畝田苗地

怪被俺捉了自今以後管保公子无事這公子聽說是捉妖至如今一代山坡俱作荒  
他那裡舉止行動人難測

之人遂向前問道尊駕何人到此與俺捉妖咬金說俺乃他那裡時常顯化漏形藏  
那打柴的樵子見過幾次的

竹林中的義士蒙令尊的厚愛先以為報因此與你捉妖回家常說他那形藏有善有惡却不一般

雖先傷他性命料他也不再敢來了只是今日有一事相問一行是青臉紅髮鬼異怪  
滴溜溜推林折木大風狂

公子說義士有何見教咬金說你們這裡有座太陰碑在忽變做美女俱將行藍袴  
一个家不是尋約是採桑

于何處那公子聽的問了一聲把臉上的顏色都改變了這些話不過是道聽塗說  
我如今虛度韶光十八載

程咬金太陰大碑問端詳唬的那常家公子面焦黃冥來是自幼先曾到那廟  
且不言公子細訴太陰事

公子尊道義士你問的這地方利害的緊哩急回來再表月素一女娘

俺這裡去北東南三十里有一座凶惡太陰大山廟且不言公子訴說太陰之事都說那月素守定羅成一

心裡要傷他的性命待俺顯顯仙家手段言罷向腰間俺姐姐時常他把山來下 今日裡山下行人會着他

摸了一把連聲說道咳可惜可惜竟把丹藥忘了代來俺本是深山學道仙家體 那一個大胆狂生敢戲咱

少不的回山多走一遭言罷遂將羅成輕輕放下起的這女子暗地固守仙家體 眼前裡不久就要發了芽

來叫聲將軍奴去取藥不時就來遂罵定妖風不多一山坡下深林寄下月桂女 急回來再表月素一枝花

時到了山上進了月霞府順風落下到自己臥房之中不吉月桂在深林觀看且說月素取着丹藥來到太

將丹藥取着轉身向外就走不期被一女子看見了明公陰碑下那馬又來叫喚月素說馬呀不必叫喚了眼前就斗

你說這女子為誰就是月桂仙子玩月未寢忽見他二姐姐 你主人起來了言罷又在羅成身旁坐下輕輕將羅成扶

急忙歸來不時又要出去不解其意代我暗暗跟去看他所 起遂手取出丹藥送入羅成喉內停不多時只聽的羅成

作何事一定不上常家庄了遠遠望着他真果不上常家庄 腹內咕味咕味一派響响月素說將軍醒來忽然看見西

竟往大陰山東坡裡懸着太陰碑下去了月桂自思道這也 此一陣陰風現出一隻白額的猛虎扑面而來月素被羅

出奇只个去處乃荒野之地却有甚麼東西正犯躊躇忽 成原形起體只唬的一道大光回山而去不提且說月桂見

聽的呱呱的有馬叫喚必定有人是了 月素去了在旁暗笑就說俺二姐姐這就是你那本事

既是下了山來就該有些胆氣為何叫一隻山獸唬的把 他說是馬走西南主不吉 大約着此處就是太陰山

本相都現出來了明公你說月素既怕白虎難道月桂 又想起山神水神親指引 他又說自有佳期遇奇緣

就不怕麼不是這等講皆因月素在花園裡唬破胆了 俺如今半夜三更身无主 不過是信馬遊江任往還

所以見面即逃月桂不知利害只當是山中過往一隻虎並羅成思想一回起的身來將銀盔抓來按着頭上又將龍

不害怕這話不着且說羅成原神赴體大叫一聲四哥 抖了一抖覺着身體如故滿口裡葯香低頭一看袍甲盡

小弟好苦唬的一番身睜開二目看了看又是一番光景 閉暗暗說道似此荒山半夜无人行走俺的袍甲如何盡開

這羅成二目一閃四下觀 看了看景象不是那花園 哦是了想是落馬跌開室代了又暗暗道這口裡是那裡的

那去了兗州東阿程知節 如同是身赴陽台一夢間 葯香哦有了莫非那家神聖打救于俺也是有的阿彌

滴溜溜林葉飄落金風動 明皎皎普照乾坤月滿天 陀佛謝天謝地言罷遂整袍甲前行幾步將馬帶往

淨悄悄夜深不見人行走 冷森森露打袍鎗濕難乾 占燈上馬就說馬呀你上那裡去我就跟你往那裡去龜

白龍馬連聲不住嗷嗷叫 有一座太陰大碑在面前 把馬一提那馬一步一步的照着一所深林而來且說那月桂

羅士信定惺一回知道了 回想起昨晚打柴樵子言 仙子看了多時暗自思道這個人通體甲冑不知是甚麼



人又打上面目看不真切想來一定有些來歷我有心前去  
一問只怕這曠野深山反被他疑我非鬼即怪待我先向他  
頭前假意做作點化一番那時見面他就不疑了  
一觀連聲叫道哎呀路旁樹上好像是吊的個人一般但不

好一個三貞九烈好女孩  
一霎時心生巧計會才即知是男是女哎呀你這個人看起來與我羅成就是一般我方  
呼的聲一陣妖風頭裡走  
輕輕的落在荒山小路旁才命喪太陰碑下才得復生又過着你死在垂楊樹上

從容容腰間解下白綾帶  
一伸手搭在三岔柳樹上倘若死的時節不多待俺前去打救一番也是俺的一點

拴了個大大扣兒來上吊  
好一似被屈良女弄死無常好處想到這裡遂提馬前去到了樹下跳下馬來走至月

他恐怕羅成多心生疑怪  
故把這動人套兒救一枚桂身邊看了看是個少年女子羅成就說我明白了此女非

一伸頭二目緊閉心裡笑  
暗說道我這是个甚麼腔遭公婆之變即受哥嫂之毒哎呀可惜你小小的年紀曾甚

似這樣巧救奇扮人難識  
小將軍總不害怕也心慌麼尋這條路遂叫道女子女子我羅成家住山東平北侯

垂楊樹吊住高山月桂女  
那比廟來了金闕獸中王之子劉蕩天涯到此死而復生又過看你命喪此處看起

羅士信馬上正然提練纜  
白龍駒吸的一聲閃路旁來你我兩命相同明公羅成這幾句話被月桂聽在心中

遂使了一個手段咽喉之中咕啾啾連聲響羅成說好此

羅成見那女子痛哭不止遂勸道小姐不必悲傷敢問小姐

女生氣尚存不至于死待我救他一救

家住何處因何到此尋此短見月桂聽的問他遂把淚眼止

羅士信打動惻隱發慈心

樹枝上放下高山玉美人

住留神一看只見羅成站在身旁待俺用一段假詞哄他一

把一個月桂仙子放在地

輕輕的雙腿緊盤坐灰塵

番看他何如遂說道奴家已死之人又蒙將軍再生之恩

羅成叫道小姐醒來

羅士信低言悄語連聲叫

料想今生不能報答來世一定結草啣環將軍下問黎

那女子低垂粉頭粧發昏

只聽的咽喉之中一聲响

敢不實言向北上三十里有一帶家庄奴家常氏乳名桂娘

一霎時閉目搖頭啟朱唇

哇的聲一口濁痰向外吐

上歲不幸父母双亡遭遇狼心哥嫂逼奴嫁人為妾看來勢

不住的連聲咳嗽淚濕衫

忽抬頭仰面長嘆幾口氣

不能脫所以私逃至此尋了這一條路今又遇着將軍救了

閃秋波淚流香腮雨紛紛

哭了聲下世父母去的早

殘生雖然不死天哪却叫俺倚靠何人哪言罷衫袖掩面

罵了聲光情哥嫂狠毒心

俺與你一母同胞絕情義

又哭起來了羅成說小姐莫哭我將你送在家去月桂說

哎奴家若有容身之地

從今後與你斷了這門親

我不家去羅成說你不家去却要何往月桂說你將我送到

那女子假作傷心悲切切

羅士信從容開口問原因

俺姐姐家去罷羅成說你姐姐家在于何處月桂說離

此不遠不過三里多路你送到我那裡羅成說這也使的  
你就起來上馬待我步送一程月桂抬頭吹了一口妖氣連人  
代馬騰空而起

月桂女抬頭吹了一口氣 小羅成身體沉困意昏迷  
下邊有一付對聯左邊是蟾宮仙子處右邊是天台玉人

這一時不辨樹木上合下 這一時不曉山徑高與低  
居東間有一張床錦帳斜挂銀鈎床前有一張桌桌上

這一時不聞秋夜虫聲叫 這一時不見當空月轉西  
有銀燈一盞茶壺一把磁盞兩個爐食一盤兩邊有兩把棕椅

只覺着耳邊風聲呼呼响 不多一時來到了太陰山  
月桂說將軍請坐荒山无甚麼東西奉讓不過是清茶爐

却說月桂使了一陣妖風將羅成連人代馬送至太陰山落在  
食可以暫時充飢月桂將羅成讓的坐下說道將軍請茶

月霞府門前那月桂將袖向羅成一拂說到了羅成忽然

睜眼只見又是一番光景面前有一所宅院比山村大不相同  
羅成說敢問小姐這是甚麼地方月桂說將軍此非人間

羅成說小姐這是甚麼所在月桂說這就是俺姐姐家送  
紅塵乃仙家清居俺姐妹三人在此數千年矣此山名為太

將馬撒在這裡就請進去一生羅成只得跟着月桂進了  
陰山此府名為月霞府大姐姐身居中府名為廣寒月

霞仙子二姐姐身居東府名為蓬萊月素仙子以身居

此府不才名為桃源月桂仙子月桂與羅成正在說話之際忽

張着個血盆大口一似篩

聽的外邊有環珮之聲月桂說想是俺姐姐來了只見一女

喝的聲音喊叫如雷振天台

子挨身而入只女子說妹妹恭喜了月桂一聽氣上心頭說道

唬的個白虎星官跳起來 這怪物不知是個甚麼怪

吓罵了聲好了頭烏敢罵我伸手照着月素就是一掌月

却說月素月桂兩個女子打在一處呼的一聲跳進一個怪物來

素一伏身照着月桂就是一頓氣冲冲發作桃源仙子怒

眼似銅鈴口似血盆兩支手一根腿你道這是一個甚麼東西

恨恨怒惱了蓬萊佳人

原來是這三位女子手下俱有使屬的了環月霞手下有一

月桂舉掌打月素撞滿懷

這個動了怒 那个性子乖 玉兔精名喚玉秀月素手下有一白鼠精名喚白蘭月桂

你揪我拉的 身子一齊歪

頭上青絲亂 墜落短金釵 手下有一金蟬精名喚金枝平素是三個俊俊悄悄的使女

這個鼻子破 那個抓了腮

這個衣帶斷 那個吊了鞋 這是金枝正在厨下將本相現出正然養神忽聽的他姐姐

羅成跑上去 全然拉不開

他兩個真正是好打好好打與人爭聞願不的收藏原形一步跳將前來看着了看是他

眼睜睜發乍一對妖魔女

只聽的吓咚 二姐姐合他姐姐打成一處又見羅成在旁就知是他姐姐

自外邊挑進一個怪物來

只見他金睛一閃光兩道的情人恨不能將他拉開所以照着羅成扑來把一個羅成

聲二家姐姐還不住手大姐姐來了二女聽說方才住了手脚  
 還怒氣不息這一個挽了挽那頭髮那一個提了提那綉鞋  
 本相轉身跳就地一滾一時就改變了

月霞到了進前一見勃然變色怒而言曰我把你這兩個  
 一行是隱隱沉沉一全蟬

作怪的了頭半夜三更是為的何來就犯這等事差月霞  
 料着他姐姐爭差不敢勸

問了一聲他兩個張口結舌那臉一陣白一陣紅全說不出口來  
 叫了聲大姐姐不好了

月霞說你二人快說月桂說二姐姐弄的鬼叫他說月素說你  
 現如今姊妹變臉在桃源

弄的鬼如何叫我說你推我我推你弄成一塊月霞說住了待  
 見那裡有一青春美少年

我把証見拏出來再講言罷東看西想何嘗有人此時羅成  
 月霞說不用說我知道了

在床上蒙着頭又有錦帳遮幔如何看的見月霞一聲叫全  
 只聽的宮門閃放連聲响

枚你方說有一人那人在那裡金枚說那才說出个名字月桂  
 轉上个玉秀了環前引路

把眼一瞪金枚就不敢說了月霞說那甚麼金枚說那那那  
 眼前裡月霞仙子來相看

是我說誑月霞大怒說哇烏欺我玉秀與我番來玉秀  
 月霞仙子同使女玉秀來至西府玉秀先跑將進去大叫一

忽聽的西府一派鬧聲喧

一陣陣香風藹藹動金蓮

出來了月裡嫦娥離廣寒

大約是作怪了頭思了凡

大姐姐急速前去看一看

我一時不知其中詳合細

就說道蓬萊姐姐離東府

急慌忙跑到月霞宮門前

忽變作俊俊悄悄一了環

說領法音不好了

看也不敢看了月霞一見暗暗說道此人定非惡夫俗子遠

小玉秀應了一聲領法音

這了頭搭搭袖子似風魔 問道這個人是誰領來的月素說是妹妹領來的月桂說

背影裡伸頭看了兩三看

床底下舒手抹擦幾抹擦 是姐姐領來的月霞說待我把小將審問明白然後再發

月霞說玉秀與我床上番來玉秀說是

放你兩個了頭若是先是你兩個各杖一百若是有事革

月霞女分付一聲床上找

好不待唬殺淄川白袍羅 出仙府去了仙體永不復入叫玉秀將那個人帶到廣寒宮

只覺着一陣兢懼流虛汗

暗暗的念了多少救命佛 來言罷飄然而去玉秀代定羅成到了宮前只見那丹墀下

那一家過往神聖保佑我

怎麼得到底叫他不看 有一株大樹枝頭盤旋似燒樹下有一礮旁有一坵正面

只聽的呼喇一聲錦帳响

玉秀說大姐姐那人有子 也是三間草堂裡邊早已秉上燈燭來至門前五秀說進去

這床上錦被蓋胸是甚麼

一伸手拉出淄川羅士信 罷羅成只得進去抬頭一看只見正面有一橫扁寫的廣寒

羞殺那半夜打架二姝娥

他二人忙將袖子掩了臉 二字下邊也有一副對聯左邊是紅塵不到天台右邊

小羅成這一時裡難迴避

出上我你待如何就如何 是青雲常鎖斗牛宮其餘光景與西府相同只見月霞

玉秀將羅成拉下床來月素月桂兩個羞的人地死門連

仙子在床前站立羅成向前打躬尊道仙姑小將見禮了

月霞萬福相還說道將軍請坐羅成說小將不敢月霞  
管保那芦林知已脫虎口 管保那創業男兒出龍潭

笑道君乃上界星宿奴乃荒山野人今君來此知君前程  
且不言月霞聲聲來保護 再說那无稽打採二女仙

連大將軍請坐少盃杯水之敬聊表寸心奴非出場之花莫  
不言月霞與羅成說話且說那月素月桂被他大姐姐唱

生那念將軍得遇小仙柳江之危不難解也君家心事盡  
吐一場他姐妹二人正然害怕忽見那玉秀跑來叫道二家

在小仙身上了請坐 廣寒宮坐下淄川小魁元  
姐姐有中府大姐姐的命下叫你去說話哩二人聽說

那玉秀急速前來把茶端 月霞女東手帶笑說聲請  
各自驚慌料這一去非尋跪即領打玉秀說二家姐姐

不過是清茶一盃寔不堪 今夜裡降臨荒山多簡慢  
不必害怕大姐姐叫我來請二家姐姐前去有話所講月素

萬望的屈領薄情要包涵 莫怪俺兩個了頭心不正  
月桂跟定玉秀出了西府竟扑廣寒宮而來來到中府那

幸虧了曲意接引來這邊 倫這裡一點紅塵飛不到  
月霞一見即忙說道二妹請坐恐姊有片言相諭二女告坐

往來的俱是三山五島仙 將軍來此算是傲倖了  
坐下月霞說二妹知道這位將軍是个甚麼人麼二女答曰

一來是英雄大數不該死 二來是天意撮湊幸有緣  
不知月霞說他乃上界星宿非尋常人可比若要二妹將他

有一个混世魔王不久至 管保你兄弟同下太陰山  
所害玉帝見怪你我何以承當羅將軍他有結義兄弟

如今現在羅網少不得惡妙還要下山走走言罷久看玉秀咬金將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員外感謝不盡又說起那羅成

將金枚白蘭叫來分付說道今有混世魔王現在山下尋弟托夢的事情聲聲要去尋找員外若留不住只得令人牽

你三人前去指引上山速去快來不可有誤三個使女一齊應馬咬金辭別員外提斧上馬離了常家庄竟扑東南而來

道領法旨 走了有二十餘里只見一帶俱是山林並無人行行走咬金暗叫

三使女一齊領命離仙府 一個家怪風吼吼下山崗 一聲兄弟你在那裡不知太陰碑在于何處又無人可問尋惡

他三人奉命遠差來接引 這一時各顯其能各人忙 兄那裡去尋找正犯躊躇忽聽有人咳嗽咬金說好有人來了

一時間離了尖山鉄壁嶺 他在那曠野林內將身藏 待我問他一問便知下落走不多遠只見一個年老婦人拄杖

不言這群妖山下誠心等 急回來再正瓦崗混世王 而來咬金速行幾步到了婦人面前跳下馬來笑而問道俺要

不言羅成在月霞府內且說咬金在常家庄捉妖聞聽常 上太陰碑去不知下落望乞指引一番娘人說你這人耍上太

公子提起太陰山的利害不由的心中恐懼又想起兄弟們 陰碑有何事情咬金說因為尋弟至此不知太陰碑在于

的情腸怎麼急的只等的東方發亮之時遂辭別了常家 何處敬來相問真是京動了妖怪假意問道你說的莫非

出了花園只見員外帶領家人前來問道那妖精捉了麼 是那一個死人麼咬金說你那裡見那人只麼模樣娘人說



我見他遍身甲冑旁里一匹戰馬忽見荒草之中跑出來了 香噴噴青枝綠葉黃金葉 紅馥馥半生不熟雁過桃

兩個山狼將那个死人拉了去了咬金聽說兩眼落淚大叫一 戰委委參差石旁奇花秀 虛飄飄藤懸松頂墜枝條

聲我那兄弟的你好苦呀連尸體竟不存了他拉了往 幾段段向陽坡前生蔓草 幾處處枯木林下長蓬蒿

那裡去了妖怪說只見那个狼抬着那死尸往太陰山下密 一聲聲抓鳥長鳴尋伴侶 寒森森虎狼喊叫猴猴噪

林深處去了咬金說多謝指教了言罷催馬竟往太陰 程咬金正看太陰山中景 密林中來了凶惡作怪妖

山下去了 喇的聲一跳就有七八丈 唬的个文士呈官用斧招

程咬金心頭發熱似火燒 疼的他裂碎肝腸珠淚拋 只見他輕輕伸手不費力 把咬金連人帶馬抓的牢

叫了聲屈死兄弟腹攢劍 哭了聲結義羅成肺刺刀 衆明公要知這是何妖怪 且等待下回書裡說根苗

我與你患難扶持同心友 好叫人魂夢常懷知己交 却說这个妖怪乃是金蟬精那程咬金被他連人帶馬抓

程咬金捨死忘生往里闖 批絲韁催開坐下獸捲毛 將過來使了一陣妖風霎時間上了太陰山進了月霞府

他這里緊撒一轡絕了路 面前里鉄壁尖峰萬丈高 來到丹墀以下將咬金提下馬來這才進宮繳首羅成斬

烟騰騰霧氣濃濃罩古洞 白茫茫祥光藹藹接青霄 說他四哥到了慌忙出了廣寒宮只見咬金在丹墀以下

半昏半迷羅成走向前去一把拉住叫道四哥你來了麼咬  
那一些珊瑚玉石難分辨 金爐內鴛鴦放出一陣香

金忽听耳邊有人呼喚抬頭問目一看乃是羅成只唬的  
許多的枯木古石仙人畫 一个家具樣奇容非常

咬約了一聲口不能言羅成說四哥莫要害怕小弟非鬼我  
有軸畫老子斜將青牛跨 有一軸連摩踏片過長江

今復還陽世了多蒙仙姑打救指引上山又使人將四哥請  
有一軸劉海來把金錢戲 有一軸沉醉東風呂純陽

來兄弟相會還要大家下山同解柳江口之危且隨我進宮  
素靜靜光明方桌似白玉 新鮮鮮玉鋪亮紗頂子床

感謝仙子咬金听了羅成這一些話心中半信半疑只得  
程咬金進了太陰仙家府 心中暗道我明白了

跟定羅成進廣寒宮而來  
程咬金到了宮內看了看那个光景不由的心中暗道這幾

程咬金進宮留神細端詳 原來是清淨雅居一草堂  
个女子未必是真正仙女大約非妖即怪方才明明見一妖怪

密層層足下一片磚鋪地 明亮亮左右四面粉壁牆  
將我抓來為何一時就不見了罷了既到他的巢穴看他如

橫扁上名人題寫石青字 有一付七字對聯在兩旁  
何發放遂開道列位仙姑將惡兄弟們接引上山有何見教

門兒上花箋斗方貼一對 兩邊廟二眼明月白紗窗  
月霞說今日請魔王上山別无他事一來羅將軍在此兄弟

西山下香几靠椅多擺設 瑞放看司馬七絃琴一張  
們不得相見二來是你眾家兄弟現在柳江口地牢遭困

大家會同下山相助一臂之力解脫柳江之危台駕與列位  
太陰山羅成不入群仙廡 柳江口兄弟何日脫風波

兄弟前程遠大目下困苦不足慮也言罷遂分付使女看茶  
不多時霧散風息平空墜 兄弟二人睜眼一看一齊

將咬金羅成讓坐二人坐下三女相陪使女看茶  
說道我認的了 又來到昨日遭難是非窩

上飯俱是素食二人飯畢月霞說二位將軍先行小仙隨  
二位將軍送了月霞之命駕定妖風將咬金羅成送至柳江口

后就到又叫白蘭金枝二使女應道有月霞說你兩個將  
北岸輕輕放下叫了一聲二位將軍惺來二人閉目一看原

二位將軍送至柳江口北岸即速回山不可有誤二使女齊  
是柳江口兩個使女又叫道二位將軍且在此我們急速回山

聲應道領法旨  
繳旨俺姐姐不久就來也言罷各駕妖風轉眼就不見了

二使女應道一聲領法旨  
急慌忙牽過兩匹馬征鞍 咬金羅成二人正然京疑忽見止北上一匹馬就地滾來不多

丹墀下兄弟二人齊上馬  
辭別了廣寒宮內三輝娥 一時相隔不遠羅成說四哥你看那來者莫非是缺二哥

月霞女彩袖一展乾坤暗  
二魁元馬上昏迷双眼合 麼說話之間來到面前鉄玉叫道四哥賢弟眾兄弟們

只聽的耳邊一陣狂風响  
下來了惹難扶持弟與哥 俱在那裡為何不見羅成將昨日之事說了一遍鉄玉大怒

這一時難辨山石密松樹  
這一時不見平川山海河 說罷了偕兄弟十八个如今止有俺兄弟三人一定與老賊

誓不兩立待我鉄玉先見他一陣言罷把馬一提來到柳江口 我與你一刀一塊對子罷 全一日有你无我待怎然

寨門以外收住坐驢用鎗一指大聲唱道報事小卒報與 你那里夫下油鍋我就跳 我若是皺皺眉頭豈是男

洪伯老賊知道快把我衆家兄弟放將來萬事皆休幸 鉄子建聲聲怒罵氣不息 咕突突心頭放出光名烟

听说即忙往裡傳報洪伯聞報即差龍鳳兄弟出馬二人領揮了揮追命取魂光鱗鱗 催開了躡山跳湖馬心猿

命被往整齊結束停當令人牽馬抬過兵刃兄弟二人各 照着那當面仇敵使鎗挑 洪如龍手疾眼快急架選

待利刃占鋒乘驢轅門閃開分付搗鼓放炮飛臨戰場鉄玉 江場上二家魁元動了手 那比廟來了離山月霞仙

一見大聲罵道我把你這兩個无禮无義不知死 洪如龍與鉄玉大戰江場不分勝敗這且不提却說月霞

的畜生俺兄弟們吃盡你的虧了我今與你定決雌雄分个 仙子代領玉秀離了太陰山駕定妖風正扑柳江口而來遠

高低來來來 鉄子建思兄念弟正牽連 遠望見有兩員大將動了干戈又見咬金羅成勒馬在旁這

忽看見柳江聚義二魁元 洪如鳳在旁一閃押陣角 月霞停住妖風輕輕落下照着羅成而來相隔不遠遠叫道

洪如龍催馬提鎗要爭先 鉄玉說好仇家你來了麼 羅將軍小仙來也羅成正看鉄玉對敵忽聞耳邊有人回頭

好一个鬼計神謀柳江口 弄的俺兄弟北各一天 一看見是月霞仙子跟逐玉秀飄然而至月霞說羅將軍

前去對敵待小仙暗地助你千萬不可傷他的性命后日麒麟把一个大將魁元抓過來 急慌忙回轉坐驢連聲叫

麟山還有奇會羅成听说把馬一投戰杆一幌飛臨陣前大倫四哥擎人罷咕咚一去 將如龍棒于馬下地塵埃

叫一聲跌二哥退后待小弟冲他一陣言罷把鎗一揮照着洪程咬金跳下馬來將他綁 那比廂發乍回娘一母胎

如龍刺一鎗來洪如龍急架相還那跌玉把馬一跨閃在一旁羅成走馬活扶洪如龍棒于馬下程咬金跳下生驢將他

勒馬掠陣這羅成與洪如龍戰在江場一陣好殺呀 綁了那比廂把一個洪如鳳氣的暴叫如雷連聲發喊好小輩

這一時發乍金闕白虎帥 他將那幾路花鎗展放開 馬敢无禮快將我兄長放回萬事皆休言罷催前來羅成看

一來是人物清奇正年少 二來是武藝高強眼力乘 了看認的是洪如鳳並不答話梅鎗就刺如鳳用刀架開劈

喜的那月霞仙子連聲贊 好一个天下无敵小將才 面相還殺在一處這且不講却說洪伯正坐有人來報就說大

蘆林中既有淄川羅士信 老洪伯你的主意原不該 爺陣前落馬那老賊听说唬的面如土色忙忙問道你大爺

又搭上俺今下山暗裡助 那怕你擁出三千虎狼來 落馬死生何如報子稟道被小將活扶而去不知下落洪伯

待我使使仙家的手段 伸玉腕照看着陣前只一指 又問道你二爺怎麼樣呢報子說二爺現今入了大敵勝敗

不好了洪如龍馬上昏迷呆欹欹 羅士信喊叫一聲伸開手 難分洪伯听说遂分付拉馬待末王親到陣前觀看一番兩

邊一聲答應拉過坐驢洪伯離帳上馬領着家將出了鞍門  
竟扑寨門而來遠遠的叫殺連天喊聲振地這老賊心神不  
定暗叫一聲我那強兒刺你若是有些好歹為父的就先有  
容身之地了

老洪伯一陣傷心珠淚拋

免刺為父的枉霸柳江口

聽說你今日臨陣落了馬

誰敢保鳳兒臨陣得全勝

這老賊一行展轉催坐驢

只見那兩匹馬跑如閃電

這一個驚魂喪胆刀一口

老洪伯看罷一回花了眼

月霞女拂塵一擺吹口氣 洪如鳳身子歪邪躬了腰

羅士信大叱一聲伸開手 又把那二子如鳳抓住了

老洪伯占鏗跌足千急燥 只唬的幾乎跌下馬鞍輪

羅成走馬又活挾了如鳳棒子馬下大呼四哥擎人咬金走

近前來把洪如鳳擎住他自己的勒甲索綁將起來咬金

鼓掌大笑哦呀哈哈罵道小狗頭你家日頭也過了午時了

麼我當是常响午裡常言說的好在家不打人外頭人不打孤

家在呂家庄被你弄的甚麼石彈子好打我這鼻梁骨還未

甚好今日我也不要利錢照本奉還我也不用力不用鎗每人

鼻梁骨上打你兩提罷言罷將洪如龍擄着脖子把拳頭

往上一舉就講動手身後有一個人叫道不可咬金回頭一看

原是月霞仙子咬金說仙姑為何與他講情月霞說寧要

為父的心頭刺上萬把刀

好叫俺數載事業一旦消

花刺刺閃放寨門對面稍

急恨恨來往冲鋒二英豪

那一個鬼怕神愁鎗一條

辨不出那人依來那人高

解冤解莫妻結冤結聽小仙一言道來

月霞說羅將軍且退小仙有言相勸羅成所說逐楚回馬來

月霞女尊聲將軍休發狂

總有那似海冤仇莫存腔

月霞直至寨門洪伯正在驚慌之際只見有一道姑前來遂

你本是瓦崗寨上混世主

他乃是柳江大王二公郎

馬上問道姑前來有何貴幹月霞說道小仙此來消除大王

又以后自有奇逢相會處

多虧他臨難逢危將你帶之病耳小仙乃太陰山月霞仙子聞大王心病未除特來一言相

常言說路逢夾道難迴避

總不如兩下相讓有些光勸不知大王肯容納否當今之世非昔日可比上有暴虐受君

把這個冤業扣兒從今解

再不必存心懷腹挂衷腸下有離亂之民人情冷淡世態炎涼天下荒荒狼烟滾滾

雖然是他兄弟二人落了馬

你也有芦林知己現遭殃

死休天道循環毫厘不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直報怨以德

你這里倘若无情他无義

誰敢保地牢兄弟不被傷

報德不作風波于世上自死休炭到胸中結得甚麼冤債

好一个能言巧語月霞女

一些話感動瓦崗混世主

忘得甚麼仇恨大王再思再想

咬金被月霞仙子一些話說的就住了手脚尊道仙姑講的

看起來世道反覆事堪憐

都只為端帝失政行不端

有理月霞說待小仙片言勸解水路大王回心各奔前程

至如今真龍未呈假龍立

到惹的各處刀兵起狼烟

言罷代領玉秀照看寨門而來只見羅成一入去討敵那

又不知幾人稱王幾人帝

又不知幾人敗損幾人殘

你如今興心立業柳江口

他如今群雄聚義瓦崗山與鉄子建三人與洪伯相見三人只得來至近前大家一會俱各

看起來彼處舉動合一體

何苦的各存狠毒忌仇冤施禮結為盟好永不記仇這才是縱有千載恨今朝一旦消委

到不如地牢放出芦林客

江場裡放了龍鳳二魁元知后事下回分解

兩下里去結盟好棄邪念

仿學那三聖結義在桃園西江月 隨場昏皇失政世運反覆變遷謫媚鬼神信邪好惡

自今後你敬我愛作羽翼

莫叫那萬古流傳罵麗涓俗習染不堪惟有蘆林豪杰到處濟困扶賢眼前試看

這就是小仙幾句婆心話

望大王即速作情莫犯難太陽山惹出一場笑談

月霞女向句說的一片理

老洪伯棄鎧下馬離離鞍這首西江月說的是蘆林兄弟與洪伯父子在柳江口兩家爭

却說洪伯聽說的月霞之言只說的口順心服跳下馬來束手強奪勝有月霞仙子與他講和已託那仙子回山而去這洪伯父子

真道仙姑良言末王刻骨難忘唯命是聽便斜左右將眾在柳江南岸擺酒饞別那眾家兄弟帶領秦瓊的家眷辭了

眾兄弟放將出來重整祀鐘同心扶持不可有悞哈兩邊各洪伯父子起身前行只有呂公子堅意不回又送了數里才被

應一聲跑到地牢將眾家兄弟一齊放出這且不講且說那眾人止住那公子還不忍遽回登高目送只待樹木遮眼看不

月霞仙子使玉秀前去將龍鳳兄弟俱各放起又呼羅成咬金見了方才悒悒而回這且不言却說那眾家兄弟一直南行此



處原非大路一帶俱是山嶺

這一時紅輪將墜日无光

那眾人催馬提轡走山崗

眾人催坐驢 扑着山徑行

非登高阜嶺 即過小川平

過了座小橋之下流綠水

走了條大溝兩岸垂青楊

走了些高高下下不平路

過了些凸凸凹凹回路難行

見幾處農夫罷耕歸故里

見幾個担柴樵子下峻嶺

見幾處小小村庄人烟少

並不見大大鎮店客經營

見幾個牧童騎牛回家鄉

見幾個罷釣漁翁離長江

大約着走了不過幾十里

看了看不久就落小桃紅

莫說是路上行人皆投宿

一切的鳥雀歸巢盡收藏

話說他眾人自錢別起身登山臥嶺大約走了有五六十里路看

這眾人催馬走有三里路

來到那山環水抱五行庄

了看那紅日將墜天色不早了徐三爺一聲叫道眾家兄

忽聽的背後走的脚聲响

來了个未出閨門小女娘

弟你看只紅日將墜並無鎮店可投宿只得尋个山村投宿晚

這眾人來至庄外停住坐驢商議進庄借宿忽聽背後脚聲

明辰在行走說着話過了一个山埠就看見一个大大的庄村

响亮回頭一看只見有一个未出閨門的幼女約有十七八歲騎

徐三爺說東南上只个大大村到可以投宿只是不係大路須索

着个黑驢跟着有三十多歲的一个漢子手提一支皮鞭將

岔路過去多走几里眾人皆道這到不妨但有安身處何愁

那驢打的急走如飛從眾人身旁而過那驢見了眾人的馬

多走路程言罷各人把馬一提岔下路去直扑那个大大村去了

就不敢走了那个漢子使鞭又打徐三爺問道你們是往那

里去的那个漢子一行打着那馬口裡說要到庄內親戚家 俗語說人生何處不相逢

但恐怕茅屋草舍多簡慢

宿了明日上紅土埠去三爺又問紅土埠有何公事問了一聲 真个是急忙客來難盡情

山居中愧无佳肴合美味

那驢走開那漢子一行跑着答應了幾句听不真切恍恍 又愁无一夜瓊漿敬宿朋

且莫說倉卒无錢去置辦

忽忽的好似有花姐二字看着進庄去了衆人不解其意大 總然是有錢那裡去經營

老客呀

家也進庄來此時他衆兄弟們俱是行客打扮包裹利刃 你若是不嫌舍下多齋瀆

就在這大家色舍住几程

俱以稍在馬后衆人過了幾個門口只見中間路北有一大門 三爺說老翁不必過謙只留俺一宿就感德不盡那老者說今晚

方才那个女子正在那門前下了驢與一位老者說了幾句話 幸而過着老漢若是第一家莫說是還要管待列位的酒飯就

就裡邊去了這衆人隨後也來到門前一齊叶叶下了坐 是這些馬匹也无處安置安重呢快去叫出幾個人來將客的馬

驢三爺向前秉手當胸稟道老翁我們是過路行客到此 匹牽到槽上去多加草料用心看喂把行李搬到前所去對后

天晚无處投宿敬來貴庄投宿一宵不知老翁肯容納否 邊說有客來了速速收拾酒飯家童領命還未及走去三爺

老者將身起 尊聲列位兄

既然无處宿 來到敝村中

說還有家眷哩員外笑道吶這有年紀的人眼睛花了從

如今天色晚 那有不相容

聖賢云四海之內皆兄弟

先竟先看見還有家眷家童你去后邊再叫出幾個了環出

未將這客的家眷讓到后宅家童領命去不多時領出來了 兩山上俱有香几多擺設 那古玩非石即玉奇木

几个家人合幾個了環拉馬的板行李的請賈氏的鬧轉了一陣 正齊齊按閣先賢書几部 新鮮瓶插后園秋葵花

俱各安置停當了員外這才將他眾兄弟讓進大門轉灣抹 眾兄弟正然觀看草廳景 忽見那两个家童來獻茶

角到了草堂大家坐下員外相陪眾人舉目一看雖然是个 那眾人正看草廳幽景家童獻上茶來茶罷東上燈燭遂

草廳却有一段幽景也 即又提了酒來止有四碟小菜並無甚麼佳肴酒過了三巡

眾人草廳坐 舉目將眼瞧 看看廳內景 觀觀廳外花 就看上飯來員外笑道老客老漢方才說過山村中唐人

那眾人草廳內外看一遍 真正是花木盆景非俗家 家急忙有客來到並無甚麼敬客總然有錢一時也無處

有幾盆古老奇相密林樹 有幾盆殘落枝枝小山茶 去買列位休要棄嫌好互將就一飽眾人笑道員外說的那

有幾盆灣曲迎春茂蘭葉 有幾盆梳子佛手香木瓜 話俺們來此无故攪擾心甚不安這就着寔厚擾了明公

這比扁魚缸白蓮結成子 那比扁線竹根底生蘆芽 你說眾人吃的甚麼東西聽我道來

廳外一眼觀之不盡又將廳內一觀 並先有甚麼佳肴奇味 也无有甚麼雞魚水陸鮮

橫扁書忠厚傳家四个字 下邊貼玉體對聯似龍蛇 頭一回上了兩盤柏瓜菜 第二回兩盤韭菜也端來

第三回雞蛋兩盤擺的滿

第四回兩盤腸肉尖又尖 外貴姓尊號多有簡慢之罪員外笑道老漢姓詩名思字

論菜數通共不過四樣菜

數盤子每樣皆重是八盤 是先那這敵庄名為五行庄較問列位俱是何處人氏貴姓

看起來不是員外簡慢客

真真的他先說的是實言 高名由此所過有何公事要往何處去的請道其詳自先失

上完菜又端來的白麵餅

然后才炒谷米飯往上端 于問候也算是簡慢了衆人藏頭漏尾胡亂答應了幾句

那員外口口聲聲讓吃飽

不住的懇懇切切讓几番 又問道員外此庄因何名為五行員外笑道這是先人立下的庄

臨了說粗飯薄酒不成敬

望列位將就一食莫棄嫌 名至今多年俺此地東有柏林屬木庄西有金沙池屬金庄南

衆人說員外不必太謙遜

俺來這充故攪擾心不安 有太陽山屬火庄北有柳江口屬水本處一帶黃沙土屬土金本

不多時衆人酒飯吃完備

有兩個家童前來撤殘盤 水火上皆全因此起名為五行庄徐三爺說既是如此此庄必出

那衆人吃完了酒飯有兩個家童來收拾盤碗員外說你把這冷 大富人貴只是今晚有一件事不甚明白俺兄弟們進庄之時

酒稍去速把那熱酒提來衆人說酒飯已足何勞再的員外笑道 見了一個幼女騎着一頭黑馬急急進庄而來后邊跟着一個漢

這酒原不是敬客不過是吃着此酒借好閑談消夜員外把酒斟 子我將那漢子問了一聲他說是這庄投宿明日要往紅土堪去

上衆人接酒落坐三爺說自先進門並無閑友貴庄何名員外 我問他去有何貴幹他一行走着答應了凡白聽不真切恍惚

忽忽的好似有花姐二字那个女子明明的看着往員外家來，員外細講員外說列位老漢，真是粗說了幾句，聽員外說到這，却不知是何緣故，員外聽的此言，長嘆了一聲，說：「這一件小事，裡三爺又問道：『員外，你快講來。』員外說：『聽我細陳。』這四方人，孩沒娘說起來，就話長了。」

這件是令人展轉不堪言，家惡俗不堪，無論老少大小，但凡有病者，不請良醫，服藥俱是說起來，却叫列位作笑談。

最可恨世人執迷不悟，去問巫婆，巫婆進門，並不問病之輕重，也不問何由，而得先講

擊着那小小頑石，當作山。東南上離此約有三十里，上來白馬先鋒神，然後說話。若是幼兒的病，沒有第二條，就

紅土埠，粧塑太陽日霞仙。有一個住持道人，叫通俊，是鎮子到了鎮神娘娘面前，帶上改日再開鎮之時，就要講

左近處誰不稱他是仙，提起來，叫人可恨。破費許多東西，列位偕把這鎮神娘娘論一論，他的父母是誰

他手下混帳徒弟十幾個，俱都是酒色財氣一齊貪。他的丈夫是誰，那一朝代生人，那個時節成神，怎不見鎮神爺

只因那巫婆四方催香大，動不動白馬先鋒要當先。爺既是正神，就不該與小兒作對，且是怎麼不把老漢鎮一鎮

着人家丟了多少元名醜，如同是啞叭閉口吃黃連。單單的找人家那小孩子，我家大小小兒女，興旺就先個代銷子

這員外說到其間，聲聲恨。徐三爺閉口又來問一番的，也沒見鎮神上門來，罵且不講這小孩子的事。若到了十三

員外說到這裡，三爺又問道：「這此言語，令人始終全不明白，請。」

歲巫婆上來，神就說是南山的替身，北山的袍，列位偕在把這

兩件論一論人生天地之間有生即有死聖人云自古皆有死若合着手走來走去把佛念足數的三百香錢腰內稍是扎个替身就能免了死那誰家扎不起个替身為何這家死並不論農業忙時先開控那怕那雨靈淋頭走一遭

了男那家亡了女我家就來就不扎替身依舊人口平安從沒見真果是神前還慮一定官好就是破費財物也罷了

確替使者向我門前一走似如這挂袍非綾非羅非袖非緞十个中至多好了一兩個笑故人到有八九赴陰曹

只用兩個大錢買一張拉花紙披在那神相肩膀上你想大好了个全不說是自己命反誇獎巫婆使的手段高

凡神相通身俱是五彩錦粧將這張紙把錦粧遮蓋這是詩元那一行講着帶着笑徐三爺尊聲員外且住了

敬重神哪可是作踐神呢如老漢要出門着親穿上新袍這員外講到高興之際有說有笑被三爺攔住尊道員外自先

服肩膀上再披上一塊藍布這可是壯觀哪可是厥人呢看說到如今竟是還沒上正路我問的是花姐的事你怎麼不說呢

起那神若是先美挂袍何益若是有美一怒將那挂袍之人員外笑道老客休性老漢話長這就是花姐的根由到后来自然

把頭來揪了才好上了正路似如學生做文章一定先做承破才破起講領了題

這件是令人提起好心焦慙蛋們不扎替身就挂袍下來再做兩題股到了中股才該寔發斷元有下手就講寔發

那一些紙馬燈燭不用講還有那供養磨磨大担挑之理今日來處其二來則粗到此處寔甚是歡喜我把俺這

一方的惡俗說來列位聽之一笑以後自然說到那花姐身上去 在路上騎驢乘馬代賬單 到了那人烟湊集才一掀  
 了三爺說員外向下請講員外說借把這孔替身挂袍這一 忘了那自己門前扇遮面 到山上千人請來萬人觀  
 張撇過去還有一等有年紀的不論男女凡有病坐婆神 似這等男人就有七分靈 還說是不算異樣理當然  
 里一看以前那些熟套全不用着就說你這病該燒一壇紙 詩員外講到這裡帶着氣 徐三爺帶笑又來問一番  
 老客俺就把這燒紙論一論據巫婆說燒一壇紙就管保病 員外正然講話三爺笑道員外說的太過了一些起山的婦女為何  
 好不死你想誰家燒不起這一壇紙若是燒紙就能免了死着不在空閑之處却在人烟鬧市甘受這些无名之辱員外說老客  
 我管燒一千壇我就燒一萬壇做一個長生不老這可怎麼你不曉的俺這山上的規矩若是娘的駕來婦女們如何躲閃  
 作得呢常見有燒過紙者竟是不能保全今日東庄張太公 少不得擁擠成一塊了我家裡自來就不起山三爺問道甚麼是  
 嗚呼明日西庄裡李媽媽哀哉家裡自來就不燒紙人口 娘娘駕員外冷笑道老客你把酒來吃着我再把這娘的駕  
 也不多生病總然有病請醫服藥這是正經俺這裡還有 說與你聽俺這庄北里有一座綠石山離此約有一十餘里山上有  
 一件風俗未曾提我我一肚子氣也與老客講了罷 鎮西安王行宮每年正月十五日是個勝會娘的駕有百十  
 這惡俗令人提起甚不堪 无故的縱放妻女去起山 徐指上山變化三爺說這是一件好事了員外說說甚麼好事

明明是衆生作孽，聖人有云：敬鬼神而遠之。俺這裡那些扎罵員外笑着道 老谷評一評 紙扎娘娘罵 這事不公

的惡人，百折不回。其中有認以為正道的，也有惹落錢財，倚此度平素開談論 綠山本元天 甘受火燎罪 胆小怕衆生

日的紛紛不一。自老漢看來，有個綠山爺爺，才有個綠山娘娘為看起來但有三分神氣相 似這等无法之事，豈容情

何不敬爺爺，偏敬娘娘？豈非如今是個老婆世道？漢子不當事，显一显有聖有灵，西鎮手 警一警无知无覺衆愚頑

俱是老婆當事，麼那些可惡的愚民，將爺爺置之不禮，扎一吓他家，不死六畜傷人口，定使他大燒房屋，大水冲

乘錦花紙輪內，中又扎上一個假娘娘，頭十五以前那娘娘好似睡夢裡問他再敢再不敢 似這樣欺神，還行還不行

問了個遊獄徒，罪今日上南明，日北一切些，近大小庄村，无一不到看起來不遭顛險，他不怕 休擎着胡作非為，當正經

我想那綠山爺爺在家，不動叫人家把個老婆，抬着拋頭露面，詩員外正然說着綠山事 旁邊裡來了兩個小家童

時而置之當街，一時而置之寺院，心里一則不悅，等到十五的這員外說話多時，不覺的油盡燈殘，有兩個家童前來添油三

一日清瞪着眼，看着人家使火把子燎他，心裡可不知是個甚麼爺笑道員外天氣夜深，別事不用說，你把那花姐的事講講

滋味，請問扑罵的與綠山爺爺何仇，何恨，把他的夫人一年遭罷員外笑道我心裡還有幾件不平之事，且不說罷，就把這

問他一個大燎之罪，神如有灵，豈肯干休，定報欺夫辱妻之仇也。花姐說與你聽，這也是自正婆身上起的，俺這東南有一個紅



土埠修的是日霞仙子的行宮巫婆四方催起香火但凡人家有成器的女兒有一點病巫婆一看就說是紅土埠的花姐許着

廟上應役三天自然病好許花姐的最多免了的也不少十個

之中三個不死三個應役兩個不死兩個當差去住廟中靜坐三

日夜方才放回一年四季上坐自旁人論來都說是个正道咳

明明把個女兒送與那道士麼咳天哪人家好好女兒被這

些巫婆不知壞了多少哩員外說到這裡那眾人之中忽有一

人跳將起來大喊了一聲說哎的氣殺我也要知此人是誰且

聽下回分解

繪圖 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二 二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二

詩曰

列宿下降帶殺星 到處慣好報不平

紅土埠上除邪道 日霞行宮一大傾

這一首詩是說詩員外說那花姐之事說到那紅土埠上道人欺人那眾人之中跳起來了一位豪傑把那身子晃

了幾棍鋼牙咬了幾咬紅鬍子一自血盆口一張大以了一道士合那巫婆一个个盡行拿來殺了除了這一方之害  
 聲說咬的這一聲喊叱好利害的緊哪  
 咬金閉言道 員外聽我云 說起那道士 明明把人欺

咬金一聲喊 驚起在坐窟 把个老員外 跌落地埃塵 他若遇着我 算是運氣低 要到紅土埠 找這賊牛鼻

徐三爺忙把員外挽扶起 他說道員外怪來聽我云 我叫他馬走臨崖收韁晚 我叫他肛到江心補漏遲

我這個兄弟為人性子暴 但逢着不平之事就生嗔 到那里也不合他講情理 給他个熱血滿腔脖子齊

他聽的員外所說這些事 想必是動了他那不平心 發上大燒了這座混賬廟 生生的斷了巫婆這口食

這聲喊驚嚇員外多有罪 萬望寬洪莫怪你聽原音 程咬金攞拳揀袖就要走 徐三爺呼聲四弟待何如

且說咬金喊以了一聲把員外驚倒在地三爺忙近前來將 咬金聲聲要上紅土埠去敬道士三爺呼道四弟不可這是

員外挽扶起來定惺了多時員外回過那一口氣來開言 這一方的好事與你我甚麼相干咬金說呀吓我你待做一點

問道方才是那一位喊以咬金說是我員外看了着他那貌 好事何如那豹頭山母夜叉不是我合羅成除去只怕如

相凶惡聲音洪亮就不敢輕視笑看問道老客喊以想是 今借還在裴家村里員外在旁聽的這兩個名字就打了一

要報不平麼咬金說止是我這心里要上紅土埠去把那些 个寒戰大驚問道列位莫非是蘆林兄弟麼咬金說混世

魔王就是孤家員外束手當胸滿臉陪笑說久聞列位大名 這件是老漢每日掛心懷 明明的烈大之中送干柴 乃當今之豪傑蘆林之義士今日相逢寔為萬幸自先多有一个家情願受那老道害 空叫人苦口良言勸不開 簡慢了三爺說來此攪擾甚不過意有何簡慢請坐呈講話 有幾家上廟應仗德了病 有幾家應役三天起了災 員外坐下三爺說四弟何必如此性急從來事要三思免致後悔 我家中看來不信這件事 並無个大胆巫婆進門來 咬金聽了三爺之言遂開口不語三爺問道員外今晚來此投 詩員外說到這里只冷笑 忽聽的外邊一陣大聲嘩 宿到那个女子是何親眷員外說那是舍舅子他家的女兒 這員外正然說話忽聽的外邊一陣狗咬員外問道家童外邊 在這西南上狗家眷住他也是信了巫婆之言要到紅土埠應 是甚麼人惹的狗咬家童說是晚上來的那家親戚起來備 役的三爺說既係親眷何不勸止員外說勸不的莫說是遠方 驢要趁早起身員外問道天有什麼時候了家童說雞叫兩 親眷就是本庄人等任你怎麼破解他不聽信也還罷了反 遍了員外說咬正是興來不知夜多少知心人至話偏長員外 說我是誇毀正道咬那里的這些開氣與那些無知的人們講 未及吩咐那西坐上一位少年說道家童你就對他說少等一 話只是由他便了這正是那道寬濶正道寬禮門掩閉旁門 等我們有两个陪他前去員外聽的此言束手問道老 開再住幾年只怕這四方人家俱都受了害了 漢欺閃貴姓大名那少年答曰姓羅名成字表士信員外

說且住那無敵大將軍就是足下麼羅成說正是員外失員外開言道 英雄不必忙 此計雖然妙 還得犯商量

聲大笑哦呀哈哈笑了幾聲說好哇老漢久矣神交未去是一定去 孩審熱合涼 見景要乖俏 暗里觀形藏

得一會今夜相逢三生有幸敢問要陪舍親前去有何高 最怕是那術 誤防中了傷

見羅成說員外放心奉陪舍親並無歹意我想既為男子這員外滿口說的偏向話 羅士信回言說道這不妨

遇此不平之事空自回去真的甚麼丈夫我有個小小主 憑着俺躡山跳湖白龍馬 伏着俺鬼怕神愁一杆鎗

意叫些做夢不知將俺扮成假花姐與舍親全去四哥跟 俺既在鎗刀林中為營運 怕甚麼山精鬼怪與魍魎

遂等到了晚間若是無有甚麼動靜也就罷了如有 惱一惱馬走高山向他問 他可是真太陽呀假太陽

動靜我與四哥將那斬的狗頭一齊切了仙子的行宮大 羅士信一心要上紅土埠 徐三爺叫聲八弟莫慌忙

焚之員外以為何如咬金在旁就的一聲大笑道這才是 這羅成聲聲要上紅土埠去三爺說八弟呀員外之言不可

我兄弟員外說二家英雄且住此計難妙其間還有關係 不聽到那裡見機而作不可輕動無名既要做這一事天氣

那通俊道人與太陽山的門人有个來往倘有法術敵他 也不早了就粧扮起來罷員外笑道這个打扮必須到后

不過那時怎了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麼列位再想 房去才好待我先去與拙荆議論差人來請三爺說這到

使的員外告辭回了石宅與夫人說了差出來了一個丫頭來手拍了幾拍就道何嘗是個假的的不言衆人言講且說員請羅成那丫頭慌慌張張的跑進廳來說要打扮花姐的外一聲吩咐快請小姐出來那真的却早被員外說明那紅是那一位老安人叫我來請哩羅成應道就是我了環說隨上埠的道人欺人叫羅成做充花姐陪他前去保護他的那

我來羅成跟着了環出了草廳過了角門向後而來不多時女子深感其德這一時見羅成來至正間等候又聽的外面進了后堂員外在此等候見羅成已到秉手讓往東間催促起身遂出了兩間房門以外他兩個不多一時來至房去羅成掀開簾子一看並無別人惟有賈氏全兩個孩兒大門只見咬金早已牽着兩疋馬在門前等候那女子在內賈氏見羅成進來就說您羅叔叔上炕罷頭面衣服他哥哥也拉出驢見了員外問道這一位小姐往那裡去的俱以齊備就此粧扮起來不言羅成梳粧已畢且說員外

員外未及回答咬金說也是上紅土埠的花姐那人說好的合家大小俱來站在門外等着看這一個假花姐停不多

少不的作伴全行了咬金說還要借重托代理說罷將一時只聽的裡邊賈氏喝道花姐出去了羅成將門簾一掀

對花姐各攬上牲口出了五行庄竟上紅土埠而來

出了東間房門站在正間真正是桃園洞現出仙子廣

這個騎上驢 那個撮上馬 驢上是真的 馬上是個假

寒宮降下姮娥那些衆人一見一個家笑的口也難合把

花姐騎牲口 跟隨有他倆 一個曾有成 一個程有假

有成將驢趕 有假拉着馬

子說當初是我與你許的愿你就忘了麼這天還早

他二人說笑出了五行庄

羅士信巧粧打扮坐安祥哩你下來到我家歇一歇避避風再走不遲這到埠上

驚動了合庄東鄰合西舍

齊說道你看員外家不遠了只有十數里路了女子說正好說話之間咬金

出來了一對花姐上那廟

只見那大男小女都來看與賈有成也到了女子說哥哥我要到王媽媽家歇

這個說馬上那個真正好

那個道驢上也個也不差歇再走他哥聽說將他妹妹提下驢來咬金也下馬

且不言眾人紛紛亂誇獎

眼看着出庄去了兩枝花提下羅成賈有成道程大哥借在這里候一候叫他兩

不言看花姐的眾人紛紛談論且說他四人出了五行庄向東

個去罷咬金說使的不言二人牽馬等候且說羅成

南大路而走正走之間忽聽有人叫道這不是賈二姐麼

與那女子跟着那婆子走過了兩個門口第三家就是

那女子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婦人髮有半白面目焦黃手

他那門前那老婆子將他兩個讓到裡邊說道您將

持一根拄杖好似有病的一般仔細一看才認過來了

上炕罷那女子說我走走才好老婆子你待走走往

驢上叫道你是那看病的王媽媽呀不是那婆子說

后邊天道里去了

正是二姐是上紅土埠還愿不是女子說正是那婆

那女子解下羅裙出去了

羅士信坐在炕上四下賄

看了着大燎灰牆兩間屋

那形勢柱短梁依不大高 里來的羅成說我是江北里人家也是上紅土埠還應

東山上帝札神案小供桌

供養着三杯清茶桃五个 的王媽媽說這一定是李道友看的病如此您兩同伴先

旁邊里放着幾張黃表帝

烟騰騰爐內常把香來燒 行我右邊我个老驢騎着今日早晚也到明日是日霞

門東里荆樹上邊幾個碗

門西里水缸旁邊一隻甯 仙子的聖誕各處的花姐與俺這看病的俱要齊了甯

皂門前煎茶熬油沒有腥

鍋台上放着線錐一扇瓢 二姐問道王媽媽這些時沒見為何這等憔悴莫非是

炕頭上一頁毯板裂了縫

山台上閣着半截鏈頭刀 有病來麼王媽媽聽的此問長歎了一聲說哎老身何嘗

炕北頭迭着一床補丁被

搭杆上藍布褲子沒上腰 有病是被妖精唬了一跳待了五六日方才吃下飯去甯

枕頭旁一雙套鞋吸呼爛

席底下忽然開的一陣滾 二姐說怎麼看妖精來你說與俺聽聽王媽媽也在炕

羅士信正看巫婆房內景

后門里進來同伴女多姣

沿上生下說道俺這西南上有个戚家村村內有家戚員外

那羅成正看這老婆子的家當賈二姐從后門里進來

他家有一位小姐年方十八歲偶得奇症差人來搬我去看

老婆子說二姐上炕坐坐待我做些飯您吃了好走那

我到了他家並不知詳細晚上在小姐房中與他神里看

女子方才坐下老婆子指着羅成問道這位小姐是那

誰想那小姐是被妖精所迷我這做巫娘的可那里

曉的約

向外而去咬金說妹妹過來上馬賈有成說妹妹上

那晚上進了小姐綉房門

桌兒上信香三炷上來神驢罷咬金他二人也上了馬讓着二位花姐頭行他二

燥的个白馬先鋒無處斷

全不曉何處來的這病根人跟隨在後人扑紅土埠大路而走正走之間羅成向前

到了那天交二鼓神將退

自外邊狂風大作寒森森一看只見前邊相離不遠路旁樹下有一个二十多歲

來了个赤髮紅面尖嘴怪

他將俺一掌打在地埃塵的娘人羅成一看好一个鄉村巧扮也

羅成問道你那神呢媽媽說咬的還尋了我那神哪

羅士信馬上睜睛細留神 端詳這路旁站的一娘人

若不是白馬先鋒撓一陣

俺如今早赴黃梁命歸陰 論身材也不高來也不矮

看模樣一半俏來一半村

五六天方才漸漸用湯水

提起來還是驚驚恐恐好寒心 里森森頭上烏雲彩花罩

赤旭旭且墜小環是鍍金

王媽媽正言戚家村里事

門外頭來了東阿程咬金 白生生宮粉搽就梨花面

紅拂拂胭脂點成朱紅唇

這王媽媽正說遇妖之事程咬金在門外叫道妹妹走罷

穿一身寶藍紬衫襯黃袖

束一條百折杭綾錦邊裙

羅成聽的叫他下的炕來往外就走賈二姐也下炕來

扎一付青緞綾波柿黃帶

穿一雙紅紬花鞋綠葉根

相隨王媽媽說二姐再坐坐女子回頭說了一聲擾亂 羅士信來至近前收住馬

那娘人未曾開口笑吟吟



羅成看見前邊那個嫗人將馬一提來至那嫗人近前把馬收住那嫗人笑了一笑說道哎呀一對好齊正閨女呀 您是在那里去的羅成未及回答二姐說俺是上紅埠的兩個花姐那嫗人說好吶我也是上紅埠的花姐夫的名字叫做平綱常有人送了个草號叫做平三五我自從做閨女的時節許下的來了一遭做了媳婦上 羅成說這個號好的緊哪三五合成一處是个八字你年又來了一遭今年是三年了再走這一遭就滿了 回家的時節要對令夫說千萬忘了八個嫗人聽着再不來了我從先在這里等个做伴的可巧就遇着 只說是句好話並不曉其義笑着說道小姐講的有理您等待我騎上驢借一路說着話走言罷將驢牽 甚麼三五到不如就叫平八他三人正說着話早看見紅到那堽根底下跳着那堽頭撩起衣裳一駢就上在 土埠上那兩根旗杆又走了一回將到不遠只聽的人言驢上跟在馬后這才全行一行走着羅成回頭問道 開宣及至已到埠下一行往上走着向廟外一觀好熟這位嫂子是那里人家丈夫為誰娘家在於何處那 開的緊哪 個嫗人把驢打了一鞭那驢向前跑了幾步驢頭緊 他三人上的埠來廟外賍 有許多男女往來鬧吵吵

路旁里兩邊俱是帝馬鋪 只見那各人俱把主顧招字如斗口寫的是初封威鎮太陽山紅輪府陽谷軒日

這個說我的馬子是五彩 那個道分外燒帝多一刀霞仙子娘娘靈應行宮棋左右盡是些買賣了

見幾人要買拉花去掛袍 見幾個抱着替身寫文疏 路東里梳櫛篋子管密齒 道西里灘鏢鋼針是廢條

明公要看花姐這里看哪多的紫哩有兩句俗語說到河 這邊是簪環首飾六成錫 那邊是周村鈕扣叫大朝

裡無魚市上看出處不如聚處多 只聽吆喝一聲又來了賣吃食的了

只見那三个一攢聚一簇 盡都是款款而行步逍遙 這一個沙攘西瓜切成塊 那一個端着尖尖一盤桃

見幾個肩頭抗着清涼傘 見幾個手提針線黃布包 廟東里草扎黃河十畝地 廟西里橫絹百疋砌金橋

論年紀只好十六七八歲 俱都是搽胭抹粉模樣姣 這才是一眼難觀兩邊景 賈有成大呼妹妹且住了

其中丑俊不等也非盡是出色的人才 且說賈二姐與羅成正着廟外景致賈有成走來叫道妹

有幾个行動如金風擺柳 有幾個拍扑金蓮搦牛腰 妹下來罷再走就進了廟了咬金也走進前來把馬拉

有幾個十指尖尖如嫩笋 有幾個兩手好似大里燒 住二姐下驢羅成下馬威大姐也下了驢大家進了山門

又向前走到山門以外左右兩杆大旗旗飄半天上面有字 只見有个少年道士迎着威大姐笑了一笑把驢就牽

了去了咬金說我們這牲口拴在那里有一个胡子道士一對聯左邊是陽谷初放千家萬戶生赤色右邊是指道西廊后邊各處牲口俱在那里牽去拴下各人買些扶桑輕拂二水三山土紅光觀罷進的大殿只聽磬青草喂他言罷領着戚大姐並賈二姐與羅成扑大殿而去咬金與賈有成到了廊后拴下牲口咬金說賈大哥呀他這里有好高燒酒方才借進來的時節我見東邊有个酒舖借去吃一壺何如賈有成笑道好麼借再切上二斤肉好就酒吃言罷他两个就吃酒去了按下不提再說戚大姐在前賈二姐與羅成隨後跟着那个胡子道士來到大殿門外只見兩邊有遊方道人守着送子觀音的有去髮僧人上鉄錘的有瞎子打轉的有殘病疔子乞討的紛紛不一抬頭往上一看只見門上有一橫匾四个青石大字斗口相似寫的是紅輪遺跡左右明柱上邊有

一對聯左邊是陽谷初放千家萬戶生赤色右邊是扶桑輕拂二水三山土紅光觀罷進的大殿只聽磬聲响亮三人合手下跪叩頭那个胡子道士說你們三位花姐且到后邊吃茶以待晚間上座戚大姐說我是知道的並不用送你們两个跟我來罷

向東一轉 來至大殿旁 見个小媳姐 手裡拿着香

問了聲這是要往那里去 他說道俺今要到觀音堂

羅成說借也跟去耍一耍 平大嫂高興一興有何妨

他三人行走着 一行說話不覺的就到了茶房門口 只見自裡邊出來了一个中年道士 見了戚大姐 笑道你

又來了麼戚大姐說你看哪不來還了的哩道士問道

這二位年幼花姐是合你一處來的麼戚大姐說不是 回后邊去了 再把羅成提

俺是路遇來的這個道士上前問道這個花姐那個 二姐緊跟着 寸步不肯離 進了茶房內 花姐列東西

丑婆許的愿來羅成說李媽媽這個道笑了一笑 描眉畫眼的 一溜好幾十 那邊是媳孃 這邊是閨女

被羅成打了一掌打的鼻口流血倒在地下把一個戚 說長又道短 俱是笑嘻嘻 這個叫七姑 那個叫八姨

大姐唬的面目改色說道好皇天哪這是通俊師傅 亂說道今日花姐只一半 到明日四面八方才俱齊

的大徒弟怎麼就敢打他羅成說嫂孃子放心敢作敢 看了看長条桌子擺兩張 一面有許多茶果與素食

當言罷不用人讓領着曹二姐竟進茶房去了戚大他两个正然細把茶房看 戚大姐從外跑來喘吁吁

姐忙來道士近前看了看嘴也歪了鼻子也少了一塊把羅成走上前來忙拉住 說了聲作孽小姐了不的

那道定省了多時才醒人事回過那口氣來說道好打 幾乎的一掌打出連天禍 好叫我勸了幾回他才依

若是吵鬧起來讓入之道問起情由多有不便咬的了 這茶房裡安的是兩席東邊一席是伺候閨女花姐的

一聲跳將起來把牙咬了幾咬把頭搖了兩搖兩手把 西邊一席是伺候媳孃花姐的閨女占了上首媳孃

臉舞着一步一步一點好似跌傷了腿的一般自己這才 俱在下首羅成坐着曹二姐東邊坐下戚大姐並不

用人自己向西邊去了方才坐下只見兩個道士提了茶  
來人停了一時送上飯來這飯雖道士家做的却是衆  
花姐使錢住三天吃几飽飯每一個花姐費个二十跟牲  
結實都將寶劍又藏在腰下

口的男人俱是自吃自這就是庄家老兒的迷信且說衆  
羅士信暗將寶劍藏腰下 他這裡安排下了殺人心

花姐們茶飯已畢道童撒了殘饌從新又提了茶來  
今夜晚領着二姐去聽點 要到那相時而動有假真

衆花姐們吃着那茶大家又說了些家常閑話不覺  
他若是無甚動靜也就罷 如果欺人

的紅日西沉人停了一時天色已晚道童秉上燈燭又收拾  
這叫他个个刀下命歸陰 下回書大焚日霞仙子殿

來晚飯大家吃了晚飯待有半個時辰天有起更的時  
須得那月素白蘭來降臨

候只聽的道童喝道衆花姐們聽真看老師傅在養  
詩曰 當今巫婆欺迷人 勾引良善入邪門

靜堂按冊點名大殿上坐衆花姐聽的這一聲呼喚一个  
羅成扮作假花姐 扶正除奸警衆心

家周身離坐向外而走要去聽點費二姐全看羅成說  
這幾句荒言是說紅土埠那一晚上一切的花姐俱各伺候

道借也去罷羅成說你且莫慌借兩個隨後便了言罷  
點名這羅成與費二姐也來聽點這且不表却說那太

羅成扮作假花姐 扶正除奸警衆心

陰山月霞仙子在柳江口與衆家豪傑講和已畢告辭他把那妖風倅住閑風氣  
回山到了府內月素月桂齊來問及柳江口之事月霞只見那烟氣繚繞徹上下  
把勸解你們釋放蘆林豪傑說了一遍忽有八卦山主看了看大殿巍巍琉璃瓦  
真道姑傳來柬帖月霞與他兩家妹妹拆門同看看光閃閃門匾左右飛龍鳳  
畢月霞說這一件事我也不用寫回書就煩二妹妹到許多人來往不斷裡外走  
八卦山去對他說我這邊自有安排那月素領了月霞月素女心下不解其中事  
之命代着使女白蘭駕起妖風離了太陰山一直到了八卦山却說月素風中正走忽見烟氣繚繞燈燭閃灼心下  
山上見了玄真道姑將月霞之言回復已畢道姑留那月素不解其事小小的聲兒問道白蘭這是个甚麼所在  
素吃丹桂仙酒只到天交二鼓方才告辭此時月素身代好似正月元宵一般白蘭說姐姐不知道麼上年此  
七八分酒手扶着白蘭的肩膀駕起妖風轉身上路時我與秀姐來偷看了一遭此殿乃太陽山日霞仙  
正走中間向下一觀子的行宮明日是八月初六乃日霞的聖誕四方有  
月素女告辭轉回太陰山無數的花姐到此還應月素聽的此言夫聲笑道  
平空里一件公事將他攔

你這介了頭既有這樣景趣為何不對我早說自時挨在那花姐之中合白蘭也坐在那里了

已偏來偷看真是少打今既到此不可輕過上邊好个月素女 正在風中行 聽說此處景 暗落地川平

看不真切待你我下去假充两个花姐也去還愿到了山門外 進了廟門庭 來到大殿上 坐在花姐中

看事如何白蘭說姐姐說的俱是醉話回山去罷且不言月素坐在花姐內 急回來再說蘆林小英雄

月素說了頭胡言恁姐姐醉了身子也醉了心了羅士信領着二姐去聽點 看了看養靜堂前開舞舞

麼遇此佳景豈有空自過去之理隨我來借去看 法座上通俊道人拿着筆 有一个鬍子徒弟來唱名

看言罷把風收住輕輕落在山門以外此時山門未 喝一聲某村某人來聽點 桌案前就有花姐應一聲

開不住的有人來往他两个雜在衆人之中進了山 只見他一行點着一行送 一个个去赴日霞仙子宮

門白蘭在前月素在后並不管左右的光景何如 吩咐道夜淨更深三鼓后 衆花姐各歸道房聽道經

竟扑大殿而來進了殿內只見當中塑的是日霞仙 不多時將册點完人情淨大吟了 這一時惟獨闕下小羅成

于法相月素並不下拜兩邊一看早有許多的花姐 這羅成原是个做的不在其數沒有平婆報名册子 上了座還有許多點名未到的月素越此未齊之上並無名字如何點着其中有點着名字無人答應的

將寶劍入鞘依舊收藏出了夾道直扑大殿而來方  
 才轉過偏房只見一个小道士領着一個花姐而來這  
 羅成將身向黑影里一躲並不盤問讓他過去了  
 不多一時來到大殿進的門去賈二姐一見說道嚙你  
 來了麼羅成過去就在賈二姐身旁坐下方才坐  
 定忽見衆花姐之中跳起來一位女子與衆花姐們  
 天然各別娥眉淡掃遍體綺素好似昭君復出如  
 同西施重生飄飄然風流仙姬並無半點凡俗灯下  
 定睛一認呀認出來是月素仙子暗自思道他為何  
 也到這邊待俺問他一聲才要開口只見月素把手  
 一擺羅成不語月素來至羅成近前說道這位花  
 姐隨我到后邊走走有話問你羅成起的身來跟  
 士頭行羅成隨后離了養淨堂來至大殿后邊那  
 羅成暗將寶劍抽出鞘來把那個胡子道士來殺了

那是今日未到明日才來的這通俊將冊點完看了看  
 下邊還有一個花姐通俊問道你這個花姐因何無  
 名就來聽點你是何庄甚麼名字那個巫婆許的愿  
 來講來與你登冊羅成聽說前行了幾步來至桌前  
 說道我是江北金家庄人氏乳名是金二姐李媽媽  
 看的病許愿才三五天想是還未來報名也是有  
 的通俊聽的此言失聲大笑說的有理甚麼年紀了羅  
 成說我一十五歲了通俊笑道小小的年紀正好應役  
 二徒弟你將這位花姐送到大殿上座去罷那個鬍  
 子道士應了一聲轉下法台說道花姐跟我來那道



着月素月素回頭向白蘭說道你在此少待我不時駕起妖風直扑太陰山去了明公你說這白蘭不在就來言罷而今出了大殿向后轉來一行走着向羅大殿等候為何出來跟尋其中有個緣故因着那些成問道將軍如此打扮莫非報不平麼羅成說花姐們一個一個的俱被道人叫了去偏房聽講單正是月素說好算是將軍一場公案倘不見棄小單的閃下白蘭也有個道士叫他去聽講他不肯去仙還有幫助

他二人行走中間把話言來至在大殿以外四下觀姐姐我看這些野道寔在可惡言罷將雙袖一展聽了聽殿內有人來說話細聽得殿內好似嬋言只聽的風聲响亮這白蘭向上一番圍着大殿左右盤羅士信聽了此言冲冲怒平空里一件公事將他攔旋走了三遭片時聞乾坤大變星辰無光翻土揚塵他二人正聽之間不好了看見了大殿以外起狼烟飛沙走石好利害的緊哪

却說月素與羅成正聽之間忽見四外狂風大作飛聲吼聽來似虎狼如同千軍臨戰場沙走石必有原故忽見白蘭走來叫聲姐姐快回飛沙滾滾走石忙擁樹推林鳥難藏山罷月素叫的一聲雙足一跳撇了白蘭挾着羅成撇東舍北倒西牆張了柱子塌了梁

大殿磚瓦四下崩  
 燈燭無光不輝煌  
 却說白蘭使了一陣狂風刮的廟宇道房紛紛亂倒  
 這些小道尋老道  
 那些花姐叫親娘  
 那些男女鬧成一塊  
 這且不講且說咬金與賈有成  
 尋妹妹無處找  
 姐我弟來在那廟兩個吃了一回酒到了那日西的時節又各人出來  
 三間茶房無踪影  
 那里還有養淨堂  
 買了些青草把牲口喂着又回來吃了飯他兩個是  
 通俊老道着了急  
 說道這風定不祥  
 半宿沒睡覺的就在酒舖扶倒身子一覺睡去正睡  
 從來也經刮大風  
 不似今夜這一場好風呀  
 之間忽被大風驚醒起的身來聽的外面響成一塊  
 仙子殿風了一個小白蘭  
 片時間星辰無光乾坤翻  
 有許多亂跑有說去我姐姐的有說去尋妹妹的  
 如今那地列山崩驚人胆  
 一陣陣飛沙走石難遮欄  
 咬金聽的這個聲氣把眼揉了一揉跳將起來看了  
 眼看着奔走如飛挽不住  
 滿空里亂舞俱是半頭磚  
 看賈有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咬金一步跳出酒舖  
 那房屋幌了幾幌一齊倒  
 只聽的男女齊聲叫皇天  
 大聲問道反了麼  
 並無一人答應細聽了聽亭面有人  
 道士們揭下鍋來頭上頂  
 眾花姐跑將出來草里藏  
 亂吵才知道是被大風冲散花姐各人家進廟尋我  
 不言這仙子殿前一窩關  
 再把那混世魔王表一番  
 咬金也只得來我羅成進的山門到了殿前只見關

哄哄許多人在那里叫苦咬金大聲問道妹妹在那  
出殿來看看了看那些眾花姐們俱被各人家領去惟

里快活我來問了幾聲無人答應並無灯火又認不  
獨不見羅成提斧向后就走只見里邊跑出來了五

過人來一時心焦起來向腰里一抹扯出那鎡金斧來  
六個道士前來看看了咬金迎將上去大聲問道妹妹

看了看大殿上還有個琉璃灯未滅提著斧進了大  
妹在那里呢道士應道俺們不知道你既不知道

殿將殿內吊的那些帑對聯一齊拉將過來向灯上  
我就早打發您上西南放光火路上去罷

一點往外一甩又將神前那些帑袍抓將過來丟在大  
此時程咬金 要將人來殺 那些道士們 如何見的他

上兩邊那些桌椅椅子用斧一陣劈了个希碎抱在  
有心開交走 沒處把腿拿 呵以一聲响 一斧劈倒開

火上木頭俱是干的一時火起焰耀如金白晝又將神  
這咬金劈倒一个撞倒個 不幾斧五六結果值不殺

前供桌加力幾斧劈開也丟在大內刷的一聲跳上  
這是他惡貫滿盈該如此 大毆子一路全行歸了家

神台喝了一聲混賬仙子吃老程一斧只聽呵以一聲  
從今后再不得吃陽間飯 永別了世上陽間眾道人

泥胎兩分轉身跳下台來只見大引着明柱向上就  
看起來這些道人該如此 是怎麼閉目搖頭吡着牙

起片時間一片通紅上邊的磚瓦亂爆咬金這才跳  
程咬金提斧又往后邊走 急忙忙二目流轉左右撇

却說咬金把這些道士一陣劈了个干淨提斧又呢那两个巫婆說爺爺呀那原是白馬先鋒催  
 向后邊走去一行走着二月流轉左右觀稍只見趕香大尋着他了您是該他應役與俺這巫婆  
 從東來了两个蒼髮的老婆子咬金迎將上去甚麼相干麼咬金說胡說你把那白馬先鋒叫過  
 一聲唱道住下您是甚麼人與我講來那两个來與我一會看看是公是母叫他們頭頭甚麼崇  
 老婆子驚疑不止這個說我是李巫婆那个說過我就免您一死若是沒有這個神我叫你碎尸  
 我是王媽媽咬金聽說走近前去一脚踢倒這個萬段慌的两个巫婆一齊說道爺爺呀我們不過  
 一把採番那个連聲問道您與這些野道有何是假粧聲勢哄那鄉里人家其是那的有呢咬金  
 親眷從寔說來两个齊說俺與他非親非故原說這就是了您两个進前來我有話對說两个娘  
 是四外這些花姐們都是俺與他看好的病許人說爺爺請講我把你两个送你姑姑家去這娘  
 下的香愿因此全他前來還愿的咬金說我把你人說我們歲數大了沒有姑姑家了咬金說沒有姑  
 這兩個真巫婆每日里妖言惑眾指神說鬼的不姓家我也不能放你  
 知害了多少良家婦人可是行善哪可是作孽

咬金大聲唱 你俩不必悔 平素下假神 有這兩張嘴  
 人說我們歲數大了沒有姑姑家了咬金說沒有姑

飢了吃果子 渴了喝茶水  
把你大開腔 不笑屈死鬼

須得是

程咬金說道這里動了手

片時開肝花腸子兩大堆

再不得與那道士作良媒

自今后斷了崇神無人催

自今后不吃道士無名虧

呀不好了

這咬金大以一聲鬧上去

衆明公要和后來端的事

嘗嘗這板斧 滋味美不美

我叫您巧嘴難過潼關去

叫您那白馬先鋒來解圍

呵以呵以

這巫婆嗚呼哀哉完了命

自今後婦女有病没人看

自今后再不上座去應役

程咬金殺了巫婆向西走

撞見了一起道士來發威

這一時不知可是誰殺誰

只得是少等一等聽下回

繪圖 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三 頭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三

却說程咬金殺了巫婆忽見正西來了一起道士通俊手提棍

短棍帶領着幾個徒弟徒孫蜂擁而來大聲喝道放火賊

那裡走咬金一見冷笑道好哇正要尋你你就來送死言

罷能提斧前迎兩相對面通俊照咬金打一棍來咬金用斧

架開兩個鬪在一處那些小道士吵的一聲四面圍住大殿

上火起照的明亮他二人鬪有數合不分勝敗那妖道正鬪陰山去了

之間只見咬金頂上透出一股紅光通俊暗自思道此人雖說起衆道士

一時着了急

見他師傅喪

這才把氣息

是凡夫竟係上界星宿惡鬪難以取勝待俺作法擒他打夥要奔逃

不敢講情理

咬金喝一聲

趕着使斧劈

言罷雙足一跳就地生風向上就起咬金着忙仰面觀睛那些衆道士

算是造化低

只見那妖道起在當空才要作法忽然旁裡轉過一位女好一似雙足踏泥跳不動

半路裡大雨淋頭躲不及

子將妖道打了一掌把個通俊只打的翻身落下只聽得又如同八月高粱釀了穗

看了看個個俱是鼻兒齋

撲喇一聲响亮落在那大殿火頭之上打了個滾竟像一隻白鷺頭一遭才喫這碗板刀麵

准備着倒飽五臟不作食

眼看着化作灰塵明公這位女子是誰這是方才使風的白吃的那蜜食果子算不少

一個家跪在地下嘔糖稀

蘭雖是收住了風却還在當空駕住雲霧往下單着咬金程咬金一陣殺的瓶之罄

忽然的想起他那長尾驢

殺人忽見妖道騰起要講作法被他這一掌打在火裡丟了可

却說咬金將衆道士殺敗只見那大殿上火勢冲天連兩廊俱

惜二百年的一隻白鷺竟係死在五百年的一隻白鷺手下那白鷺見焚忽然想起他的馬來忙忙的跑至廊後看了看那些許

傷了通俊料想羣道不是咬金的敵手駕起妖風回轉太多的牲口俱被各人家牽去駝着花姐走了惟有他那兩匹

馬還拴在那裡幸而未曾去鞍咬金依舊把斧藏在腰駕着妖風撲太陰山而口中不言腹內暗思說今夜神不知  
間將兩匹馬解下韉來鞍轡上摘下嚼環與馬一齊帶上拉鬼不覺我與羅將軍這場好事或者就有十分我只說佛廟  
着一匹向門外就走那一匹不用人牽隨後跟來不多一時到了火焚藍橋水湧空負俺太陰碑一點好心誰想還有今夜正  
外面看了看一人不見鋪面皆無回頭一看那些大小房舍俱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好哇目下方才足了  
是一片火光還有幾個巫婆幾個道士沒被傷的藏在裡面俱俺心之願也

死於火光之中眼看着把一座快活堂變成了離恨天正是至這佳人酒興高來色興狂  
今惡俗依然在恨無義士報不平閑言莫論且說那咬金不  
好哇  
胸前裡緊緊抱住有情郎  
這一去棄了這根相思擔

見羅成又無人可問暗自思道衆花姐並無傷損羅賢弟  
蓬萊洞重新整理合歡床  
俺只說心頭常存斷腸語  
那裡去了想了一回就說有了方才是被一陣大風刮散平空  
又誰想一旦輕拋離恨章  
再不去望夫石邊聽孤鴈

風自何來又明明看見一位女子將妖道打在火內其中必有  
却向那比翼林下效鴛鴦  
俺兩個錦被蒙頭出身汗  
緣故非太陽山作怪即太陰山弄鬼待俺先往太陰山問信便  
那時節離又手推倒絕情岡  
天哪  
了不言咬金跟尋羅成且說那月素仙子將羅成抱在胸前  
今夜裡足了我的平生願  
自今後梅花再不出東牆

月素女心甜意美把山上 羅士信恍惚如同夢黃梁 以為何如月霞冷笑就說這樣好事一番兩次都是遇着你二妹 這才是好事從來多魔障 呀 將他領着大家同進宮去月素見他姐姐並無往下追求才

忽然的一件以事不相當

把心來放下領着羅成進了廣寒宮月霞見羅成百迷迷神

月素抱着羅成回山心裡只想看男女歡會竟沒料着有 魂不定就說羅將軍連日辛苦晝夜未得安眠玉秀將他扶 人冲散來到山上輕輕落下早被他大姐姐看見了這月霞到我床上去睡玉秀說領到我房中去睡罷月霞說啞了頭 皆因他二妹上了八卦山久不歸來恐他又生邪念故此走出宮 胡說記打玉秀領命將羅成領到床上正是放開一覺心頭穩 外等候忽見他二妹飄然而至懷中抱着一個女人並非使女 魂夢飛到楚陽台月霞又吩咐玉秀請你三姐姐前來作伴 白蘭月霞前迎幾步就說二妹來了麼懷中所抱者何人這以待明晨再作道理玉秀領命去不多時只見月桂同玉秀 一聲把個月素問的一時回答不來忽然心生一計雖然不得配合走來明知羅成在床並不問及姊妹三人坐定論了幾句常 亦可以暫時免羞月素撒了羅成笑而言曰此人乃羅將軍假話只見白蘭駕風而至又對月霞把仙子大殿火燒的來由說 扮的前至紅土埠上假充花姐要報不平被通俊那個妖道將他了一遍月霞微笑而已正說話間不覺的東方發亮紅日 魔住性命有虧俺自八卦山來路遇此事我將羅將軍救來姐姐 早昇月霞吩咐玉秀喚起羅成羅成醒來才知是又到太陰



山上月霞又將羅成問了一遍羅成把那假扮花姐之事又說他說道三位仙姐早識面

身旁裡這位女子却是誰

了回月桂旁裡抵着嘴笑月霞將羅成重新梳粧又換上一觀氣色並非瑤台仙班女

料着那村姑不能到此陪

套素衣方才扮完忽聽的外面風聲响亮自半空中落下一月霞女聽的此問巧應對

個綠衣女子手執一個紅柬不用傳報走進宮來月霞一見遂說道綠英你不認識麼原是他來的少嘍

問道綠英何來綠英說奉我家姐姐之命送一東帖請三這是我一母同胞四妹妹 他在那山東羅山苦修煉

位姐姐赴重陽勝會言罷將東帖呈上月霞接東拆開只 只因我早有信去昨日歸 留着他姊妹團聚住幾日

見月素月桂與羅成三個俱走到月霞背後一齊看東那東正 等過了重陽佳節才放回 月霞女說了一套瞞天謊

面上寫的是全壽二字右邊一番只見寫的是次月初九日太 小綠英信以為真笑微微

陽山陽谷軒潔治菊酌奉板鸞與祇聆道梅局期雲集勿 月霞說罷綠英笑道我當是誰原來四姐姐麼我說鄉野

卻幸甚大法駕月殿三位仙姐長生萬齡蓮池下愚妹日 村姑如何來到這個所在敢問四姐姐甚麼仙號羅成未及答

霞端肅百拜 言月霞說叫做月娥仙子綠英說好哇還不失廣寒名色若

月霞女收了太陽日霞東 小綠英開口帶笑論是非 到重陽四姐姐也到太陽山走走羅成點頭而應綠英告回月

霞吩咐玉秀送出宮去不言綠英回山且說羅成又等的吃了早南任意走下去了

飯月霞說將軍小仙與將軍重扮女妝非無意也皆因山下有羅士信緊急相隨程咬金

他二人闖進深山曠野林

件公案特煩將軍周全羅成問道却是何事月霞說後事觀不盡路旁溝下流綠水

看不遍尖峯頂上罩青雲

茫茫不可預知到那一時自然明白金梅呢將軍羅將軍送下山去見幾隻梅鹿啣花一對對

見幾羣烏鴉出林亂紛紛

與魔王相會言罷將羅成送出宮來不言羅成下山且說咬金忽看見山坡幾段蔓着地

就知道人家盡在白雲深

走了半宿俱是山徑並不知到了甚麼所在身體困乏拴下坐似這樣冷風寒雨天涯外

到被那隱居高人笑破唇

騎睡在一塊石板之上金梅將羅成携定順風落下放在咬金身正是他兄弟二人走山徑

霎時間陰雲密佈變乾坤

旁回山去了羅成定省一回睜開二目只見咬金正睡羅成叫道

二人正行只見西北上有一塊黑雲上升羅成說四哥你看天氣

四哥醒醒咬金呼的聲醒來只見羅成坐在身旁驚而問道

不佳倘或大雨傾下何處躲避咬金說不妨山坡既有田地

兄弟你在那裡來羅成又將太陰山之事說了一遍咬金聽說

想是隔村庄不甚遠了你我急行投奔村庄便了言能

感激不盡就說兄弟起來上馬回五行庄便了咬金解纜拉

二人催馬又走約有五七里路只聽的一片水聲看了看前

馬與羅成一齊上了坐騎此時並不知五行庄路徑催馬向

面一道大河阻徑那些雪浪銀波滾滾而下二人來至河邊只

見岸上有一大大的石碑碑上有字咬金說兄弟將碑上轉盼即過風吹銀浪不返日照雪山消磨名利場中是言語念念我聽羅成提馬來至碑前就說四哥聽着此非多你不怕我且躲

碑頂額二字是界牌正面兩個大字是銀河左邊一句那漁翁自言自語發清談感動了綠林創業二魁元

南至太陽山六十里右邊一句北至太陰山六十里咬金說碑程咬金雖不能解曉天意羅士信觸動情懷想濟川

後呢羅成說碑後是源頭出自八卦山遊太陽之西過太四哥你聽聽那人歌中的意味好清雅也

陰之東東北百里入柳江只流二人正看石碑忽聽的正細聽他句句歌的高人語棄名利不做富朝一品官

東歌聲盈耳似偕這遊走天涯如蓬轉瓦簷下幾株桑棗半畝田

歌曰到不如棄捨綠林歸故里守着那祖業遺產樂自然

茅屋蒼崖賓客到少悶時把棋敲閑來河邊釣魚飽羅士信一時觸起思家病那漁翁行來將近到馬前

炒酒免燎吃醉了隨身倒榮辱不關心得失何足較笑殺只見他那一身打扮好貧寒也

萬戶侯噫怎比我安好一歌罷又帶西江月一首頭戴着一頂斗笠天生就穿一身斷釘茅蓑掛兩肩

出事如同春夢為歡能有幾何玉兔金烏快如梭光陰繫一條遮前補後透風褲足登着麻底草鞋少半邊

扶着根釣魚竿子灣灣行

提着個柳條編成大魚籃

近理既是自常家庄來我家親眷就是常家庄他家但

程咬金跳下馬來秉手問

那漁翁定省半刻才開言

不知見否羅成未及回答咬金問道你那親眷何姓名住在

那漁翁走到跟前觀了觀羅成看了看咬金定省良久才回

那頭第幾家漁翁答曰我那親眷庄東頭第三家便是叫

轉過一口氣來說說呵呀你們男女兩個是自何處而來咬金

做樵子老常是個打柴為生的咬金說這個人到有個小小

說是自太陰山上來漁翁說呀吓這樣沒影的話三尺之童哄

的認識曾在他家擾亂但不知與老翁是何親眷漁翁說

他不過如何來哄的我那太陰山離此六十里少年之時也曾誤

我是他的姊丈他是我的小舅還有我的個女兒養在他家向

到山下非同俺這左近的高嶺那山高有萬丈俱是鐵壁尖

來不知安否咬金說令舅子與令愛俱各身安漁翁說好哇

峯莫說人不能上就是飛鳥也不敢望空而過那山頂之上

老漢這到放心再問一聲是要往那裡去的咬金說要到五行

乃仙家出入之所你們不過是個小小的凡夫如何上的去又

庄漁翁說呀你們走岔了路了既自常家庄來就該向西南

下的來這不是明明的哄人麼羅成在馬上輕聲而言道老

去因何向東南下來五行在這正西偏北此去有八卦峯一徑

翁錯怪了俺是自常家庄來不知路徑悞到此處算是由

誰敢行走若是向南轉去咳更是走不得了

太陰山所過漁翁失聲大笑說到是這位女子講話似乎俺這裡正西左右絕往還

惟有條小徑直冲太陽山

他那裡斷却往來行商客  
常聽的我那先人說此事  
內裡邊有一凶惡金烏仙

誰人敢無故輕自到那邊  
山頂上古洞題為紅輪府  
到了山下不過是閑看釋悶  
忽見那松林之中出來了一位絕色的女子  
領着個紫衣了環  
往下就不說了  
咬金說

他還有兩個妹妹行動一光閃閃令人二目難睜

為何不言漁翁笑道  
爭乃守着這位小姐  
向下難以出

叫做是日霞日光姊妹兩

說殺人一怒就把乾坤番

口羅成馬上笑道  
老翁乃係高年縱有礙口之言  
只管說來

你是向南看看高聳聳的一片赤色那即太陽山也

奴家並不怪你漁翁笑道  
好一位寬洪大量的小姐  
可能了

白日裡數朵紅雲罩峰頂

到晚來大霧迷迷一片烟

打這一個岔把頭竟自忘了  
羅成說那女子領着個紫衣了環

倘有人無故輕入太陽界

拿了去爐內煉了傳身單

呢漁翁說這就接上了  
插花跟柳而來迎着那個書生  
笑嘻嘻

我勸你左近村內投一宿

到明朝馬蹄轉北莫向南

嘻的說道  
相公既到荒山為何不到敝亭  
一叙薄酌不堪請

那漁翁言能太陽凶惡勢

程咬金開口又來問一番

相公一醉何如  
那書生乃少年之輩不用拉拉扯扯  
情願跟他去了

漁翁言能咬金前道老翁說話不近情理  
既是太陽山

那女子與書生來至咸池亭  
交杯換盞吃了個大醉  
真正是

無人敢到因何知山上的來  
歷漁翁聽道這話提起來就遠

兄妹不合才送下山來  
兩人分別之時一場好哭  
若是不信山

前還有塊滴淚石至今尚在那書生歸家對人才一五十一說道北裡牆下拴着牛兩隻 路南裡門前一頭大叫驢  
 出來山叫太陽山上有紅輪府停午堂陽谷軒成池亭金鳥 有幾個乖狗迎人吡嘴咬 總就是打他兩磚也惡吠  
 仙子鴉童日霞仙子使女綠英日光仙子使女紫鳩這都是 忽的一聲亂道雨來了 見幾個剗菜婦女提籃跑

那書生說出來的傳自至今若非如此我却那裡說的漁翁正 有一起農夫奔忙挑着筐 只聽的放羊小兒鞭聲响  
 說話間只覺着兩個雨點兒滴在頭上就說呀不好了 打壞了走不動的老母猪 說不及吡的一聲大雨傾

這天不久大雨傾下那正西三里就是戚家村速速催馬前 咬全跳下馬來了 慌忙的抱下羅成假小姑

行我隨後便去也這一去有分教咬全大鬧戚家村羅成慳上 咬全與羅成兩個方才進庄只見大雨傾下咬全跳下馬來又  
 太陽山且聽下回分解 將羅成提下鞍鞵看了看路南有三間廠棚咬全牽着馬

却說那漁翁指出戚家村來兄弟二人催馬如鞭撒下了老 領着羅成進了廠棚那雨一發大了不言他兄弟二人避雨  
 漁翁竟撲正西投奔戚家村來了 且說這戚家村有兩個惡棍一個叫戚二混一個叫戚三清他

那漁翁抱竿携籃步行遠 二魁元催開坐下馬龍駒 兄弟二人正在路北酒館門首看那天氣不便談論這雨不  
 不多時轉過山頭把村進 看了看並無瓦舍皆茅廬 久忽見咬全與羅成進庄眼看看下了馬進南廠棚避雨

這兩個瞎眼的狗頭上了眼了三清說二哥二混說兄弟有出門麼還不走開衆人被二混一陣喝斷一來懼怕他的惡何話說三清說南廠棚裡避雨的一位好齊整女子偕兄弟勢二來說的又在情理吵的一聲各人散去二混向前照着咬們每日走章台不過是經幾個逃荒的婦人並無遇着這金秉手笑而問道老兄是那裡來的却要往何處去咬金樣俊俏閨女我看這個光景有些二不詳十分之中就有八分胡亂應道山東來的要往陝西去送俺這個妹妹到婆是拐帶等等住了雨你我兩個前去探探他的口氣若是婆家裡去二混說算是遠路的客了天將日西用過午飯活動偕就直取若是夾生還有妙法你讓那漢子酒館吃不曾咬金說昨日用過了二混說既沒用飯路北有個酒館酒我把那個閨女哄在家裡給他個蒼子開花雨不見面關了絕高的黃酒滾熱的芝麻燒餅老客若不棄嫌小弟門唬他一唬不怕他不從二哥你道何如二混說此計甚妙行說奉讓何如咬金說好哇既要做朋友我就領情了舍妹如話間雲收雨散兄弟二人一齊邁步來至南廠棚看了看何進館二混說這到不必掛意叫出拙荆來不過是家一起當地的約有七八個也在裡面避雨二混一見就講惱了哈常便飯小姐將就吃些言能解繯拉馬咬金聽說吃酒瞎眼的狗頭們沒看見有女人在此麼不過是耳近之地非把個羅成白白的就講捨了成二混解繯拉馬頭裡走親即友既有女人避雨你們就使不的進來你家婦女就不後跟着好吃酒的程咬金

撒下個沒有主的羅士信

戚三清得空動了混帳心

走近前低聲來把小姐喚了好好的從下到有兩便一來免的身子受苦二來省的驚

羅士信故意裝羞沒回音

三清說到我家裡坐一坐大動小有何臉面麼既到我家裡講清清白白的出去這

你看這大雨雖止天還陰

我家裡却無好的與你吃是不能的人常說雞進貓窠羊進虎群再沒有不吃的寶

殺一個母雞就是動了暈

羅成說外面泥濃沾了腳對你說從了便能再若不從我就講打羅成說呀吓你娘

還恐怕拉壞奴家錦邊裙

三清說過來將你背着罷狗屁這話來唬別人罷了不是奴家誇口自來就不怕打這

我料着小姐身子不大沉

羅成說羞羞答答怎麼好不是你姑娘坐在這裡我看你這狗養的是要文打呀是

三清說權當你是姑表親

算來是這廝一時瞎了眼要武打呢我把你這個禽獸樣子看你打來三清聽的此言氣

拿着個喪門娘子當喜神

戚三清只顧貪財不顧命上心頭用手一指好賤人了頭馬敢如此罵我人是苦無不打

把一個白虎星官背進門

不成看我打你探身向灶前抓起了一根火棍惡狠狠走近前

戚三清背着羅成心滿意足出了廠棚不多一時來至自去照羅成頂門就是一下却好羅成身子一歪在炕前裡滾三

已房舍進的門去把羅成望炕上一放被羅成一陣罵只氣清的火棍落空只聽的炕沿上呵以一聲响亮那火棍折為兩斷

的面目焦黃用手一指就說你這了頭算是不識抬舉的三清見羅成滾在炕下加力照面門就是一腳來雙手一迎把三清



的右腳抓住懷裡一拉往前一送只聽的咕咚一聲响亮把三清急忙忙館中找他二混哥到那裡手扶窗櫺聲聲喚  
跌在平地之上這一跌竟是兩個故事一名鯉魚滾脊一名鴉雀他二大爺呀他二大爺呀 俺家裡你那兄弟惹風波

豎巢那羅成即跳將下來走向前去腳踏住三清的胸膛一定是女子不遂心頭願 現如今閉門狠搥打的惡

就說你這狗頭知道如今你姑娘的利害麼我若是加力一 威二混聽的此言欠身起 大差了

搥打你令腦漿山崩衣輕輕打你幾拳留你的殘生自今 炕頭上發作瓦岡混世王

以后再休想婦人身上使你的漢子你若是知過必改也就 威二混聽說他三弟家裡打人這酒也吃不的了放下鍾了  
罷了言能自上而下一拳一拳的打起來了 向外就走咬金也聽的明白只當是三清家裡打羅成雷寨將把

羅士信從從容容把人打 自外面來了三清他老婆 臉一變鬍子一炸大口張說道二混你這狗娘養的休走我

右手裡破瓢端着碗米 左手裡拿着幾根鹹豆角與你有個賬算言罷跳下炕來一伸手抓住胸前抓出酒館

看了看自己門房關了 就知道丈夫家裡做那個來至街上用手一指就說你這養的這樣圈套照着我使

聽了聽裡面好似人捱打 可惜那年輕幼小女姝娥 就好明說相處朋友讓我進酒館中吃酒我只說是好意誰  
這婆娘不敢叫門去解勸 將米瓢放下了 想是想着俺妹妹的賬麼你這狗養的瞎了眼了二混說這

件事我却不知道咬金說放你娘的狗屁你兄弟夥做的容暫且息怒論打也是該的看看令妹如何大家自有事你怎不知道呢二人正然聲嚷只見那左鄰右舍大大小小公論咬金說我且不打這廝你衆人進去看看我拉着他在聽的街上吵鬧一個家跑來看是何故不多一時鬧動衆人此等候衆人聽說吵的一聲往三清家裡亂走霎時進了把咬金二混圍在當中其內有人問道你這位老客是為何一天井有一人前去叫門羅成聽了聽這個時候是外面人故有甚麼事情從容講來不可失言咬金說失言還是都知道了把三清一把抓住將門開放向外就走衆人一看小事我還要打我就說說這件事列位評一評俺妹妹與我把三清打的不像樣子

昨日在南廠棚裡避雨被他二人花言巧語把我讓進酒館吃酒將俺妹妹領到家去昨日他家有客算是沒得空今早這衆人舉目留神向裡瞧

他那親戚走了一個所在館陪我吃酒一個到家把俺妹妹就只見他朱唇開放帶着罵

又將三清一看打的那頂上帽子沒了影

要打我那妹妹不允就講打起來衆位評評這件事使蓬鬆鬆亂髮滾成一堆毛

的使不的衆人齊聲亂道使不的這可使不的方才說完眼皮上帶着兩個櫻嘴桃

咬金照二混面門就是一掌只打的二混鼻口流血衆人說老口角下一塊青腫比嘴高

三清婆跑將過來看一看

左腮邊皮破少了一塊肉

耳根下刮出幾點鮮紅血

白上天哪自先還是打的俺麼

走近前挽挽袖子紮紮腰一齊隨後其內那有年紀的恨三清做的不成事算是自取

羅士信反背一掌打了去

只聽呵以

其禍那一等年少的恨三清無本事一個家心裡說話說道

押破了方才那個借米瓢

那婆子兩腳亂蹬掙不動

這個閨女若是遇着我把他這麼長怎麼短不言這少年心

身底下熱尿跌出一大泡

羅士信拉着三清不撒手

裡談論且說羅成拉着三清將到街上此一時合村盡知此事

那衆人等道小姐把氣消

那些看的人自裡向外走的自外向裡走的鬧烘烘竟是一個小

羅成拉着三清聲聲還要講打衆人一齊勸道小姐暫且

集一樣咬金在當街抓着二混並無撒手眼看着羅成自

息怒論起來打死也是該的無法無天怎麼了的看他這

裡頭拉着一個血淋淋的人出來了這一來有分教當街上咬金

個樣子也就打不的了留他一點氣叫他知過必改罷了羅成

激潑淑女居羅成捉妖且聽下回

說我看列位面上將你饒過我且將他拉到街上叫合庄人等

却說那咬金在當街抓着二混眼看着羅成拉着三清向外而

無論老幼男女大家看看羞他一羞衆位你道如何衆人說

來有許多人跟隨咬金大聲問道妹妹吃了人家虧了麼羅

這也使的小姐既不打他羞他羞這有何妨這件事算是人

成把頭一搖咬金說好這才是我的妹妹我料着人家未必輕

人可恨拉出去衆人說了聲拉出去羅成拉着三清頭行衆人

易就敢打偌且莫撒手拉出來打個樣子與戚家村裡這

些狗養的們看看咬金多了這句話有幾個小孩子心裡就被羅成一掌

只打的哎呀一聲向後張

不大自然就說哈你這個朋友使不的自古講的好寬有頭債程咬金抓着二混腰脊骨

照衆人一摔

有主誰惹的事你罵誰怎麼把合庄人等都罵起來了曾人打人七八個家着了傷

羅士信提着三清兩條腿

記得能狠不及象犬好手不如人多要講打偈就打一咬金把衆人一颺

一個家生生擠了一面牆

聽了此言把臉一變就說你這些狗養的們要說話麼休仗着有幾個頭上流血花了眼

有幾個呆呆倒退臉兜黃

人多那氣蛤蟆到多只怕一磚打的閉了氣了衆人聽說氣上心正是他兄弟二人行凶惡

來了個高年老者論短長

頭吵的一聲把咬金羅成圍在當中有兩個老年一時攔擋不

咬金羅成正然打人忽聽有人說道員外來了一言未了只見

住那些小夥攬拳撩袖闖上來

衆人兩邊一閃走進了一個人來鬚髮半蒼相貌不俗先

霎時間圍住綠林兩隻虎

躡出了不知命的一羣羊

將衆人喝住然後來至咬金面前束手當胸尊道老客

這個說漢子合手來吊着打

那個道閻女抓住揪衣裳

息怒方才在家聽的家僮傳說這件事我盡明白了盡

有一個跑來就把咬金退

被咬金一脚

是我這族姪的不是鄉間野民見甚麼天日打他幾下以戒

只踢的仰面朝天破鼻梁

有一個背後來接羅成手

下次言能又向衆人說道你們衆人好不知理這樣無法

的事就該除斷自己才是怎麼還與人家打難道說偌大街上許多衆人都散去  
 還有那婦女倚門看美人  
 合村人等就沒個通人性的麼無臉面的東西們各人散一個家小聲兒細談論  
 有幾個指手畫腳講叙裙  
 了罷衆人聽說無言可答縱有情理也不敢與員外分辨 這個說年紀好有十五六  
 怎麼該打起人來似凶神  
 吵的一聲各人散去咬金羅成這才把二混三清一齊撒手 那個道日後人家娶了去  
 準備着丈夫不敢來行村  
 跑上兩個老婆把二混三清拉了去了員外吩咐家僮叫兩不言這許多婦女暗地講  
 兄弟們來至員外一大門  
 個人來把客的牲口行李都運到偕家去家僮領命叫人看了看門上貼着三個字  
 原來是橫條寫的太平春  
 去了咬金說且住莫非是哄着俺兄妹兩個到你家裡關上 門上一付對聯  
 左一句勤儉千年黃金本  
 門好打麼員外笑道斷無此理請老客辱臨敬舍薄酌 右一句詩書萬世丹桂根  
 程咬金領着羅成把門進  
 叙送客即行一行說着早有幾個人來進了酒館有拉馬的 戚員外吩咐家僮報安人  
 有搬行李的不多一時出了館門竟往員外家去了羅成咬 咬金羅成二人進了大門員外吩咐家僮速到後宅報與安  
 全見員外是誠心敬他只得跟着員外來了 人知道將這位小姐讓到裡面不言羅成上後宅去了且說員  
 戚員外一時不能辨真假 也拿着羅成當一女千金 外將咬金讓進廳舍分賓主而坐員外問曰老客是自何而

來由敝庄經過要往何處去咬金說是自常家庄來員 這是在小婿身上有活命之恩老漢理當跪謝一來替小婿  
 外聽說常家庄三字驚疑不止竟坐不住了欠起身來並謝恩一來還有大事懇求咬金說員外請坐有何大事俱放  
 不問話呆呆的將咬金上下細看停有一刻才喘了一口氣就說在我老程身上員外說真乃義士爽然才是丈夫混世魔王  
 呵呀你這位老客莫非綠林義士麼咬金笑道員外自無就是義士麼咬金答道原是朋友們抬舉正說話間只見進  
 識面如何知曉員外說有個緣故所以知之咬金說員外有來兩個家僮抬過一張方桌放在正面又見一個家僮端了飯  
 話請坐了講員外坐下就說常家庄有一員外是老漢的親 來員外將咬金讓在東位自己面西相陪不過家常便飯裏  
 家他的兒子就是小婿今歲本月二十三日小女出閨聞聽人說小 時將飯吃完家僮又看上酒來員外滿斟一盃遞與咬金酒  
 婿被妖迷住性命難保昨日親家差一人來就說有個綠林義 過三巡咬金問道員外有件甚麼心事請講一番員外聽的此  
 士如何身體如何形相把妖捉了今日老漢聽說自常家庄來 問長嘆了一聲改老漢這件心事本情不好出口爭奈還要  
 看老客的形相身體與親家的人說的一般因此所以知道咬 懇求義士叫俺不得不說了  
 金大笑說實不相瞞捉妖就是我来員外聽說慌忙離坐朝 看起來小婿已被妖精纏 這才是福無雙至福不單  
 上一拱到地慌的個咬金向前拉住就說員外這是怎講員外說 這句話人前不好輕開口 幸遇着義士降臨到這邊

要懇求大展英雄不平膽  
我家裡生一醜女方二九  
擇就了良辰本月二十三

我那兒提將起來緊相連

細屈指至今算來十八天

終日裡三食不上兩碗飯

義士呀

俺合家世世感恩幾百年

程咬金腹內輾轉蹙眉尖

咬金聽了聽員外之言是要與他女兒捉妖口中不言腹內暗灌一個半死臨走還要水錢員外大笑說義士這話我明白  
自說道這就講難為我了在常家庄吃了人家一頓酒了定是嫌老漢這酒薄家僮呢你到後邊把舊歲那陳  
飯吃了沒的甚麼盡情許着與他捉妖若非羅成陰靈霜酒提來家僮領命而去咬金笑道員外多疑這不過是句

今日裡只得實陳當面言助我程咬金的性命早死於妖精之手曾記的蛇咬一口  
就是常家庄的媳婦了望井繩而害怕今日又叫與他捉妖若是不捉常家庄如

聞聽說小婿中了女魔病何捉來將謂捉罷其實不是妖精的敵手這却怎麼

自那日妖精半夜入繡閣回答呵有了我將羅八弟送他一程便了咬金定了主意

我那女兒如今不像人了這才張口說話未曾開言先咳嗽一聲尊道員外莫非

只落的肌黃面瘦淚不乾叫俺捉妖麼員外說正是咬金笑道我當是甚麼大事

你若能除了這塊惡心疾不是我誇口年年捉這麼三五個只當了小耍那些鷄精狗

威員外聲聲懇求捉妖怪精貓精鼠精狐精狸精這些精俱是手到擒來惟有白

浪淘裡那個水精實是難捉杜康與他作主遇着他就

趣話而已何嘗嫌員外酒薄員外說昨聞親家人說義士威員外聽的咬金這套話 不覺的喜上心頭放愁眉

必吃大醉方才捉妖好酒還有幾罈敬管義士一醉咬金說員外威員外聽咬金之言喜上心頭正說話聞家僮提上好酒員外

外吃酒罷妖精我是捉不的員外驚而問道義士何出此言又斟一盃遞與咬金就說義士暫且獨酌老漢到後宅將全

咬金說有個講論常家庄乃是光日書房我去捉的我就罷妹懇求一番咬金說這到使的員外請回我這裡自飲罷

了今日乃閨閣蘭房小姐在內俺却如何去的待我保舉人員外聽說別了咬金不多一刻來到後堂正間裡站下老

去我還不能說員外說此人為誰咬金說員外聽我道來 安人自東間裡出了房間就說員外不在前廳裡陪客

程咬金把頭一搖手擎杯 就說道員外不必將俺催 回宅有何話說員外說特來懇求這位小姐羅成聽的此言

俺本是堂堂七尺男子漢 怎麼去閨閣蘭房使雄威 下的炕來在房門裡邊站位就說員外有甚麼要事自有

有一人出入無碍把妖捉 就是那後宅去的俺妹妹 家兄為主怎麼來尋奴家員外說老漢家中小女被妖精

他若是三尺寶劍提在手 那一些妖魔望影膽魂飛 迷住方才在前廳言及此事令兄就說小姐善能捉妖只

興頭他若是應了這件事 管教你家宅平安無是非 得前來敬意懇求倘不見拒老漢終身感德羅成聽

令千金預備粧奩好出閣 永不見妖魔前來入羅幃 的此言腹內思道俺四哥一遭被妖精唬怕了却來送我一



程又轉念道且住月霞仙子送我下山之時就說有件公氣吁吁櫻桃不閉連聲喘幸有個侍女攙扶在身旁案或者就是此事也未可知俺且應允看是如何羅成想到只見他頭上烏雲全不整料想是無心鏡台理容粧

這裡輕聲答道員外放心請回前廳奴家與老安人自有那小姐來至炕前停身站忽聞通體一陣蘭麝的香

議論員外笑道小姐這就是應允了請受老漢一謝言罷羅成一時觀不盡小姐的病態欠身讓坐那小姐坐在安人使下禮去羅成在門裡萬福相還兩個禮畢員外告辭向身旁羅成問道小姐沒幾時遭此魔障安人說約有十數外去了安人依舊將羅成讓在炕上坐下羅成說請小姐會餘天羅成說咳這幾日就把個如花似玉的小姐魔的這等安人聽說吩咐了環東院請你姑娘了環領命去不多時憔悴了小姐把起遇妖之事對俺細細講來不必隱瞞吾自只聽的門外環珮聲响了環報道姑娘來也

有除妖之術小姐聽的此問把臉紅了一紅長吁了一口涼氣就

羅士信忽聞環珮响叮噹進來了蘭舍香閨小女娘說哎羞人答答的講他怎的安人將小姐肩頭拍了一拍就

只見他黛蹙眉不展放秋波內又帶啼痕淚兩行說我那不知好歹的兇喇你當這是何人原是你救命的有一雙玉腕難抬如柴瘦弄的個花容面皮似柳黃恩人來了這位小姐要與你捉妖除怪若不曉得來歷如何小全蓮似走不走難移步細腰肌恍恍惚惚向后張下手又不是男子碍口難提一樣的人有甚麼說不出口來的

話我兒不必害羞下的炕去快謝你的好心姐姐然後把起初自那夜常常來往全不斷好叫我茶飯懶殮病懨懨  
遇妖的情由細講一遍你這位姐姐好與你捉妖戚小姐聽他母親羅成說就不該迴避他麼女子說哎

之言無奈何下的炕來照羅成深深一拜就要下跪慌的羅成拉也曾來母親房中將他避反惹的合家大小不安宜

住就說不敢當此重禮安人說不妨救命恩人如重生父母禮一霎時翻土揚塵如鍋滾滿屋裡俱是一些半頭磚

當跪謝羅成那裡肯受安人說我兒罷了既你姐姐免你的跪昨日裡留下一句斷腸話就說道今晚取上太陽山

禮上炕把遇妖之事細講一番女子聽說上的炕來坐在羅成身這女子許罷遇妖前後事羅士信又來開口問一番

旁未曾開口滿面赤紅就說我的好心姐姐待我把始末情那女子許罷羅成又問道那妖怪叫甚麼名字女子說他自稱紅

由說與你聽輪全烏仙羅成說且住待我忒想一忒想是何妖怪羅成忒想

那一晚更深夜靜猶未眠貪戀着日間女工未做完了片時大笑一聲就說這個妖怪我明白了安人慌忙問道是

燈兒下正然針指刺鸞繡呼的聲一陣風來透心寒何妖怪請講一番羅成說那妖怪巢穴在太陽山上洞名叫做紅

進來個赤面紅髮一妖怪他將奴拉來緊緊抱胸前輪府自稱金烏仙與令愛歡會只覺一靠而已以理斷之此必山

妝台上銀燈不止自然滅覺着他將身一靠即了然雞成精也似這樣小小的妖怪還等的他魔障十數餘天難道說

這左右方外就無個人掃除了老安人聽的此言把手一拍說那婆子夜淨前至小女房進門去爐內焚起三炷香  
 皇天哪不說起捉妖則已若說起來反惹人一場好笑哩俺這念了聲阿彌陀佛把頭叩跳起來二目一閃就粧腔  
 正北偏西有個小的新興庄好有五七家人家內有個王巫婆只聽的哼哼唧唧把牙咬說了聲白馬先鋒臨法場  
 尚與人家許紙許袍許替身鑽拿近來還與人家許了多那時老身問道神官我那女兒是遭的甚麼怪他說道不是哩  
 少的花姐數日以前來與俺鄰舍家看病他聽說我的女兒原來是紅土埠上一花姐他敢則偷來下界到這廟  
 有個邪症並無入請自己投上門來說就任他甚麼妖怪見今日裡天網恢恢尋着他除非是換了替身才無妨  
 不的我那神若是我那神來便管教他離門離戶再不敢他口裡胡言亂語正搗鬼自外面走石飛沙大風揚  
 來了俗語說的好無田權作佃有病亂求醫醫明明的不信也霎時間五個燈火一齊滅唬的俺衆人迴避將身藏  
 只得將就一些到了晚上在小女房中擺下桌子五張芝蔴燈到了那五鼓平明前去看那婆子蹲在地下口大張  
 斗供養餉餉五十個鋪壇白布五疋壓壇錢五千按五方地微微的心頭窩裡一點氣屎合尿下邊夾着一衣裳  
 共湊五五二十五數羅成說擺下這個陣勢但不知如何捉妖叫他那當家漢子背了去聞聽人說了  
 安人說捉甚麼妖到被妖精捉了他了三四天還沒下去一口湯老安人言罷巫婆捉妖事

幾幾乎把個羅成笑斷腸

準備着咬金斧劈汝女居 橫匾粉面金字寫的是淑女居下墜溪上老人題兩旁雲

衆明公要聽下回再商量

箋五言紙對左一句神清氣色爽心靜夢寐安又望東

話說羅成聽老安人將玉婆捉妖之事說了一遍惹的一場西一觀呀好一處幽雅香閨也

好笑安人問道小姐今晚與我女兒捉妖是用甚麼東西早 羅士信跟定小姐進繡房 他將那淑女居中細端詳

作預備免的臨時忙亂羅成搖頭就說一物不用只用我這 只見那使女早安兩把椅 當中裡抬過金漆桌一張

一人到小姐繡房等候妖精便了安人又問道將我女兒置之 羅成跟着小姐並不就坐向東間走了幾步呀

何地羅成說今愛與安人作伴成敗在我身上正說話間使 赤燦燦金鈎斜掛紅羅帳 罩定了美女獨卧一張床

女看上午飯羅成與戚小姐同桌而食霎時將飯吃完羅 藤蓆上明明正顯錦二幅 枕旁裡微微半露鞋一雙

成說我先到小姐香房一看看到晚上好叫俺得知安人說這 又向西邊一觀 案北頭一部古今烈女傳

到使的我兒與你姐姐同到淑女居去言罷戚小姐與羅成 案南頭兩個針指絨線筐 方斗內斜插幾管描畫筆

下的炕來並肩携手向外而來不多一時來至戚小姐的繡 玉瓶中直生一枝秋海棠 烟騰騰金爐端放香几桌

房兩人雙雙進的門去羅成抬頭向正面一觀只見有小小 响叮叮鐵馬倒垂白紗窗 有幾件牙尺剪刀放一處

有兩個胭脂粉盒安鏡旁  
就說道哎

羅士信觀罷香房粧台景尚未出閣那范郎被官役拿去長城病故尸骸打在夾牆孟  
怪不的妖精前來戀春光姜千里尋夫哭到長城咬指流血滴骨得夫始皇聞知強硬

羅成看罷綉房景緻戚小姐讓坐兩個對面坐下使女獻為妃子孟姜泣曰夫骨得葬奴方改嫁始皇令人葬之孟姜墳  
上茶來茶罷兩個又說了幾套閑話不覺的天色已晚紅前號泣血淚滴似湧泉哭罷抱石投江而死羅成看到這裡  
日西沉又停了兩刻使女秉上燈來又端上晚飯用過羅成拍案大聲而言道真乃烈女也一言未了只聽的外面風聲大  
問道那妖精每夜來時約有甚麼時候小姐說這也不定作冷氣侵人羅成就知妖怪前來遂將那口寶劍亮出來專  
至早也等一更多天或者也至半夜羅成說既是如此小姐心等候說話不及房門自開走進了一個妖魔就在桌前停  
不必久住請回安人房中去待我獨自在此等候妖怪小姐步站下怎見那妖怪的凶惡有西江月為證

聽說又道了一個萬福領着兩個使女回安人房中去了羅成

頂皂髮烏黑面灰耳夾腮嘴尖二目急瞪似金環雙手如同墨染

將門掩上坐在燈下向腰間將那口寶劍摘將下來放在桌上

上下火星亂滾遍體射出光寒領下剛鬚向上翻桌前倖身立站

又向案頭取過一本烈女傳來展開燈下一看只見頭一個烈女明公這個妖精是頭一遭來並不認得戚小姐拿着羅成就以為  
出在西秦蘭州永和鄉木石村人氏小字孟姜范郎定聘是這且不講且說羅成看罷妖怪將寶劍一舉大聲喝道妖怪

到此何為那妖怪應道俺乃太陽山玄鵝童兒便是奉家師那妖怪忍氣吞聲出房門

之命特來迎娶小姐羅成聞言大怒道哇畜生無禮焉敢迎玄鵝童兒認的真是戚小姐聽的這一套言語告辭出門駕定

娶主母一旁閃開俺有幾句良言稍與令師便了

妖風回轉太陽山去進了紅輪府來到停午堂見了金烏仙

羅士信假意發威氣恨恨

就說道金烏行事有些村

將羅成之言說了一遍金烏把頭一低暗自思道小姐之言到

見人家娶親俱是行聘禮

還有那花紅彩轎才臨門

也近理童兒將綠英紫鳩暗地傳來聽令玄鵝聽說去不

休當做野草閑花敗殘柳

俺本是未出閨閣一千金

多時綠英紫鳩一齊來至停午堂金烏吩咐道你們速到

看起來新郎應當親自到

戚家村將戚小姐娶來綠英說不知路徑金烏說玄鵝引路

不來親迎到也罷了難道說就無個使女麼

三妖一齊應道領旨不言這三妖領命往戚家村去了且說

怎麼該差個使女來娶親

我問你牽的驢呀拉的馬

金烏兩個妹妹長為日霞身居東府陽谷軒正果將完

你師傅安的是個甚麼心

似這樣無臉媳婦俺不做

邪念不生次為日光身居西府成池亭道業淺薄凡心未

守着這望門之婦了終身

這就是幾句良言對你講

退日光早知他哥哥破了色戒也要思想下山尋個可意的

急速的稍個信兒到紅輪

羅士信理直氣壯一套話人兒講說幾時爭奈却未得便今夜見玄鵝將紫鳩喚去

就知其內有個緣故無心安寢竟到陽谷軒轉與他姐姐說這一邊織女台上生蔓草那一邊牧牛場中長蓬蒿知那日霞深恨他哥哥色戒未除聽說將他的使女差去心若到三更之後其景真令人可觀

中不悅姐妹兩個暗暗走至停午堂外一旁掩藏看他兩個牽牛郎看着織女雙層感織女是目視牛郎渡暗拋

使女回來有何動靜不言二位仙子暗地偷看且說那男女正是那銀河阻隔在兩岸好哇

三妖出了紅輪府駕定妖風向戚家村而來正行之際那玄鵝當中裡現出一架萬雀橋自古來惟有一個七月七

童接落雲頭綠英紫鵝只說下邊就是戚家村少不的也至如今一夜一渡會良宵這光景神仙不知人不覺

隨後落下及至到了下邊原是一片荒草野地紫鵝問道這是惟獨我見了約有好幾遭玄鵝童平地撒出一套謊

甚麼所在為何至此玄鵝笑道原非無故到此有一個大大奇哄信了太陽山上二女妖

觀你們兩個自來未見原是如此看景紫鵝說是何景緻綠英紫鵝聽了玄鵝之言大以為奇就說那銀河兩岸織

你先講來玄鵝說這景非同小可原是天上地下無至今女台牧牛場不過是古跡已耳有其名無其實惟七月七

地下現出形跡來了方才相會是在天上的事如今竟到凡塵算的是一佳景

借這裡陰陽二山萬丈高有一道銀河當中鎖其腰惟有景緻太多到底去做那景乖滑綠英這一片戲景看

的他們有些景景一時駕定風景呀戚家村好個光景  
 女兒却放心不下不住的側耳聽聲那天約有三更忽聽一  
 不言這三妖駕風把親娶

仗着他舌劍唇槍一席話  
 再講那戚家村內小羅成  
 阻去了太陽山上玄鶴童  
 全說只管吃酒不必論他自有俺妹妹就打發他去了少停

將一口寶劍入鞘腰內掛  
 卓兒上指尖帶油剔殘燈  
 時那個風聲是回去了又停兩個時辰依舊風聲大作進

聽了聽外面無聲皆寂淨  
 料着這夜深天氣有三更  
 宅而來即時回轉向下杳杳無聲員外又道義士這風過

又看了幾個貞節烈女傳  
 不覺的魔氣來侵眼難睜  
 了兩次天有半夜但不知令妹吉凶何如令人放心不下咬金

桌面上曲肱而枕合雙目  
 虛飄飄夢魂飛到十二峯  
 說員外既不放心中不差家僮前去看員外搖頭說看不的

繡房裡睡熟濟州羅士信  
 自外面闖進紫鳩合綠英  
 自妖精來時十數餘天俺合家大小誰敢前去打個照面要

他兩個一時不辨真和假  
 走近前左右雙携起怪風  
 看必得義士親臨仗着虎威何懼妖怪咬金聽的此言就

太陽山娶去羅成假花姐  
 再講那員外相陪文土星  
 是兩難有心要去恐怕與常家庄一般有心不去就講失了

不言羅成被二妖娶上山去且說戚員外陪着咬金前廳吃  
 捉妖之名幸而此時酒有八分膽還大些笑而問道令愛不

酒咬金却見了好酒把羅成捉妖之事竟不關心員外為他  
 在綉房中麼員外說小女與拙荆寢房作伴惟有令妹在綉



房待俺前去一看員外聽說急喚家僮挑起燈籠頭前引去只聽的桌面啣的一聲那個銀燈滾在地下咬金打了個寒戰路大家送義士前去一看吉凶便知咬金既應了口死活也花了眼並無看見是甚麼東西滿屋裡昏黑無光咬金極說的不去欠起身來同着員外進了後宅轉灣抹角離了命大叫一聲好妖怪吃老程一斧言能將斧左右輪開滿屋小姐繡房不遠員外用手一指就說那有燈亮的就是說裡兵兵亂响把那綉房的陳設一陣七零八落了

了聲就是領着兩個家僮慌忙倒回去了惟獨閃下咬金一程咬金闖進門去滅燈光嚇的他毛骨皆乍遍體涼人咬金看了看左右前後一人皆無那酒醒了一半自己叫極了命輪開他那一柄斧生劈了美女獨卧那張牀着自己名字說咬金哪咬金世間沒心眼子的人你算頭一個牀兒上錦被緞褥一概破枕頭旁拋出換腳鞋一雙又常家庄一遭還沒捉怕麼又要應着第二回也罷既騎上虎滿地下俱是一些烈女傳門後頭至着兩個絨線筐也就不怕虎吃了不少的死活要進去看看咬金想到這方斗內落下幾支描畫筆玉瓶中跌出那枝秋海棠

裡把腰間那斧拉出來提在手裡硬了一硬膽大踏步來至焚香的一個金爐沒了影鐵馬兒自今再不响叮嚀繡房門外看了看那門半開聽了聽裡面並無甚麼動靜一處的牙尺剪刀兩分散粧台上胭脂粉盒連鏡傷把臉一變咬了咬牙瞪了瞪眼就說哈好妖精那走一步闖將進淑女居一時封了文土星只使的熱汗流來滿胸膛

這才是混殺一陣無對手 多虧了那張方桌解戰場

咬金這一陣輪斧是並無對手被當中那張方桌也不言

不語竟止兵罷戰明公這是怎講咬金正在東間輪幾斧

要往西間去走的又凶被那張方桌攔腰一撞撞的咬金一溜

歪斜張口氣喘奔也不敢輪了又不知妖怪有無也不知

羅成在與不在正然尋思只聽的床底下啡啡的喘氣咬

金心裡暗想不是妖精定是羅成待我叫他一聲羅八

弟出來罷我是你四哥叫了幾聲並不答應咬金想

道羅成完了命了這床底下定是個妖精妖精呀你

把我八弟吃了我豈肯與你干休把斧子拿了個結實

大叫妖精呀吃我老程一斧若知端的下回分解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三 二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三

却說咬金向床下叫道妖精你出來罷叫了幾聲依舊不

應咬金加力將床沿躁了一腳只聽的床下刷的一聲一個物件

向外就躡好咬金眼力垂滑上了一步呵呀一斧只聽的嘩唧一

聲向下再無聲氣了

程咬金加力一斧無處招

响一聲滿地熱血似瓢澆

聽了聽不見動靜伸手抹  
程咬金忝想一回將頭點  
運氣低怎麼就該遇着我

搥了搥遍體上下俱是毛房咬金向床下一指就說那不是妖怪的真形麼員外近  
就說道這是多年一狐妖前一看只見血流滿地一物遍體黃毛分腰兩斷仔細一認  
大約你今世只走這一遭不由的失聲大笑咬金說員外為何發笑想是見俺

繡房裡黑暗無光看不見  
都快來呀

提着斧跳出門來加力噯  
俺這裡殺了高山凶惡怪不是妖怪是我家的一個大黃狗再問一聲義士進房之

快些來秉個燈亮睛一睛  
到把個員外合家驚動了

程咬金大呼小叫振人耳時有何動靜才殺此狗咬金說我進來的時節桌上响  
了一聲銀燈落地房內並無火光俺將斧輪了一回他自床

咬金大聲喊叫員外領着兩個家僮正在那裡等候忽下向外就躡被俺一斧劈了員外笑道義士說來近理  
聽的咬金殺人地動的叫喊聲聲是殺了妖精員外急命我這個狗專好偷吃燈油想是令妹被妖精娶去房中  
家僮秉燈前去霎時燈籠火把照耀白晝相似一齊來無人這狗進來吃油義士來的湊巧他才上桌義士闖進  
至繡房門外咬金迎着說道員外恭喜殺了妖怪了員外向下就跳連燈而墜這狗有心逃走被義士輪斧藏在  
說妖尸在於何處呢咬金說隨我來看大家一擁進了繡床下得空向外要跑不期喪在了義士斧頭咬金聽到

這裡把頭一低心裡說道好羞人使了一回力氣竟是殺在只見有了環童兒兩邊排站又見正面有一橫匾三個了個狗不言咬金自羞員外四面將繡房一看踢弄的大字題的是停午堂下有一副對聯左一句西薄虞泉靜實是不堪那張床被他劈了玉瓶也打了筆斗亂了烈守仙界悟晚道右一句東拂扶桑永別人間報曉音羅成女傳東一本西一本絨線筐南一個北一個牙尺剪刀散亂正看對聯金烏仙一看驚而呼道綠英紫鴉你這兩個無序脂粉鏡架不在粧台香几一倒金爐空留道灰跡了頭娶的錯了此女何嘗是戚小姐綠英聽的此言將羅窗上一觀鐵馬倒垂幾根光線員外見這光景雖不自然成細觀呀的一聲就說法主不好了此乃太陰山月霞四妹也說不出甚麼來轉身將咬金讓出繡房又往前廳而來叫做月娥仙子我昨日到太陰山送東帖曾會過一次今夜回頭又吩咐家僮到安人寢房喚個使女繡房床頭下將到戚家村內只見他伏几而臥並未看見面貌不及詳察你姑娘那雙鞋拾起來再喚個家人將那隻死狗拉出去竟是要來月霞姐姐若是見怪連法主也是不敢承當

不言咬金又同員外前廳而去且說那羅成被三妖娶上山這却怎麼了

去進了停午堂輕輕安放交椅上羅成定省一回目一閃燈小綠英兢兢恐恐正惶惶羅士信心裡有了大主張燭輝煌如同白晝四面一看呀並非淑女居但不知是何所暗說道他既認我月娥女我就把仙子光景拉一拉

哈那烏髮黑面者莫非是玄鵝童麼玄鵝答曰正是羅休倚着成精作怪無違碍 準備着數到頭來五雷亡  
成說陡畜生可惡 羅士信理直氣壯幾句話 金烏仙低頭無語心裡慌

既然是仙子降臨當迴避 怎麼敢輕自大膽在身旁 羅成這一套話只說得那金烏仙低頭不語這金烏仙起

玄鵝童並無回言站不住 呆默默即時抽身到外廂 先聽綠英之言說是月娥仙子心中展轉不信及至羅成叫

哼那綠衣尖嘴者莫非綠英麼綠英答曰正是羅成說 出山雞二字把金烏唬了個毛骨悚然腹內自思道真乃

了頭無禮少打 月娥仙子不然如何將俺的原形都叫出來了金烏正在

俺方才正做逍遙蝴蝶夢 為何故將我娶到停午堂 驚慌之際只聽的外面笑語聲喧走進了兩個美色女子俱

對着那月霞姐姐當面講 叫奴才縱然不死也帶傷 有傾國傾城之貌一名日霞日光進的門來笑而言道四仙妹

噫赤面紅髮者莫非金烏仙麼金烏答曰正是羅成冷 不必勞神自先的言語早已聽的明白家兄自知禮缺不敢

笑道好一個金烏仙你如今罪犯天條了 分辯也就罷了請仙妹到陽谷軒一叙羅成一見慌忙欠身東

似你這小小山雞悟大道 應當是靜養元神坐山岡 手問道來者莫非霞光二位仙姐麼答曰正是羅成笑道久

只願你貪凡紅塵戚家女 並不論才子佳人不成雙 慕二位姐姐無從拜訪今夜悞到仙山偶然一會實為萬幸

請二位仙姐頭行愚妹隨後同至仙府敬聆大教言罷二女羅士信一眼難觀仙家景 又看見正面橫匾與對聯

前來將羅成的手接住三人並肩出了停午堂竟投陽谷軒羅成看那仙家妙景一眼難盡又望正面一看只見有一橫匾三

來身後兩個使女相隨不多一時來至陽谷軒中三人分賓主個大字題的是陽谷軒下有一副對聯左一句赤色初騰靈

而坐羅成將軒中仙景一觀呀好清雅也

根原無啼唱志右一句紅光新現仙源豈有司晨心羅成看

羅士信假充月娥太陰仙

相伴着二女同進陽谷軒罷微笑而已日霞見羅成帶笑呼道四妹愚姐這副對聯

看了看內中一派仙家景

看形像遠別鄉村草野間是溪上野人題贈並不知分解四妹既然發笑想是看透其

有幾件似石非石生玉色

有幾件似木非木長古斑中意思請講一番愚姐少釋疑心還有家兄的對聯料想四

綠依依有形無聲如花果

恍惚惚有聲無形似水泉妹見過一同講來愚姐敬聽羅成笑道只怕講不周全令仙

木盤中如同兩顆靈芝草

案頭上好似一部道德經姐見怪還有一說其內若有違碍直言講出恐仙姐見怪冒霞

粉牆掛春夏秋冬四軸畫

原是那仙筆寫意非等閑說豈敢請四妹講來羅成說愚妹獻醜了此山名為太陽山太

有一軸萌芽初放山色暗

有一軸小池湧出數朵蓮陽者乃紅日之精也此府名為紅輪府紅輪者乃日之別名也

有一軸金風穿林黃葉舞

有一軸雪鴉懼冷嘴插偏令兄之仙居乃停午堂者為日之當午也令兄之對聯西薄者

乃日之黃昏也東拂扶桑乃日之晨明也下二句言令兄靜養自今後彼此往來如一體 愚姐妹閑時也要到羅山

元神不夜叫耳仙姐的軒名為陽谷軒陽谷者乃日之出處 日霞女口順心服無疑念 那日光又把四妹呼一番

也對聯赤色初騰紅光新現乃日之初出也啼唱志司晨心言 日霞被羅成將原形說破並不忍恨聲聲要講常相往來

仙姐原無報曉之志豈有三唱之心總而言之輪紅日出於 願情交密日光笑而呼道四妹若不見棄也到我西府走走

陽谷升於扶桑薄於虞泉發於咸池此乃紅日出沒之根源也 有副對聯敬求四妹一講羅成說二仙姐若不見棄願到西

日以金烏為名者乃日之化形也二位仙姐乃化形之雌耳愚妹 府一叙日光說姐姐在此少待不特即與四妹轉來吩咐紫鴉

荒談仙姐莫怪 頭前引路羅成欠身向日光向外而去日霞送出陽谷軒方向

羅士信高聲朗誦細講談 這一回驚壞霞光二女仙 且說羅成向日光仙子轉出停午堂不多一時早到西府他

那一個深服其論將頭點 這一個道破實跡羞慚慚 兩個同進亭去紫鴉安坐羅成坐下日光相陪內裡的仙景

齊說道今夜敬聆仙妹教 好叫俺挑開茅塞盡了然 也不必細講羅成向正面一看也有一橫匾匾上三個大字題

等到那九月重陽赴勝會 望仙妹鶴駕早臨到這邊 的是咸池亭下邊對聯左一句晚霞殘光悟大道培養四德

大家裡觀回山來看回水 夜淨時講論幾本道德篇 右一句返照餘紅泰玄機不備三七災羅成觀罷又笑了聲

日光說請四妹將愚姐的對聯也講一番羅成說二仙姐聽講日光女正在床前細端詳

羅士信二目雙合夢黃梁

此亭名為咸池亭咸池者乃日之沒處對聯二句晚霞殘光桌兒上銀燈明亮看的切

小日光腹內展轉暗思量

返照餘紅乃西薄虞泉之景紅日黃昏之論悟大道參玄論模樣帶出鄉野凡塵氣

全無有修真養性仙家腔

機乃言二仙姐靈機不晦正果將成培養一四德不備三七災

綠英送東他曾見過一次乃係羅山月娥女也

言二姐修一身之五德不遭二十一日之苦也羅成言罷只覺着

待說是鄉野村姑假粧扮

怎敢在月霞姐姐仙體旁

精神不佳二目欲閉身子支持不住日光吩咐紫鳩將你四仙待我再看

從容容自上而下細細看

姐扶上床去想是要睡紫鳩說還與四姐姐脫了鞋麼日光說忽見那週身衣服不相當

羅士信伸腿漏出兩隻腳

好大膽的了頭若漏了仙足你就該死了紫鳩輕輕將羅維成扶起先還有長裙遮蓋

這一回上的床來那裡藏

到床上拉過一個枕頭叫他枕着帶衣而眠日光吩咐紫鳩暫且說奇呀

既然是太陰出身仙家體

且到你房去喚你再來紫鳩應聲而去日光把門掩上拉過一怎麼該凡人面貌這等樣

日光女腹內生疑心不定

把交椅放在床前又將燈桌移來安在椅旁將燈剔明日光忽看見腰下透出一明光

這才坐下將羅維成面貌衣服細細看起來了

日光正在疑惑之際忽見羅維成仙衣縫中透出一點明光



日光輕輕用手一抹呀原是一口寶劍日光趁他未醒將衣本相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將書取出只見那封皮是拆過的掀起寶劍摘下就向燈光之前一看只見鞘上注着一個羅展開自上而下細細看來上寫着愚契兄徐勣致書於羅字日光暗思說是了他在羅山修煉把山名注在劍上也是八弟台早今有豹頭山母夜叉橫行無忌剖人心肝共飲愚兄有的將劍一番只見那面有小字兩行注的是能助英雄壯偶至裴家村裴員外家中適遇此子將被其害一時激烈士膽善誅邪魔鬼怪精日光看這兩句話不覺的大驚失即當面慨許代為掃除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衆兄弟聚會其家色暗自想道這個口氣明是豪傑佩的劍如何落在仙屆期速臨不惟員外感德四方居民沾恩即愚兄亦有餘光家身邊其中詳細令人難解又向羅成身上一看只見他那矣愚契兄徐勣頓首日光看罷呀的一聲就說不好了

胯旁微微一塊高聳伸手一抹是個順袋袋日光又將順袋取出日光女看罷徐勣書一冊就知道床上睡的是一男下拿至燈前一看只見裡面俱是一些書札日光用二指一伸回想起元旦初一羣仙會那時節大家同赴八卦山取出一封書來明公這就不好了這是徐茂公調羅成定聽的那玄真道姑談興廢他就說世界大約不久反就日期上的頭山拿母夜叉的一封書雖是已過的事羅成楊州府假龍將滅真龍現天意定萬里山河屬李淵還存在順袋之內不期今又被日光偷取一看目下就講漏出有的一白馬銀鎗羅士信這個人綠林之中他占先

他生的才貌俱全奇男子

論青春至多好有二八年

小年紀死於太陽山上自我胸中談論實是當今之奇才

今夜裡應了玄真那句話

床兒上定是羅門小魁元

看他眉清目秀真乃英雄壯士哦有了風聞他兄弟們橫行

日光女想到這裡忍不住

才要呼喚

天下並無敵手惟有登州楊王與他作對待俺指着楊林激

忽見那羅成向裡把身番

他一激遂說道楊林提兵前來拿你還不走等待何時

日光想起玄真之言又有一封書札為証忍不住就要叫他一

羅成正在睡夢之中聽的此言把本身的粧扮竟自忘了將

聲才要出口轉念就說且住事要三思勿致後悔既是羅成

身向上一看一聲怪叫哎喲楊林老賊我羅成與你勢不兩立了

因何到了太陰山上月霞姐姐正果將成久無邪念這是平素

羅士信夢中聽的楊林到

急翻身二目未開把口張

知道的縱然凡心觸動將他携上山去為何成了女粧又為何到

只見他東一把來西一把

兩隻手左右不離那張床

了戚家村內其間令人一時難解有心執名叫他一聲其中到

就說道盔盒甲包在何處

是怎麼不見我那馬和鎗

有許多不便他若不是羅成真正月娥仙子定受他一番搶白

一翻身跳下床來就講走

忽看見日光仙子在身旁

他若真是羅成哎叫俺如何發放有心將他收藏風聲若漏

走近前用手拉住羅士信

且等待下回書裡說端詳

難免是非之口有心將他獻出哥哥豈肯輕饒可惜他小

且說羅成一時漏了本相日光前來一把拉住羅成羞答答的

坐在床沿日光對面坐下正色而言道你這個男子膽也不小羅士信只得說出日霞宮

這是個甚麼所在竟敢假充仙子到此作怪把你的實情日光又問羅成說多蒙月霞仙姑同解柳江之危昨日投早早說了不然送到停午堂去你的性命有虧羅成聽了宿五行庄上聞聽紅土埠上有日霞仙子行宮日光說那是

聽這個聲氣掩藏不得只得實陳尊道仙姑俺非月娥我姐姐的香火院了向下怎講羅成說通俊道人作怪打人

仙子乃山東淄川人氏姓羅名成字士信奉月霞仙姑之花姐俺羅成一時動了不平之心扮了個假花姐到了廟上

命所以到此日光說且住將軍乃係凡夫如何到的太陰山上被月素自八卦山來將俺又提到太陰山去日光笑道將軍

羅成說有個緣故小將柳江落水上岸受病驚死太陰碑住口這遭的事情却成了麼羅成搖頭就說又被月霞教

下多蒙月素救轉回陽月桂接引上山住了一夜日光說去日光說咳這個大姐姐有些不通一番兩次專以管人家的

住口既到太陰山上遇着仙姑姐妹兩個將軍就不能凡夫了事情提起來我也是恨月霞姐姐怎樣發付來羅成說又

羅將軍既上太陰鐵壁峯若不是月霞姐姐將你就將俺重扮一番就說山下有件公案就在我羅成身上未及

料着你性命難保離人間我問你為何到把女粧扮下山有綠英送東兔一番月霞認成四妹以月娥為名送下

到這裡假冒仙子月娥名日光女自頭至尾細細問山來到了戚家村偶遇戚小姐被妖之事我羅成以身替

之所以來到此處日光聽畢將頭一點就說罷了羅將軍道有甚麼急事這等慌張有話慢慢與我說來玄鴉此來定奉月霞姐姐的公差請上床去放心安卧明日送你說童兒方才在堂外聽候只見大仙姑領着綠英頭前秉下山羅成說男形既漏豈敢玷污仙姑床褥且到別處宿燭後有紫鴉相送投二仙姑咸池亭去了童兒不知何故一晚罷了日光笑道我是個仙家心腸非同月素狂仙在我暗地走至亭外只聽的二位仙姑爭論不平聲聲說那個床上敢保將軍安然無事若到別處宿一晚恐怕遇精月娥是個男人如今姐妹兩個竟爭論起來了童兒不敢怪言罷欠身將羅成安放床上坐着講成仙修道德進亭解勸只得報與法主定奪金烏一聞此言呀的一聲說哎之語紫鴉在窗外聽的明白趕緊到東院陽谷軒報與日哟哎哟既是個男子就是戚小姐的恩人童兒聽我吩咐霞知道紫鴉說月娥四姐姐是個男子日霞聽了紫鴉之言連到戚家村內把那無人的戚小姐抓上山來與那男子當趕緊代領綠英紫鴉快走日霞到了西院咸池亭進得亭面對證童兒答應一聲領法旨不言玄鴉領命往戚家來坐着講話霞日光姐妹二人在裡面講話的時節早被村而去且說這金烏仙怒氣冲冲出了停午堂不多一時玄鴉童兒在外聽見那玄鴉見他姐妹二人言語不好並不敢進來至咸池亭正闖進亭去看了看兩個妹妹怒氣未息進來解勸一響跑到停午堂中就說法主不好了金烏問慌的綠英拿過一個坐來金烏仙坐下問道二家妹妹所

為何事動氣成的甚麼仙家規矩日霞此時並不隱金烏問了一聲綠英未及回言紫鳩稟道法主果然不是瞞只得以實告之金烏又問二妹有何理說日光低頭不語個女子真是個男人金烏又問道辨的真切麼紫鳩說志金烏大怒道嗟你這了頭自己做出事情還敢與姐姐麼不真連下邊那腳穿的靴子我都看見了金烏冷笑你動氣綠英紫鳩床上看來若是男子叫他即時成為肉這了頭這等嘴狂辨的真切也就是了甚麼靴子都講出泥綠英紫鳩一齊答應領法旨不好了

只聽的使女應道領法旨

日光女此時無處使力氣

輕輕出口算是少打那男子且不必理他我方才差玄鶴童

小綠英未及下手抿嘴笑

這一回可叫紫鳩趁心機

免往戚家村去將戚家那個了頭抓上山來當面對證男女

只聽的呼喇一聲開羅帳

床兒上錦被蒙頭結實實

一齊叫他碎尸萬段綠英紫鳩早早與我備兩條繩鎖臨時好

小紫鳩没好氣的掀開被

羅士信急忙那裡躲得及

用使女答應曉的了一言未了只見玄鶴童免自空而墜進的

只見他床上打滾伸手抹

抓不着紫鳩使女真着急

咸池亭來見了金烏仙雙手提腰喘了幾口粗氣金烏問

小綠英袖子糊嘴嗤嗤笑

小紫鳩心中得意把氣出

道童免怎麼來為何單身獨回戚家那個了頭何不抓來

金烏仙赤面一變開口問

就說道床上光景是何如玄鶴說法主聽稟童免奉命駕起風威倏忽之間到了戚

家村內竟撲繡閣而去進的房中裡面靜悄無人用手四面這才是滿腹事情堆苦水

一抹不知何故那些床帳陳設一概打碎只覺足下有些泥濘伸只落的無語傷心暗嗟嘆

手一抹呀不知甚麼東西流的鮮血堆在地下童兒抹了一把有心要解救羅成逃生路

不至緊要幾手回不的太陽山只覺着遍體軟弱二目昏花雖然是未得雲雨成佳配

多虧法主平素傳些法力一頭撞出門來抖搜精神強架恨的是今生不得遂心愿

風頭險免墜落銀河裡邊這還顧的甚麼戚家小姐將身回日光女腹內之言說不出

來法主面前請罪金烏說童兒似你講來到有幾分遇見狗呼喇喇羅帳兩分將人取

血了這也怪你不得天有甚麼時候玄鴉答道東方漸曉天眼睜睜罷了上方右白虎

將明也金烏說罷了戚家那個了頭合該今夜不死聽我吟玄鴉未及下手只聽的亭外有人叫道玄鴉少得無有吾來

附於你到你二仙姑床上將那個男子拉下來綁出紅輪府分尸也這一聲驚的幾個妖仙向外觀看此時天已大明紅日將

萬段哈答應一聲謹遵法旨昇看了看原是月霞仙子領着兩個妹妹一同三名了環一

玄鴉童答應一聲講動手 齊來至亭外慌的金烏同霞日光接進亭去吩咐使女

旁邊裡好不疼殺小日光

看坐分賓主方才坐下只見那玄鵝走來稟道法主那規這我就不敢定了這一句話只說的光面帶愧色月男子是要殺呀是要放呀金烏未及開言只見月霞霞又道霞光二妹各將殘容早整暫息爐烟天旨喝道畜生還不走開敢在仙子面前多言玄鵝聽的此不久來也

言呆呆倒退向外去了金烏秉手問道三位仙姐辱臨荒自古道穹蒼實劫原無偏須知道仙界在限三千年

山有何指教月霞笑道皆因白虎星在此恐有傷損所細細的人間一句私心語昭昭的聲若雷霆早奏天

以早到幸未晚也床上那人非別乃是綠林中無敵大將豈不聞禪語傳流兩個字就知道空色首尾緊相連

軍羅士信也係上界星宿只因道兄破了凡戒小仙奉入休以為紅裙綠衣成佳景莫將那妖女美男作奇觀

卦山玄真道姑法旨特遣羅將軍男扮女妝替代戚氏俯察這地戶黑黑誰能避仰觀那天網恢恢疎漏難

所以道兄娶上山來好結這場公案雖奉真人法旨實那一些海島蓬萊無掛意唬殺人南北陰陽兩座山

係小仙之過萬望道兄海量包涵勿致見罪還有一說準備着陽氣昇騰催寒景不久的金風飄舞滅秋蟬

羅將軍雖是少年凡夫乃係勇烈剛直丈夫並不念月霞女說了一套循環話金烏仙當作風來過耳邊

為好縱與令妹同坐敢保並無邪事或者令妹不守仙月霞言能金烏冷笑就說仙姐莫非到了上界朝

玉帝來麼月霞說道兄這是怎講金烏說我見你雷聲普化天尊為劫數滿限考察仙流事小聖抱天講了一篇天話豈不聞多口子有幾句妙論酒中曾地之運氣握三界之權衡一自元始開闢之時星辰渾得道花下遇神仙九轉還元丹一氣振山川那多口子度運數循環三千年一次劫五百年一小限劫數到期星目中覷的好一個寬大世界仙姐講來竟如線還窄月辰離位日月晦冥天降雷霆驅制於鬼神非方面社稷霞笑道道兄的念頭錯了豈不聞一粒粟中藏世界之神者擊雖正神妄逆者驅木偶泥像邪術惑民者滅水半升鐘內點山川金烏笑道好一粒大粟那鐘却也不怪山精損害生靈者除遊道仙流四戒未除者貶五葷小仙姐講來陰陽二山盡在粟中將粟投之於鐘却尚在未入仙班者誅月霞正講示諭忽聽的半空中不連你我盡昏着了那月霞說善哉浮水願遂東流有人高聲朗誦念詩四句詩曰

去頑石豈肯點頭來一時失於結髮之中身體惟落法天地玄黃混沌初兩儀開闢壯河圖網之內禍起蕭牆後悔晚矣正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日月星辰由運度循環興廢與榮枯道兄無見普化天尊的示諭麼金烏說仙姐請講月霞聽的這四句詩忙忙說道天旨來也金烏月霞說示諭題來好不驚人上面寫道九天應元道兄同衆家仙妹速到停午堂前排開香案



大家接旨便了言罷一齊出了咸池亭來到停午雖無實跡凡心已動削去道光推去風雲仍守山洞那堂前命使女排下香案說話不及只見玄真道姑平念無生罰二千餘年方許入我仙儔天旨到時昇降空而墜跟着兩個女童一對黃巾力士來至堂前將身即行遵旨欽哉望闕謝恩娘娘千歲千千歲謝恩轉至案后取下天旨展開喝道上界瑤池王母旨下已畢玄真吩咐雙霞二仙各帶罰妹歸洞聽候佳音陰陽二山羣妖跪這一聲喝的那月霞金烏同他衆又叫山雞野狐靠前來金烏月素向前跪趴幾步玄妹一齊跪於案前俯伏靜聽不敢仰視玄真又道靜真探身將他每人頂上打了三掌貼上王母印封吩咐聽宣讀王母詔曰清虛金闕大開好生之德幽靜瑤池勝黃巾力士將這兩個妖仙押赴法地去也哈力士答應一設蟠桃之會生門大開容貌無論美惡蟠桃勝設聲謹遵法旨每人抓住一個駕起風雲竟往法地去了心性須分貞凡今有陰陽二山月霞省悟大道日霞叅又吩咐兩個女童速到咸池亭將白虎仙官送到戚家村透玄機二仙得昇准歸正果金烏山雞玷污戚氏押好與文土星相見且下十五日揚州府還有兩件公案非赴八卦山後寒水洞中苦修五百餘載月素野狐戰堂二公不能了然速去早回力士又答應一聲領法旨分派已畢生囚禁綠石山前赤火崖下磨煉五百餘年日先月桂順口吟道為仙須知悟色空源頭不亂道業精玄機妙

用當究理天光雲影四時清吟罷竟回八卦山去了  
揚州張掛招賢榜 萬里山河屬大唐

八卦山玄真道姑駕雲去  
咸池亭送下羅門少年郎閑言勾閑內裡引出半部隋唐野史說的是秦瓊

咸員外合家感德頂禮謝  
兄弟兩告辭回轉五行庄羅成衆家兄弟十八名成全了呂家村解和了柳江口

咸大姐平家嶺上見一面  
賈二姐中途又遇訴家常 洪伯江岸餞別一路上曉行夜住不辭辛苦那日早到

五行庄十里長亭擺下酒  
講常咸三家員外錢別忙 瓦岡寨上重新整理魔王大位遍賞帳下嘍卒大排

衆兄弟各飲一盃告辭去  
帶領着秦瓊家眷回瓦岡 酒宴慶賀平安正然歡飲之際只見一個嘍卒宴前

下回書揚州擂台打蘇列  
瓊花宮貪酒醉倒混世王 跪倒尊道衆爺在上小人新聞一事不敢不稟徐三爺

地穴裡探出一根五花棒  
隋煬帝自此得病臥龍床 問曰甚麼新聞從容細講嘍卒稟道四外庄村紛紛亂

羅士信演武廳前連三箭  
老楊林中了羅成回馬鎗 講都說揚州八月中秋大開武場考選天下奇才無論

衆明公要聽下回端的事  
少等等揚州府裡立戰場 逆叛盜寇一概赦免俱許進場比武藝高強即中狀元

詩曰  
實是眞事特來稟報三爺聞言袖子一擺就說知道了

隋煬失政亂朝綱  
天下滾滾動刀鎗爾等且退那嘍卒叩頭而退三爺秉手呼道衆家兄弟

揚州大開武場而且遍赦天下你我大家前去會會八來是採取五花定唐刀 九來是鎮海奸王自此滅天下奇才倘若得中狀元即綠林中之幸也衆兄弟們十來是白虎星官把名標 且不言後來吉凶禍福事以為何如衆人一齊答曰敬領尊命三爺說日期將近那一天揚州不遠來到了

不可挨遲即時起程衆人聽說各人欠身離座收拾行衆兄弟數日之間早到揚州催馬加鞭進了北關雲時李稍帶盧甲掛劍提刀嘍卒拉馬衆人離了寨門踏過了吊橋來至北門只見許多人俱向牆上爭看三爺馬上用目一視原是一張聖榜回首呼道衆家兄弟大

蹬乘騎竟撲揚州大路而行

家少停且看一看皇王聖榜內裡情由何如衆人答曰正

衆魁元異姓相交勝同胞

一心裡演武廳前論低高

該如此三爺遂同衆人來至近前一個個勒馬停騎三爺

這一去二十八宿羣星會

從今後辭了瓦岡舊窩巢

在馬上高聲朗誦念道

衆人此去有許多好處

一來是四海生靈塗炭滿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先生在位四海寧靜安享太平

二來是真龍已出假龍消

三來是會會宇文大司馬

之福朕自登基八方狼烟可惜塗炭之民皆因朕失朝

四來是戰戰楊林老奸豪

五來是擂台結下後來怨

政國事紛亂內無諫臣為能股肱輔佐外無良將何

六來是大關瓊花亂隋朝

七來是地穴悞入天台府

以鎮守邊庭幸而宇文化及等具表開科考選天下馬頭攔住東手尊道衆位爺們莫非是考試的麼  
 奇才無論山王土寇不論大叛逆賊前罪皆赦後恨俱三爺答曰正是那人笑道既是如此請到小店安歇何  
 消才力兼全獨占魁名頂甲以下次第官爵四門張榜如三爺說貴店却在那處那人指道路東便是三爺  
 右諭通知八月初一日榜示

衆兄弟看罷皇天招賢榜

提坐騎闖進江南府揚州一橫匾上面題寫四個大字寫的是三良一雷左右

一個家眉開眼笑不驚怕

料着那當今天子忘前仇有一對聯頭一句招接天下龍門客第二句安歇四海

這個說自今辭却綠林逕

那個道芳名要題丹鳳樓狀元郎三爺看罷回首呼道衆兄弟們就屬此店意下

這個說胸前要掛狀元印

那個道定做勅封萬戶侯何如衆人聽說一齊下馬店家令人拉馬搬取行李衆人

這個說演武廳前加力闖

那個道鎗刀隊內放膽求一齊進的店來到了上房按次序而坐停不多時店家

縱有那三脚貓兒莫非意

明欺他半瓶醋兒不足憂獻上茶來每人一盞茶罷不覺天色將晚紅輪西沉店

衆兄弟口聲聲想官職

忽一人秉手前來在馬頭家又看上晚飯衆人用飯已畢撤去殘饋又停一刻店家

衆人進了揚州正然思官想職忽見道東來了一人將

秉上燈燭三爺問道店家我且問你今逢大比天下英雄

盡聚此處考期將近貴店中因何無客店家聽說眉 看起來未跳龍門先點頭 料着他歸家怎見命和娘

頭一促尊道爺們原是初到不知此時光景聽俺道來 今早晨卯時方才出了店 倘若告狀就不怕驗看了

店家開言道 聽我論其詳 平素客不斷 自無空店房 他每人身上各帶幾處傷 這店家一行笑着 一行說

今逢大比歲 紛紛舉子忙 各處英雄輩 俱來進帝邦 發作了瓦岡寨上混世王

數日前安廬一起聽考試 一個家威風凜凜志氣剛 店家言罷三爺未及回言咬金把口張連聲叫

曾聽他彼此幾句閑談論 一聲聲要奪今科狀元郎 好無人養的馬敢如此無禮待我與他先創一創店

算是他出門日子多不利 來了個設立擂台蘇定方 家快忙開放店門頭前引路我到他的下處踢他幾脚

立下一牌上面題道有人打俺一掌願輸白銀十兩有人踢俺 打他幾拳免的他明日再上擂台言罷向外就走三

一脚願輸白銀二十兩我家店中這一夥人算是不知利害了 爺喝道四弟不可咬金說三哥這件事就不必阻擋

一個家雞子要將石頭撞 無主意太歲頭上搯一搯 他既打人即許人打他難道還怕他不成三爺說四

弄了個鼻青眼腫無臉面 銀子錢丟了一個精打光 弟你却曉的甚麼此時非同平日天下英雄俱聚揚

顧不的武舉場中爭魁首 悶懨懨無精打采返故鄉 州有兩句俗語說的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休說借

兄弟們是漢子世間的好漢子多的緊哩且待明似你這小小溝溪催浮浪  
 比不的無底汪洋大流川  
 晨大家同去一觀便了又叫店家將店門封鎖不可常言道大樹多被風來損  
 又道是若不焦稍豎着天  
 放他出去店家領命而去三爺又吩咐大家收拾安寢惱一惱打碎招牌搗台撒  
 自今後促了你那好漢夫  
 惟有咬金帶着一肚子氣全無處使却又出不去只得程咬金氣觸不平難合眼  
 呀明了  
 和衣而卧翻來覆去如何睡的着暗叫一聲天哪忽聽的外面人言鬧聲喧

你明了罷

咬金一心只想去打搗台一夜無眠不覺的更雞三唱

說起咬金

心裡展轉

左思右想

閉不睜眼

紅日東昇眾兄弟一齊起的身來店家送進淨面

等到天明

暗地一閃

跑至搗台

吶一聲喊

水眾人淨面已畢又看上茶來咬金口內不言暗自說

跳將上去

那管長短

先踢鼻字

後去抓臉

道若不得空早出三哥必不輕放想到這裡向外就

雪花銀子

贏他幾碗

走三爺問道四弟要往那裡去咬金說外面小便

算明了一拳一脚三十兩

這其間不要拆色不要錢

三爺並不攔當認以為真咬金離了上房來至前

料着他拿了頑石作兒戲

無見那頂天立地太行山  
 店看了看店門封鎖未開又不敢叫店家開放

左思右想這却怎出忽向店南頭一看暗自喜道幾乎的閃了佳人楊柳腰。程咬金一心只想搗台去，有了待我越牆而過天井內有一根板凳伸手抓將也不管背後人家鬧吵吵。酒店裡罵了幾聲冒失鬼，過來進了夾道安在牆下輕輕上了板凳將手向豆腐匠又是氣來又是罵。那女子回頭用手這一指，上一伸牆頭還高半尺加力向上一縱抓住牆頭將身是誰家惡人殺的賊跳牢。程咬金低頭只當聽不見，一翻打了個滾過去了。

一激腿出了南門過吊橋

程咬金一心只想搗台去

說起程咬金心裡發了躁

店門有封鎖

又不敢去叫程咬金不管長短一直跑出南門過了吊橋停住腳

抓過條板凳進了南夾道

牆頭疊的高

將身這一跳步暗自說道且住空走了幾里路還不知搗台在於何處

咕咚落下去跌了一身屎

少不的問一問才是正犯思慮忽然間背後來了一起少

顧不的衣衫帶泥從容整

臥起來一去不回開了交年互相談論講的就是搗台之事咬金秉手問道搗台

頭頂上歪戴帽子不理論

滿身上一片臭氣不覺騷在於何處那夥人指道南關南頭火神廟前便是我

招倒了酒館門前黃酒甕

又把個豆腐架子撞碎了們就是去看打搗台的若是不知路徑你且隨我們來

有一個過街女子行當道

一膀子好撞

言罷頭行咬金隨後跟定衆人不多一時出了南關向東

一轉早到了火神廟只見擂台左右早有許多人天還胡口出狂言莫非要打擂台麼胡雷說這就不透了  
 早了一些擂台壯士却還未來咬金來至台下只聽的衆小豪傑氣吐雲虹透天闕霎時間青面一變二目番  
 人一齊談論咬金走向衆人身旁側耳細聽只聽的有就說道惡人自有惡人破誰敢保趕盡殺絕一統天  
 一老人說道設立擂台今日就是三天了倘無敵手就講甚麼峻山險嶺足不失但只怕平風靜浪翻了船  
 將折台了今科狀元就有七八分其內有一少年高聲人常說霸王空有千合戰跳不出十面埋伏九里山  
 而言道這見不的見不的咬金留神一看只見那個少咬人狗輕易不肯常漏齒豈不知大雨先爛出頭椽  
 年約有十五六歲生的面青唇赤頂上一團殺氣又打上聲天下壯士不少莫將此人看的大了  
 音洪亮咬金暗道此人必是聽考的壯士不言咬金暗論既是個世間魁首奇男子是甚麼自無聲名在這邊  
 那一老年笑道我當是何人講話原來是小胡麼明公此有一個四海揚名羅士信  
 人即揚州本處人氏姓胡名雷表字龍升後來與唐勅那才是漢子哩列位鄉親不信逢人再問哪  
 封平南副將軍魯國公麾下奉旨平萊馬到成功如同那皓月當空滿乾坤他若是今日來到揚州府  
 旗開得勝此是後事不必多講且說那老年問道小這賊折台就講晚了  
 準備着活活扒了他的肝



小豪傑氣懷不平幾句話  
忽聽的東北一陣人喧嚷

旁邊裡喜壞東阿欠俊男  
咬金聽的這話才要上台忽聽的身旁一人連聲怪  
都說來了來了  
叫說哎呀莫要折台有吾在此與你比試三合言罷

一個家亂道來了好漢尖

大踏步來至台前打了個二起跳上去了

小豪傑方才言罷忽聽東北有一起人紛紛亂嚷都說

說起小魁元 生的性子傲 放開不平膽 成風多踴躍

道好漢來了咬金一看只見一個漢子帶領數名家人大

平地喊一聲 就往台上跳 尊道好朋友 我要領領教

模大樣來至台前將身一縱跳上台去咬金留神一視只見

台下裡喜殺東阿程知節 看了看原是胡家小英豪

那人生的眉濃眼暴口大唇粗尖耳紫面頰下短長須

兩旁裡象人一齊相談論 亂說道這個孩子把禍招

連鬚三寸戴一頂藍緞將巾穿一身綠錦花袍繫一條似

這樣溝水怎比長江浪 草把子無力難撐鐵板橋

月白絲絛登一雙粉底皂靴停不多時一聲發喊高聲言

眼前裡取了沒臉是小事 但恐怕輸了銀子賬難消

道天下壯士四海英雄俱各聽真自立擂台今已三天連

止沒的守着兩個茅草場 擔不得一拳半脚就淨了

打兩天並無敵手有本事者前來比試一來遲了漢且

不言說長道短閑談論 再講那目下台上有低高

子二來還要發財來來來若無來者我就撒台去也不言

衆人談論且說那小魁元上的台來停身站住尊

道蘇兄小弟不才也要領教蘇列秉手笑道敢問二人把臉變

喊叫如雷吼 一個往東去 一個向西遊

壯士貴省何處尊姓大名請道其詳胡雷說問吾麼 各自佔方位 身子一齊扭

對面兩拳奉 時下講動手

俺乃本省人氏就在本府居住姓胡名雷表字龍升 這才是英雄變臉難並立

定不就誰雌誰雄不肯休

還有個外號揚州府小金剛便是胡雷言罷蘇列鼓 這一個拗步斜岔瞪雙目

那一個單鞭跨虎眉頭皺

掌大笑連聲怪叫好一個小金剛我看你胎毛未退 這一個猿猴獻果向上看

那一個夜叉探海往下瞅

乳臭未乾縱是個金剛怎見的俺這大佛爺蘇 只聽的乒乓二起連聲响

這其間口說不怕各帶愁

列這幾句話把一個小豪傑氣的面目變色暴叫如擂台上一時風了胡門後

蘇定方張口氣喘汗自流

雷連聲喊叫哎呀狗頭少出狂言我且與你眼前定個兩旁裡許多衆人齊喝采

呀胡雷勝了

雌雄言罷能脫去衣服要講動手蘇列見此光景也不又說道胡家漢子今日丟

打呀打呀

最怠慢即忙脫去花袍二目不轉單候迎敵胡雷這程咬金喜的連聲打打打

把蘇列弄的一個滿臉羞

一時也不論套數也不管上下遂把雙手一秉呼道 却說蘇列自知難以取勝只見胡雷大喊一聲吓一脚來

朋友請了

打的蘇列將身一閃抓了一把胡雷將身一跳台板歪

斜站在台上蘇列一見加了個剪步就是一脚胡雷失  
脚不肯落他人之手加力向外一滾番下台來若知  
端的下回分解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四  
頭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四

且說胡雷跌下臺來把咬金氣的連聲怪叫吡啣好賊  
無娘養的莫自猖狂孤家到了言罷一舉脚打上台  
去這咬金喊叫一聲聲音洪亮衆人一齊向台上觀看  
看了看咬金那人庄像一個家咬指寒心亂說道這  
才是來了對手了

眾人抬頭看 一齊亂講論

都說這漢子 不像是個人 歎你這狗頭瞎了眼了 你看看誰是你的兄台 蘇列

如同溫元帥 好像魍魎神

他若動動手 一怒抽了筋 說朋友因何出言無禮 曾記的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萍

這個說此人非同胡家子

那個道相貌身材大幾分 水相逢又不是親眷 叫俺如何稱呼 咬金說你叫我

這個說蘇列算是敗中勝

那個道胡雷失脚沒被擒 王爺蘇列說尊駕但不知是那一府內的王爺 咬金說

這個說幸而無擒拳脚賤

那個道可惜跌了一個昏王爺 是王爺我却在府 蘇列說既不在府却在

這個說一定齊人來報信

那個道他是單單一孤身 何處咬金說我是在寨 蘇列說莫非是山寨麼 咬金

且不言兩旁眾人紛紛講

再說那氣壞不平程咬金 說正是蘇列鼓掌大笑道 這個光景一定是山寨裏

且說咬金上的擂台大模大樣 兩手杈腰丁字脚站住 微

的大王了 咬金說道打丹陽算你贏了一猜就猜的

微的冷笑道說朋友方才失敬 爲了有什麼武藝前來 着蘇列說雖然是在山寨 但不知是何山寨 咬金說

與咱一會你若打俺一拳 踢俺一脚 勝似那平人一千願輸 料你不知且聽孤家道來

白銀一萬兩來來明公蘇列被咬金這幾句話說 咬金開言道

狗頭真眼瞎

俺是混世王

聲名却不假

的無了主意 遂抱拳秉手笑而尊道 兄台咬金說 坐了瓦岡寨

兄弟十七八

昨日進揚州

店內暫歇馬

聽說有擂台 要來把你打

而言道自聞大王之名無一日不思無一時不想可恨人

俺本是義氣男兒程智節

居住在兗州東門頭一家 居兩處地北天南不能握手談心今日相逢實為萬

休笑俺草頭皇帝不合罕

逢人間未王算的是股殺 幸擂台不是叙話之處請下台去同到寓所敬備小酌

當今王聞名就有三分曉

楊王子望見影兒懼怕咱 大家一叙雖非久旱逢甘雨正是他鄉遇故知言罷向台

至如今招賢榜掛放了敵

兄弟們要將魁名狀元抓 下喚道衆家人速到店中整理酒席我與你程四爺要

不是俺妄自尊大誇海口

料着你不敵與俺輕磨牙 下台去也咬金說住了孤家平日吃的俱是些家常飯

程咬金言罷一切來歷事

蘇定芳展轉暗把主意拿 却不要厨子你的意思孤家明白了恐怕台上打不過

咬金言罷蘇列心中犯了展轉暗自思道不好了他兄弟我詎下台去到了你的店中率領家人一齊下手一个家

們既進了揚州我這擂台就講打不的了別人還是小好手不如人多能狼不及衆天是呀不是孤家平素就

事聞聽有个羅成名傳天下聲聞四海人稱他為無敵 不上這樣當你這狗子的主意拿錯了

大將軍料想俺蘇列非他人之對手眼睜睜两天的英 咬金開言道 不住把手措 你的意思裏 是你將俺咬

雄盡赴于東流了也罷俺自有主意遂抱拳秉手笑 平素無往來 請的什麼請 甜嘴波浪舌 孤家將傑影

俺本是義氣男兒心高大

不喜你眼前套數假奉承  
來了一個少年拍手打掌聲聲要來報仇明公你道此

料你這蠅螻難見金翅鳥

似你這蝦蟆怎見蒼海龍

人為誰此乃河南蟒山人氏姓費名高字表清遠與胡雷

似你這樣漢子只許在本地施為也就罷了

有生死之交一來考試二來探友方才聽的人言他那結

自覺着連二日皆全勝

看起來也就罷了還要打

義的兄弟取了無臉一怒前來報復明公此人日後與

第三天這就是不知足了

怒一怒送你一个大不精

唐之時封為平南正將軍魯國公奉上旨平蘇他在麾

發付你早早歸家抱娃娃

免的你何候聽考演武廳

下為將也曾追趕虎痴佳人大鬧麒麟山此是後事不

待要我大發慈悲放了你

過來跪下

必多說且說這費高聲聲發喊來至台前兩邊眾人

高高的叫俺幾聲親祖宗

好一个不知進退程智節

齊聲叫道壯士不必性急台上早有敵手了費高聽說

幾句話罵的蘇列動無明

只見他二目圓翻心不悅

將身停住向上一觀只見一个大漢生的甚是凶惡指着

未及開口忽見西北又有一个少年來了

蘇列連說代罵那蘇列並不敢動手費高秉手呼道

氣昂昂攬拳抽袖喊連聲

列位擂台上那一凶惡壯士為誰眾人說俺也不能認識方

咬金連說代罵蘇列動了無名未及回言忽見擂台西北

才聽的他道名說是什麼程咬金費高驚而問道莫非

是混世魔王麼衆人說正是費高說好好好這狗頭哈哈台下的前輩使不的使不的費高正然張長李短撞着太歲了

聽說是來了瓦岡混世王 小豪杰拍手拍掌喜氣揚自那衆人之中轉出了一个人來年紀約有三十餘歲蛇

他這裏用手一指連聲叫 蘇列呀蘇列 眼花面圈腮烏長須大踏步來至費高近前未曾開口

今日裏莫使你的漢子強 這兩天得的銀子且請出 就有三分怒色喝道你這位小朋友使不的費高說哈哈

分外裏還要貼上一大箱 那不是敵手英雄當面立 你娘那狗屁俺怎麼使不的那人說哇休講失言常言

你敢去將他身上搥一搥 平常時拿着芋頭當小菜 講的好理縛泰山倒當今之時天下好漢盡在此處這

今日裏悞失撞着生辣姜 魔王既到想必一干的衆 是有王法的所在非同那荒草野坡原是講的武藝不

兄弟也都來了 你若會了無敵羅士信 是論的人多台上那个丑漢你們縱然相好使不得旁裏

准備着把你這廝開了腔 明公這就難為殺蘇列了 助力招牌上寫的明白並不許兩人敵一人既有武藝等

一則是看着咬金三分懼 又打上費高前來幫着腔 他敗下來你再上去報復過來豈不是漢子明看着人

一段時進退兩難不定休 台東頭忽有人把口張 家不愛動手你却旁裏幫腔呀呸你好輕薄也

常言道大夫豈借他人力

可笑你狗仗人勢發狂言 世魔王算是你的仇人到了常聽的人言令兄合家皆死

播台上總然就是知己友

他兩個並無動手那的冤 于蘆林之手皆因自取其禍所以如此今日到此一定是要

倘若不是打下播台輸下仗

不是我小看你 報仇了不是我小滅你這仇未必能報莫說你這樣漢子

但恐怕流字號裏去不還

我勸你閉口藏舌莫狂作 就是當今天子鎮海王爺還讓他幾分播台上那個人姓

在旁裏看着風兒去使船

休怪俺幾句無情搶白語 程的不是你的仇人麼你不過旁裏看他兩眼罷了若

姓蘇的與我是個朋友

常言道一分相厚一分偏 在他面前說的聲大了他還未必受現放着殺兄之仇不

這個人粧模作樣道不是

幾句話觸犯費高無名烟 能報復却來背地裏搶白旁人看着我年紀小人物也

費高聽的這一套言語霎時無明火起用手一指罵道你

不甚大弄幾句大話將我涮下去實對你說若是怕打就

這狗頭原來蘇列的朋友麼怪不的俱是些偏偏話叫

不往這裏來且莫管播台不播台你這狗頭過來我與

什麼名字那人笑道你問吾麼說起來有名俺乃延安府 你在這台下先試一試來來來

張元帥之弟名喚張士貴有个賤字人稱連科不才算是

魁元心裏惱 一陣氣吁吁 手指聲聲罵 混張狗養的

公弟了費高聞言失聲大笑道我明白了播台上的混現放着殺兄冤仇你不報

你却來平地扯談把人欺



播台下許多壯士英雄輩  
俺本是經過洪音鐘樓鳥

俱不似你這一個慘東西  
那怕你山雞常在耳邊啼  
打播台去了到那裏一定吃虧羅成鐵玉二家賢弟前

休拿着木瓜當做中吃果

錯認成美味香甜樹頭梨  
去跟我他一番千萬莫失蘆林的志氣二人答應一聲謹

且莫管人家播台勝與敗

你過來咱倆論個高合低  
遵嚴命遂令店家開了店門兄弟出的店來上了大街

費清遠攙攙袖子把腰扎

張士貴見事不祥脫了衣  
一直南行問了播台的坐落不多一時出了南門過了吊

惡狠狠時下就講動了手

這回書又岔回去了  
橋向東一轉早看見一座播台二人往台上一看只見咬金正

再將那店房魁元提一提

在那里弄款還未曾動手二人走至台前只見有許多

明公這原是一時的事說書的却無兩個口少不得安下人圍着一個場子裏面有兩個人動了手脚未分勝敗播

一頭再講一處且說那衆兄弟在店房之中見咬金出去台上咬金蘇列兩人也不講比武俱向台下觀看羅成

不見回來三爺叫店家前來問道方才我那個兄弟往鐵玉揀進衆人之內只見那小豪傑使開架勢威風凜

那里去了店家答道不知店門封鎖未開待我再去看凜好生勇躍也

來店家去不多時回來慌忙說道不好了南夾道裏牆播台前站住蘆林二魁元

他兩個舉目留神向裏觀

看了看英雄並鬪爭勝敗

他兩個手脚忙忙各爭先 是打的好遂停住拳腿張士貴得了个空子明公這

鐵子建大笑一聲用手指

羅賢弟呀 才是往流子號裏去了哩一溜烟霎時就跑的不見了

這兩個愚兄會了好幾番

一个是延安帥府張士貴 費高也不去趕他抬頭向衆人之中一看發笑的原是个

一个是河南蟒山費家男

這其間也有仇敵有知己 清秀少年遍體掛素並不認識又往身旁看不覺的

且看他那个苦惱那个歡

鐵子建列着架子旁里看 一陣惊喜慌忙問道那不是鐵二兄麼言罷跑近前來

忽聽的小豪杰喊一聲

不好了 將鐵玉一把拉住尊道久違二哥向來好麼鐵玉費高套

費清遠將身一跳往上躡

張士貴氣力不及難招架 言了幾句費高又指羅成問曰這位兄台為誰鐵玉

頂梁穴一連就是好幾拳

只打的呆呆倒退左了眼說這是羅賢弟費高說莫非是無敵大將軍麼

人叢內喜殺上方白虎官

鐵玉說正是費高聽說是羅成也顧不的叙話向台上高

費高將張士貴打了个呆呆倒退不能回手衆人之中人聲大叫道混世魔王打呀我在下邊算着賬一共幾拳

鼓掌大笑連聲說道打的好打的好算算共該多少銀子 幾脚好要銀子無敵大將軍來了

拉住這廝要過來費高正然打着忽聽的有人大笑說 費清遠喊聲來了無敵將 擗台上喜殺瓦周混世王

這一時滿心強勝不知敗  
並不去脫衣解帶就動手

仗着那台下有人將他幫力量不及那一丑漢那個說不是這等這叫是个不敢  
惡狠狠一拳打去扑鼻梁動手明明他就是怕他三分你方才沒聽的通名麼他

蘇定方眼力乖滑只一跳

他這裏眼力回手閃一旁說是瓦崗寨混世魔王還有個一拜的兄弟叫做羅成

咬金說哈你這狗頭過來

待孤家打你三拳就饒過你了聲名遠大武藝高強此時也在台下姓蘇的未必是

程咬金一行罵着一行打

蘇定方一行展轉一行忙怕的魔王有七八分就是怕的羅成看起來這就成不

台左右許多衆人齊聲笑

亂說道輸了擂台蘇定方的漢子了曾記的有兩句俗語說的好既無打虎手

眼睜睜歡着金闕文主帥

明公為人不可趕盡殺絕莫攬虎皮錢這樣擂台還要立他怎的不知跳下台

那蘇列怕狗着忙要跳牆

來命人將台撤去免的招惹是非豈不是好這個說

咬金將蘇列左一拳右一脚打的人蘇列只來招架並不回哥呀還不是這等講哩俗語云人極必反狗極跳牆

手一陣趕打滿大亂跑台下兩邊衆人哈哈的大笑其內天地間的漢子原來俱是創的怎麼該束手待降

有兩個人就說話那個說哥這個說弟怎麼講那個道似此光景真正可笑人也

擂台姓蘇的漢子你看出光景來了麼這個道想是這人笑着道 蘇家算是操 既然立擂台 一定胆氣毛

打着不動手 成了三腳貓

一連的兩天英雄赴流水

縱就是人家漢子聲名重

到不如捨了命的撞一撞

不過是出上這一盤子菜

這個人高聲大言幾句話

他這里因羞成怒回了手

這一腳把个咬金踢重了咕咚

一聲响張在擂台扒不起

惡狠狠舉着拳頭就講打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且說羅成跳下台去連叫不可有吾來也蘇列正要動手眼前講動手

忽見有人上台遂捨了咬金束手問道壯士為誰羅

這時節一片嚴霜烈日消成未及回答咬金扒將起來也不講罵也不講打心裏

怎麼該聲聲講打不敢招只想着蘇列一定要銀子往台下咕咚一跳下的台來頭也

還未必定就誰低與誰高 不回一沙時跑的不見了兩邊衆人一齊大笑道這个丑

那怕他勢大人多這齊叨漢騙去銀子去了不言衆人談論且說羅成聽的蘇列

急的个蘇列心頭似火燒 問他回言答道吾乃山東淄川人也姓羅名成字表士信

唱了聲丑鬼招打乒乓聲 蘇列說久久仰今日到此莫非是打擂台麼羅成說正是

蘇列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道常聽人的傳言說起羅

蘇定方得空一腳踏住腰成如同天上有地下無當今無二的一條好漢今日看來竟

台下羅成喊叫振天曹是个小小娃子有什麼本事何足掛意明公蘇列這就看錯了人了

且等待下回書裡說根苗說起賊蘇列 不是識貨的 看着羅成小 未必有氣力

就要定高低 若不是長命 幾乎不吃食

插台上暫且寄下羅士信

急回來再將咬金提一提麼官職一般咬金看有良久不解是個什麼去處正在

算是他平素為人多爽利

插台上來的不遲去的疾悶問忽然來了兩個人進店吃飯咬金遂即問道正東

急忙忙跑着不敢回頭看

但恐怕有人趕來要東西那一座大宅舍是個什麼所在二人答曰是那萬歲爺的

街市上只說是個風魔漢

呆跌跌跑的又像怔頭雞瓊花觀言罷二人進店去了咬金暗自思道有趣待我吃

混沌迷了來路生意去

自覺着肚裏飢餓一陣虛了飯就去看看瓊花觀不枉的到揚州走這一遭咬金

忽看見一座食店甚齊正

將腳停住步想到這裏向店裏就走忽聽走堂的一聲喝道招客

只覺的美味香氣來扑鼻

呀咬金進去了

咬金跑進城來不管東西南北任意胡闖只覺着腹內咬金進食店板櫬上坐下

走堂小夥到先送一壺茶

一陣飢餓看了看天將午時自早晨還無吃飯來至東就說道猪肉包子油雞麵

還有那京菜粉湯大餛飩

西街上路北有一座食店出來的進去的有許多人陸續俺這裏特隨客便任意用

問一問爺爺却待吃什麼

不斷又見食店以東約有箭之地俱是一片清堂瓦舍殿咬金說店裏有的我就吃

你與我七東八西一齊拿

閣高聳上有盤龍飛鳳往來之人不與百姓相同好似什走堂的滿口應承說就到

需要時間一齊擺上來了

程咬金端起碗來卜喇喇

七八盤猪肉包子抵個淨這是四百六鮑鮓雜湯兩個六十是一百二十四百六加二百共

雞汁麵一連就是十二式

後代着雜湯鮑鮓五七碗是五百八麼咬金笑道我吃的不少你算的分明今日沒

他方才放下筷子儘喝茶

霎時間吃了一個滿肚飽代錢來暫且上賬明日送來罷走堂的說這難以從命

把頭一低說道大叉了

忽然的想起腰裏沒板渣上賬到也罷了可惜自無識面咬金說歎世間的人都

走堂的一聲唱道客回賬

准備着時下無錢講磨牙是天生認的麼一遭生兩遭孰明日再來吃飯你就認識

且說咬金將飯吃完走堂的前來尊道爺爺回賬罷咬金了咬金這一聲歎就把個走堂的就歎惱了

說共該多少走堂的說共錢五百八十文咬金說怎麼就說起走堂的 心里不自在 呼聲丑朋友 休要將人歎

該恁些錢走堂的說小店中每樣東西俱是實價不 你把這現成茶飯吃在肚 拿出那一五二十應當該

敢欺哄爺爺聽着待花算一算每碗麵錢二十共是十頭一次面生不熟講上賬 似這樣無錢羞口不必開

三碗錢是二百六包子八盤每盤五個每個錢五文包子 大長皮休上這里來施展 揚州府莫講在家性子至

共是四十個錢二百鮑鮓三碗每碗錢二十共錢六十雜湯兩 起先時看着像個喪門貨 果然是進的店來不發財

碗每碗錢三十也是共錢六十麵錢二百六包子共錢二百 似這樣吃了東西就講走 呸俺自家吃不了的麼

看起來無曾入了人家腮  
張開口包麵給俺噉出來

俺待要打你幾下占了手  
走堂的連說代罵沒好氣  
兩個錘掄開往外即闖衆人不捨一齊趕出四面圍把

程咬金喊叫一聲振天台

咬金圍在中心好个咬金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好似下

咬金聽了走堂的這一些話那里還容的把口一張連聲怪  
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龍一陣好打

叫哎呀好這狗養的馬敢如此無禮將一張飯桌乒乓  
咬金撒了野 拳頭左右掄 衆人招不住 打的亂紛紛

一聲登倒將碗盞桌子打了个粉碎探身將走堂的抓了  
幾個青了眼 幾個破了唇 那个走堂的 店裏正發昏

一把慌的他往外就閃這却那里閃的開劈鼻子代臉就  
食店前散作金闕文土帥 如同是猛虎跳進衆羊羣

是一搥只聽的咕咚打了个鮮血迸流一翻身跌倒在地咬  
這一个哎喲一聲頭皮破 那一个張了大口血淋淋

金一支腳踏住頸子一連就是三搥打的个走堂的連叫  
這一个手刨脚登掙不動 那一个吡牙咧嘴手捧心

喚不出來了那一些吃飯的衆人一个家大驚失色見咬  
這一个一搥打傷鎖子骨 那一个一脚踢轉腿上筋

金這等凶惡不敢前來解勸又恐怕人命干連吵的  
那衆人悲聲不止齊叫苦 那北廂來了一起巡視軍

一聲各人散去那一些皂上皂下共有七八个人看了看這个  
只聽的齊聲喊道拿凶犯 眼前里難為東阿程咬金

咬金打人正在興頭之際忽有一起巡視的軍卒見咬金認了認原是延安府的王子英咬金驚而問道王賢弟如此凶惡一齊發喊提繩拖鎖來至近前並不答話只聽因何在此說話不及後面那些軍人一齊趕到王子英尊的唰唰那鐵鎖一連就是好幾條要將咬金鎖拿咬金打道衆家兄弟且看小弟薄面這是我個朋友衆軍聽熟了手又要打來軍卒一齊喝道這是有王法的去處說一齊秉手笑道既是王大哥的朋友我們得罪了言還敢撒野麼咬金見事不祥住了手脚得空拿腿就跑罷一齊回去了王子英說四哥遂我來

這一時也顧不的那是來路那是去路一直照着瓊花觀跑王子英秉手尊讓混世王下去了這些軍卒一齊笑道這丑漢跑了死葫蘆裏去有許多雜事告祭左右貼了疾速的趕上拿回衆軍卒吶一聲喊隨後趕來一聲喊一邊是捉拿賊盜動硃筆一邊是盤詰奸黨字二雙喝截着截着咬金正然跑着忽見路北又跳出一個人來小小的瓦舍三間臨當道

也是軍卒打扮的一聲一齊前來攔擋其內有一人屢權下高掛皮袋弓與箭  
 鼓掌大笑連聲呼道那不是程四哥麼咬金正然倉皇程咬金看罷光景心自想  
 暗說道子英這里吃了糧  
 忽聽有人叫了一聲程四哥將身站住向那衆軍隊內看巡視房讓進東阿程智節  
 那衆人一齊商量把酒裝



咬金同王子英進的房去讓了坐衆人說既是王大哥的朋堂的忍氣吞聲向外去了停不多時只見兩人自外而友我們敬備一酌大家閒叙一番言罷有兩個向外去了入這個端着一捧盒子那個提着兩瓶酒進的門來揭開王子英才要問話忽見外面來了一個人代着一臉血一步盒子有四盤小菜擺在桌上咬金首座衆人按了次序闖將進來聲聲的要飯錢咬金看了看原是食店大家一齊舉杯飲了一氣王子英問道自與四哥別後不裏那個走堂的咬金跳起來又要講打王子英慌忙攔覺就是一載秦二哥向來好麼咬金說兄弟東奔西投住說道四哥這個地方不可行粗方才幸遇着小弟不拋家失業有什麼好處

然就有了事了遂向走堂的問道我這個朋友與你們咬金開言道 賢弟聽我言 自別延安府 光陰有一年

因何爭論走堂的遂把前後事說了一遍王子英笑道 聚集瓦岡寨 暫且把身安

走堂的你且回去與你家掌櫃的說飯錢在有多少俱 秦二哥辭別歸家去探母 代領着賈氏嫂嫂到太原

是我的明辰還到店中去陪下情走堂的說既是王將爺 都只為趙廷老賊要行伯 兄弟們不辭辛苦走一番

的朋友我們這場虧是白吃了他若早說與將爺相好我窮神廟遇着王府柴公子 惹下了一場大戰在南關

們那裏犯着爭論咬金說你不罵我我就打你來麼走頭一處蘇家莊上遭了困 第二處大家同破豹頭山

第三處柳江成全呂公子

第四處羅成得會月霞山

麼光景子英說如今非同往日聖上未到之時內里有道

忽聽的皇王大開招賢榜

因此上不避仇恨到這邊

人住持乃是三清神相殿前有古玉一塊忽然王上生芽開

程咬金詐罷蘆林來歷事

那衆人驚驚恐恐便開言

了一花神人夢中傳與道人說道真天子出世瓊瑤開花

咬金言罷衆人無不敬驚恐一齊問道兄台莫非瓦岡寨混

醒來因此取名叫做瓊花當今皇王前來觀看那花早

世魔王麼咬金說正是衆人說哎呀程兄莫怪俺的口

已零落了皇王並不回朝專心等候再若開時好去玩

真算是國家的大叛了怎麼還敢到這今所在王子英

賞遂將神相遷移道人革出修成一宮名為瓊花宮又

笑道兄弟們不知麼如今有聖上的敕榜張掛四門一概

修一御書院名為瓊花書院咬金聽到這裏笑而呼道老

的仇敵俱不忌恨了衆人說這就是了我們不識字的

弟代領愚兄前去一看何如子英說四哥此地非同草野乃

人未曉傍中的詳細今日方才了然言罷一齊勸酒咬金

係是非之地日間不便以待晚上同衆兄弟假充巡視暗

又飲了幾杯開言問道王賢弟這不行動莫非吃了糧了地一看便了

麼子英說弟自從離了延安身無營運吃了一分馬糧王子英算是一時失去意

原不該應承咬金去巡風

在此按班巡視瓊花觀咬金說再問老弟瓊花觀內是什

但恐怕幾壺黃湯入了肚那管他王法森嚴罪不容

常言道醉裏乾坤大

縱有那刀斧臨頭不怕凶 旁觀免的親身遭害一來輸了銀子二來喪了英名且

准備着睡臥童床粧皇帝

准備着沈醉大鬧瓊花宮 看今尊大人做官的面上我不動手請你下去罷蘇列

程咬金眼前要闖是非地

急回來再講擂台小羅成 這幾句話把个白面小將說的就惱了

不言咬金要看瓊花觀且說羅成在擂台之上明喚金蘇定方輕視羅成這些話

小魁元把臉一變皺雙眉

吃飯羅成打蘇列俱是一齊的事說書的不能一齊說少用手一指蘇列呀蘇列你這狗頭瞎了眼了

不的安下此處再說那邊且說羅成通了姓名蘇列見他休拿着金磚當作頑石看

似你這山雞莫向鳳使威

年輕幼小就故不在心上蘇列大聲問道無敵大將軍就你本是井底之蛙井中轉

豈比俺大鵬展翅貼天飛

是你麼羅成答曰然蘇列鼓掌大笑連聲說道好一个你將那蓋世英豪數一數

俺在那萬馬營中怕了誰

無敵大將軍平素聞名真乃是唬動乾坤遍傳宇宙時惱一惱匹馬單刀臨陣角

縱有那百萬雄兵誰敢追

常思想何日得會一面我只當是七个頭八隻手頂天立地自幼來百不服輸遊四海

問一問人前不吃這樣虧

世間無有的一條好漢今日相逢看來不過我等之輩這似你這青頭漢子常常見

你過來舍命將你陪一陪

武就講比不的了羅成子依俺一件早早下台到不如袖手擂台上發作金闕白額虎

費清遠喊喝一聲似打雷

羅成數長道短還未曾動手台下里費高大聲喝道打呀了个死蛇塌地將身子跌倒要誑羅成上前好用盤腿那里這些閑話與他講羅成已則動怒又有費高台下助成功明公這就不能勾了

威遂將頭上將甲脫去脫了身上素袍俱放在一邊兩手說起賊蘇列 心里定巧計 故意失了脚 死蛇去塌地

抱拳說道請了言罷列開架子就講動手蘇列只得 羅成喊一聲 大步闖上去 蘇列將腿盤 羅成不掛意

提槌相迎不多一時過了門戶這一个遍身是眼那一个目不 虛來點一點 他就講用力 一腿沒盤着 算是破了勢

轉睛這一个拳那一个脚這个後退那一个趕來這一个靠那 羅成眼力乖 急忙來抓住 胸前這一把 幾乎不喘氣

个一閃這个喊又那个斷喝來來往往去去回回約有半个時費清遠台下喝道算十兩 再打呀

辰未見勝敗蘇列一行使着拳暗自留神一視細看羅成再打他一槌記着該二十 你只管千槌萬槌儘着打

年紀雖小手脚相隨並無半點空漏口中不言心内自思說我這里記賬不怕他沒有 那怕他賣了孩子嫁了妻

道我錯看了人了果然名下無虛士算的是个漢子其倘若是不受打的莫輕放 拿根繩好上拴着這下的

問難以力取待我以智打他蘇列想到這里大吶一聲闖將羅士信聽說舉槌往下落 把个蘇列唬的魂胆飛

上來當面一拳羅成閃開還了一脚蘇列向外一跳故意使衆明公耐着性兒等一等 下回書緊接前言把話提

且說羅成將蘇列抓住舉搥就打費高在台下又說道不可弄的他半死不活難動轉 出上是人待如何就如何

打的重了輕輕的多打幾下好要銀子羅成打一拳費高脚踢的傷了知止而後定 拳打的挺頭豎上去了皮

記一拳踢一脚記一脚一連打有六十拳踢了有三十脚然後往滿身上七青八紅好幾塊 藍細禪生生扯成兩半分

台下一揪羅成說你下去罷只聽的咕咚一聲响跌下台來 身旁的數名家人空瞪眼 有幾個知己朋友似掙雞

了費高前迎幾步走近前來將蘇列的頭髮抓住聲 銖子建不言不語旁里看 有許多衆人拍掌笑嘻嘻

聲叫道銖二哥快拿根繩子來將這狗頭拴着好要銀子 這個說兩天全勝該知足 那個道一着失錯輸了棋

看他跑了賬目我算的明白六十拳共銀六百兩三十脚也是 這個說贏的銀子原有限 那個道加倍交還人不依

共銀六百兩共該銀一千二百兩或是細系或是九八拿過來 這衆人七言八語正然講 羅士信台上喊叫要討敵

罷能有理的事使不的皆了樣 羅成在擂台上停身立站把手向台下一擺大聲而言道西

說起這蘇列 算是運氣低 番身跌下台 跑也跑不及 海英雄各處壯士俱各聽真有與蘇列報仇者討上台來

費高闖上去 抓个結結實 羅成一言未了只見西北來了一人疾跑如飛一行走着行喊

算就的拳脚銀子一千二 這其間不要重入講細系 叫連聲說我來我來跑至台下刷的一聲跳上台去將羅成

一看怔了个如痴如呆明公你道此人是誰這是先吃虧的  
吓跳下去了 提着那兩個拳頭氣狠狠

胡雷跌了一跌眾人扶去定省了一回身體如故自己料着雖  
罵了聲不知進退狗畜類 你只敢強一強嘴抽了筋

然失脚却不在他人之下這一口惡氣實拿不下一怒又轉  
小胡雷不知好歹就講打 費清遠呼道賢弟莫生嘆

將回來要想再與蘇列比試倉卒之間並不管台上是誰  
胡雷跳下台來聲聲要打蘇列費高說使不的人家打下

一怒跳上台去要講動手這才看了看台上這人不是蘇列了  
台來的老弟你又要打算是打的現成省的他跑了若是

胡雷仔細睇 端詳羅士信 年紀不甚多 模樣生的俊  
還中打我打不的麼還等的你來打再打就講是人命了

平素不認識 心里好納悶 抱拳秉着手 前來問一問  
胡雷被費高幾句話說住問道大哥這廝莫非被擡台

尊了聲兄台貴姓住何處 到這裏或是聽考是投親  
上那一少年打下來麼費高說正是胡雷說打了幾拳踢

俺方才幾手上了蘇列當 一怒問一番前來會敵人  
了幾腳費高說一共打了六十拳踢了三十腳共該銀子

但不知那廝如今歸何處 閃下了兄台獨自一孤身  
是一千二百兩胡雷說呵呀哈哈打的好銀子交足了麼費

羅士信用手台下只一指 那不是麼 高說還不曾交  
憑兄恐怕他跑了所以將他抓住老弟你

在那里少皮沒毛正發昏 這胡雷往下一看起了火  
可認識台上那一少年麼胡雷說正要想問那人是誰費高說

那就是無敵大將軍到了胡雷說莫非是羅士信麼費高自今後再休立這大言牌 致他个口服心願再不敢說正是胡雷說好足了我的願了每日空聞其名未見其人料着他歸家一定吃了齋 費清遠俞聽說話鬆了手今日到此算是與小弟復了仇了轉身向擂台呼道羅兀 忽聽的數棒銅鑼連聲節

請下台來罷蘇列這廝縱有朋友料着未必敢來與羅兀 費高悞失把手一鬆蘇列旁裏一閃幾名家人上前拿比試下來大家同到他的下處好去討賬羅成聽說遂代上 獲向西北就走胡雷一聲唱道走了走了赶上拿回才要將中穿上素袍跳下台來了 追趕忽聽的淨街銅鑼哵哵連聲响亮自西北來了一乘

羅士信將身一縱下了台 小胡雷秉手忙迎笑顏開 大轎頭前執事排對青衣喊道衆人紛紛亂道正國公就說道久聞羅兀聲名大 終日裏朝思暮想掛心懷 王千歲來了明公你道此人為誰此人姓王名世充後秦煬帝看起來蘇列這廝真可惡 打的還少哩 駕出朋獨伯落陽為東正王招單雄信為駙馬將秦瓊

總就是打一萬拳也應該 他若是輸的銀子交不足 羅成咬金三人尊為三賢侯被秦王所滅此是後事不將這廝剝了衣裳當下鞋 零碎鋪陳行李折着算 必多言今日奉鎮海楊王之命前來觀打擂台看是何整裝裝鞍馬器械折過來 還叫他十字街前陪不是 人超羣出衆記名報上來至台前停住大轎出的轎來家

將看過行坐坐下喚道中軍官前去台下問其詳細將抖抖胆來見洛陽東正王

那擂台全勝的壯士傳來本藩會他一會中軍官答應羅成被中軍官催迫展轉不定忽想起皇王敵榜料也

一聲領命竟抄台下來了  
無事向身旁呼道鉄二哥同三位兄台少待小弟去也言

中軍領了命 台下問其詳 擂台那人勝 如今在何方罷遂跟隨中軍來至正國公坐前中軍稟道此人就是

兩旁里許多衆人用手指 那不是麼 全勝的壯士羅成深深一揖到地就去下跪王世充欠身用

就是那台下青春少年郎 中軍官走近前來秉秉手手拉住說壯士免禮笑而問道壯士何名羅成說晚生姓

壯士恭喜了 王千歲特來敬請到那廂 羅名成王世充說且住莫非平北侯之子麼羅成答曰然

倘若是啟奏一本天子悅 準備着—舉成名四海揚 王世充笑道我當是那個原是羅賢姪本藩與令尊大

壯士隨我來 中軍官聲聲催促隨他走 人乃是莫逆之交平素聞賢姪之名好大的緊哩此地

羅士信心裏展轉無主張 又不知其間事情凶合吉 非叙話之處請到敝府—叙便了家將呢兩邊答應—

又不能推辭強別回店房 是怎麼羅成難見—品貴 聲說有世充說拉馬伺候你羅少爺答曰是又命中軍

都只為數載—盧林亂家邦 忽想起招賢榜上幾句話 官傳下去打道回府答曰是中軍官—聲唱道千歲有令



打道回府哈答應一聲排開隊伍只聽的銅鑼響青衣飲之際忽見自外面進來二人手拿信票一張衆人一見一齊喊道閃開千歲下來了

正國公欠身離坐上轎還

羅士信站銜乘騎跨凋鞍有事不能奉陪請了言罷向外而去衆人送出門外轉

鐵子建辭別胡雷費清遠

蘇定方頭也不回一溜烟身回房王子英將那一張信票拿將起來衆人說王大

羅成眼前就有好處了

準備着王府願配千金女哥念念聽聽是何原故王子英高聲朗誦念道鎮守

要將那千里赤繩一處牽

三更天佳人要赴才子會登州府等處地方沿海王欽授今科武場大主考楊為

小魁元至意不肯偕鳳鸞

羅士信若是一時主意失正理教場預備軍械事考期已近諸事未備志石標杆

單雄信一是臭名至今傳

久以後進了洛陽三賢府力弓箭把爾等軍士早備聽用臨期有失本藩拿究按

王王英想起當初泪不甘

且不言羅成悞入風流陣軍法斬首示衆各宜小心勿致後悔八月十三日信票王子英

急回來再講東阿欠俊男

念罷咬金大聲說道老蒼生做了主考咱兄弟們就不能中

不言羅成進了國公府去且說那咬金與王子英在巡視

了咬金罵了一句唬的衆人面目變色王子英說四哥謹言

房吃酒兄弟二人久不見面今日乍逢各訴衷腸正在歡

這個去處非同瓦岡寨既然聽考野性就該退了咬金說

不知是怎麼的提起他來了我就有氣

到也罷了就是恐怕你惹禍咬金說不過看看光景就

咬金呼賢弟

天生胆量小

我若再失言

你就講着跑

來有什麼禍惹子英說也罷你就去走走外面瓊花觀

想想他的情

沒有一點好

有人提起來

不由我就惱

前到還不妨裏面御書院瓊花宮這是朝廷家的禁地

一定是前生結下冤家債

今世裏不至無常氣不消

千萬不可去看倘若惹出來就有滅門之罪了咬金說我

普天下畫影圖形遍查訪

那一年不費丹青紙幾刀

知道了說話之間天已黃昏衆人就講出去子英說兄弟

想起那南昌衛里升官職

幾乎的上了他的計牢籠

們那的牌子借一個來與程四哥代去算是替他巡視一言

安排着趕盡殺絕機關妙

吳越河現了一座斷頭橋

未了內中一人說道將我的拿了去罷連日乏困我在家少

若不是八弟生來漢子勇

兄弟們有上稍來無下稍睡

一睡四能言能將牌子交與咬金兩個又將衣服換了咬金

程咬金手端酒盞論往事

不覺的紅日西沉月兒高

將牌子代在腰內又伸手抓過一根勾杆抗在肩頭衆人

咬金說話之間論酒也有八分不覺的天色將晚衆人說天

還未曾動靜他先往外就走衆人說等等着看你走

色不早好預備上宿了咬金說那里去上宿衆人說巡視岔了路待我們頭行便了

瓊花觀咬金說王賢弟我跟你走走何如子英說看看巡視房出來金闕文臺

下回書開壞當今失政龍

看了看三街六市人情靜  
白茫茫銀河長橫星斗現  
城頭上放了一聲定更砲

各處裡家家戶戶秉上燈 萬不可輕入禁地咬金說皇帝就在裏面麼衆人說不在  
明晃晃海島冰輪初轉騰 這裏聖上大駕在北街長壽殿安樂宮或十天或五天  
各街上銅鑼响亮動柳鈴也到這裏走一遭咬金又問道那柯樹是瓊花呢衆人說

程咬金一心只想瓊花觀  
忽到了一个小所在甚幽雅

跟定了長夜巡視一起兵 如今沒有瓊花了總而言之天下奇觀只可聞名不可見  
悄悄了朱戶半掩不曾封 面瓊花開時並無人得見聖上來時花已殘落在此修

這衆人一齊舉步往裡走  
只見那三間大殿上了鎖

代進了招災惹禍程四青 理宮殿等候重開那不是形跡尚在似木非木似石非石  
兩旁裏綠竹成行列青松 惟有一根干枝算不得什麼奇景看也可不看也可天  
可惜那國家將亡盡凋零 氣不早封鎖了觀門各人分班巡視要緊言罷將觀門

程咬金混沌沌亭上立

那衆人低言情語呼一聲 上鎖開了東西角門外面即是更道衆人上東的上東

咬金隨衆人進了瓊花觀來至殿前衆人低聲說來到了 上西的上西各人分去咬金說你頭裏走着我在這裏  
此處便是不可大呼小叫觀後就是御書院院後就是 看看遂後即到這且就不好了

瓊花宮宮內有瓊花娘娘你我只在兩邊更道巡視千那衆人左右兩分徻去

閃下這蘆林創業文士豪

程咬金東眊西眊無好景

不過是密松成林綠竹搖 見个所在另是一番光景裏面不知何如只見外面有

眼前裏空手一摸瓊花樹

只見他少枝無葉枯又焦 座大門碧瓦凋簷盤龍飛鳳門上有一豎牌上有三個

各處裡虫聲唧唧湊人耳

當空裏一輪明月上梅梢 金字斗口相似月光照的明白可惜咬金念不出來咬金

厦檐下金鈴搖擺聲正响

牆角頭風送梧葉陣陣飄 走近前來只見門上貼着封條上面有黃登登的一把鎖

程咬金一時不耐觀秋景

忽想起內裏鳳閣與龍巢 咬金將鎖加力一搥鎖管呈兩斷將門一推封条自破側身而

又不知怎麼樣的御書院

大約是瓊花宮內甚好眊 進看了看正面有瓦舍三間來至簷下門上依然封鎖

怎能勾瓊花娘娘看一看

料想他模樣生的一定姣 咬金又將鎖來搥去門開兩扇咬金一步闖將進去外面

程咬金信步行來往後走

他把那王法森嚴都忘了 月光向裏照的明亮真是一座好幽雅去處也

咬金心要看瓊花宮院也不管那王法森嚴仗着身邊程咬金從容不慌也不忙

輕輕的進了皇家御書房

酒勢信步而去轉到觀後仔細一看只見有條小徑俱恍忽忽許多陳設看不了

幸有那當空明月來穿窗

是磨磚密砌兩邊那些花木盆景真正是萬紫千紅 這本是君王修造清雅地

比不的鄉民俗家野村庄

一陣陣香氣侵人咬金也足悄步向裏走有半射之地只觀不透古器玩寶存几案

看不遍寫意山水掛兩牆

左邊是古聖經傳書幾部

右邊放舜帝五弦琴一張

冠帶起來前去會會瓊花娘娘豈不是個真皇帝麼

正面上安放闌龍金交椅

桌兒上幾件寶物起霞光

咬金想到這里就把自己的衣帽脫去代上冲天冠穿

程咬金走近前面抓一把

就說我明白了

上緒黃袍束上藍天帶登上烏油履不多一時打扮起來

這是那昏君丟下舊衣裳

覺着身子如在雲霧之中前去將御書院後門開放向后

咬金進了御書院也看不盡那些幽雅景致忽見正面

就走暗自叫道瓊花我的愛梓童孤家來了明公這就大

桌上一片霞光前來抓了一把看了看原是冲天冠頂緒

差了不怕生死程智節眼前大闌瓊花宮

黃袍一件藍天帶一條桌下有烏油履雙明公這就是該打

詩曰 莫道森嚴王法乖 眼前不怕惹禍災

說書的綉嘴朝廷又不在瓊花宮這冠帶如何留在御

若能出上一身剗 馬上拉下皇帝來

書院只因便服進宮次日偶得時疾代病駕轉長生殿

閑言莫論且說那咬金扮成了不皇帝出了御書院的後門竟扑

安樂宮一連三天未朝所以這東西還在御書院且

瓊花宮來了

說咬金見了這幾件寶物暗自說道好哇俺在瓦岡寨

好一個胆大包天程咬金 他這里裝模作樣充至尊

上空做了一回混世魔王何曾得着這樣冠帶待孤家

瓦岡寨混世魔王名兒大 御書院明明假扮却成真

只喜的摸摸頭來看看腳  
活現的掌理山河萬民主  
看起來玉帶龍袍誰能受

他這里自作誣妄自貽神  
辭了羅成回上後宅進了寢堂有夫人接見讓坐王世充  
最可惜面前缺少武共文  
將擂台遇見羅成之事說了一遍夫人說羅成是今什麼  
他本是上帝勅封一夜君人世充說他乃平北侯之子名傳天下武藝過人相貌超

准備着更雞三唱才交代  
算來是成的快來丟的速

少不的孤家要去會寡人  
羣舉止端莊他日必非池中之物有意將女兒許配招  
可笑他不能安享太平春  
作東床特來與夫人一論夫人說既是千歲重意妾身

且不言明晨就有塌天禍

程咬金來至瓊花宮院門  
無不從命但不知肯許妾身與那公子一見否世充說這

眼前裏宮娥彩女接聖駕

這回書又岔回去了  
到不妨我與他令尊曾有一拜而且又係科甲同年命人

再論那羅成來會女釵裙

請來後堂一見便了

且說羅成被那王世充領進國公府上了內書房家將看坐  
王世充未曾開口陪着笑

尊了聲夫人你也太多心

二人分了賓主霎時間看上茶來茶罷世充問曰青春幾

既是俺當面相就乘龍塔

何須你展轉不定犯揣摩

何羅成答曰晚生虛度一十五歲世充又問道親事成否羅

等問裏宦家公子常見

俱不似青春美貌淄川羅

成答曰尚未定聘王世充說道賢姪少坐愚叔告便言罷  
常聞的四海名為無敵將

他果能匹馬單鎗定干戈

俺情願倒賠粧奩招貴客  
請了來夫人當面把親許  
倘若是意不見辭心裏願

這就算是自大了

仗着他馬快鎗長定山河

到不如趁此撇了他的窩

有了環報與誘閣女姣娥

還不知他的心裏是如何往下不敢多嘴小姐說講來我不怪你了環說要將姑娘

探一探公子口氣怎麼着許與那公子完婚姑娘你道喜呀不喜小姐說噲我當

那怕他狼烟滾滾起風波是件什麼事喜什麼喜沒的到羞人了環說姑娘不必害

俺有心面南登基做皇帝羞我去對太太說叫那公子去罷小姐說住了我再問你那公

當今主酒色之徒不長久子你却見來麼了環說奴婢無見方才聽的太太說要

王世充言到好處笑着講親自面相不久就到後堂姑娘隨奴婢到寢堂後門外偷看

一看何如小姐說只怕使不的了環說怎麼使不的料想暗

王世充對夫人講話有小姐手下一个了環聽的此言慌忙地一觀無人知覺俗去罷

跑進誘閣見了小姐尊道姑娘大喜了王英正色而這小姐滿懷事情無了休

這時節一陣喜來一陣羞

言道了頭少打有什麼事就報的這等慌張了環說想了想虛度韶光二十四

無一日不念君子正好速

方才見千歲回宅對太太面講就說領了个什麼羅公平時裏獨對菱花自嗟嘆

怕的是紅粉佳人雪滿頭

子來現在書房要將姑娘許親小姐說許什麼了環說聽說是佳婿乘龍才子至

無奈何跟定了環下綉樓

這一去平地抬着相思担

到惹的幾番牽掛幾番憂人分了賓主夫人說久聞賢姪之名無由見面今朝相會

滿心裏情露倘得袂香火

恨殺那藍橋波浪水湧流實是名不虛傳真是當今之後杰羅成說太太過獎

王玉英轉灣抹角到堂后

他這里手扳門縫向裏瞅晚生不才創蕩天涯自不容說幸虧太太引進前來得

小姐跟定了環來至後堂后門停身站住自門縫向裏

見尊容實為萬幸敢問太太膝下幾位公子夫人說咳

觀看了看他父母正然講話公子却還未到忽聽的夫人賢姪問起來令人好傷感也

喚道了環前到書房請你羅少爺後堂相見了環領這夫人眉頭緊促一陣酸

就說道眼前缺少三尺男

命向外而去世充說夫人俺且退去一旁待公子來時夫

有一个十二歲的姪養子

被萬歲留存羈絆在長安

人親自與他面講千萬不可錯過這門親事夫人說妾

惟有个不成人的親生女

他如今虛度光陰三

身知道了王世充向外而去停不多時只聽的外面使女尊

夫人言出了个三字小姐在門後暗自思道不好了若說是

道羅少爺進恍的个夫人向外迎接一見羅成喜了个眼三二十四歲只怕人家嫌年紀大了夫人也覺着失言他只

笑眉開暗自誇道此子真吾佳婿也忙將羅成讓進後得隨機應變

堂羅成深深使下禮去夫人萬福相還吩咐了環看坐二就說道虛度光陰三六年

至如今高門不成低不就



好叫俺胸前長掛半頭磚

賢姪聽我問你

家苟延歲月一旦應允後會無期晚生留薄俸之名千金

我問你五經四書念沒念

晚生讀過了夫人說好

有白頭之嘆太太着意再想夫人說賢姪之言差矣自

再問你鎗馬高強是誰傳

下凋零何足為怪府內招親永別風塵吾免有終身之

晚生鎗馬原是祖傳夫人說好

托合家倚泰山之靠賢姪不必推辭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再問你妙齡約有十幾歲

晚生虛度一十五歲夫人

矣姪莫負俺一片好心羅成看這光景推辭不開只得隨

說好

再問你聘的誰家女嬋娟機應變尊道太太千金許配晚生幸甚父母現在河北

晚生未聘夫人說好好好

俺如今願結赤繩紅線約以待考期過後將此事稟明父母差冰人前來作伐名正

望賢姪早效朱陳偕鳳鸞

這夫人聲聲許配千金女言順豈不是好夫人說賢姪言之有理這門親事是一定

門后里喜壞小姐與了環

玉月英隔着門縫看又看的了賢姪即我家貴客天色不早不必回店且在書房

不覺的靈犀一點屬潘安

暫宿一晚明辰再作道理了環們有送你姑爺去到書

且不言小姐有心却說夫人口角之間許配千金羅成尊道房內宿的了羅成欠身而起了環引路霎時送進書房太太晚生不敢高扳俺如今飄流無定萍跡東西歐國亡兩個了環回宅暗地談論起來了

了環笑着道 這事成的速

說起俺姑娘

生來多有福 茶飯不必送來 身上有些不爽快了 環說姑娘之心 奴婢

年長二十四 女婿才十五

兩人在一處

好像兔與母 看出來了 只是不敢說 小姐說你且說來 我不怪你了 環

俗姑娘每日常把佳期盼

恨殺的水人媒妁來的疎

說姑娘一定是見了姑爺放心不下 所以如此 若依奴婢拙

悶懣懣好似得了那件病

只落的搥床搥枕自嘆呼 見管叫姑娘就爽快 了小姐說了 環你算是我的 心

不日的就要了却心頭願

這們親算是便宜俺大姑 腹人有什麼背人的話 只管說了 環說姑娘與那公子

姑娘晚嫁好幾年了

倘若早嫁三年並五載 親事雖有五分 但恐好事多磨 若是輕自放他出門 世

准備着抱男携女一喫味

如今他一枝紅梅將殘落 上無邊的嫩柳鮮花 別有所圖 只怕就把姑娘忘了 到不

竟尋了才貌雙全美丈夫

那公子還小呢

如背了太太同奴婢暗至書房 先親自會他一面 似此

恐怕他年輕不能識人道

洞房里那件事兒一糊突 夜月良宵 女貌郎才 你既有心 他豈無意 永訂佳期 不

二使女有說有笑歸宅去

王小姐回房 又把了環呼 娶不嫁 常言道 一夜夫妻恩有百日 縱然他去 別有所見

不言兩個使女私自談論 且說那玉英小姐代領了環回上 料着再捨不的姑娘 這件事必須太太睡了 方才去的

綉樓不覺的天色已晚 使女秉上燈來 月英說了環晚間 小姐長嘆了一聲 說改俺的心事 被你參透了

好一個能言巧語小了環恨不能棄了這根相思担

顧不的閨閣蘭房身體重

回想起花開能有幾日盛

罷呀

看起來其內無甚大相干

同不的暗約私情來偷香

急慌忙粧台以上整容顏

鮮明明插上兩枝紫鳳仙

紅拂拂櫻桃唇兒點胭脂

一層層裡面桃紅外顯藍

赤旭旭周圍俱是錦繡邊

說的好佳人心裏木蘭蘭一點點不足三寸小金蓮

這佳人打扮已畢就要去

一伸手推倒眼前望夫山了環說且等等

我看看太太堂門關未關

一心裏招風惹草任意歡小姐打扮停當下的床來就要講走了環說姑娘且莫心

但恐怕錯過良宵後悔難急待我看看堂門關了回來咱好去小姐說快去快來

縱然就機關不密事情犯了環去不多時倒轉回來說道太太睡了天氣約交二鼓

明明的寢堂當面把親許也不早了我去罷言罷下了綉樓了環頭前小姐隨後

這佳人定了主意會公子也足悄悄輕輕的開了外邊角門口說無甚相干未免提

黑森森烏雲重將柏油蓋心吊胆不多一時來至書房門外看了看燈光尚在環

俊生生雪白臉兒加官粉低聲說姑爺還未睡呢你看他書房門兒半開好像是

飄洒洒色衣穿上兩三件知道姑娘必來所以留門等候姑娘進去罷小姐說羞殺人

翠皎皎綠羅長裙揞百折了怎麼好進去了環說見了面就不羞了待我拉進你去

新鮮鮮插花紅鞋襯綠葉罷小姐說羞也羞殺人了了環說可只羞没人殺羞這一

遭再不羞了了環將小姐拉往裏一步闖進去了

明知道使女定的脫身計

故把這瞞人套數粧一粒

羅士信正在裏邊犯思量

忽然的闖進一對女紅粧他兩個彼此謙讓就了坐

這佳人放開羞臉要發狂

好一似仙子乍離天宮院

一陣陣對面扑鼻蘭麝香這一個正色來把姐姐叫

那一個細語嬌聲喚才郎

忙的小羅成欠身聲聲問

這時節何人無故到書房羅士信忝透是個風流會

他把那意馬牽拴上了江

了環說姑爺不必担驚怕

這就是太太許的大姑娘了環脫身而去二人對面坐下羅成說敢問姐姐半夜

羅士信聽說他是女千金

暗自思道不好了

到此有何見教小姐代笑說道呸誰是你的姐姐羅成說

這了頭半夜到此定不祥

無奈何走近前來忙使禮

哈這是怎講令尊大人與家父曾有一拜而且又係同年

這小姐羞羞答答口難張

小了環慌忙拉過兩個坐

不叫你姐姐教俺如何稱呼小姐說若論親情再論年

就說姑爺與姑娘且少坐一坐

紀奴比你還大幾歲理當叫俺姐姐爭奈太太有言將

我出去提壺茶來叙家常

好一個乖巧了環打清閃

奴許配郎君明明的一對夫妻為何言出姐姐二字再若

撒下這半夜閑談人一雙

如此叫我我就打你也嘴羅成說姐姐言之差矣雖有此

小姐叫道了環了環這奴才可惡趕着呼喚竟自去了

言却未行聘還是姐弟相稱小姐說呸痴郎君奴與你

若是姐弟白日見不的麼夜晚到此還論什麼姐弟到這小姐言罷欠身往外去也不管羅成心裏依不依底還是夫妻羅成說總然就是夫妻自有吉日良辰洞眼睜睜兩個就講成婚禮

房花燭也不是平白就講見面何況半夜之間更不是就說不好了太太醒來了慌的个佳人撒了羅士信

說話的時候小姐請出休要弄出禍來小姐說郎君之言無奈何跟着了環跑的疾今夜裏書房若得成鸞鳳

妾刻肺腑今夜到此並無別意但恐郎君去後不應太那還了得久以後壞了仁嫂單通妻

太之言將奴置之何地若是應允親事奴即去也羅成說準備着五鼓私逃乘龍客這回書又岔回去了

願聘小姐別無他意小姐說始終無有憑據羅成說要再說那咬金來進帝王居

什麼憑據小姐說咳空長大好幾歲夫妻的憑據你還不言羅成五鼓私逃且說這咬金頂冠束帶箍成了个皇帝不知道麼要會瓊花娘娘離了御書院向后面而來早到了一個所

這佳人滿懷事情笑嘻嘻呼了聲郎君不必你裝痴在又比那御書院大不相同來至大門簷下上面有一豎

雖然是口裏許親難憑據好叫俺含含糊糊心存疑牌三个金字咬金並念不出來伸手將門一推原是裏

除非是留下遺念心方定奴方才心滿意足着了實面封鎖這却如何是好咬金正在為難之際忽見左邊

貼山牆有一木架架上懸着一大雲牌旁里掛着一挺好着一些我封你昭陽掌印你若是少有怠慢拿下去  
咬金暗道一定是宮內信息咬金抓過來照定云牌打分尸萬段

了一下霎時間封鎖俱開從裏面出來了幾個宮娥彩程咬金粧模作樣大發配 唬殺那瓊花宮內女娃娃

女相伴着瓊花娘娘面前跪倒口稱小妃接駕咬金說兩旁里數名宮人不敢動 一个家抖衣而戰遍體麻

梓童免禮平身這一回二人同把宮院進下回書難為東明知道不是皇王當今主 只聽的滿口不住叫孤家

阿程咬金且說咬金進了瓊花宮看了看裏面早有燈 這其間不定凶來難主吉 但不知無故前來作什嗎

燭四面一片錦粧當中一張御案有兩把龍鳳交椅右 這娘娘左思右想拿主意 忽然間心生一計弄乖華

邊一張龍床上有鳳帳掛金鈎咬金就正位坐下瓊花娘娘吩咐看酒宮人說曉的了 衆宮人慌忙擺下皇封御

娘帶領宮人也進的宮來向上將咬金一看只唬的呆呆有幾件金盞銀瓶杖光霞

倒退衆宮人个个心惊連聲說道你你你是什麼人敢大明公這娘娘是个什麼主意呢

胆前來假充聖上罪不容誅咬金說唬賊人胡講你不安排着哄他一个酩酊醉 暗地裏叫了人來將他拿

認識孤家麼俺乃當今混世皇帝你若是接待的孤家程咬金平生最上這樣當 見了酒那怕臨頭刀斧义

宮女擺上酒來咬金一見鼓掌大笑呵呀哈哈就知孤持不住照娘娘扑了一把就說我的愛梓童孤家醉了  
 家好飲早把好酒預備下了衆宮人提御壺梓童前來霎時間醉倒瓦岡混世王 多貪了皇家幾壺玉液漿  
 把盞你們俱是些有造化的了這娘娘一心將他哄醉也只只覺着眼前生花心不定 抬抬腿身子張了好幾張  
 得前來滿斟一杯兩手高擎進與咬金又向衆宮女丢了 伸伸手照着瓊娘扑一把 慌的个娘娘閃在桌兒旁  
 个眼色宮女深知其意一齊前來跪倒口稱萬歲請酒咬金 搖搖頭只覺天旋地又轉 顧不的姣聲怪氣弄官腔  
 笑道你們起去一旁聽候明辰俱有封賞宮女叩頭說道 動了動向前搶了好幾步 吓的聲一頭倒在闌龍床  
 謝主龍恩起的身來兩旁站立咬金說梓童坐了孤家張張口鳳枕噓了一大塊 不覺的下邊尿了一衣裳  
 有話問你娘娘無奈就鳳椅坐在桌旁咬金將娘娘看龍床上脰脹皇帝睡了覺 城頭上鑼鳴將近五更天  
 了(眼失聲大笑也不用人讓抓過壺來一連就是十幾咬金醉卧龍床不省人事娘娘暗命宮人速到外面將  
 杯娘娘又去了个眼色宮女接連不斷往上提壺咬金一巡視的傳來進宮當有兩個宮人領命而出聽了聽巡視  
 連吃了有三十壺明公朝廷家這酒同不的鄉間集場酒銅鑼已近五鼓天色不久將明二人出了瓊花宮過了御  
 館裏那酒咬金怎麼担的吃好幾十壺(霎時身子支書院來至瓊花觀前只見有一起巡視的軍卒那里正

然私談論一個說是往那里去了一個說這却待怎麼驚恐恐一齊闖至書案前

呀不好了

好宮人未及開言忽聽的外面有人叩門軍卒將門開不見了萬歲皇爺無價寶

那去了玉帶龍袍冲天冠

放只見進來兩個內侍軍卒慌忙問道二位太付爺到唬的那兩個內侍失了色

只說道這賊胆大包了天

此有何幹二人答曰奉旨取聖上冠帶入朝臨朝那內侍衆軍士進宮拿人哈

一個家提繩拖鎖往後跑

一言未畢只聽的有人叫道有賊內侍抬頭一看原是下回書罷了東阿欠俊男

兩個宮女內侍驚而問道賊在那里宮女說現在瓊花宮

內偷取聖上冠帶醉卧龍床趁他未醒速早拿下才好

內侍聽的此言驚而問道呵呀此關係的不小哩

這內侍聽的此言透胆寒 那一起巡視軍卒立戰兢兢

一個家明知八分是丑鬼 料着這事情已犯不敢言

內侍說衆軍隨我來 代領着軍士轉過瓊花觀

看了看御書院門閃半邊

又悄悄裏外封皮鎖皆落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四  
二本

趁他未惺速速傳人拿他便了內侍也悄言稟道娘娘  
急速回避奴婢去也言罷起的身來到了外面將手一點  
低聲呼道衆軍士都進來罷衆軍聽說跟定內侍向  
裏急轉來至宮門衆人停住脚步不敢往裏行走只  
聽的黑面呼喙喙醜睡如雷內侍先進了宮門只見龍  
床之上有一個人帶醉而卧渾身上下俱是皇上的衣帶  
暗自罵呀道這是個甚麼所在敢大胆假充皇帝睡卧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四

且說兩個內侍頭行衆軍隨後不多一時來至宮院大門龍床若是無福生生的也就折死了

內侍說你們在此少待我們進宮見過娘娘看是如何分發這內侍看見咬金暗傍皇 就說道這賊失了大主張

不可輕自進去衆人說曉的了言罷兩個內侍跑到裏面他把這殺斬存留生死地 當做了消遙自在快活堂

只見那娘娘站在簷下二人向前跪倒才要張口說話娘娘只聽的草野許多山徒輩 自無見大胆來把皇帝粧  
把手一擺低言說道不可高聲惊慌賊人反為不便如今料着他平素莫非喇以貨 如何的敢吃這樣生辣姜

既不知天高地厚任意作  
拿手罷

衆軍士舉拳勒袖似虎狼

只聽的喊叫一聲向前闖

咕咚

霎時間軟帽龍袍精打光

程咬金昏迷還在正醉鄉

說幾句孤家短來孤家長

將那個巡視牌子暗收藏

但恐怕城門失火池魚殃

衆軍士將咬金綁縛起來只見他還醉而未醒兩個內侍  
忙將玉帶龍袍玉冠皂靴一齊用黃包包起吩咐衆軍將  
明知事犯也不言語又停不多時只見來了兩匹馬馬  
上有兩個武職將官俱是全身甲冑代領着十數名

但恐怕壞了俺那瓊花娘這賊拉出去好好看守候旨發落衆軍答應一聲將  
他兩個將手向娘只一點咬金抬出瓊花宮來至觀前輕輕放下暗叫一聲我的胡  
拿人哪  
哭爺你這一遭免作下了幸虧這個巡視牌子沒被內

抓住了瓦岡寨上混世王侍看見我們還有生路若是被他見了連王大哥與

一聲响翻身拖在龍床下我們俱是死的等他醒來少不的囑咐他一番千萬不

齊動手繩綁二背上了鎖可咬人大家方得干淨不言衆軍暗論且說那兩個內侍

滿口裏聲聲只把梓童叫捧定冠帶出了瓊花宮看了看東方發白天已大亮急

衆軍士眼力乖滑抓一把忙忙離了瓊花宮復命去了這且不講且說這衆軍士

若不是軍士早裏有主意守着咬金一個提心吊胆暗使人報與王子英知道好

作準備咬金這一時酒也醒了五六分只見身代繩索

軍士來至門外一聲喝道奉旨提取欽犯速將亂宮賊不言衆人私論也不言咬金午門聽審且說那衆家兄弟提上午門聽審哈衆軍答應一聲將咬金押出來了 在招商店中徐三爺見咬金與羅成晚上不來心中不

程咬金身下繩索出了現

這一時通天漢子難使威

測牽掛一夜不久又到明辰大家起的身來店家開了店

兩旁裏弓上弦來刀出鞘

只聽的武士吆喝當堂催

門只見羅成自外忙忙而來來至上房大叫一聲三哥不好

走快些

程智節身上還有三分酒

了三爺驚而問道賢弟怎麼來羅成說小弟被正國公

只見他志氣昂昂不皺眉

有許多衆人暗地齊誇獎

代進店去強逼招親小弟不允等至五鼓私逃而出方才

這才是漢子呢

縱然就死在九泉名不灰得脫前至大街忽聽人言亂傳就說有武漢大關瓊花

看起來人生應當這麼創

怕什麼樂到極處就生悲宮醉卧龍鳳床現今拿住要到午門聽審小弟心下

料着那瓊花娘娘難躲閃

他縱然貞烈也要坐一坐不安相隨衆人前去看原來就是四哥三哥你道這

聽說是裏邊混了多半夜

玉美人一定吃了那樣虧件事却待怎了三爺說這就講不得了兄弟們且不

空叫人不敢談論不敢講

而其實跳在黃河難清白必披掛乘馬各人暗藏短刀速去打探信息倘若

這衆人交頭接耳笑着說

急回來再正蘆林衆英雄些不祥少的就講反了

徐三爺聽的凶信一陣焦，無奈何吩咐蘆林眾英豪，裏急轉停不半刻，只見兩個武士手提着鋼刀一聲大喝，三爺說這一番禍皆因吾之過也。凶犯走上言罷，將咬金頓項鎖來，抓住兩口搭在肩頭。

明知道四弟不是老誠貨，原不該帶他揚州走，這遭拉進午門向裏急轉，早到了長生殿前，隋主正在恨怒之

怎麼該無故輕進皇宮院，無道君見面豈肯輕自饒，際只見武士將咬金代到殿前，定睛往下一視，看了看

兄弟們這一去須要仔細，不過是捨死忘生為朋友，咬金那平生像甚是凶惡，未及開言，武士將咬金往階

莫叫他法場砲响開了刀，惱惱反出這座揚州府，下一摔咕咚倒在丹墀場，帝將手一擺，兩邊武士閃開咬

依然的回轉瓦岡舊窩巢，徐三爺吩咐已畢，齊聲應，金口中不言，腹內自思道：這光景是要叫我下跪罷呀。

一个家按按帽子扎扎腰，各人去暗藏小刀防身體，出上一身剗，拉下皇帝馬，總然就跪着他，他未必饒我。

一齊出去了，為的是肝胆同心知已交，將這個硬漢子做到底罷，咬金想到這里，趴起來站着。

且不言店房出來一羣虎，再整那混世魔王來進朝，兩邊武士喝道：凶犯跪了。咬金說：哈，放你娘的狗屁，叫那

不言眾家兄弟前來解圍，說那咬金被眾軍士押着，早个下跪，聞名訪訪孤家，自來就不跪人，明公這才算的。到了午朝門外，馬上那兩個將官叫齊跳下馬來了，向是漢子這才算是胆哩。

程咬金志氣昂昂站階前  
就說道丈夫生來不怕死  
看起來大家修的瓊花觀

他這里嬌聲怪噪發狂言  
齊問道你是個風人麼咬金說哈胡講俺自家就不生  
俺既是敢去闖禍就敢担  
這樣病明明白白怎麼是個風人隋主大怒哈是不是

只許你三朝二日常來往

誰叫你任意伯佔自己頑  
俺走了一遭你就不耐煩  
個風人為何不知王法咬金說哼既是个皇帝為何不知  
朝政隋主說俺怎麼不知朝政咬金說俺怎麼不知王

不過是吃了幾壺下面酒

並不曾打了你的杯合盤  
法隋主說混亂宮院還不是不知王法麼咬金說荒亂

瓊花娘叫了他來當面問

俺沒曾擔着他那裙子邊  
酒色還不是不知朝政麼隋主說哇丑鬼焉敢與寡人辨

看起來你的意思我盡曉

大約是變下臉來問事情  
嘴咬金說哈隋主竟敢與孤家饒舌隋主說你怎麼的

程咬金不論好歹任意說

兩旁里唬殺合朝文武官  
孤家咬金說你怎麼的寡人隋主說俺乃奉天承運的

咬金不管長短滿口任意胡談兩旁的文武一个个咬指  
皇帝就稱寡人咬金說俺乃瓦岡寨的魔王就叫孤家

寒心暗說這賊就該萬剐零遲欺主太甚了不言文武  
隋主說呀聲名好大也咬金說噫却也不小呢

心裏暗論且說隋主聞咬金之言並不見怒色反惹的  
程咬金當面折舌漏了相  
隋煬帝方才認的混世王

失聲冷笑說道這个丑漢一定是個風人兩邊的文武一  
探探身手扶龍案往下看  
急惶惶不輕二目細端詳

天殺的賊你也來了麼

只說是今生難見你的面 狂吾主萬安化吉秦罷隋主呼道卿家且退朕自有主

不料想法網自投到這廂

俺本是奉天承運守帝關 意化吉叩首退班隋主向階下一指而喝曰那大叛逆你

不似你呼皇道寡亂家邦

却知死麼咬金說呀呸是那一个不知死你自己還不知死

朕自登基以來也就吃盡你的虧了

怎敢言人隋主說寡人有什麼不知死處你且講來咬

聞聽說反了某處破某處

聞聽你搶了南方據北方 全說住了你道無有不知死處麼文帝在日天下太平四

各省裏傷了幾處節度使

邊庭上殺了幾營掛甲郎 海寧靜萬民感激均沾皇恩並無人上山為王也無人

你算是天下大叛頭一个

引的那狼烟滾滾動刀鎗 落草為寇何等的清平世界那樣的光景乾坤看你

隋煬帝數前論後說不是

左班中忽有一臣奏表章 這个為君即位天下荒荒四海狼烟萬民痛恨人咒罵

隋主正然數論咬金的是非左班中閃出了一家大臣撩

幾人上山為王幾人落草為寇把一个萬里江山眼睜

袍端帶走至金闕俯伏丹墀口呼萬歲臣化吉有本

睜開的不成貨了

奏上隋主問曰卿家有何本章奏上來化吉奏曰亂宮

好容易先君整立創家邦 實指望代代傳流世世昌

賊子輕視王法金殿折舌欺慢聖上理身首示眾勿令獨

帝言道鳳不離巢龍在海 怎麼該辭別長安奔他鄉

我問你看的瓊花怎麼樣  
論起這件事來到還可恕

拉牽的美女身上無衣裳

一个家刀割繩斷向後張

常言道父子天性當行孝

現放着三宮六院嬪妃女

你嫂子縱然生的模樣俊

程咬金一齊揪出皇家丑

哎哟

問他个萬剛零遲開了腔

把一個咬金弄的口難張

且等待下回書裏說端詳

再問你花色或紅或是黃却說咬金被隋主喝令拿下要問萬剛凌遲兩邊武士  
最恨的納忝行艇不用水答應一聲將咬金拿下霎時背插亡命劊子手執刀相

你在那艇頭鼓掌哈哈笑隨離了長生殿不多一時出了午門押赴法場只聽的武

似此殃民取樂也還罷了士連聲喊哎哟哈問人閃開大叛出決無事的俱靠後

怎麼該殺害奪權立朝網些不言武士斷喝且說那些蘆林兄弟領了徐三爺之

怎麼該欺了妹子欺了娘命一个家意急心忙扑上大街忽聽的往來行人亂道那

怎麼該却將令兄暗裏傷个亂宮賊綁赴法場了眾兄弟聽的此言一个疾走

把一個無道隋君氣滿腔如飛跑至法場看了看那森嚴法度好惊人也

唱了聲兩邊武士拿下去眾弟兄有意前來把人劫  
看了看咬金綁縛在椿樞

劊子手提刀一齊往上跑那去了耀武揚威英雄胆  
這時節無精無采似癡呆

眾明公要知咬金死不死明晃晃剛刀只在脖項担  
武士們喝道問人站後些

單等那追命取魂三聲砲  
蘆林中結義情腸一旦別

衆兄弟暗把短刀講動手

噫聲音吼好利害也呀

有鎮國奇寶應該出世所以陷此地穴差人探取若得異

西北上翻天交地大風颳

刷喇喇飛沙走石乾坤變寶此乃國家之禎祥也隋主又問曰誰人敢探欽天監又

法場內衆人齊將面門遮

忽聽的半虛空裏一聲响奏曰常聞人言探地穴皆係罪人方才那一大叛理當處死

如同那春雷振動龍起蟄

霎時間風頭過去無踪影暫且赦回差探地穴倘或遇妖死而無怨若得奇寶將功

長生殿丹墀以下塌地穴

兩旁里惊壞多少文共武恕罪臣獻拙見吾主定奪隋主笑曰依卿所奏赦宥

金闕上唬殺無道失政爺

去提取逆叛就煩卿家在此看守地穴若有吉兆命內

不言法場上衆兄弟要講劫人且說這一陣風來半空中一侍傳報寡人回宮去也

聲响亮如同雷鳴之狀長生殿前呼喇一聲响處平地塌

隋場帝駕轉昭陽閣沉沉欽天監謝恩領旨忙欠身

了穴文武个个吃惊隋主面目變色遂離了金殿同文武一來是文土星官不該死

二來是天意損滅無道君

齊來觀看只見那穴周圍約有丈餘向下一觀黑洞洞看

法場上方才响了一聲砲忽然的聖旨一下赦罪人

不見底下是如何光景隋主問曰衆卿家此穴主何兆也有

衆武士挑開樁樞繩與鎖放起來招災惹禍程咬金

一欽天監跪倒奏曰臣聞上古多有此事不足為怪內裏必衆兄弟不動聲色向後退

悄悄的暗裏打聽信合音



武士們押着罪人去繳旨

程咬金二番又進午朝門

有幾分漢子就該有這樣胆吩咐人速看飯來與他吃

這一時心裏惊恐帶着怕

皆因那腹內退了黃米神

了好下地穴武士答應一聲去不多時端着兩個盒子放

不多時來至金闕丹墀下

看見那地穴風出寒森森

在咬金面前將盒開揭了蓋裏面雖不是個御宴食物却也過的

咬金同衆武士又來至金殿只見丹墀下塌地穴冷氣侵

武士端盒子

一齊走的忙

放了丹墀下

就在地穴旁

人又看了看隋主退朝回宮去了欽天監一聲喝道那一

揭了盒子蓋

一陣扑鼻香

咬金看着道

我就嘗一嘗

大叛再休猖狂若非本監保奏尔今難免刀劍之苦今

看了看看四个大盤不一樣

論東西也有熱來也有涼

日忽塌地穴內裏不知詳細將你赦回下穴探望若遇妖魔

有一盤火炖猪首希胡爛

有一盤好肥母雞臘渣香

死而無怨若得奇物將功折罪你却去也不去咬金聽的

有一盤細粉韭菜加醋蒜

有一盤雜雜合合肝肺湯

這幾句話口中不言心內自思說道怪不的將我赦回還

白生生雪花點心二十个

團團錫器盛着大米湯

是頂死案子麼我若不肯應承依舊還是處斬下穴

程咬金狼吞虎咽吃个飽

還想着瓊花宮內玉液漿

還是一線的生路也能就進去創一創看是何如咬金想

武士們端着盒子佯徇去

見幾個拿過繩與長荆筐

到這里滿口應承就說我去我去欽天監笑道好看你

咬金用飯已畢只見有幾個武士將繩筐拿至穴旁說過

來下去罷咬金說且住俺如今身上並無盔甲手內又無看失聲大笑武士說你笑的什麼咬金說我當裏面兵器下去倘若遇着妖精却合他使拳哪使脚呢欽天監是什麼東西原是滿滿的一穴銀子武士說呸既是銀子聽的此言說道講的有理快看兵器盔甲與他武士答應俺怎麼看不見咬金說你是什麼眼色就待要講看一聲即時端過了一身盔甲拿過了一口短刀咬金這才頂見我這眼是南海觀音把淨水瓶裡那水送了我一點盔貫甲吞扎結實手提了短刀武士說下去罷咬金說且洗了一洗雲彩遮不住霧氣遮不住這裏頭是一層住你弄的這個傢伙火還不在行扎上架木上吊滑車繩上霧氣把銀子罩着你却那裏看的見不信待我一指與掛上銅鈴武士說架木車罷了要這個銅鈴何用咬金說你看那南邊是元寶那北邊是些小京鏢還有好幾塊那個東西當用你不曉的鈴兒一幌就知是到了底待幾個大的每塊都有二十多斤那不是一塊那又是一塊看時辰再一幌就知是要上來若無銅鈴甚麼是個信音武見了沒有

士說的有理即時扎上架木吊起滑車掛上銅鈴將荆筐的好一個當面撒謊程咬金  
 繩上了滑車武士說過來你下去罷咬金說且住待我先跑至那欽天監前雙膝跪  
 往下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咬金站在穴岸探身往下這地穴不必遣差那罪人

哄的那幾個武士熱了盆  
 叫聲大老爺

明明的裏面俱是大元寶

並無有邪魔成精鬼怪神

欽天監說准你們先下去

算是他各心揣着貪財心

與他根生鉄柱子當了針

啦啦放了長繩數丈深

聽了聽杳杳茫茫水無音

只覺着輕皮擦的不甚沉

好唬人也

這才是因為圖財害了命

大老爺俺先不信看一看裏邊是什麼動靜咬金探身又往下一看就說哎哟

看來武士說曉的了 哎哟銀子還是有的旁里出來了一條護寶的大虫他兩

活活的上了咬金急丟當 个竟是還沒死原是咬破鼻子出來的血一个在裏面打

急忙忙两个跳上荆筐去 虫一个正拿銀子這一搯好打壞了虫的眼眶子了

你 忽聽的哎哟一聲斷了氣看那个把銀子好裝裝了一懷代着一腰再叫两个下去

有幾個一齊用力往上拉殺了那虫再無妨礙了武士們說任你怎麼樣說俺

霎時間荆筐上了地穴岸不上這個當了你就過來下去殺了那護寶虫罷咬金暗

只見那一片赤紅血水淋 說道可罷了我了

下回書難為東阿程咬金 程咬金滿口搗鬼胡念誦 武士們催逼去殺護寶虫

却說這兩個武士死于非命荆筐內一片血跡唬的那衆武士程咬金強咬牙闔下去罷 近走前伸手抓過那根繩

个个驚駭欽天監看這光景心中不悅一聲喝道那大叛咬金呼道衆位們我若下去這個荆筐輕易不可就要拉上來

因何謊言誑哄武士廢命是何理也咬金說待我往下再看任憑那幾個時辰休動手 單聽着繩上一派响銅鈴

我若是裏邊得了無價寶

大家俱恭喜了

常言道不到虎穴焉得虎子待俺進去到那邊看看

我請你每人多多吃幾杯

武士說上來罷

是如何光景咬金想到這裏將身一伏進了旁穴試了試

程咬金無奈才把荆筐上

不好了

身子起不來無奈將短刀插在背後兩手扶地一步步一

啞啦啦送進深穴數丈坑

不多時荆筐落底繩不動慢慢趴趴了有半射之地方才出的穴來急了一身痛汗起的

賄了賄伸手不見黑咚咚

程咬金出了荆筐用手抹身來拔下短刀抬頭一看何嘗是穴內光景明明的青天

抹着了兩個武士死尸靈

這一下邊少了兩條腿紅日當空遂離了穴口向前走有半里之遙只見另是

那不上頭半邊影無踪

忽聽的耳邊相个什麼响一番世界也

吱吱

程咬金作了肝肺毛骨悚程咬金停步遙望四下觀

看了看也有水來也有山

急翻身加力一刀劈了去

一聲响閃出孔竅透光明那一座山好幽雅也

花斑斑雜石密排生綠草

咬金劈了一下只聽的响亮一聲閃出一道明光咬金驚疑不高聳聳峰頂難辨翠雲烟

恍惚惚半隱半漏神仙洞

止看了看原是大大的一个旁穴自那邊照過來的明黑沉沉似溪似池老龍潭

一陣陣澗底崖下猿猴叫

亮咬金暗自想道也罷既到了這個所在也說不得了幾聲聲樹木林內鳥雀喧

青虛虛密林深處藏道院

素淨淨荆棘叢內現茅菴

轉眼又片好水也

非是俺與你認識今早有一婦人領着十數歲的一個孩

吮拉拉接天連日無窮碧

白茫茫波起長流雪浪翻

子到此渡河我來放牛與那婦人相遇他曾留下一信就

冷哄哄岸邊不生菖蒲草

靜悄悄水面不見渡人舡

說有個混世魔王是他的丈夫若是來時速渡河尋他

東看看缺少兒童下絲網

西瞧瞧那有魚翁執釣竿

便了咬金聽到這里大驚而言道似這等講來那婦人

程咬金混混沌沌如做夢

忽見今少年牧童把牛牽

一定是我的結髮裴氏那小孩子一定是兒子朋友他母子

却說咬金觀山看水如在夢迷之中又無人可問是個什麼

如今往那里去了牧童說噫走的好遠哩

所在正在混沌之際忽見一個少年牧童頭挽着雙髻面如

就說道婦人臨行淚不乾

付粉唇若丹硃看年紀約有十七八歲牽了一隻青牛來河左手里領着膝下一个子

聲聲的痛罵忘恩負義男

邊飲水咬金一見速迎了幾步來至近前束手問道牧他留下幾句話兒對你講

千萬的莫把錦榮常掛牽

童哥這是什麼去處那牧童不答只管池邊飲水以待又說道洛陽不是久居地

最不可貪名圖利戀三賢

那牛將水吃足才回過頭來將咬金一看惊而問道你莫非等候着龍虎自有風雲會

莫忘了丈夫得志在長安

是混世魔王麼咬金說正是牧童哥如何認識牧童說實必的莫傷慈孝倡隨鳥

最緊要必上應天麒麟山

青峯下萬里素梅成佳配

那時節掃蕩東塵凱歌還在天上如何會的着呵有了大約是个妖精見我這樣

這牧童滿口說的後來話

程咬金那里曉的這機關漢子不敢動手他就自去了方才他說的那話俱不足信

牧童言罷咬金如做夢一般那裏曉得其內的詳細又東

這道河過去看看才好猛然抬頭向對岸一看呀又是一

手問道牧童哥把這些話細細講與我聽牧童說天道

番奇事了岸邊現出了大大一間草厦四面皆無牆壁

茫茫不可預知後來自應驗也咬金又問道牧童哥什麼

中間坐着一位女子好飄酒也

名字牧童笑曰不登雀橋路何必問牛郎要問你的妻

程咬金腹內展轉犯京疑

子那岸上有人來也咬金回頭一望那牧童與牛都不見了咬

平地裏現出一個美貌女

只見他懷裏守着一張機

金見牧童踪影皆無暗自驚疑不止自言自語說道這

天生就玉面朱唇儉脂粉

淡淡的(一身可體素羅衣

事却也出奇方才明明白白與他講話為何轉眼就不見是怎麼面帶愁容無喜色

促眉頭又似悲來又是啼

了他才臨行說了兩句話頭一句記不切第二句有个什麼盼的那一年一度七夕會

最可恨既至相逢又別離

牽牛郎一定是天上那個牽牛郎前來點化與俺也是有定就的雀橋懸立佳期至

平常時阻隔兩岸東與西

的又想了想說呸這就不近理了我如今是在地底下他是程咬金不知詳細高聲問

那里有擺渡橋梁我過去

咬金將那女子問道俺要過河但不知橋梁渡口在于何只聽的喊叫一聲振天曹

黑霧中躍出凶惡作怪妖

處咬金問了幾聲只見那女子停機而歌曰宇宙初混程咬金急忙無處將身避

他只得強硬着胆對面睜

沈茫兩儀中四象包藏天分先後註定陰陽萬物皆生化黑森森一隻獨角生頭上

亂蓬蓬耳邊赤髮腦後飄

令人難測量一對對兩雙雙不似俺一年一渡受盡了無限血盆口四個獠牙在唇外

金睛眼放出兩道電光毫

的淒涼女子歌罷正色而言道對岸上那一將軍你是問的赤条条漏着身子光着脚

花鬃鬃虎皮短褲扎的窄

渡口麼咬金說正是女子說咳俺乃是个女人曉的什麼惡狠狠體轉身搖踏大步

雄糾糾手提五花棒一條

渡口莫非向織女來問渡等問不去駕雀橋那不是我走近前單扑頂門加力打

好咬金眼力乖巧回一刀

的丈夫來也咬金又回頭一望那女子又不見了連那條大他两个並不答言動了手

眼前裏不知那个低與高

河皆無現成了白茫茫一片沙灘又看那座大山也不是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還得是大家一齊拘拘腰

了竟成黑霧霧一片雲霞咬金正在驚疑之際忽聽的

詩曰地穴即天界乾道緊連坤

莫說盡是假其內也有真

黑霧之中怪聲吼吼驚天動地一連响了三陣自內裏跳

閉言莫論且說咬金與那怪物两个就在沙灘之上殺在一處

出了一个怪物連聲喊叫咬啣生人莫走有吾來也

這一个一棒打來那一个一刀劈去两个來來往往去去回回的

有二十个回合不分勝敗正戰之間忽見那怪物平地閃了慌的个咬金伏地把頭叩  
 尊道皇爺萬望保佑了

一跌好咬金跳至近前照定頂門呵呀劈了一刀只見火光  
 爬起来又將兩旁細端詳 有一个泥塑小鬼好面善

一閃怪物跳起身來提棒向北逃走咬金那里肯捨大叹一  
 只見他身上汗流水汪汪 頭頂裏破了一塊不對色

聲隨後趕來那怪物雖是凶惡跑的却不甚快被咬金  
 程咬金看罷形藏將頭點

幾步早已赶上怪物作急回手又打一棒來咬金用力架  
 就說我明白了 原來是小鬼鬧了我一場

開未及兩合那怪物虛打一棒不向北走又往東逃咬金  
 咬金將小鬼看罷就說方才就是你麼幸虧我咬金的胆

提刀緊急跟隨追趕又到了一个所在好似座廟宇一  
 還大若是个小胆的就叫你唬跑了孤家算是惊唬你了言

般那怪物將身一縱躡進去了  
 罷轉身又到桌前把短刀插在腰後將那根五花棒拿將起

程咬金一見怪物將身藏 他這里提刀也來進廟堂  
 來看看了看似銅非銅似鉄非鉄上有五路金花霞光閃閃

聽了聽四壁悄悄無聲色 看了看神前供設桌一張  
 還有一行金字咬金也念不出來就說這件兵器拿上穴

桌面上放着一根五花棒 不知那妖怪坐落向何方  
 去就是算一寶不如將這个小鬼打碎泥相免的他在此作

只見那幾位神相面南坐 認了認原是上古聖三皇  
 怪咬金想到這裏舉起五花棒照定小鬼頂門就是一棒



只聽噹啷一聲响亮面前發了一陣的黑忽睜眼一看小鬼與輕輕的放下竹籃合水確 沉穩穩坐在荒草小路旁

神相連廟宇都不見了眼前俱是一代荒草有一條小徑向程咬金一時不解其中意 他只得走近前來問女娘

北通連隱隱好似一所庄村咬金心中不定暗自說道這都 那一婦人見咬金來不敢前進紙鏢涼漿輕輕坐在路旁

是些甚麼光景忽有忽無如同夢境一般且到北邊那 咬金走近前來笑而問道你這小娘子要往那裡去程

个庄內問問其內的來歷便知詳細咬金想到這裏遂 咬金問了這一聲那婦人把身子一扭回過頭去停有良久

提棒向北而來將到庄內忽見一個婦人來也 沒好氣的說道你這漢子放着不走路却問奴恁的那

程咬金安心進庄問端詳 忽見个少年婦人素體粧 裏去不那裏去與你什麼相干咬金笑道小娘子怪的極

只見他腰繫麻繩頭頂孝 雪白的新新鮮鮮鞋一雙 是男女就不該講話俺如今迷失路徑問一問這是个什

冤屈屈悲啼不敢高聲哭 幾點的腮邊流來淚千行 麼地方婦人說你且少等一等待我與那不成才的丈夫上

左手裏提着竹籃盛紙鏢 右手裏提着一瓶水涼漿 了攷來慢慢與你講咬金說你丈夫的攷墓却在那里

忽抬頭看見東阿程智節 不由的倒退幾步帶惊慌 婦人轉身一指道那黃登登峯上便是咬金說你丈夫

羞慚慚白面忽忽赤難迴避 又無有房舍牆壁那去藏 是个甚麼人叫甚麼名字婦人說我丈夫是酒色中的

个班頭姓隋名全字表白王咬金聽了那婦人這幾句那婦人言罷咬金惊而問道小娘子說的這些話我俱不話認作真情那里曉得其內的破解那婦人言罷姓名明白莫恨的是我麼婦人說非也恨的是你手內拿的欠起身來跨過竹籃提起水確就講要走忽往咬金那一根棒我家丈夫就死在這根棒下咬金說小娘子且手內一看呀的一聲摔了漿水丟了紙鏢籃子大哭一聲把情由講與我聽婦人說這話說起來就長了多少說說道我丈夫的對頭來也

幾句你聽正比這座庄村叫做西安庄庄內有一个異人姓

這婦人連聲叫苦手搥胸

霎時間把个粉面成了青唐名叫青峯武藝高強生相凶惡曾與三皇廟中無

跌的那竹籃紙鏢遂風走

兵的聲摔了右手漿水確常鬼一拜那青峯要伯俺的家業我的丈夫不肯輕自與

哭了聲去世先人枉創業

罵了聲軟弱夫主力無能他他把無常鬼請來就是拿着你手裡這一根棒將我

恨了聲三皇廟內無常鬼

怨了聲西安庄裏唐青峰那丈夫一棒打死將一个萬貫的家業生生被他伯去了咬金

你把那晉陽三鎖心腸改

弄的俺萬貫家財一掃空聽罷叫道小娘子不必悲傷那無常鬼被俺打死奪了此

但恐怕伯的產業難常守

自有那大梁守太報不平棒同俺再進庄去將那唐青峰打死與你丈夫報仇小娘子

這婦人滿口說的興廢話

把一个咬金混的似楞爭意下何如婦人說難得將軍一片好心將軍若不棄嫌隨奴

到家俺有瓊花美酒鳳枕龍床請將軍一醉何如咬金咬金正看這五匹馬的動作忽見那宮殿中出來了一個漢子說小娘子住在那里婦人說西北下瓊花宮現出來了咬金生相甚是凶惡似人非人似鬼非鬼手提一口大刀並無馬匹抬頭一望那婦人與庄村又不見了

程咬金暗自思量透胆寒

恰像是一夜兩番鬼來纏

俺唐青峯麼若知俺的利害早早下馬受降還不失封

是怎麼一行說話就不見

俱都是胡支苟任意談

爾侯位再若妄自尊大假充皇帝叫你們一个个分尸萬段

看起來地穴那的瓊花觀

忽抬頭向北一看呀

那五個人聽的此言各人將手中的令旗一展霎時間粒束改

果然的一座宮殿掛彩旗

黃登登俱是一片琉璃瓦

變不見那玉帶龍袍俱成了明盛亮甲只見有一個金甲紅

高聳聳斜山抹角出厦簷

正是那咬金痴呆舉目看

袍的漢子用鎗一指喝道唐青峯少得無禮大家里的

咕咚咕咚咕咚

只聽的三聲砲响振天關

江山人人可以稱王作帝爾等何自逞強安心要獨伯乾坤

吡啦啦一連躡出五匹馬

俱都是身披龍袍頂玉冠

是何理也不要走我與你定決雌雄言能催馬揷鎗的

代說是興圍不見鷹合犬

一个家各執鎗刀跨凋鞍

一聲刺一鎗去唐青峯用力招架殺在一處不過三五回合

霎時間列成五方五帝陣

忽有个對敵漢子要當先

紅袍漢子攆馬就走唐青峯正要追赶只見又一皂袍烏甲

的漢子催馬前來大叫一聲殺在一處話不可煩絮這五  
五個人俱作黃梁夢悠悠 這本是地穴現的後來事

個人掄班大戰互相救應又停了有半刻時辰五人一齊吶  
羅士信匹馬單鎗鎖五龍 旁邊裏悶殺東阿程智節

喊一擁而上將一個唐青峰圍在當中這一個鎗那一個刀五下  
呀不好了 正南上霹靂交如來報仇

裏一齊動手唐青峰正在危急之際只聽的半空中風聲  
咬金在旁並不解其內的詳細正看那隻猛虎吃人忽聽

吼吼自那雲霧之中有一隻白虎現出來了  
的正南霹靂交如有一塊黑雲平空而墜那雲霧中現

程咬金正看英雄氣不收 忽聽的半空風來响嗖嗖  
出了一條青龍搖頭擺尾照着那隻白虎抓一爪來那白

現出隻白額猛虎誰不怕 只見他張牙舞爪令人愁  
虎往旁裏一閃青龍赶上又是一爪那白虎依舊閃開着

疆場裏唬殺五個假皇帝 一個家刀鎗散亂滿地丟  
那白虎的光景不大與這青龍賭關怎担的這條青龍左

急慌忙縱馬加鞭要逃走 爭奈是大數已盡怎休  
一爪右一爪只是抓去並無退回眼看着那白虎就惱了將

唵那虎已下來了 惡狠狠照着那個打一掌  
身一伏尾巴搖了幾搖身子提了幾提刷的一聲照着那

唬殺人開了肚子血水流 急翻身又將這個咬一口  
青龍急架相還左右盤旋關在一處怎見龍虎相爭

只聽的哎喲一聲沒了頭 不多時東張西倒尸橫地  
的利害有西江月為証

這個借着雲勢，那個仗着風威，飛沙滾滾，起沉雷，並非龍。程咬金呆呆的，欲看只見那條青龍，氣力將敗，被那一隻虎勝會，眼前定主強弱，目下就是輪迴。一旦爭起，是合非結，下仇敵數輩。

程咬金二目不轉，急惶惶。

單看那各自逞強，虎與龍。

一動也不敢動了，白虎得勝，駕定風頭向西就走。那唐青

這一個搖頭擺尾，騰雲霧。

那一個張牙舞爪，使狂風。

峰將手一點，大聲喚道：「右白將軍，你且慢走。有人在周西坡」

明公道：「這龍虎是誰？」

一個是溜川盤陽羅士信。

下要講暗算你了，那白虎並不回頭，一直去了。咬金看到其

一個是天堂盧州勇單通。

都只為煬帝無福，家邦喪。

間，並不知唐青峰是什麼人。遂大聲問道：「那漢子為誰？」

各處裏分糧列土，做朝廷。

羅士信投奔長安，保真主。

唐青峰聽的有人問他，抬頭看見咬金提刀走近，前來看

單雄信扶保洛陽王世充。

只因那日鑽五龍，絕了義。

了看咬金手提着五花棒，他就惱了。哈我家朋友的兵器

回馬鎗挑了一拜，單二兄。

地穴裏點化俱是後來事。

如何到在你手？咬金將三皇廟打鬼之事說了一遍。唐青

程咬金如痴如呆，如夢中。

眼看着那條青龍，堪可敗。

峰大怒說道：「哇！我把你這亂宮賊，傷我的朋友，還奪了

白額虎，張開血口，吼一聲。」

兵器就該迴避，才是竟自尋上門來了。看來大約你也

不知我的利害待俺通名與你吾乃安邦定國的唐青峰也金加上平生力量呵打一棒去唐青峰哎喲一聲拖刀向俺本是千古不磨逞剛強  
幌幾幌放出頂門冷寒光南就走咬金隨後趕來正然追趕之際忽見路旁閃出那等閑裏不與俗人犯來往  
交接的俱是北辰紫微郎个穿孝的婦人來手指着罵道唐青峰快刀殺的你也

俺也能擒賊捉叛定四海  
俺也能自蕩烟塵振家邦有今日麼打的好快快快趕咬金也不管這婦人是自何而

俺也能千軍隊內反寇懼  
俺也能萬馬營中敵將忙來急急的追趕忽見面前一座廟宇那唐青峰將身縱

都只為世道衰亡無真主  
因此上隱姓埋名這里藏跳進廟去咬金也隨後追趕抬頭一看原是那座三皇廟只

今日裏俺的機關盡現露  
又打上知己朋友被你降見唐青峰避在神後咬金大喝一聲一棒打去唐青峰刷的

唐青峯變下臉來把刀舉  
照定了瓦岡寨上混世王一聲跳下神台向外就走咬金依舊趕出廟來又趕了約有

程咬金架開大刀回了手  
只聽的刀來棒迎响叮噹三四里忽有一座大山下道大河西岸有一女子織機東

且說唐青峰言罷炤定咬金壁面一刀來好咬金舉棒  
岸有一牧童放牛唐青峰極命的叫道牛郎哥救俺一

相還两个走了有十數个回合咬金看出他的空子將五命牧童笑曰時今時今青峰出世早歸真主忽得延遲  
花棒下邊一棍唐青峰貪往下招上邊閃出頂門好咬  
言罷向東一指那唐青峰拖刀向東敗去咬金也不與

牛郎織女答話提棒只是追趕忽見前面現出了一个小把个萬里山河屬大唐 今日裡講到此處煞住板

小古洞唐青峰一頭闖去咬金隨後將身一伏也進了古洞 衆明公再聽下回說端詳

仔細一觀呀好奇怪也 却說程咬金大鬧了瓊花宮被隋主綁縛出斬幸而天意留

程咬金進了古洞細端詳 不知那青峰迴避向那廟 人殿前塌一地穴欽天監啟奏赦回免了死罪差探地穴咬

撒下了一口大刀寒光現 穴旁里放着大大一荆筐 全係文土星臨凡地穴之中得了兩件奇寶出了地穴欽天

程咬金定有良久方醒悟 這是下來的那一地穴也 監與衆武士無不駭駭一个家齊聲說道這件事真乃

往上看遠遠望見一明光 伸手去拿過定唐刀一口 吉星相助也

他這裏上了荆筐就幌當 唰唰唰銅鈴上下一派响 程咬金逢凶化吉離穴巢 有兩件無價奇寶放光毫

穴口上武士一見着了忙 只聽的齊聲吶喊打長號 喜的个欽天監正三鼓掌 就說道天降祥瑞賀聖朝

吱嚶嚶上去瓦岡混世王 這一去赦了亂宮諸罪過 有幾個武士惊奇齊唱彩 一个家靠背挨肩俱來賄

這一去兄弟同赴演武場 準備着羅成奪了狀元印 觀了觀色光燦爛五花棒 看了看雪亮碧秋定唐刀

老楊莽中了他的回馬鎗 衆魁元一齊反出揚州府 內侍們傳報後宮當今主 霎時間驚動合朝衆羣僚

只見那文武西兩旁列

忽聽的鐘鳴鼓响兩邊敲盡皆捉拿斬首示衆世道清平宇宙寧靜朝臣頂恩萬

出來个酒色皇帝坐金殿

滴溜溜一陣風來塵土飄民感教化吉奏罷隋主展轉未決又有一家大臣撩袍端

衆臣穿袍袖遮面難睁眼

不多時風頭過去帶走上金闕俯伏奏道陛下臣王世充奏聞聖上隋主說

把个無底深穴不見了

卿家奏上來世充說我主龍體萬安聽臣奏稟

隋主方才坐殿忽然一陣風來把个地穴霎時刮平衆文武

自古來幾代傳流帝與王聖人云國家將興有禎祥

惊疑不止暗自說道那一丑漢再停一刻必死地穴之内不言常聞的先朝曾有地穴事

得寶的俱是擎天柱棟梁

文武腹内暗論且說隋主問曰那大叛進穴得何奇寶獻想一想龍馬負圖非為怪

豈不聞雷震岐山得吉昌

上寡人過目殿頭官聽說將五花棒定唐刀呈上隋主一見今日裏彌天重犯應當斬

須念他捨死忘生胆氣剛

龍顏大悅向階下問曰衆卿家地穴發現此物主何兆也問早有那將功折罪一道旨

應當是犯法違條莫去傷

罷只見一家大臣執笏出班俯伏丹墀奏曰陛下臣宇文一來是莫失科場英雄望

二來是閉塞賢門驚四方

化吉奏聞聖上大叛亂宮必有妖人扶左異端邪術現此幻為臣的冒奏天顏誠惶恐

願五主聖德洪恩作主張

景感亂聖心速將大叛發交六部嚴審推問追出實情王世充右峰齒利階前奏

幾句話感動無道失政王



王世充奏罷隋主龍顏大悅就說依卿所奏卿家且退歸不守法度方制此刀警戒愚頑成刀之後四海寧靜狼烟班待朕降旨二人叩頭呼萬歲三聲欠身各自歸班隋主不起堯王以為鎮國之寶向來也不知失于何處今既出世喚道監正官何在殿頭官一聲喝道監官走上欽天監聽的乃宣息天下之兆也堯為大唐因此是唐刀不敢虛購所奏傳宣忙忙跑上金闕俯伏階下隋主問曰地穴現此刀棒具實隋主聽罷大笑道卿家之言寡人好暢快也

主何吉凶奏上來監正奏曰吾主龍心萬安此乃國家之這隋君信了幾句吉利話他拿着生鉄棒撻當了針

祥瑞也此棒名為鎮宮除邪五花棒出自軒轅皇帝時這本是地府送來追命鬼休當作天降龍虎會風雲

大破蚩尤方制此棒蚩尤滅後以作鎮宮之寶但不知失準備着五花棒下喪楊廣準備着定唐刀去保世民

于何處今之出世真乃國家之幸也隋主聽罷笑曰具眼前的禍根當作吉慶物旨意下赦了東阿程咬金

卿奏來乃寡人之福也但不知此刀是何出處有什麼好處下回書演武廳前羣星鬪歡作了金闕右帥白虎神

監正奏曰此刀名為安邦治國定唐刀隋主說住了既是寡一怒間走馬奪了狀元印回馬鎗挑了登州沿海臣

人之福為何不注定隋刀反定一個唐字但恐其間有些衆魁元一齊反出楊州府長安城生了李淵大唐君

不利監正奏曰吾主萬安此刀出自唐堯時恐有化外之民且不言後來一切興廢事再講那文士星離午朝門

且說隋主聽了欽天監之言以為吉慶照臨吩咐監正歸班  
這內侍面目驚慌跪塵埃

唬的他抖衣而戰口難開

即降赦旨免大叛亂宮之罪仍許武場聽考旨意一下  
停良久方才回過一口氣

尊了聲萬歲皇命聽明白

誰敢抗違將咬金穿的盧甲帶的短刀一留下重正衣服  
安樂宮一陣陰風迷人目

隱隱的鬼哭神號痛悲哀

送出午門任便回店而去這且不講且說隋主吩咐階下  
平地裏現出一件古怪物

但不知孽障是從那裏來

武士將定唐刀抬出午門送至演武廳以待考試任憑舉  
向下看少脚無腿會行走

往上瞧欠背缺頂少耳腮

子聽用武士領旨將刀抬去隋主又吩咐內侍將五花棒抬  
唬的個國母皇娘無處躲

驚的些聽事官娥似打節

進後宮好鎮押邪崇內侍領旨將棒抬去隋主袍袖一展羣  
奴婢們向前一上不至緊

被他一滾撞倒幾名

臣皆散駕返後宮方才進的禁門只見一個內侍只跑的張  
一個家跌破帽子吊了鞋

這內侍訴罷宮內妖孽事

口氣喘大叫一聲不好了隋主忙忙問道怎麼來有什麼事  
隋主說內侍莫慌

命人去速將五花棒來抬

如何這等忙然內侍跪倒哈哈了好幾口氣全講不出來  
隋主聽內侍之言就說不必驚慌方才地穴之中現出一寶名

隋主說從容慢慢的講那內侍停有良久才回過一口氣  
為五花棒專以除邪打鬼待寡人當面一看是何怪物你

來尊道萬歲爺安樂宮禍事來也  
且起來隨朕進宮這內侍叩了個頭起的身來跟定隋

主來至後宮並不見娘娘接駕宮女亂走隋主定睛只見一這隋君醒來含淚一陣酸  
問了聲如今怪物在那邊  
物約有斗口相似滿地亂滾似肉非肉似皮非皮一行向東轉宴宴稟道如今怪物踪跡皆無隋君說罷了

而復西隋主觀有半刻並不知是個甚麼怪物命內侍將俺方才昏迷不醒人間事  
見了那先君前來數句言

五花棒抬過來內侍領旨不多一時將棒抬過來至隋主  
我那父聲聲叫着乳名罵  
就說我外施仁義內存奸

面前這隋君將五花棒抓在手中大聲喝道何處的怪物  
至如今上帝不容無道主  
差了個太歲前來把命纏

馬敢混亂宮院吃寡人一棒照着怪物打去只聽的响亮一樣童朕有幾句辭世之語聽俺吩咐

聲如同平地起了個沉雷半空丟了個霹靂有山崩地  
我若是早晚之間廢了命  
必須要靈柩回轉奔長安

裂之聲海沸山搖之狀那怪物分為兩片內裏湧出了股  
看起來死後難入祖先墓  
不過是免的孤魂各一天

鮮血照定隋君沒頭代腦流了一身隋君這一驚跌倒塵埃  
這隋君一行說話連聲喊  
外面有鬼來了

昏迷不醒宮內嬪娥內侍忙來攙扶慌的個娘娘聲聲來  
只見他目瞪痴呆唇齒寒  
今日里失政皇帝得了病

問大家扶上龍床停有多時微睜二目伸手將娘娘拉住  
準備着五花棒下命可憐  
揚州府安樂宮宰喪楊廣

就說梓童寡人不久于陽世了  
長安城三鎖晉陽反李淵  
不言這宮內時刻神鬼見

再言那飛報來至午門前

敗百里勢窮力孤特遣飛報具表上聞隋主看罷大叫

不言隋主宮中得病且說有個報子來至午門滾鞍下馬一聲二目緊合昏迷不醒停有良久回過一口氣來吡啣李將急急報兩手高擎尊道黃門大老爺小人乃長安遠差瀾天殺的你下的好狠你家世世皆食隋祿如何興此篡報稱急事的速傳後宮不可有誤黃門官將報接過向內逆之心也

急傳不多一時轉至禁門內侍兩手捧定送進安樂宮這隋君不恨地不怨天

聲聲的手拍胸膛罵李淵

宮女接過獻于龍榻之前宮女稟道萬歲今有長安急你如今做的却是誰家官

到如今不思報本盡忠孝

報請主親看隋主將病目閃吩咐將報拆開待朕過目反做了背主佞臣亂國奸

全不想丹鳳樓上圖影相

宮女拆去封皮展開隋主探身一視只見上面寫道鎮守西但只怕凌烟閣上名不傳

人常說光武中興罵王莽

安招討元帥臣宇文化祥呈表奏聞皇上東行朝內空又道是漢末三分恨曹瞞

你縱然面南登基做皇帝

虛臣理外事日夜不暇內托唐公掌管國政生殺之權皆留下那幾代遺臭兒萬千

俺若能恢復故國平逆叛

出李門現今謀反大逆僭居帝位稱為大唐倉庫盡開賊呀

將你那合家拿來刀下食

宮院皆污臣討一陣被馬三保段志顯等詭計多端兵這隋君龍床正然發大恨

忽有個內侍跪倒稟一番

隋君正在恨怒之際忽有一侍童道禁門外有沿海登州鬼怪來侵這是怎說楊王說聖上勿慮此乃心神不定那老王爺要來見駕隋君說好寡人正要與皇叔一論傳宣自心生陛下受了痰火之症當服敗火消痰丸以解此症出去安樂宮一見內侍領旨而去隋君說梓童迴避了娘娘言罷退出安樂宮回王府去了

導旨迴避不多一時只聽的內侍喝道老王爺進宮楊令老楊王出離皇家安樂宮一心裏為國忘家定太平

進的宮來龍榻下跪倒口呼萬歲三聲隋君命內侍賜滿懷中牽掛隋君得了病又打上長安反了唐國公

坐楊王告坐于榻前隋君將遇怪得病之事說了一遍又一霎時難除腹內憂心痞又添上西北長安眼中疔

將告急表章過與楊王這奸王觀罷長嘆一聲咬不想這奸王一心治國安天下但恐怕氣數循環天不容

李淵這厮竟到這地位了皇上龍心請安但有老臣在準備着明辰就是歸期至有一個白虎當頭主大凶

此斷不容逆賊猖狂明辰即八月十五考期已至老臣監場羅士信回馬鎗挑楊王子安樂宮五花棒下崩假龍

考選天下奇才掛印懸牌提兵調將老臣同隨長安走各處裏分茅列土稱年號亂烘烘一十八家做朝廷

走定復家邦宮中不祥之事並告急表章且不可向外傳到後來日鎖五龍羣雄滅大唐君一統山河四百冬

出恐生內亂主公勿憂老臣告退隋君說寡人合身就有且不言盛衰存亡興廢事再說那蘆林知己眾英雄

不言楊王回府打點考試且說程咬金救出朝來如同傷弓之言就說多勞賢東我們知道了

之鳥漏網之魚暗自說道足以勾了低着頭一溜烟的走去這店家言能向外走律倘 徐三爺吩咐同心結義郎

正然走着忽聽耳旁有人喚道四哥你來了麼咬金停到明辰就是魚龍變化日 必須要奮志勇充當自強

住脚步抬頭一視看了看原是羅成衆家兄弟咬金說 雖然是千軍萬馬曾經過 此處不可輕視了

衆家兄弟因何在此羅成說四哥大街非叙話之處且到店 四海內英雄豪杰進帝邦 倘若是陣前勢弱力不濟

房言罷衆家兄弟同咬金來至店門一直進了上房三爺 把咱那數載名赴于東洋 好夕的必奪今科狀元印

一見又惊又喜問其情由咬金訴說一遍三爺說罷了此乃 不枉的蘆柳林中創一場 步下的百步穿楊憑眼力

天假其便死而復生自今以後似這樣滅門之禍不必再創 馬上的出手疾快刀合鎗 須效那明甫舉鼎諸王怕

兄弟們正然談話忽見店家跑進上房尊道衆位爺們好 仿學那翼德拒水斷橋梁 徐三爺聲聲說的壯志話

上養養精神明日好進場聽考各街俱有楊千歲的示諭 一个家氣吐虹霓透上蒼

甚是明白五鼓喂馬正理軍器卯時用飯辰時進場聽考今 徐三爺言罷一个家摩拳擦掌各要爭先三爺說兄弟

日各具姓名投遞兵部衙門以待明辰聽點三爺聞店家們 誰去報名投冊羅成說小弟願往三爺說好賢弟速去

早來兄弟們的名字俱要開寫明白又叫道四弟明辰與你把那兄弟之中選一選 那一個敢去大胆闖瓊花

愚兄在店中看門叫羅賢弟不上你的名字罷咬金說長生殿變臉就把皇帝罵 地穴裏抖胆就把妖精拿

怎麼着不上我的名字別人是聽考我是來要來麼三 說什麼演武廳上狀元印 捨命的鎗刀林內抓一抓

爺笑道四弟不必這等講你平素為人不論深淺專一 料着那未經大敵毛失鬼 管叫他看見模樣就唬殺

惹禍看來狀元印也未必有你掛的到不如自知理虧免 到明日我先當頭創一創 怕什麼步下短刀馬上义

的惊天動地被旁人一場笑話咬金聽了這話便一聲怪叫 程咬金志氣昂昂講比武 三爺說也罷八弟呀

哎哟三哥為何將咱這等小看莫說是考場的舉子就 你出去投名冊上代着他

是當今皇帝俺還纏他三合八弟休聽三哥的話將俺 三爺聽咬金之言冷笑一聲就說八弟前去報名將你四哥

的名字上在頭裡揚州府無論城裡城外軍民人等大約也 上册投遞羅成領命辭了三爺出離店房忙忙要投兵部

都認識我程四創若是不去聽考這就算不是創了 衙門只見滿街上有許多人亂走俱是報名聽考的壯士

程咬金聽的此言發了肥 就說道三哥莫要小看咱 羅成跟隨衆人一直前去方到一條東西街上忽有一起行人

此一時揚州府裡問一問 我咬金算的是破硬帮剝 如同衙門中使役看見羅成抄的一聲團團圍住一齊向前

把个羅成抓起來了這才是湧出風波浪浪難定目下吉合  
莫非是誤中奸人圈套計 莫不是仇敵狡詐大報冤  
凶却說羅成被那一夥人拉住一齊亂道怎麼也尋着了也罷既到這個地位也是說不得了

快走快走羅成這一時並不解其內的緣故被他們推的推  
無奈何信步行來走芳徑 只見那前面一座小亭軒

拉的拉只是講走羅成半驚半疑問道列位有什麼事為  
無心看左右盆景長春色 一直的來至亭下花台前

何這等光景衆人一行走着行說道我的羅少爺不必  
呀好一派佳趣也 上寫着乾坤草亭四個字

問俺到那裏便知何故羅成聽的叫他少爺料想無甚  
下墜着七言對聯在兩邊 頭一句萬花無語柔含笑

凶險只得跟定衆人來到一个所在只見牆頭高聳朱門兩  
第二句百鳥有音舌欲言 看不見裏面陳設是何物

扇這伙人將羅成向裏一推將門代過上了封鎖一直  
皆因那門上倒垂紫竹簾 羅士信看罷正在難為處

扑大街去了  
忽聽的背後有人笑語喧

這衆人上了封鎖去不還 羅士信進的裏面四下觀  
羅成正在疑難之際忽聽背後一派笑語聲喧有人喚道

看了看周圍一帶的野景 原是座萬紫千紅一花園  
姑娘快來那不是姑爺來了羅成回頭一視只見兩個女子

羅成說這也奇怪送到這個所在但不知取何意也  
傍花拂柳而來仔細一認原是玉英小姐自己暗道這也出



奇怎麼又到他家說話不及小姐同使女來至近前小姐南山上幾軸寫意名人畫

俱是些山水梅蘭合古松

笑而呼道將軍今早去的好不速也因何走出了路又撞了香几上放着玩器珊瑚樹

有幾件題着雀尾瑪瑙瓶

這裏來了了環快將他拉住要借昨日的酒飯錢了環案頭上七弦琴設效司馬

端放着古書經傳學聖功

說姑娘取什麼笑我沒見女婿吃了大人家的飯還要錢背面上掛着一口青鋒劍

撒袋下掛着兩把寶鬪弓

哩你兩個昨晚見了一面未必說句話且進亭子去少坐羅士信正看亭中陳設景

進來了滿懷春情小玉英

一坐叙說叙說免的過日生疎了環言罷向前將羅成一把羅成正看亭內光景只見玉英小姐同使女笑嘻嘻的走進

拉住就說姑爺進去罷羅成此時無奈只得跟定了環來亭來使女前來讓坐呼道姑娘與姑爺請坐下好講講

至簷下了掀起竹簾羅成伏身而入只見裏面另是一番話羅成只得坐下尊道姐姐請坐小姐說呀呸還是叫我姐

光景好一清雅之處也

姐麼昨晚言過因何不改了環在旁說道姑娘莫怪姑

羅士信萬不得已進小亭

看了看浮塵不到一派清爺之心我明白了當面論姐弟背後成夫妻小姐微笑却

正面上有一匾橫書大字

寫的是遠書靜居御勅封怪了頭多嘴使女說姑娘且陪着姑爺叙話我且到亭外

左邊廂掛着月落梅無影

右邊廂寫的風吹竹有聲一來看有人來到二來省的多嘴言罷向外而去小姐就位

對面而坐羅成問道小弟此來但不知何故請姐姐明講羅士信當頭當要笑着講 這小姐又是喜來又是羞

小姐笑道料着將軍不解其意此乃父親見君不辭而羅成言罷小姐粉面紅了幾紅說道哎似將軍之言奴豈不去差家將數名各處尋找吩咐俱不言其事暗暗送 知自見面之後我全這小姐言出我全二字將袖子舞着嘴

進後花園內父親上朝未歸奴料將軍必至所以同使女就不講了羅成說姐姐你全怎麼小姐說我全想着的羅前來相望小姐言罷羅成尊道姐姐一番兩次如此情高成說姐姐自十五六歲就曉人道怎麼挨到二十多歲來小姐

小弟豈是木石爭奈于理不合我有幾句知心言語對姐姐說了罷與羅成二人正講話之時只聽的簾外了環叫道千歲來了小羅成和顏悅色喜笑談 尊了聲姐姐莫將弟常常牽這小姐慌忙站起身來往外就走王世充來至門外隔簾向

等的那冰人作代聘禮到 看一個黃道良辰配姻緣裏一看像是有人問道是誰在此子環聽的問了一聲慌忙

這時節見面當說三分話 萬不可輕洩春光向人前掀簾而出跪倒尊道千歲奴婢叩頭王世充一見是了環他

俺雖非狂蜂浪蝶無定准 似姐姐初放紅梅惹人觀就惱了嗟你這了頭不在綉閣伏侍小姐到此何為了環

宜可的你親我愛齊存腹 斷不可翻雲復雨借鳳鸞說我同姑娘前來觀花姑娘到亭中少坐了一坐不期昨

倘若是佳期苟合丟下丑 久日後洞房花燭春色殘日來的那個羅公子不知他從那裏進來大胆也進亭來

見了姑娘就講說話好不把姑娘羞殺了

羅公子原是千歲請他到此若論年家就係姐弟若論親

俺姑娘進的亭來鬧逍遙

平空里遇着羅家小賊牢

情就是夫妻縱然一時失于迴避也不算什麼異樣叫你姑

世克說唵了頭無禮羅公子豈是你罵的麼了環說千歲爺

娘不必惶愧起來去罷了環領命而去世克進的亭來見

若論起他來是客不該罵

他怎麼見了姑娘只管賄

了羅成謙恭讓坐二人坐下世克笑道賢姪因何不辭而去

羞的俺姑娘一時難迴避

又不好當面捨白去鬧吵

羅成答曰晚生牽掛衆家兄弟並不知晚生下落意欲通

這了環滿口說謊來遮蓋

自裏面出來鬧門女多姣

達信所以不辭而去但不知到此花園是何意也世克

羞答答蛾眉緊促紅了臉

氣吁吁頭也不回就去了

將差人暗約送至花園又說了一遍羅成說但不知仁叔有

王世克笑着点头連聲喚

何見教世克說道有件事相問羅成又假意問道方才

我免莫慌羅公子原非他人為父的不怪你

失于迴避偶遇佳人但不知為誰世克笑道昨日寢堂所

不必你愧存肺腑心內焦

這佳人並不回答回宅去

許親的正此女也羅成假意驚曰原是千金小姐晚生不知

王世克吩咐了環小碧桃

惶惶一面實是罪甚世克笑道賢姪何罪之有不久成我

小姐歸宅去了世克說了環聽我吩咐回去見了小姐說

家貴客一見何妨還有件大事與賢姪一論羅成說晚

生領教世充代惊而言道世道不久大變了

萬不可輕到外面向人揚

王世充滿口說的冲天志

今日里隨班見駕進朝堂

數句言赦了瓦岡混世王

不覺的紅輪將墜落西方

愚叔有兩個心腹內侍暗

二人談話之間不覺的天色將晚羅成欠身就要告辭世

傳宮內凶信眼見的不好了

充說賢姪還有什麼事羅成說還無報名投冊世充笑

那隋君安樂宮中得了病

又有那宇文化祥進表章道我當有何事賢姪放心就到明辰臨考之時也失誤不

報的是李淵長安作了反

現如今立起年號稱大唐了此處非久談之所隨我到後宅一坐言罷欠身將羅成

惟有个鎮海奸王掌權勢

安心要考選奇才整帝邦的手拉着出了小亭扑內宅而來羅成無奈只得相隨不

到明日演武廳前去比試

展一展天下無敵衆家鎗多一時來至寢堂門外世充說賢姪并非外人莫道愚叔

賢姪還有句要緊的話對你早講了罷

不恭請到裏面言罷同進了寢堂只見夫人自東間房

你若能得空殺了楊王子

我與你同保家眷赴洛陽出來說道有女兒在此且同到外面書房去世充笑

扶保我面南登基做皇帝

賢姪

道夫人女兒與羅賢姪方才見過了不久就成一家人還

你就是當朝國塔駙馬郎

這句話你知我知且存腹

躲避的什麼賢姪請到裏面一坐羅成聽說一步闖進東

間房去只見玉英小姐坐在炕上與羅成打了個照面將身子夫人暗自思道既要叫他兩個見見我就不該在這一旁呵有了向裏一扭世充說道夫人且與賢姪叙話外面還有幾這夫人假推有事向外走丟下這彼此有情兩知心件公事理完即來言罷向外去了

這小姐見他母親出房去

一轉身回過頭來呼將軍

王世充告辭有事出堂門

這夫人看見羅成笑欣欣

這小姐見他母親出去回過頭來悄悄呼道將軍外面無有

他姐夫又來了麼

縱有些簡慢不周須担代

人了麼羅成把手向外一指小姐就不敢猖狂下的炕來向羅

為什麼要去不留信合音

只願你少年性兒孩子氣

成低聲說道到黃昏之時約你到我房中講話羅成將頭

好不待生生躁壞你丈人

一點小姐大聲喚道了環遂我到綉房去夫人聽的小姐

夫人照小姐一指就說姐夫你却認的麼羅成說自無見面夫呼喚了環忙忙走來說道我免且在此坐坐罷為何去的人笑道聽我對你說這連呢小姐裝姣撒痴的說我待去呢在這裡怪害羞的

粧台上坐的王英姣生女

昨日裏提的就是這門親

夫人笑道我免空長了這麼大還是個孩子氣也罷且

夫人說我免回過頭來見見不妨小姐說俺

自由你小姐一說低着頭紅着臉出了房門同了環去了

這夫人聲聲呼喚來相見

那小姐把頭一搖不動身

羅成欠身也要告辭夫人說休要不辭就講去了羅成

說今番斷無此理夫人喚道了環送你姑爺到書房去哎我括上這皮臉在此坐

這了環心中定了大主意

了環領命將羅成送至書房有家人秉上燈燭預備茶輕輕一步走過點屋中

忙把那書房門兒來闔上

飯這且不表却說那玉英小姐回了綉閣一心只想那件心急回來坐在床上吐奴音

將軍惺惺奴家來了

事也不用茶飯呆跌跌只管想等了有更餘天氣裏

這羅成朦朧聽的耳邊叫

只當是不害羞的小玉英

外並皆安寢小姐喚道了環你悄悄走到書房將你姑爺羅成說小姐你來了麼罷呀

請到這里來了環說姑娘倘或姑爺不來却待怎樣小姐俺本是到此來奪狀元印

可憐你一番兩次情義深

說我與他說就的話再沒有不來的悄悄的去罷了環領我與你說了罷

命出了綉閣也足輕步來至書房只見門兒半掩殘燈這了環聽的說出講禮義

忙連連自把衣裳來正裏

猶在這了環並不開言一步闖到裏面只見羅成在他兩個眼前講說大志話

我有心又要商議衆明公

床上和衣而眠這了環看有良久他這心裏動了惻隱了

這了環留神細看小羅成

不覺的一點情義在心中

自思道十七八歲無弟兄

但不知佳期好事何日逢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卷一  
頭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卷之一

閑言少叙說的是羅成一時不及詳察只當是玉英小姐道了家將向外去了羅成也離了書房出府回店而去不來到原來是了環即分付道你且回去對你姑娘說我這多一時進了店房將正府之事說了一遍大家吃了早飯里睡了了環走後不提却說羅成睡至天明方惺看了各人刷備馬匹稍代包裹手提利刀拉着戰馬出了店門看紅日升起的身來開了書房門早有了兩個了環進的撲上演武廳去了

書房一人端着一盆淨面水一個提着一壺清心茶羅成淨

衆豪杰一齊拉馬出店門

演武廳去了綠林虎一群

面已畢了環斟過一杯茶來羅成吃了兩杯了環端盆提壺而去忽有一個內裡家將走進書房尊道羅少爺快寫衆爺的姓名好去投遞羅成聽說遂就桌上將衆人的姓名一一開寫明白遞於家將說道拿出去按名入冊方可投遞家將說小的知道羅成又問道你家千歲起來了麼家將說五鼓進朝去了分付小的與少爺說速回

店去收拾聽考還是昨日說的那話牢計心懷羅成說知

雄糾糾胸前要挂元帥印 一心里平地雷鳴上九雲 頭冊蘇列等三十六名聽點呵一名一名霎時點完又喝道

聽了聽人言馬嘶聲振耳 看了看滿街壯士亂紛紛 二冊劉黑塔塔等三十四名聽點一齊答應霎時點完又喝

有几个年輕幼小多清秀 有几个橫眉豎目惡狠狠 道三冊張士貴等三十二名聽點一齊答應霎時點完話

有几个虎背熊腰身體大 有几个豹頭環眼漏青片 不可重叙一連點九冊到了第十冊方才點着綠林兄弟

此一時天下英雄大聚會 俱指望鯉魚三汲跳龍門 旂牌唱道十冊秦瓊等一十六名聽點秦瓊答應了一聲

且不言各處奇才來聽考 再正那沿海登州老奸臣 楊令在台上聽的秦瓊二字不覺的殘目圓番白鬚倒乍

不言眾人齊到演武廳前專候聽點且說那楊令代領武 用手向台下一指唱道將那个大叛揪上台來喝兩邊武

士旂牌今有眾家國公一齊來至教場一个个棄鎗離 士一齊吶喊明公不好了

鞍下了坐驥家將拉馬上了將台按次序而坐武士分班 旂牌官報出秦瓊創業男 老楊令想起往日肺腑寬

楊令居了正位分付旂牌官傳下台去壯士聽點旂牌領 喝了聲兩邊武士捉大叛 秦叔寶上的台來跪廳前

命手執一杆令旂下的台來大聲呼道天下的英雄俱各 只聽的虎胆兵兵响書案 老蒼生銀鬚倒乍二日番

聽真照冊聽點勿得亂入只聽的一齊答應是旂牌呼道 我與你結下一天二地恨 看起來你的胆大包了天



只說是瓦崗寨內常聚集 怎麼該輕入虎穴進龍潭起來那時就該一鼓而擒之何等爽快今日挂着聖上敕榜

常言說冤家最怕逢夾道 今日裡清帳只在這一番招集天下奇才演武廳前料他不敢動手要殺要副任憑

老奸王數長道短聲不住 旁邊裡一家國公不耐煩王爺這還不是公報私仇麼

楊令正在恨怒之際忽聽身旁一人失聲而笑楊令轉眼 王世充拍手打掌胆氣粗 滿口裡說長道短大不服

一看原來是正國公王世充這奸王就不大自然了哼正國 就說道監場應當秉公正 今日裡坐下就講生嫉妒

公笑者為何世充欠身答道敬職就是笑的老王爺楊 這秦瓊既來聽考服王化 為甚麼將他忠孝名兒污

令說末王有何該笑世充說我笑你公報私仇楊令說住了 並不用張弓射箭下絲網 專令拿籠中之烏盆底魚

就把末王的公報私仇一一講个明白世充變色而言道呸 但恐怕烏化彩鳳青霄去 又只怕魚變蛟龍進江湖

要講个明白只怕王爺就坐不住了楊令說講來世充說 到叫人畫虎不成反類犬 准備着台下笑殺衆武夫

聽講大叛秦瓊縱橫天下大破城池並非一日王爺威鎮 王世充氣懷不平又轉趨 老楊令烈火燒腸熱如爐

沿海調領雄兵捉賊擒叛掃蕩烟塵何等森嚴想當初 王世充言罷楊令一陣火起變色而怒道小輩死禮焉敢

夜打登州莫非是王爺有病大反延安或者王爺不知看 視末王如兒戲世充說誰是小輩本藩自先是抬舉于

你奸王自不知敬還要罵人你乃當今皇叔俺乃駕前國公  
刀把朝前將台口把住了

看來名位相等看你這奸王豈奈本藩楊令聽的此言  
好一个志氣昂昂王世充

大叫一聲哎喲毀罵皇叔該當何罪世充說呸眼前你  
一霎時左右兩難坐不住

有三條大罪尚敢說人楊令說俺的罪從何來世充說住  
有心待施展護國親王勢 又恐怕眼前逼反眾國公

了聽俺把你這三罪一一的分講聖上赦榜張四門惡罪  
向兩邊的眾家國公笑而呼道諸公你看今日末王取的好

赦免冤仇不忘你今抗違聖旨罪之一也各處英雄盡  
臉面哪

聚台下秦瓊有失眾心難安你今閉塞賢門罪之二也綠  
俺本是金枝玉葉親皇叔 因為何下眼看的這等輕

林兄弟素有聲名大叛正法眾入必反你今殃及生靈罪  
這不是殺法牌劍讓了罷 請一位替我監察演武廳

之三也有此三罪理宜氣首不知進退還敢以小輩罵人本  
俺情願自知理虧離了坐 不過是甘心忍辱任下風

藩是你罵的麼這不是秦瓊本藩看你把他怎樣發落  
老楊令死計奈何陪不是 右坐上忽有一人稟一聲

眾家將何在有與本藩將台口把住有妄行法令者一  
夏國公竇建德見两个爭論起先忿怒之際並不解勸

个个拿下聽審哈答應一聲有二十餘名家將一个家  
這一會見楊令有些和軟之態遂欠身稟道老皇叔息

怒看來秦瓊大叛，首示眾也不為過。但王年兄之論，亦就說道：雖然世事多反覆，萬不可輕視皇家謝兵權。

似有理，依卑職看來，當今用武之際，將秦瓊放下台去，依看起來，綠林創業非長久，及早的改邪歸正，招了安。

舊應考自今改過遷善，盡忠保國，未為晚也。卑職不知老，你若能治國安邦，盡忠孝，敢保你玉帶蟒袍一品官。

皇叔以為何如？楊令大笑道：正國公若是早有此言，那裡秦瓊你看本藩是誰？秦瓊說：王千歲，王世充說：好哇。

犯着這等爭論，楊令分付道：秦瓊下台聽考，便了秦瓊。俺與你自不識面，初次會，解了你從前已往數載冤。

聽說叩了個頭，尊道多謝王爺，欠身而起。王世充喚道：秦常言道：人生自有相逢處，遲合疾不在今歲，在下年。

瓊過來，秦瓊來至王世充，坐前跪倒。世充說：我問你認識，王世充幾句甜言皆有意，到後來落陽即位，招三賢。

本藩麼？秦瓊說：自死識面。王世充說：這就是了。我與你元小羅成，始終無足小姐意，綉閣內提將起來，罵萬千。

親元故，並非偏向免的旁人，談論自今以後，好好認着本且不言後來洛陽榮華事，再講那秦瓊感謝在廳前。

藩，你若改邪歸正，總有不識本藩也。與你作的，且聽俺王世充言罷，秦瓊聲聲感謝，世充說去罷，秦瓊叩頭下。

分付你幾句話。台而去。王世充欠身來至楊令，坐前伏身打恭，尊道：老王。

王世充安心圖謀隋江山，使出那妖買人心幾句言，爺卑職失禮，冒犯萬望，見諒。楊令冷笑道：正公有何失禮。

遂是末王之過請坐世充說多謝王爺海量言罷就位的笑道這就是那羅成麼

而坐分付道按數點名旂牌官將綠林兄弟姓下一點完 王世充假意鼓掌笑哈哈 就說道看來此人不足傳

點至末尾旂牌喝道羅成世充說老王爺這羅成是個 常言道寧可聞名休見面 這樣漢怎麼美的是般撞

怎樣的漢子久聞大名未曾見面楊令把頭搖了幾搖說 只當是身高力大人難比 竟是個胎毛未退孩子身

道利害末王過過他數次皆不取勝于他坐下一匹馬手中 似這等相貌身才不為早 是怎麼聞着名兒話唬殺

一杆鎗百萬軍中如走先人之境世充說據王爺說來 看起來沖鋒對敵盡是假 只好去高糧地裡殺螞蟥

今科狀元定是此人楊令說不然當今之時天下英雄盡聚 拿着根楠木杆子踢了力 怎使的鎗刀劍戟斧共叉

此處豈可執一而定乎世充說此言有理待卑職先看看 王世充暗藏機關來小滅 台下邊文土星官發了噴

這個羅成是何等人物向左右呼道武士們將羅成喚 不言王世充假意小滅羅成且說咬金在台下停了良久不

上台來哈一齋招呼道羅成上台武士喚了一聲羅成聽 見羅成下來心裡就不耐煩叫道眾家兄弟們這個光景

的明白恍惚上了將台自那刀鎗之下伏身而過來至廳前 不好了衆人說怎麼見的咬金說二哥上台難為了多時

雙膝下跪口呼老王爺在上羅成叩頭世充一見假意大 方才得脫又將羅成叫上台去不見下來其中禍福不

定分明是審因何常是考試這成的个甚麼臉面羅賢咬金言罷就要上台秦二爺慌忙向前一把拉住就說四弟若有些好歹你我大家就先倚靠了你們在此聽候弟不可這是個法地軍令森嚴若是先故闖他的廳台待我老程闖上台去問个明白或是要考就不必一番兩須按軍法梟首示眾同不的文官衙門還要分辨情理的盤問或是不考大家就好散了

咬金不耐煩

抱拳秉着手

呼聲兄弟們

也不敢睜了當今天子叫俺罵了个閉口先言料這小

不如早些走

羅成叫上台

又不是吃酒

小的一个武場何足驚怕二哥撒手小弟上去創創料

看他這光景

是待弄你丑

这个主考比那皇帝還小些見見不妨撒手撒手明公

既然是設立考場就比試

怎么該一番兩次當面羞

秦二爺怎肯輕易撒手咬金要往上掙二爺就往下拉

並不是司院會同來朝審

借如今竟成處決該死囚

咬金仗上平生的力量只是掙不了去只燥的腹內火

到不如上的台去討明示

聞一聞是聽考哇是報仇

起不由的丹田內發出一口惡氣一聲怪叫吶這一聲

明明的四門張挂赦罪榜

看起來這一囉唆有些謊

喊叫同不的我說書的這個聲音畧畧的還大些驚

程咬金言罷就要往上跑

秦二爺拉住說道你快休

的台上武士个个往下觀看演武廳內歡動楊令變

色怒道：「早有示諭，死故喧嘩者，斬何人大胆如此！」

兩旁裡衆多武士暗談論

就說道：「這一丑漢認的他」

叫武士於我揪上台來，哈了不的，咬金一時不禁，忌

昨日裡殿前曾把地穴探

唬殺人仗着酒興開瓊花

眼前難定死與活，却說那咬金喊叫了一聲，被楊令聽

見了个當今皇帝就講罵

看起來算的是个硬幫槍

見分付武士拿人，武士答應一聲，一个家將提鎖下台跑

且不言衆人暗地私自講

程咬金走至廳前不跪下

至咬金面前就要上鎖，二爺見事不祥，把手一撒，咬金且說咬金走至廳前立而不跪，兩手搭腰聲聲問道：「叫俺

說哈你們忙叨叨的是待怎麼？」武士說你還不知道，只前來有何發落。楊令一見就惱了，唬好大胆的小輩，見俺

因你無故喊叫，奉楊千歲之命前來鎖你，咬金說不用

如何不跪，咬金笑道：「休要罵呀！到底是講个情理，若是

拿正要見他好咬金大踏步上台去了

惹出我的罵來就不好了，你聞名仿仿見我跪誰來，我

老楊令一聲分付得人拿

衆武士提繩拉鎖亂如麻

就跪你莫說是你，这个王子就是當今皇帝，未必輕易俺

一个家攢拳將袖把台下

秦二爺見事不祥將手撒

就跪下楊令定睛一看認的是程咬金，不由的怒從心上

好一个虎胆熊心程知節

就說道：「正要見他怕甚嗎？」

起惡向胆邊生一聲怪叫，咬啣叛賊欺俺太甚，兩邊刀斧

氣昂昂，摔步搖肩把台上

一心裡要與王考去磨牙

手拿下去斬首報來號令已下，劊子手就要拿人東

坐上有一人連聲阻道：「劊子手且莫拿人，這個人斬不的，就說道：『萬歲皇帝將咱讓。』」台下裡噻嘩兒，向有何妨？楊令一轉眼，看了看說話的，還是王世充。楊令這個時候，既不是來主考，就該比武藝。是怎麼盤詰一場又一場，節也不敢輕動。元明沉吟問道：「這個叛賊因何斬他不得？」世充說：「老王爺就忘了昨日之事麼？這個人大鬧了瓊花宮，毀罵了當今主聖，上一怒問了萬副凌遲，只因地穴探出真實大罪，赦免依舊聽考。原係卑職的保奏，今日冒犯王爺卑職，不敢坐視，只得進言。倘若斬此人，待卑職同王爺面過聖上方可斬的。」王爺敢停考，面聖麼？待要發作，有王世充作主，恐怕逼反壯士，有心要去面聖，爭楊令聽的這一套話，低頭沉吟不決。世充見楊令不語，分付咬金道：「免你噻嘩之罪，你同你這個兄弟下台聽考。」氣吞聲將就罷了，一聲喚道：「旗牌官聽令，旗牌官聽便了。」

王世充不尊楊令放了赦

程咬金狗仗人勢大展腔

曰：天有甚麼時候，旗牌答曰：天已辰時。楊令說傳下令

的呼喚，跑至廳前，迭膝下跪，口呼千歲。旗牌聽令，楊令問

去照冊次第聽考射箭走馬演武比文出類超群者

兩邊廂許多衆人齊喝采

咕咚咚鼓聲振動在耳旁

即掛狀元印繞諭下去旗牌領命起的身來手執一枝

喇叭將一連掌了三聲號

演武廳喜殺登州鎮海王

令箭下了將台大聲喚道天下英雄四海壯士俱各聽真

蘇列頭一枝箭中了金錢把一個楊令只喜的眼笑眉

王爺有令照冊聽考弓馬熟練文武兼全即掛狀元印

開連聲說道好好這才是本事這才是武藝說話

衆人一齊答應曉的了旗牌又喚道頭冊一名蘇列先

不及蘇列又將二箭搭上只聽的弓開弦响二箭又中金

射金錢一言未畢只聽的一聲答應有哇

錢話不可重叙一連三枝皆中楊令大笑提起筆來將

只聽的衆人叢中連聲應

上來了北直燕邦蘇定方

頭冊蘇列的名字上加上了三個圈子笑而呼道列位

只見他腰間插定三枝箭

左手裡拿着寶凋弓一張諸公此人算是特等了衆家園公六部大臣一齊同道

尊道列位兄台小弟就要討借了

算的奇才惟有王世克閉口不語楊令一聲喚道將姓

蘇糾糾走至箭道離百步

看看有一個金錢放豪光

蘇的那一壯士傳上台來兩邊武士向台下一聲喊道姓蘇的

只見他搭上凋翎推前手

急惺惺二目不轉看當陽

走上那蘇列聽的台上呼喚將弓交與家人忙忙走上台來

只聽的嗖的一聲弓弦响

金錢上中了死情三寸鋼

到了廳前雙膝下跪口呼王爺蘇列叩頭楊令定睛將



蘇列一視只見他生的凜凜身才昂昂志氣濃眉暴

我中你頂甲一名稱魁首

分付聲左右快將印來端

眼紫面短鬚頂上有些殺氣楊令笑道方才連中金錢

蘇定方自覺得意把感謝

王世充一聲大叱把臉番

者就是你麼蘇列說正是楊令說好哇金錢能連中者

蘇列自以為得意就要挂印王世充大叱一聲唬蘇列

真古今之罕見也

小輩有何本事就敢挂印楊令說王公差矣似這樣文

老楊令喜氣揚揚滿心歡

就說道壯士實的是奇男

武全才的壯士他不挂印却叫誰挂世充說住了老王爺一

自古來多少英雄善射客

不過是耳聞虛名人口傳

時之偏盡失天下英雄之望不過三箭得中金錢並無見

至如今各省將帥習弓箭

並無見百步金錢連仲三馬上的武藝就把狀元印輕輕的挂了台下那些英雄壯

我問你武子兵法會不會

再問你呂望韜略全不全士枉來聽考一場並無見个高低素手空回豈不痛恨還

蘇列說兵法韜畧孰讀胸中楊令說好哇

有一說若有不服者要與蘇列比試馬步江場並決雌雄

再問你鎗刀劍戟人共斧

上了馬使的却是那一般蘇列不取他人之勝叫人家將印奪去王爺將何以處

蘇列說元般不會楊令說這就是全才了

之俺的意見教蘇列暫且下台聽候命天下的壯士不

似這樣全才壯士世罕見

實的是今科場中武狀元一个的射來射畢再上馬比武武畢再到廳前考文

這才看出漢子這才選出英雄王爺不論高低考的一  
老王爺不論強弱就挂印 但恐怕不敢保他挂的牢

个就中了狀元台下這些壯士想是不考了麼卑職之  
倘若被人奪去

言也不足為憑再問問眾家年兄並六部大臣有何公  
一來是弄的王爺无臉面 二來是眾家國公不好賄

論言罷束手尊道位此以事以為何如六部俱怕楊令  
王世充舌劍唇鎗几句话 老楊令雙眉一促把氣消

不敢回答眾家國公一齊說道王年兄言之有理世充  
王世充言罷楊令低頭沉吟暗自思道這也是理回嗔作

笑道我看看也有理又尊道老王爺此事還要斟酌  
喜笑而言道正公言之最當叫道蘇列你且下去聽候着

不可即一人而定也  
眾人射的何如再作定奪蘇列叩頭下台而去楊令又分付

王世充要中淄川小白袍 他方才一番兩次把舌鏡  
傳下令去叫壯士一个一个的射來旗牌往下急傳有几

尊了聲王爺處事須斟酌 狀元印豈可輕自就挂了  
个軍卒跑至台前將滑車鬆開放下金錢把那三枝箭起

台下裡多少英雄候着考 到底是還要論个低合高  
出來依舊拉在空中旗牌入執一杆令旗喝道眾家壯士

傳下去眾人俱射三枝箭 然后再上馬比試鎗合刀  
各按次第射來一言未畢又有一人答應射箭明公書不

這其間百中選一无敵手 方作的國家擎天柱一條  
可重叙若是一名一名的俱要射完就有些囉唆了不過

是講講大意一點過去照着那緊要的講來免的列位俗野些若是走了手就講得罪你們了  
再有一總論聽講

程咬金粧模作樣展奇才  
雄糾糾把着鼻子鼓着腮

衆舉子連聲答應來射箭

一个家有長有短不等齊

他方才搭箭扣弦回頭叫

引的那衆人伸頭看明白

有几个不是上來就是下

有几个一枝高來一枝低

只見他兩腳點的不大正

拉的那調弓一張有些歪

有几个行是左來就是右

有几个一枝偏東一枝西

加勇力前拳一推撒后手

嗖的聲先情凋翎射出來

俱都是圍着金錢呼呼响

一个家雖死得中不甚離

那枝箭撇了標杆兩三丈

這衆人急忙那裡閃的開

捱了打還是小事銀子還不知出上多少又有一人說道

劉黑塔沒敢掂着金錢影

羅可漢甘使一回瞎力氣

莫要小看了他昨日他也曾假充皇帝醉卧龍床闌了

張士貴三箭俱是射不到

費清遠把生竭力中一枝

瓊花宮探了地穴得兩件鎮國奇寶一名五花棒一名

胡龍升生生燥了一身汗

秦叔寶弓開弦响成了虛

定唐刀聖上見喜赦罪聽考若不是漢子如何敢這等

有一个連聲喝道該看我

看一看咱的手段是何如

閑不言衆人悄悄談論且說咬金左手拿弓右手拿箭

衆家壯士射箭的到有許多皆不能中惟有費高中了

未及搭箭一聲招呼兩邊閑人俱各閃閃我老程的箭一枝秦瓊一連三箭落空把个咬金燥的抓耳撓腮一聲

喊叫二哥閃開待咱創創好牙中他一半枝言罷雄糾忙跑近前來叫道我那潮爺這樣的武藝就來射金錢  
 糾就來射箭那箭道兩旁有許多人的伸頭觀看衆的就沒見人家射的那箭麼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總然  
 人叢中有見過咬金的也有不認識那咬金的有一個離了不過相隔金錢一半尺你這是個甚麼箭法竟  
 認識咬金的就說好汗子生相凶惡身品不小一定有個隔着標杆有兩三大就下去了軍卒一行說着只聽的  
 武藝其內有一個人見是咬金嗤的一聲就笑說道休中箭那個人連聲哎喲軍卒說潮爺你聽聽那是個  
 看着是條漢子前日去打擂台若不虧了那個年小的甚麼聲兒呀這一支箭中的雖沒有擂鼓先掌號  
 有一個把頭一低躲過去 几呼的穿着他那耳根台 軍卒這几句话把个咬金說的先言可答勉強說道我  
 有一個運氣低的着了重 一聲响真了旁空搗了腮 這箭有名色軍卒說怎麼還是竟有名色叫甚麼  
 把一個身子恍了兩三恍 咕咚咚手足朝上倒塵埃 名色呢咬金說我這頭一枝箭原是開路箭先把旁  
 只聽的衆人亂道閃閃閃 準備他第二枝箭更利害 裡看的威他一威好閃開路然後第二枝就中金錢軍  
 兩旁裡許多壯士笑破口 京的那几个軍卒似呆獸 卒說射這一枝箭就勾受的了頭一枝是開路箭第二  
 兩個搭箭的軍卒見這一箭射倒了一個人吃了一大京忙 枝倘若再成了開路箭怎麼了的咬金說豈有此理你

們走開看看罷

程咬金一心只想中金錢

他這裡一番將箭搭在絃

我只射兩枝是不及誰家不成尤通說四哥總然再射一枝也未必能中如四哥這手段只好在東洋大海裡射於

軍卒一聲招呼閃開開路箭入到了

崑崙山底下二三十枝裡或者還中一半枝要講射金錢

說的那咬金面上自討愧

暗想到這遭一定不照前

就是一百枝一千枝一萬枝也是无影的咬金聽的這裡

那一箭原是手低射的矮

這一回想着略略高一拳

把弓一摔就說你射射我看言罷往旁裡一閃只聽旂牌

只聽的弓開絃响凋翎去

若不是雲彩擋着上了天

向下喝名話不可重叙魯明星魯明月不中王君可謝

一霎時力氣盡了往下墜

輕輕的落在人家一糞園

應登不中鉄子建榮樂天各中一枝侯君濟王伯党不中

有一个婆娘在裡正解手

兵的聲腔上好似打一磚

眾兄弟射完旗牌一聲喝道羅成只聽答應一聲有

且不言婦人白吃這場苦

急回來再正綠林眾英雄

哇走上前來

且說綠林兄弟之中尤通見程四哥又要射第三枝慌忙

走近前來叫道四哥罷了這兩枝算是射的出了奇了

羅士信答應一聲來射箭 兩旁裡四海英杰盡索疑

第三枝不必動手罷咬金說吓人家都是射三枝難道說

這個說素聞大名天下傳 那个道人才生的就出奇 常聞的夜打登州人難擋 提起那大反延安誰不知

至如今河間鬼魂代京怕

唬的那太原小兒不夜啼

名為單鳳披巢第二枝箭再中金錢名為雙龍爭珠第

看起來年紀生的還不大

料着他青春未必有二十

三枝箭就不中金錢了將係錢的紅絨繩射斷三枝箭一

自幼來生長官門身體貴

習就的鎗馬純熟無人敵

同金錢平空而墜名為三元及第非是自誇其能列位請

老王爺一心只要中蘇列

看起來小將羅成未必依

看眼前便見言罷搭箭當弦就講射箭正是楊州既有

且不言衆家將士暗地講

將台上一家國公笑嘻嘻

羅士信難顯北直蘇定方

不言衆人談論且說那將台上正國公王世充聽的點着羅

詩 魁元志氣如天高

大展奇才顯英豪

成滿心歡喜秉手尊道老王爺同衆家年兄大家出演

曰 若先出類超群子

怎得芳名萬古標

武廳去看看這個羅成是如何的射法王世充一行說着

閑言少叙却說羅成口出大言聲聲要連中金錢引的那

父身離坐楊令與衆家國公也只得奉陪一齊出了演

衆家國公同楊令一个个目不轉睛向台下觀看好羅成

武廳站在將台之上往下觀看且說這羅成順手提弓

搭箭當弦對定金錢中心只聽的弓開弦响爭的一聲乒

停身站住一聲喝道天下的英雄壯士俱各聽真看羅成

中了金錢兩旁一齊喝采亂道好箭真奇才也

的射法與人不同箭箭俱有名色頭一枝箭中了金錢

小羅成人前還能出大言

頭一枝開弓放手中金錢

兩旁裡許多衆人齊喝采

沈張了左右聽候旗牌官三枝鵬翎一令金錢平空而墜兩旁那些衆人无不稱奇

有一个手執令旗向上稟

就說道壯士頭杖中金錢王世充一見鼓掌大笑連聲說道好好這才是漢子這

咕咚咚鼓响如雷號聲喧

秦叔寶滿心得意微微笑才是英雄三箭不惟是連中而且皆有名色常聞人言

程咬金拍手打掌跳躑躅

老楊令搖頭沉吟不言語百步穿楊不過如斯而已此人堪作狀元老三爺以為何

這個說年輕幼小難挂意

那个道出手高強占人先如楊令搖頭不語世充說王爺不語難道還有強似羅

這個說將門還生將門子

那个道魁元膝下產魁元成的麼楊令冷笑道論羅成的箭法比那蘇列略勝几

這個說果然名下无虛士

那个道早已鎗馬四海傳分還不知力量何如未宣胸中的韜略何如少不的一一

不言這將台許多人談論

羅士信又將二箭搭上弦對考便見高低世充說老三爺言之有理即速傳下台去

不言衆人談論且說羅成又將二箭當弦大聲唱道兩邊交比力量早定雌雄王世充雖是這等講說腹內悄悄  
的壯士左右的英雄看真看俺這第二枝箭就是雙龍的又犯起便轉來了

爭珠了言罷了開弦响乒二支又中金錢話不可重叙又

王世充腹內展轉意遲遲

這其間一陣喜來又京疑

將三箭搭弦照定絨繩一箭射去刷的一聲截為兩斷

喜的是羅成一連中三箭

京的是年小未必有力氣

看起來十五六歲精孩子

但恐怕力舉千斤難支持 出聲大笑二爺問曰四弟笑者為何咬金說得了得了二

倘若是一時叫人比下去

枉費了俺這一片好心機 爺說得了甚麼咬金說得了手了捋台上分付下來要拿

雖有那兄弟不少難助力

到把那功名二字皆成虛 誌石我別的武藝定是平常若講拿甚麼東西正堂

你若是不挂今科狀元印

好叫俺一腔不平何日釋 不管事批了我衙裡來了頭等一定是我老程的了二

但凡是占蒙我就賴一賴

那管那鎮海王子他不依 爺笑曰四弟少出大言看人家笑話愚兒的力量比你還

王世充滿心牽挂羅士信

忽聽的楊令分付拿誌石 大些就不敢誇這樣海口你方才沒射箭麼真是有介

不言王世充腹內牽挂羅成且說楊令分付旗牌號令下去 准頭射天射地再錯不了發一支中一支咬金說拿誌石

天下壯士俱拿誌石以定力量高低能力舉頭等者即為 與射箭大不相同實在有這把子分力二爺說四弟似

榜首旂牌領命即時下台曉諭明公這演武廳下有三 這樣誌石拿過幾次咬金說誌石雖先經手拿過的東

等誌石三百斤者五百斤者八百斤者各人分力而拿任 西此誌石粗大的緊哩

其自便不拿上等者不挂狀元印且說那些壯士聽說是 咬金代着笑 就說我不嘲 前去拿誌石

拿誌石一个个摩拳擦掌俱要爭勝咬金聽說拿誌石 你在旁里賄 輕輕不費力 舉來過眉稍



眾人各喝采 方顯武藝高

若是拿个小的怎中的狀元到底是望着大的創想到

回想起昔年創業班鳩店

論力量掣了約有好几遭 這裡把袖子挽了几挽一伸雙手將八百斤誌環扳位

賣竹笆二三十張一大捆

俱都是抗在肩頭不用挑 唱了聲起來罷明公這八百斤誌石蘇列如何拿起來

到後來長夜林里作生意

俺也曾短了賓州棉花包 其內暗有神功蘇列若是拿不動誌石挂不了狀元

怒一怒左背下腰扶着跑

右手裡倒提一口殺人刀 卽羅成犯不着爭奪楊令如何死於回馬鎗下此乃天

有一科秋后蓬蒿風頭滾

生生的叫我前去抓住了 意當然蘇列心裡也不敢指望就將拿起來的到此時

看起來誌石不比蓬蒿大

那根上棉花包子半截腰 節說不的加上平生力量說了聲起來一提就是戶心二

抗竹笆那點力氣用不盡

惱一惱扳住摺在半空飄 舉就是眉齊三舉過了頂了停有半刻輕輕放下兩邊

程咬金不論輕重信口講

忽聽的旂牌喊叫把手招 一齊喝采真乃當今之英雄也

不言咬金發狂只聽的旂牌一聲唱道頭冊一名蘇列拿

將台下力舉八百蘇定方 許多人目不轉睛細端詳

誌石比力蘇列答應一聲有捧步搖肩前至台下看了

這個說萬人之中稱魁首 那个道堪作今科狀元郎

看有三个誌石大小不等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道我

這個說如公明甫臨潼會 那个道敢比舉鼎楚伯王

一個家連聲稱贊不住口 驚的那天下英雄心胆忙 廝拿的就平常二爺說他輕輕拿的過頂你還要拿個

秦叔寶自己料着難取勝 羅士信不取定就比他強 甚麼樣咬金就說道若是我拿就與人不同了一個誌石

王世充心中不悅雙眉促 老楊令得意開懷喜滿腔 何足為奇一手舉起大的一手再提着個小的圍着這將

程咬金搖頭擺手三鼓掌 說几聲這樣本事到平常 台走他个二三十遭然後輕輕的放下這才是個小本事

只見他搶行几步誦下手 到把那几个軍卒唬的慌 若是拿起來就放下何足道哉

且說咬金撇了眾家兄弟跑至台下就要去拿誌石恍 咬金呼二哥 莫村咱小看 若是拿誌石

的那几个軍卒上前擋住叫一聲我潮爺這誌石不是 一个何足算 兩手擎着個 跑到晌午轉

亂拿的一名一名的聽点少等一等点着你的名字再拿 口裡不代喘 身上沒有漢

不遵咬金說我却等不的軍卒說法今森嚴誰敢抗違 比的蘇列賊 成了軟皮蛋

請回罷咬金被軍卒說了几句只得回步來至眾兄弟 他方才使盡力氣拿八百 惱一惱不用費事舉二十

對中二爺說四弟你搶的是甚麼還有你拿的恐怕你 倘若主考不怪任我走 拿着這小誌石創四關

拿不動人前去且咬金說二哥莫要小看咱方才蘇列那 若有人問我覺着輕合重 我就說好似兩塊半頭磚

看起來這還不足平生志

每日裡思想要拔太行山對蘇列說願聞楊令說擎鎗跨馬決勝千里外蘇列說對

程咬金啣天摩地凡句話

笑殺那兩邊聽考眾魁元就楊令說對上來蘇列說挂印懸牌運籌帷幄中楊令

一個說此人中了心邪病

一個說明明痴呆一風顛大笑道好二對皆佳再聽俺一對蘇列說願聞楊令說太

且不言眾人一齊來嗤笑

忽聽的台上一聲把令傳山萋萋八扇圓屏遮北塞蘇列說對就楊令說對上來蘇

不言眾人談笑且說那楊令令眾家國公各部大臣進了列說黃河滾滾一條金帶鎖西秦蘇列對畢王世充大怒

演武廳按次序而坐楊令一聲分付將蘇列傳上台來哈道味小輩要講反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蘇列傳至演武廳前蘇列才要下跪蘇定方三對佳句皆堪中旁坐上發作當朝一品臣

楊令說壯士免禮平身蘇列聽說案前打躬楊令說壯王世充二目圓番變了臉看起來你的胆大包了身

士真乃奇才論箭三枝皆中金錢論力能舉八百堪作現放着聖上駕中楊州地你怎敢一條金帶鎖西秦

狀元還未知你胸中文才何如再聽俺一對蘇列說願聞輕輕的張口就罷反情漏明明的小看朝廷若元人

楊令說一股豪氣高百尺蘇列說對就楊令說對上來蘇列若叫你胸前挂了狀元印准備着萬里山河亂紛紛

說三篇文章壯千秋楊令連聲誇道好對好對再聽俺一好容易創立社稷長安地你這廝未及成名先欺君

分付聲家將與我拿下去 喇喇喇跑上勇猛虎一群外更無全才左右將狀元印與那壯士挂了徃下好按

一个家照着蘇列就下手 慌張了沿海登州老王親次第加職王世充聽說蘇列要中狀元欠身離位抱拳

眾家將才要拿人楊令一聲喝道不可家將被楊令喝秉手尊道老王爺使不得雖然對聯不足為怪難道天  
位不敢動手兩邊一閃楊令微微的冷笑道正公道這个下的將士就無有勝者麼

王考算是你的了不用末王分付就講拿人壯士三對皆 王世充滿心牽挂小羅成 他却來一番兩次混楊令

善真乃文武雙全有甚麼不是就講拿下台去正公道這須 聽的說蘇列要挂狀元印 忙欠身尊道王爺禮不通

斟酌世充說王爺你且住你道他无有不是麼方才對中 倘若是不論高低胡亂中 台下邊淡殺天下眾英雄

明明說道一條金帶鎖西秦這還不是要反了麼楊令 論箭法該中淄川羅士信 考誌石馬知他就落下風

笑道此乃壯士無心之失何足介意金帶即黃河也言 老王爺只知其一不考二 有許多心懷報怨氣不平

黃河自西秦圍繞而過方對黃河滾滾一條金帶鎖西秦 到底是一齊考過論勝敗 那其間拔選奇才中頭名

此乃佳句大有可取若以反情而向却不屈了壯士的奇才 這件事卑職不敢獨自主 再問問各部大臣眾國公

麼末王細看此人乃當今之俊杰文武大有可觀捨此而 王世充滿口講的一片話 老楊令又把旂牌喚一聲

王世充言罷楊令笑道正公言之最當且歸本坐待末王再誌石以前一手擦衣一手將誌石幌了几幌覺着不甚  
 往下考試王世充歸了本位坐下楊令分付蘇列且下台為難這才將雙手齊伸把誌環抓住說了聲起來好  
 去聽候蘇列答應一聲下台去了楊令又叫祈牌按名聽皇天這才是漢子比蘇列拿的更爽利的緊哩

點俱拿誌石祈牌領命下的台來明公書要簡捷為妙 他本是天蓬大帥降臨凡 拿着那八百斤重只當頑  
 若是按名点一个个拿一回誌石不用說別的光拿誌石 輕輕的並不沾身舉過頂 京動了各部大臣文武官  
 就得半天不過是要緊的說上几个没相干的見見大 有几个二目不轉往下看 有几个回頭咬指吐舌尖

意也就罷了閑言莫論且說那些聽考的壯士按名点過 王世充欠身離坐鼓掌笑 這才是盖世無雙第一男  
 其中高低不等強弱不齊少不的俱要拿拿有拔不 程咬金旁裡助威連聲喊 叫那些三角毛兒觀一觀  
 動的有拿離了地的有拿獲勝的有拿平身的有拿 四旁裡許多眾人暗談論 這個人家住山東在濟南  
 眉齊的再下个過頂的忽然点到綠林一起祈牌喝道 萬歲爺聞的名兒心胆懼 邊關上望見影兒就战战  
 秦瓊咬金說二哥点着你了你拿罷却就該着偈了 他本是姓秦名瓊字叔寶 綠林中創業約有好几年  
 快快去罷二人答應一聲將身子一恍摔開大步來至 他若是跨馬提鋼臨軍陣 却叫那敵將一見透胆寒

且不言衆人私論秦大漢 王世充台上点手喚一番 若被誌石捉着就不便了

不言衆人私論王世充台上將手一点喚道那一大漢你 秦二爺從從容容下將台 只見他兩手高擎並不歪

敢將誌石擎上台來麼秦瓊答應一聲喝道台口武 當此時四海揚名英雄漢 並不下綠柳林中箕將才

士們閃開着待俺上台言罷從從容容並不慌速速走 許多人恍恍忽忽花了眼 疑作是天王柱塔共金塔

上台前來至演武廳下停身點主誌石高擎面不改色 雄糾糾停身站立將台下 唱了聲兩邊人俱閃開

並無喘息之氣王世充笑而尊道王爺此人比蘇列何 只見他變臉生上只一送 那誌石山上翻身落下來

如楊令沉吟道雖是力量起群爭乃三箭未中箕不的 只碎的平地塵上高三丈 京的那武士旂牌似景狀

全才中他个二名罷了王世充聽的此言心中不大奈煩 恨殺那有眼无珠楊王子 把這樣架海金梁作塵埋

叫道秦瓊王爺既不中你狀元就將誌石放下罷不押 一來是列宿群星時未至 二來是隋主山河將近衰

的愧麼二爺說誌石原在台下王爺雖不中俺何足介 將台下退了金闕天蓬帥 再講那點名報冊一旂牌

意俺還將誌石送下台去言罷其身一步一步下的台 不言秦瓊退后且說那旂牌官按冊高聲唱道程咬金

來大叫一聲兩邊的閃人俱各閃開俺是文拿武放倘 一言未了只聽的衆人之中一聲答應有哇咬金聽的點

着他的名字答應了一聲自那眾兄弟對中連跑代跳躍說起咬金  
 當頭當要 人舉一個  
 將上來大聲說道我來了我來了只見他搖頭幌腦攔他要拿個  
 扑着誌石 抓了一把  
 拳將袖跑到誌石近前將身停住雙手一秉大聲呼道  
 如金生根 把手一撒 閃在平地  
 列位壯士各處英杰俱聽着俺拿誌石與別人不全人家  
 全无人拉  
 是拿一個我是拿個舉着大的提着個小的將台周圍  
 只聽的咕咚一聲跌的重 腿后邊出來一个大疙疸  
 走二三十遭然後還要一路硬把子流星這才是點武藝  
 弄了個手足朝上臥不起 疼的他皺着眉頭疵着牙  
 你們大家空聽我的口還沒見我的手待我先將這小  
 一番身往上一掙了好几掙 不湊巧磚頭搗傷左肋把  
 誌石提過來合這大的放在一處我好一齊下手言罷照  
 跌的个烟毡帽子不周正 恨殺人上邊拱着一頭沙  
 着那五百斤的誌石就去下手明公咬金眼前誦動手惹  
 他這裡定定袖腮才變臉 一殺時拍手打掌大發把  
 出一場大笑話咬金對着眾人誇了海口走至那五百斤  
 你把那輕的人家抹了去 却將這生地生根來混咱  
 的誌石以前大叫一聲你們好上看着我我要拿過去了言  
 是那個定的這樣閃人牙 思量起我把你那混帳兒  
 罷一手擦衣一手將誌石抓住說了聲過來呀不好了  
 程咬金羞的極了來胡罵 忽聽的點名叫着尤俊達

咬金正然胡罵忽聽的旗牌喝道尤通答應一聲走罷了不過是憑着眼力未必能舉誌石其內又一個說道  
 上前來把咬金拉了一把就說俺四哥這是待怎麼真莫要小看他原是你不認識我知道他的來歷他乃平  
 正是鍋不快瞞怨皂神不說是自家力氣平常只北侯之子雖是小小的年紀名傳天下聲聞四海綠林  
 說誌石生根難道這誌石是地裡長出來的麼你下去出无敵大將軍就是此人丁

罷叫人家此殺了有名無寔的是个混世魔王兄弟們 他本是生長將門富貴郎 聞聽說十二歲上離家鄉  
 的漢子叫你這一遭就丟盡了咬金被尤通凡句話說 江湖裡曾作生意販个馬 那一時胎毛未退此人忙

的先言哥答只得含羞忍氣扑眾兄弟去了尤通將誌石 十三歲賈家樓上入了夥 每日裡射箭正好遊四方  
 拿了个離地使了个張口氣喘書要簡提綠林兄弟們 登州府闖了王爺八卦陣 誰敢攪淄川羅家那杆鎗

一个一个的俱已拿完俱不能舉頂惟有羅成在後旗 延安府張權滿門死的苦 太原府王巡至今還代傷  
 牌喝道羅成小豪杰聽的叫了一声應聲而出扑誌 此一時十五六歲成了人 料着那千斤誌石不挂腔

石走來引的那兩邊眾人一齊觀望亂說道射好箭 昨日裡曾在擂台打蘇列 從容容並不慌來又不忙  
 的那个又來了其內一個就說看此人的身材年紀射箭 只見他腳踏賴子拳頭打 那蘇列哭聲激賴叫他娘



不言這眾人情地相談論 羅士信來至台下誌石旁 今日人前出丑把俺數載的英名盡赴東流也

不言眾人談論且說羅成來至台前自己料着將誌石拿 小豪杰口吐長虹氣難收 燥的他毛髮倒作志不休

个舉頂有何難哉明公羅成要拿誌石過頂挂了狀元印 只落的手拍胸前連聲咳 一稍時心如火燎濯熱油

甘心保隋主的江山一天的大事就講完了犯不着爭奪 暗自思道俺的身子方才如何這等恍惚

如何出的楊州一來天意興唐二來楊令該死羅成舉 平素裡一怒就有千斤力 是怎麼方才如今夢悠悠

意才要動手把身子一幌頂上崩開天門滴溜溜白虎 拚台下小小誌石拿不起 把俺這數載英名赴東流

真身出竅走脫元神這誌石如何拿的起好羅成強打 每日裡馬快鎗銳聲名重 不料想喪行敗德在楊州

精神一探身將誌石扳住往上一舉拿了个齊眉覺着眼 這才是功名反被功名悞 講甚麼時來萬里覓封侯

前發黑耳邊生風不由的雙手一撒只聽的咕咚誌石跌 羅士信滿胸燥亂難出口 王世充台上展轉促眉頭

落面前羅成停身站立二目迷迷如痴如果身子雖然 不言羅成心焦且說王世充滿心指望羅成把誌石拿的

恍惚心裡却甚明白身子一幌把頭一搖喇的一聲白虎比別人更强方才足意好挂狀元印了見羅成拿的誌

人竅猛睜二目一聲大叫哎喲俺羅成自來沒落平風石平常把興頭活活的打去了八分暗叫一聲賢任你

總不能舉頂就要齊眉多停半刻我還好與你賴難道部宇文化吉世充沉吟大司馬莫非笑的本藩麼說一提及撒手這却叫俺總有力氣如何使的上眉頭一字文導道王千歲非卑職无故輕笑皆因千歲處事促計上心來有了家將呢有將那羅成傳上台來家將不明也

願命不多一時將羅成傳至演武廳前朝上而跪口呼 旁坐上宇文化吉不奈煩 故意的失聲冷笑出狂言

老王爺不才羅成來呢楊令未及聞言王世充問曰羅 導了聲千歲平素甚公道 看起來今日處事有些偏

成既然三箭皆中為何誌石拿的這等平常其內還有 衆綠林並非親來不係友 為何故時刻牽挂在胸前

緣故莫非身上不快偶得時疾麼羅成說千歲的高明 這羅成力氣不及當速退 怎許他拿過一番又一番

不敢不寔陳方才拿誌石之時只覺着眼前發花耳后 倘若是一陣冲鋒動了手 但只怕割了頭去難再安

生風所以支持不住將誌石失落世充大笑道這就是 王千歲三番兩次皆有意 不過是要伸他个武狀元

了自本藩看來算是有些包屈總然一時不快何足為 既然是要中不如中了罷 何必的在人眼前瞎弄喧

怪下去二番拿來羅成未及欠身只聽的六部班中一 老楊令連聲說道這是理 王世充氣觸咽喉咋了丹

人失聲大笑王世充聽的有人冷笑斜目一視原是兵 世充聽罷大怒哈本藩乃一品勳臣當朝國公你乃一

个部堂就敢如此凌辱于俺，欺本藩太甚了！你道俺處事常言講的好，當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恐怕你元有本，不公有些偏向羅成，怎見的不如蘇列字文說千歲住了！事若有本事，你只管打，若打發了，有本藩作主料想我，那蘇列乃文武兼全，羅成那些及他，連一个誌石還不能。這國公也還招的住个兵部打呀。

舉成的甚麼漢子，你乃兵部司馬掌理大權武藝過

王世充几句提惺白虎官

小羅成將身一縱，踮廳前

人敢與羅成廳前比試麼？字文說呀，不才提調天下

導了聲兵部老爺下來罷

問一問要使刀來，要使拳

人馬看這小羅成，何足挂齒，世充大笑連聲說道：好

不過是下劍，抓挺任生意

但不知老爺會的那一般

大司馬，你若把羅成比下台去，本藩這國公也不作了，願

遂許下一連三着，不回手

看的是大臣面上，讓你先

歸林下，以作閑人，言罷，欠身，將羅成一把拉將起來，笑

若元有京天動地英雄胆

就不敢前至揚州走一番

而言道：羅成，你兵部大老爺要與你比試，你却敢麼？

那怕這萬丈先底虎穴洞

豈懼那興雲現霧老龍潭

羅成說不敢，世充說：「為何不敢？」羅成說：「貴賤不等，

不是俺淄川羅家誇大口

那一年陣前，不會几萬千

難以動手，世充說是了你的意思，問但恐他若打你，你

打了俺，從今綠林不創業

打了你，休想朝中掌兵權

不敢回手，是呀，不是羅成說，正是世充笑道：「這到不妨，

羅士信狗仗人勢，放了潑

几句話，唬住字文弄國奸

王世充手樓長鬚暗歡喜

老楊令一陣心焦不自然

幽地府豈无除楊令說呀滿座公卿奸佞那個羅成說

楊令看到這裡失聲大叫哇小輩羅成遍身俱是胆了

呀台前壯士野寇為誰楊令說目下即有萬人痛恨羅成

這是個甚麼所在敢如此猖狂輕慢國家大臣吃罪不小

對面怎无百姓含冤楊令說好一個野狗羅成說真乃是

聲聲要誦此試這將台上俱是眾家國公各部大臣話是

奸王楊令大怒呀呀呸兩邊與我插下台去羅成欠身大

這等話說那一個與你比試我再問你敢與未王比試麼羅

笑哈哈自此以後俺再不來

成說不敢楊令冷笑道料你也不敢論你箭法大有可觀

正坐上怒惱登州老楊令

小羅成欠身離了演武廳

可惜虎力不佳而胸中之才學未知何如且菲前來聽未

只聽他大笑几聲把台下

喜殺了知心着已王世充

王一對倘若有些口才另當別論羅成聽的此言腹內自思

暗說道看他年紀不甚大

張開口頂針續麻對的精

道這老奸王是妖買心恐怕俺兄弟們不便也罷他有

看起來此人終非池中物

時來到跳過三汲變成龍

何言我自對語羅成想到這裡走至楊令座前跪下

老奸王肉眼不識荆山玉

妄殺人拿着鷓鴣作大鵬

尊道老王爺不才也讀書識字願聞對句楊令說聽

總然就蘇列挂了狀元印

誰保定綠林兄弟容不容

着綠林野寇湛湛天公自有滅羅成說邊鎮奸佞幽

倘若是馬走江場去比試

還不知誰死誰活誰成名

不言這世充暗地自思論 老楊令又把旂牌喚一聲有敢來奪印的若有欺心小輩奪印就是末王對

不言王世充暗自思論且說楊令分付旂牌將蘇列再手左右與我放炮擂鼓待末王親把狀元送下台去方

傳上台來旂牌領命不多一時將蘇列傳至廳前跪下楊顯俺待賢之誠也

令笑道你乃今科之全才左右端印來與壯士挂了兩邊 演武廳感動登州鎮海王 這一時榮幸直北蘇定方

答應一聲狀元印端過蘇列未及接印王世充欠身尊 只聽的鼓打如雷震入耳 又打上三聲砲乍振上蒼

道老王爺卑職還有下情上稟楊令說正公有何高見 兩邊的國公大臣皆離坐 齊來這敬送今科狀元郎

講上末世充說此人挂印到也罷了倘若衆人要講比試王 京的那旁觀闌人伸頭望 閃的那天下英雄面先光

爺何以處之楊令說這到不妨有本事只管上馬比試世 准備着眼前就是群星闌 教場裡波浪滾滾番了江

充說好這才是王爺的公心就叫此人挂印便了言罷蘇 蘇定方胸前難挂這顆印 老楊令中了羅家回馬鎗

列將印接過兩手高擎楊令說蘇狀元聽末王分付准 安樂宮五花棒下崩了駕 衆國公各自奔忙逞豪強

你的披挂下去將印挂于胸前上馬提刀大喝几聲有 眼前裡一齊大反揚州府 把一個萬里山河屬大唐

本事前來比試料想有你老王爺與你作主也未必 且不言後來吉凶興廢事 再講那蘇列下台弄空腔

却說蘇列下了將台優游自得只覺着何等的光彩何等  
的榮耀喚道家人看我的甲冑刀馬家人領命端盒的攜  
包的拉馬的抬刀的稍時間俱到蘇列面前好蘇列頂盔  
貫甲吞扎齊楚將一顆狀元印挂在胸前順手提刀占鐘  
上馬耀武揚威勒馬藥刀端候比試王世充台上見這光景  
心中不悅將手往台下一擺大聲喝道天下的壯士四海  
英雄俱各聽真老王爺有令你們有本事只管奪印哪  
明公了不的了這王爺分付只聽的台下一片甲冑聲响  
不多一時那些聽考的壯士俱是全身甲冑明公這就  
該打說書的認嘴聽考的壯士那裡這些盔甲隋末的  
時節與今日不同凡進武場的俱頂盔貫甲怎見的壯士  
威武有西江月為証

盔英雜色各幌鎧甲俱是玲瓏个个豪氣吐長人人  
俱要爭勝鎗刀劍戟光閃戰馬嘶嘶連聲江場舉手  
不留情一時難保性命  
台下裡擺列天下眾英雄 俱森森一片殺氣透碧空  
這才是四海群星大聚會 看起來那个却是省油燈  
有几个宦家后代將門子 有几起結党綠林創禍精  
有几个豹頭環眼凶惡像 有几个虎背熊腰古怪形  
有几个按劍提鎗拉戰馬 有几个右挿狼牙左跨弓  
有几个丈八蛇矛擎掌上 有几个安喬橫担古青銅  
好一似九里山前埋伏陣 敢比那項羽八千子弟兵  
惡狠狠俱要爭奪狀元印 忽聽的蘇列馬上喊一聲  
不言眾壯士俱有奪印之心且說那蘇列勒馬擎刀一聲

大叫天下的朋友各處的好漢有比試者上來一言未了  
只聽的衆人之中一聲答應有哇蘇朋友少得猖狂有吾  
來也聲音洪亮京的衆人一齊觀望只見躍出一匹馬  
追馬來馬上有一壯士鉄面剛須皂袍烏靴催馬提鎗  
飛臨江場二人對面勒轡收韉高聲喝道蘇朋友認  
識俺劉黑塔麼蘇列抱刀笑道久仰劉黑塔說朋  
友知俺的利害將那顆狀元印早早獻將過來萬事皆  
休不然就講不便了蘇列冷笑道這一顆印既到身上就  
不肯輕易與人常言道若先打虎手不攬虎皮快撒你  
的馬來我與你比試三合劉黑塔大怒喝道小輩莫要擊刀喝曰小輩速退項上饒你一刀差的個黑塔滿面討  
誇能坐牢着看我取你兩手端鎗嗖刺一鎗去好蘇列愧方才欠身只聽的衆人之中一聲大叫如天崩地烈之  
用刀架開火速忙迎殺在一處

他二人陣前變臉各逞豪  
咕咚咚連助三通催陣鼓  
平地裡戰馬咆哮鑿鈴响  
老楊令提心吊胆担京恐  
王世充微微冷笑將頭点  
但恐怕一个不及還有個  
若遇着元敵將軍來奪印  
王世充一行說着留神看  
劉黑塔馬失前足落安喬  
急叮噹動了手內鎗合刀  
江場裡不分強弱不開交  
半空裡兩股殺氣透碧霄  
怕的是新中狀元就敗了  
就說道這印挂的未必牢  
等的那個面風來那裡招  
只怕你獻的遲了他還焦

聲京動衆人一齊打了個寒戰正是台下躍出元敵將

難為直北蘇定方且說劉黑塔不幸失冀羞愧而退忽

看起來此處就是森羅殿

準備着手逢眼錯血一腔

又有一人應聲提馬而出衆人一齊觀望只見這個人遍

蘇定方順手投井賣一勢

羅可漢仗着勇力元隄防

體挂素一片粉粧身高力大白馬長鎗明公你道此人

惡很很一鎗刺去落了空

呼的聲寒光發現扑頂梁

為誰他乃北狄人氏姓羅名可漢字杰上算是當今數

只聽的哎喲一聲勒了陣

却將那盔英折落在馬旁

一數二的好漢與劉黑塔有生死之交今見他的朋友不

眼睜睜江場敗走羅可漢

那一些四海英雄代競恍

幸失馬取旁人嗤笑他怎容的遂提馬而出論漢子蘇

羅可漢被蘇列刀劈盔英勒陣下去驚的那一些各處

列皆非他二人的對手爭乃大事坐落白虎星宮天意所

壯士心忙胆烈蘇列勒馬橫刀一聲大叫有本事上來呀羅

使他人再不能奪印閒言莫論且說這羅可漢喊叫一聲

可漢敗走還有誰來呢連叫數聲無人答應蘇列笑道

飛臨戰場他二人話不投機又殺在一處了

既無人比試少不的這顆印就是俺的了了一言未了又有一

都只為名利二字挂肺腸

他两个各顯奇才各自忙

人連聲喊道莫自逞強有吾來也言罷催馬而出衆人一

好一个志大心高羅可漢

敵住了新科狀元蘇定方

齊觀看只見這個人威風凜凜志氣昂昂黃面金睛跨

這一个寒光展放刀一口

那一个電閃星飛一杆鎗

一匹呼雷豹抱兩柄熟銅鋼儼然天神相似說話不及來



至陣前抱鋼束手笑道蘇朋友認識俺秦瓊麼蘇  
張明叔明白與你處相厚 到如今閉目難伸覆盆冤

列說久聞秦二爺笑道既聞俺的聲名既知俺的利害  
才几日當街設把孩子賣 想必是如今有了吃合穿

眼前比試就将難為你了蘇列大笑道秦瓊此是揚  
蘇定方言三語四揚其短 那北廂發作東阿久俊男

州並非濟南離鄉三里路別是一家風氣常言說當地  
蘇列正然說長道短秦二爺未及答言只見咬金一聲

蜈蚣當地拱強龍不押地頭蛇山東路上的漢子如何敢  
大叫咬蘇列我把你這狗娘養的揚俺兄弟們的短

到這裡施展又打上你出身平常根基淺薄怎見的將  
算是你瞎了眼了一提捲毛獸闖至陣前高聲叫道二

門之才也

哥閃開待我與這狗頭會一會秦二爺心中起大才要言

蘇列開口說 秦瓊你聽言 此係揚州府

語只見咬金闖將上來明知他的口潑只得將馬一提向

非全在濟南 快手持特道 常在衙門前

后退有數步咬金來至蘇列的馬前用鎚金斧一指說

些須闖下禍 仗着本府官

道咄好不識抬舉的畜生敢出口傷人蘇列說哈丑鬼罵

想一想登州城裡提人犯 好不待促了你這漢子尖

誰畜生咬金說罵你畜生這個光景想是不服麼大約

並不敢守土樂業歸故里 領着那孩子老婆奔延安

是我與你父親交住你不知道若是知道昨日在擂台上

就不敢興心打我俺羅賢弟打的那拳脚跟老任子你  
打若不是我你吃了大虧哩蘇列說住口俺你是甚麼  
親戚你叫我老任咬金說這門親戚你就沒聽說麼待  
我把起初的根由細細的說來孩呀你才知道偕是親  
戚哩

咬金叫老任

聽我說起初

那年作買賣咬金言罷蘇列心裡犯了展轉暗自思道且住那几年

到了真定府  
你爹去赶集  
看我是隻虎

我還正年春  
俺在一處賭

好有十四五  
他通麻衣相

在外創業一連數載不曾歸家家中有一姑娘年紀二  
八尚未通人那一年歸家探望父母不見姑娘問其情由  
父母就說出嫁往山東去了那一時並無放在心上也沒問

你父親將我讓到你家去  
那一時你爹怕我吃不飽  
到晚上白米飯湯就小菜

吃的是五谷米粥小豆腐  
急忙的叫人端過蕎面鋤

切的那蘿蔔條子不甚粗

姑娘坐落何處今日提起這門親戚或者也是有的姑娘  
的年紀生辰我還記的待我問他一問若是對呢有一定  
就是親戚了蘇列想到這裡笑而問道你既是親戚我

你爹問老弟可曾娶妻室  
因此才許了后房你親姑  
在你家住了約有几个月  
起身時送我銀子一頭驢

這門親你要不信將人問  
現如今俺家那个本姓蘇  
程咬金撒了一片瞞天謊  
弄的个蘇列心裡一糊突

的姑娘如今有甚麼年紀咬金聽的他問了這一聲年紀把個心唬的跳了幾跳罷暗說道這却就難為了我還不知多大年紀自思道有了待我瞎創一創創着了也好創不着也就罷了咬金笑道老侄提起你姑來話長着哩

咬金笑着道

不必盤問俺

提起你姑來

生的心腸軟

出嫁好几年

不曾回家轉

想嫂又想哥

哭的瞎了眼

若到臘月天

時常村了臉

想必是哥嫂待他情意好

每日裡重上只來念几千

又挂牽老侄年輕常創業

但不知流落天涯那一邊

只因那路遠山遙少音信

不能勾冬年寒節到坎前

你姑娘那年生了你表弟 常在那十字街上跑着頑

人都說外甥模樣多似舅 自然的合你父親像一般

蘇列說我問你的年紀咬金說聽講

俺兩口閑來无事論年紀 大約裡如今算是二十三

蘇列說不對咬金說怎麼不對是大呀是小呢蘇列俺姑

是屬大龍的今年二十四咬金說好算的你姑的侄就知

道你姑是屬大龍的你姑是屬大龍的我是屬虎的俺

兩個是龍虎風雲怎麼不對蘇列說你道是二十三這不

還小着一歲麼咬金說你却知道你姑的生日麼蘇列說

怎麼不知咬金說是几時的蘇列說十月十五日咬金笑道

這就是了你姑的生日是十月十五這才八月十五還少着

兩個月沒過了生日如何算的二十四到底是二十三蘇列說

這也是理咬金說我看着也似乎近理不是我哄你寔在生的个庄家身材村中俏 兩隻脚只好有我小半揸是親戚麼蘇列說始終令人難信你再把俺姑的生相身 俺自從成親之後就創業 在外邊一年半載纔還家材或有欠缺或无欠缺說的若是對了你就是我姑爺了 程咬金任口胡談代着罵 蘇定方一陣心焦發了渣

咬金說這有何難兩口子常在一處守着甚麼還不知道 咬金連說代罵蘇列忽然大悟道好丑鬼明明是朝戲與蘇列說道小小聲講咬金說是了 俺買的甚麼親戚不要走看我刀下取你言罷劈一刀來

說起你姑娘

成了俺家他

平素作生活

咬金用斧架住就說老侄不必難為這門親待認就認

一个就頂倆

說起那模樣

不禿也不瞎

不認也就罷了只當是你姑沒有你這個侄還有你一家

說話甚了亮

噪子又不啞

東鄰西舍

與你稍了个信來蘇列說是那裡來的信咬金說是太原

領着孩子耍

天生好干净

不憨又不傻

府城南四十里舖蘇家庄上來的蘇列說住了這蘇家庄

論面容黃白靜子不甚丑

微微的臉上几个淺白麻

乃是我的祖居遷移北直才有十載但不知你到蘇家庄

絕好的一頭頭髮挽大鬘

正青春最愛代支葶藶花有何事故咬金說原是路過前去認了認親蘇列說有

天生的老成人物淡粧貌

等閒裡不曾見他把粉搽我的个伯祖你却認的麼咬金說令伯祖是那蘇員外

麼蘇列說正是咬金暗思道好這個行輩不差謝二弟

也是我席前多嘴作媒証

因此才把个千金許臨洮

算是他真姑夫了咬金想到這裡大笑道還有你一个

謝應登俺倆本是盟兄弟

論起來大人門上是連喬

姑夫也在這裡蘇列說我那的這些姑夫你說是誰咬金

現放着两个姑夫你不認

人前裡還要擺弄那口刀

說就是俺謝二弟蘇列說是那臨洮謝應登麼咬金說

這不是當面儿句真是話

蘇定方滿心發熱似火燒

可就是了麼蘇列說他也成了我的姑夫咬金說老侄

咬金言罷蘇列說好罵好罵你這丑鬼先自是賺說着

且把刀來收了我再把你這個姑夫講講蘇列將刀一橫

罵我麼咬金說吓好不知羞罵俺老婆與你甚麼相干既

就說講來咬金說你這個姑命薄着哩

是怕罵就該認了親既不認親那管俺罵不罵俺自家

咬金動巧言

開口代着笑

說起你大姑

的老婆又是合人家夥着的愛罵就罵待我題着小名好

命該雙鸞招

太原趙廷家

他要行霸道

上罵罵你聽小蘇大姐我只把你那老侄守着你眼前裡

遇着俺眾人

搶了花花輪

我始終不好意思往上罵好牙的到底是你姑蘇列大

俺把那新郎女容殺个淨

獨留下你姑那个女多姣

怒道哇丑鬼不必饒舌吃吾一刀言罷啞的一聲剝一刀來

大家裡一齊送與蘇員外

大廳上命人擺酒酌俺勞

咬金用斧架開一馬扑了正東一馬扑了正西這就是一個

回合蘇列楚馬而回看了看咬金在正東也楚回馬來勒 到不如看着親戚休動手 好好的把印讓與程姑爺

馬不動蘇列將刀一擺大聲呼道丑鬼敗了麼咬金說不 我若是馬走江場傷了你 久日後怎麼見的你親爹

敗我忽想起你姑來我就不肯回手了蘇列說丑鬼不必 還恐怕你娘向我要孩子 總然就抓塊泥來做不迭

多說着吾取你言罷催馬聞來向着咬金又是一刀咬金依 常言道家中无兒難使婦 俺嫂子使性啣氣必饒舌

舊用斧架開一馬向西一馬向東蘇列回馬看了看咬金仍 你若是不論親戚殺了我 自今后我與你姑永離別

是勒馬不動蘇列喝道為何不伸你的馬來咬金說我 程咬金一味胡言要乖嘴 蘇定方心不奈煩把馬楚

還是想你姑蘇列大怒催馬前去又是一刀咬金用斧架 咬金言罷蘇列一聲怪叫哎哟好丑鬼要奪翠一味罵

住大刀就說且住你這光景當真要與你姑爺變臉麼且 人不要走看刀言罷劈一刀來咬金用斧架住罵道我把

莫動手待俺把情理講明說在你心裡我也就動手了 你這不識進退的畜生自先看你姑娘的分上明明讓

咬金開言道 老侄聽我說 你算是不識抬舉你也該聞名訪訪我老程自來就不

就論見了血 不是將我傷 一定把你折 讓人那當今天子叫俺罵了个閉口无言他還甘心忍氣

故土施田園 自今把他撇 別沒甚麼法就是仗着這儿句理話迎人他就致不的今

日當場與你以親戚相論臉面與你你全不覺反來左 到把那功名二字成虛度 渺茫茫皆片離鄉一冤魂

一刀右一刀只管劈來真正眼空四海旁若無人定對你 離山老几番哭來几番嘆 腳頭登一遍折洗一遍新

說這顛狀元印愛叫你挂你就挂不愛叫你挂你得拿 程咬金敲山振虎几句話 蘇定方一股惡氣透天門

過來俺若先這回本事綠林中如何創業我老程雖然 咬金這一些話蘇列那裡肯容說道咬的且鬼不必饒

不是你的敵手強似你的多着哩 舌我與你定決雌雄言罷就是一刀咬金這才急架相還

咬金變着臉 發乍怒生嘆 罵聲賊狗頭 殺在一處怎見的一陣好殺有一小贊為証

眼底太無人 守着你姐夫 並不來相認 兩員將爭開賭如蛟龍似猛虎盔英幌透風舞馬

仗着挂了印 人前把刀掄 遇着羅士信 蹄忙跑的速平北里起塵手連眼錯送元常家中老

扒了你的心 婆孩子哭兩旁壯士不轉睛單看江施分對斧

俺既先搏虎擒龍英雄胆 就不敢創蕩天涯在綠林 咬金與蘇列馬走江場約有三五個回合明公咬金有名

休忘想胸前挂住這顆印 準備着俺那先敵大將軍的程三合那裡是蘇列的敵手虛幌一斧敗下去了蘇

到不如早早獻上是便宜 還恐怕開腸破肚斷了勁列並不追趕勒馬橫刀大叫一聲奪印的上來一言未

了只聽的喊叱一聲自那眾人叢中躡出一匹馬來有  
一員白袍小將兩邊一齊喝道元敵大將軍到了怎  
見的此人粧束利害有十樣景一贊為証

代一頂白茫茫明繞繞光閃閃透雲霄瑞雪片片  
素英飄千鎚打萬鎚敵安瓊珀噲瑪瑙巧手丹  
青畫難描冲天幌口藍銀盔 披一付攢飛龍

結彩鳳能工成大將用當中懸挂護心竟龍鱗砌金  
釘鎗來於箭來踏威風凜凜寒光躡遮身罩體  
銀柄鎧一領素白綾能工選巧女綉佳人剪上不长  
來下不短欺雪霜團花展避塵珠繞人眼大地乾坤  
真喝罕護身罩定素羅袍 跨一張面鋪金巧匠  
畫白玉扣紫金把虎筋細弦當中挂臨陣京敵將

怕多強能力量大不是魁元誰能拉銅胎鉄把寶

調弓押一棚皂鵬翎紫金批鳳凰毛頭頂珠點剛利

刀世間稀無鱗蟒似虎疾穿飛雁射龍駒冷氣森

森寒光虛穿袍透鎧狼牙箭 挂一口兩刃鋒九秋

寒沙魚鞘黃金盤龍飛吞口下赤英懸蟒番身吐

青泉吹毛刀玉連環敵將心京透胆寒斬將誅軍

太和劍一係一柄火裡白玉扇銅打就似粉粧冷氣森

森起寒光出手急把人傷擔着死撞着亡安邦定

國委寔強鬼怕神京銀粧鋼 使一杆丈八矛冷

霧飄梨花杆杆白稍素英閃閃轉三遭銀龍尾玉

蟒腰按三畧依六韜活龍出水混海蛟追命取魂銀

竄鎗大騎一匹肖銀宗鱗衆片如秋霜雪裡煉河中



圖出入罕見快如風疾似箭躡的山跳的濶噴雲吐霧  
料想我胸前難挂狀元印 到不如兩手奉獻免的爭

龍出現日行千里白龍馬 駝一員面如粉唇若硃  
蘇定方左思右想犯展轉 羅士信馬上停鎗喊一聲

赤胆肝素羅衣凜凜身材猛捋軀懷戰策藏兵  
衆人道見了天神不敢拜 將台上京動當朝正國公

機威武將誰敢敵豪氣騰空世无比能征貫戰將  
不言羅成要請奪印且說將台上正國公王世充眼已眼

英才  
望專等羅成奪印忽見小豪杰出馬遂久身離坐

且說羅士信從馬提鎗飛臨戰場用鎗一指大聲喝  
出了演武廳走至台邊往下一視只見那羅成勒馬擊

曰認識俺羅成麼蘇列一見打了個寒戰腹內犯起鎗頂上一團殺氣面前百步威風莫說人物清奇拔職令

展轉來了  
人誇莫不盡暗暗稱道這才是漢子若得成吾佳婿方

蘇定方看見淄川小羅成 不由的二目惶惶失一京  
足平生之願也一轉眼又將蘇列一看只見他低頭沉吟

忽想起昨日擂台一頓打 渾身上毛骨皆乍覺着疼  
並无怒色似有京懼之狀暗自喜道蘇列這廝明有

算來是人前取了沒臉面 將俺那兩天英名落下風  
三分怯敵未必敢動手把這顆印就獻過去了王世充

他既然步下本事人難比 想必是馬上武藝却也精  
看到這裡失聲大叫道那一白袍小將不可狂乍蘇

狀元是老爺取的榜首若非武藝過人焉敢胸前挂  
印若有本事你就創創若元本事不如早退免的旁人  
取笑王爺的門生誰敢奪印若不怕王爺我看你奪  
的了麼

王世充兒句提惺羅士信 明明的叫他江場顯奇才  
幌了幌連命取魂无鱗蟒 好以似玉龍擺尾下天台  
除王世充走至演武廳前束手尊道老王爺卑職舉

扑着那護心寶鏡刺了去 蘇定方大刀一架拿不開  
只聽的哎哟一聲向外閃 羅士信把个蘇列抓過來  
兵的聲奪過那顆狀元印 顧不的懸挂胸前揣在懷  
一撒手馬上番身往下落 将一个蘇列跌在地塵埃  
把金盔跌了約有好几丈 只撞的鼻口流血破了腮  
羅士信耀馬揮鎗連聲喊 一个家閉口无言不出差

下小輩羅成如何的漢子就无人對敵奸王正在沉吟之  
文司馬公楊令笑而呼道大司馬你敢與羅成比試麼  
化吉欠身尊道王爺此乃五千歲僥倖卑職雖已年邁  
不能上阵膝下有一犬子文武雙全性如烈火身體高大  
就敢與羅成比試楊令說既有這樣虎子何不早講叫  
甚名字化吉說犬子叫作宇文諱字表離陽楊令說  
傳來比試化吉聽說分付家將台下傳你大少爺家將

領命不多一時將宇文譚傳上台來廳前下跪化吉說一指唱曰來的為誰宇文譚聽的問他收住坐驥用手譚兜你敢與羅成比試麼答曰願往化吉說好下去比中棒一指大聲而言道問吾聽真着兵部大司馬之子試來我看

這奸賊滿心仗着天下兜差着他要與羅成去對敵的利害早早獻過印來羅成冷笑道有何本領就敢他方才對着楊令誇大口就說道文武雙全世間稀出此大言宇文譚說俺乃文武雙全的男子生長宦而其寔胸中才學看的見問其來五經四書不記的門這凡句大話人前說的起羅成說且住你既是文武

不過是念了一本百家姓他竟敢大年初一看對子雙全提筆有安邦之策上馬有京人之威看你這個樣子三個月舉了一根單提棒論漢子未必有甚大力氣未必正經識个字偈兩個先比一比文然後再去比武宇文平生的武藝有个自恃性若是講說他平常就不依譚說來來偈先作詩羅成說就指將台為題請先作他親達這遭送了他的命從今后再休想吃自在食罷宇文譚說這有何難聽着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這狗頭領命下台催戰馬看了看自視羅成在咫尺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羅成笑道這詩俱凡上學的羅成正然對敵忽見一人跨馬提棒來至近前羅成用鎗孩子那个不知待我與你改几个字新鮮新鮮何如字

文譚說家父大大的前程竟不敢改你有何等的才成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俺兄弟們與字文化吉老賊學就敢更改你且改來我聽羅成說聽着一去二三里一天二地恨五湖三江仇不趁此時報復更待何時羅成引動四五家子弟六七个你娘一枝花字文譚聽罷想到這里把銀粧鋼摘過楚回馬來使了个鎗裡加鋼大怒道哇小輩莫非是罵我麼羅成說罵你當事麼說時逢那時快二馬相撞羅成單撒手刺一鎗去字文小羅成馬上擎鎗坐安喬罵了聲奸詐雜種忘八羔譚用棒一架方才架開那鎗只聽頂梁上寒風一陣一休仗着你那鬻道前程大問一問綠林兄弟那个操柄銀粧鋼打來這一時棒也回不及了又先處躲閃只滿口裡一二三四冲識字這學問誰家請你把書教聽的哎喲一聲兵吶咕咚張子馬下只打的个腦漿崩烈怕的是担悞人家好子弟照着你这个樣子就壞了死于非命只見字文化吉那些衆家將一齊喊道反倘若是惱了聖人差子路把你這糊突腸子只一刀了羅成大叫哇奴才們胡誦武場比武莫說死了一羅士信輕搖舌劍笑着罵字文譚心頭火起氣難消个就是十个誰還與他償命不成有不服者來呀字文譚聽罷大怒好小輩焉敢如此罵我不要走招棒羅士信耀武揚威在江場將台上字文化吉着了忙言罷惡恨恨打來羅成用鎗架開一馬向東一馬扑西羅看了看他兇鋼下廢了命疼的他裂碎肺腑斷肝腸

好容易姣生慣養十七八

算來是未及成名血染腔了演武廳來至台邊看了看羅成已傳至台下却還未

走至那書案桌前下跪

這件事須要早些詳主張曾下馬王世充假意把臉一變大叫一聲羅成你的胆也

常言道殺人償命是正理

萬不可輕漏法網任猖狂不小打死兵部的公子還敢來上台你却知死麼明公神

我那兒死后若得瞑雙目

免的他一點孤魂血泪汪不靈提的靈羅成被王世充這凡句話只說的如夢初覺

演武廳哭壞兵部大司馬

這一回難殺登州鎮海王唬个毛骨皆乍把坐驢一提倒回去了王世充又一聲唱道

化吉哭訴楊令沉吟半晌呼道司馬這件事就難為好羅成往那裡去若是不服王爺的號令就是反了可

未了論起大理殺人者償命爭乃武場比試難以定惡可惱一行說着轉身進的演武廳來說道老王爺羅成

罪司馬暫且鄭班容未王徐徐圖之可也化吉含泪而小輩寔是可惱他竟不服王爺號令台下人无對手依我

退楊令問曰台下壯士沒有比試的了麼折牌稟道惟看來還得王爺出馬與他比試三合將那顆狀元印奪來

有羅成縱橫江場並无人比試楊令說將他傳上台來旂使了他武藝高強怎擔着王爺卑職拙見何如

牌領命而去王世充在旁暗自思道這奸王要將羅成

王世充唆東挑西將人弄哄信了无主意的老楊令

傳上台來其中吉凶難定也罷俺自有主意遂欠身離

代上那紫金鳳翅盔一頂披上那鎖子連環甲玲瓏

沉顛顛抬過一根囚龍棒

急速牽過坐下走龍駒

下了將台占鐘上馬也往江場而來這且不言却說楊令

這才是只知利而不知害

雄糾糾辭衆離了演武廳

來至江場看見羅成勒馬擎棒大聲喝道曰小輩羅成

這一去氣作春風辭陽世

自今后不回沿海登州城

你却知罪麼羅成抱鎗秉手尊道老王爺俺那罪從

再不得五更待漏朝聖主

再不得軍伍營中調雄兵

何來楊令說打死部堂的公子還不是罪麼羅成說王

皆因是隋王无道洪福盡

長安城高祖即位大唐興

爺言之差矣江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難道說平白

且不言未來一切吉凶事

老楊令馬走江場喊一聲

殺人麼楊令說這且不論你敢與未王比試麼羅成說若

楊令出了演武廳提棒上馬飛臨陣地只聽的兩邊武士

以貴賤而論自然不敢若以比試而論說不的就要回手

一齊喊叱老王爺到了王世充一見楊令出馬心中暗喜

先讓王爺三棒就是尊重國法了楊令大怒道嗟好小

叫道家將過來聽我分付家將來至身旁世充伏耳

輩此處非同荒山野徑你王爺打你千棒若敢動一動

低言就說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作迷前去不可有悞家

手就是反了坐牢着吃你王爺一棒言罷扑頂門打一

將說曉的了家將領命而去世充又分付拉馬聽候待

棒來羅成用鎗架住就說讓王爺這一棒我不回手楊

本藩與老王爺掠陣一番家將聽說拉過戰馬王世充

令說再吃我一棒話不可重叙一連就是三棒羅成冷

笑道王爺好不識進退了

小羅成勒馬揮鎗笑聲狂

尊了聲王爺莫使性子強  
世充幫了一幫一聲唱道好羅成不要饒舌再吃我一

雖然是王法森嚴生殺地

俺只當荒郊綠林野山崗  
棒言罷又打一棒來羅成大怒叱老奸王不知好歹招鎗

平素裡俺的利害你盡曉

問一問羅成服了誰的降  
急架相還救在一處約有十數個回合不分勝敗羅成正

出上我不挂這顆狀元印

何懼你登州沿海老親王  
戰之間腹內暗自思道這奸王的本事叫俺一時難以取

明知你開場不是良善意

兄弟們不避嫌疑到這相勝也罷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俺將回馬鎗成功

倘若是不知進退再動手

試一試羅家小將這杆鎗  
便了羅成想到這裡虛點一鎗敵你不過我要走也一

羅士信數長道短講變臉

王世充旁裡又把腔來幫  
鬆馬敗下去了王世充一聲大叫王爺趕哪楊令不知

王世充在旁看着羅成這個光景待要變臉又恐怕楊利害大叱一聲遂后趕下來了

令退回大事不成遂大聲叫道老王爺羅成是說的些

小羅成暗設殺人巧機關  
老楊令不知利害扣馬顛

大話要講唬人今日守着天下英雄若說是被他唬

起了个首尾相連舉棒打  
呼的聲一顆素英扑胸前

住了就講完了王爺了我在旁看着羅成若敢動

羅士信唱聲招鎗出手快  
明晃晃銀龍入腹玉蟒番

后心裡鎗頭漏出多半尺  
 栽几栽尸體跌下馬战安  
 羅士信連叫三聲反反反  
 慌張了綠林一起創業男  
 只聽的战馬嘶嘶滿地跑  
 又打上喊叫如雷聲振天  
 鬧的聲天下英雄一齊散  
 吃喇喇各自奔忙馬加下  
 兄弟們齊心反出揚州府  
 少不的暫時瓦崗把身安  
 下回書二馬投唐去進表  
 柴樂天大战皇家御花園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卷一

二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卷之一

詩曰 隋煬失政天下荒 狼煙滾滾動刀鎗

英雄紛紛無定主 黎民荒荒不安康

聖君求賢安社稷 賢臣擇主定家邦

不言群星各處去 單說二馬來投唐

却說自唐高祖登基以后三十六帝為王一十八家稱帝



這且不論單講的是有在一起綠林兄弟自從在府起義柴十哥往長安走走一來作伴二來看看他那邊的  
至瓦崗寨屯兵那一日眾家好漢聚飲取樂忽有魏光景何如徐勣說好賢弟陪去更妙言罷各散歸帳  
微說道想借在瓦崗寨來不過是受奸雄的逼迫不到了次日柴少銖玉二人收拾起身家眷上了車輛二人  
得已而立寨今日煬帝已死奸雄盡誅借兄弟回家看後眾兄弟送到寨外大家拱手而別

看再作道理何如呢徐勣說小弟昨晚起了一數兄弟 眾人回了寨 柴銖奔長安 心忙意又急

們正該分手坐下有一人姓柴名少字表樂天乃隋朝 時值三月天 桃花紅似火 柳堤綠如烟

兵部尚書柴標之子山西太原府人氏離坐秉手口稱 醉客眠芳草 佳人倚雕欄

眾位兄長小弟昨聞家岳唐國公現在長安稱帝小弟 庄村韃鞨架 士女鬧宣宣

欲到長安看看奏明唐主差官前來聘請眾家兄弟 只因那柴銖二人心歸正 他敢則辭別兄弟上長安

眾兄弟意下何如魏徵笑道徐勣說賢弟此言正合 這一去指望龍虎風雲會 這個去要圖金殿得高官

吾意你才不說我要差你前去看看坐中又有一人 說不盡飢渴飲路途苦 那一時夜住曉行到潼關

姓銖名玉字表子建秉手叫道徐三哥小弟也要全且說他二人別了眾家兄弟登上大路非止一日到了潼

關子建說柴十哥呀我想借到長安倘或高祖不納豈  
見了些青松枝頭黃鸝噪 聽了些綠柳林中子規啼  
不枉受路途之苦柴少說妹夫多此一慮似這女兒看  
這張崗遙觀四野諸般景 又見那漁樵奔山臨澗溪  
娘豈有不納之理子建笑道這天地間的事情不可執一  
急忙忙一路奔波催坐驥 猛拍頭長安不遠在咫尺  
而論我自看來借該先修一本差人先去啟奏高祖若  
話說張崗到了長安進上表章在午門外等候不提且  
有愛女之心自然發旨遣官前來迎接你我面上方才說高祖正設早朝文武恭見已畢分班而立有黃門官  
有光榮少說妹夫此言高見二人用飯已畢遂修了 出班奏道萬歲萬歲萬萬歲午門外有柴付馬差人  
一道表章遂叫張崗將此表本送進長安到那裡觀其 前來進表高祖聞言沉吟不語暗自說道公子既然差  
行藏速作回報張崗說曉得 人上表理當宣請只是自從他父親亡後不務正業領

張崗領了命 急急不敢遲

路旁楊柳亂

着我那女兒投順响馬搶關劫寨擾害百姓他父親原

荒郊草淒淒

鄉外農夫語

林中野鳥啼

係隋朝大臣生下這樣不肖之子今日容他進朝恐被

受盡途中苦

淒涼有誰知

大臣議論有碍國體高祖正在遲疑秦王世民在班中

常言說在家不曉路途苦

才知道西出陽關故人稀

看的明白即忙出班伏俯階下口稱父王免臣有本高

祖說本奏何事世民說免臣聞黃門官啟奏外有付  
現如今瓦崗寨上群虎聚 好似那桃園結義劉關張

馬柴少差人上表理當遣官前去宣請高祖搖頭不准  
既然是付馬皇姐來投順 理當來午門候旨見父王

有元吉與建成低聲說道柴少與秦瓊等眾落草為  
為甚麼代領叛賊名銖玉 差了个心腹人來探行藏

寇狐假虎威无所不為瓦崗寨稱孤道寡聚集許多  
兇臣等傾心肚胆扶社稷 乞父王須要留心細推詳

英雄今若進朝恐生禍患你只得見駕討來表一看  
三千歲嫉賢妒能一奏 恍了那為國愛將二秦王

看表中的意思再作道理英王聽說與元吉全至駕前元吉奏罷世民大京失色說御弟之言真是胡論伏俯

跪倒口稱父王柴付馬所上之表乞賜免臣一觀高祖分奏曰父王柴少是付馬公主是父王親生之女他聞的父王

付將表傳下三位千歲一全看罷元吉說父王這表名為為帝不勝欣喜千里來投寔指望大婿聚首母家團圓

賀表寔是戰書今若收納終成禍患了  
同享富貴那有別故

這元吉心懷奸詐毒如狼 他那裡伏俯金闕告上皇  
二千歲聞奏恍忙啟聖明 他尊道父王在上納耳聽

父王爺細細揣摩付馬表 俱是些打草京蛇自逞強  
萬不可輕信御弟此一本 自古道從公斷事要詳情

他說是徐魏先生謀略廣 又誇那秦瓊羅成銅共鎗  
現如今父王登基為天子 免臣們身居王位皆受榮

又打上異姓群僚尚食俸 惟有這付馬公主不得封 置于何地況且國母身居內院時常思女皇姐既來豈  
 禮當該早發聖旨將他宣 是怎麼自己投來逐回程 有逐回之理御弟之言不惟傷同胞之情而且得罪于國  
 似這等不納天眷失國典 准備着取笑合朝衆公卿 母今日金殿以上是你我公同看表倘國母知道是誰之  
 秦王奏罷高祖沉吟不語元吉說皇兄此本甚謬他既 過歎又向建成說道皇兄以為何如建成說三弟之言是  
 真心投順只該單驥進城午門候旨怎麼又代許多兵 為社稷公論二弟之言乃係骨肉私情此事關係重大  
 馬潼關也扎遣人進表明是來試探虛實况鉄玉在 愚兄不敢輕言只在父王定奪高祖見他三人爭論不  
 隋朝駕下原是拔頂的漢子隋主那里虧負于他竟爾 已遂分付道你且不必爭論速宣閣臣定奪遂即傳旨  
 叛主作反論柴少係父王的付馬前來拜賀也是理當 將大學士房玄令杜如海國師李靖軍師袁天罡一  
 鉄玉真乃叛國之賊來此何幹表內又逞他的雄威說 齊宣上金殿高祖說衆卿今有付馬柴少全鉄玉遣使  
 衆將之勇謀士之能明是敵山振虎之意父王早作定 上表前來投唐你三千歲說不該收納你二千歲說應  
 奪莫要中了他的詐謀以致后悔无及元吉言罷世民 該收納朕意未決煩衆卿議奏房玄令說萬歲且請  
 說御弟你這一些話有失體柴付馬尚在所緩將皇姐 來表臣等一觀再作道理高祖遂把表來傳下

眾臣觀來表 都看房玄令 點頭不言語 說且把下表來人安置館驛明日早朝再作定奪言罷朝

面上代着京 暗想齊王話 與理甚不通 散高祖轉駕至分宮樓前有昭陽內監邢彩接駕高祖

塞了賢士路 怎麼作朝廷 說你有何奏邢彩說國母偶得時疾卧榻不起奏請萬

二千歲為國愛將如珍寶 三千歲心懷奸詐嫉賢能 歲得知高祖大京下了龍輦竟至榻前閃目一觀國母

金殿上當今天了元主意 故意的含含糊糊問眾卿 泪痕不干高祖問曰梓童今得何病這等狼狽速宣太

俺如今職居閣臣權國政 少不的據理實言奏主公 醫看脉下藥國母含泪說道臣妃候接聖駕萬望恕

眾入觀罷表章玄令說眾位呀這件事關係非輕瀆 罪臣妃這病非太醫可治我覺此病不能久在人世了

索大家全奏既為天子貴在得人况係皇婿豈有逐轉 這國母病榻以上泪滄滄 乞主公細聽臣妃訴一番

之理若是逐回辜負了眾英雄來意萬一生出變故為 我覺着泪吱沉困病疾重 料想是不久辭世一命捐

禍不少眾臣說房老先生所言有理遂一齊見駕口稱 總然是我死一命何足惜 爭乃有兩件大事挂心間

萬歲榮少乃係皇婿鉄玉真乃是勇將二位千歲之言 頭一件建成軟弱忒忠厚 仔怕他不能執掌錦江山

公私兩論俱各有理臣等不敢輕言請主上裁奪高祖 第二件女兒玉平无踪跡 屈指算一經數年不見還

這是我死不瞑目兩件事 臣妃呵這病為此起的端

這國母提起玉平心內酸 他敢則柔腸寸斷面悽慘

國母言罷高祖說梓童你不過偶得時病怎麼就說出

我那兒自從配了柴公子 至如今迅速光陰好几年

這樣斷頭話來國母說你如今作了天子我掌昭陽正

猛可的今夜得一南柯夢 玉平兒一身狼狽寔不堪

印正是享富貴之時我想起你昨日要立建成為太子

想是他背井離鄉先親熱 我那兒思父想母染黃泉

心下甚是不安我看建成鳳尾雞胆蒸質虎皮料非

捨不的母女恩情如山重 因此上寅夜前來訴一番

萬民之主若論元吉鼠眼猴腮內藏奸詐亦不能承繼

國母言罷高祖說梓童你也不必煩惱嘗言說嫁出的女

大業我看看世民忠孝兩全文武兼備仁德多出信義 發出的水論想國是該想過愚可也先益國母聽說勃然

廣施朝臣感德百姓悅服休怪我說到是此人却能執掌大器說好昏王你除不差官尋我反說出這樣先情的話

乾坤高祖笑道梓童之言誠為金石之論非是朕當不知來你想一想昔年被囚之時你那救命恩人是誰昏王呀

只是廢長立次乃國家亂道你且保重這也不必挂慮國 自那年隋煬失政告職還 一心裡要歸泉林守田園

母說主上我想借是四個兒子那年南征肖鉄陣亡了四 那一時奸王楊廣興人馬 虧了那秦瓊鋼打臨潼山

子玄伯現在他兄弟三人還有女兒玉平呵 保國寺產了借那世民子 書院裡認了門婿柴樂天

分付那道宗建成保家眷

安排着挾親代眷回太原

至如今合朝文武食重祿

可怎麼女兒皇塔心不關

不料想楊廣損兵怒未息

第二番領兵困了雙金山

常言說知恩不報非君子

何況是親生女兒不見憐

只殺的道宗建成棄車輛

把一些長隨家丁死可憐

這國母怒罵高祖先休歇

一番身回面朝裡總不言

你總煞盡力加攻捨命戰

只怕你獨馬單鎗難保全

這國母罵有多時高祖无奈只得陪笑說道梓童你今

不久的滿門家口堪可喪

那有个大胆漢子臨陣前

現在病中我不過是勸你的話怎麼就這等煩惱國母

多虧了門婿柴少出了馬

李玉平手舞雙劍把陣上

說不是我煩惱想是女兒是我的就不是你的麼你想借

那一時沒見建成並元吉

惟有那柴少夫婦破連環

那姣養他的時節愛如珠寶怎麼他出國以後你就全

柴樂天走馬鎗挑賊梁豹

李玉平百步川楊射張安

不提念他了在先兵馬荒亂之時國務煩瑣你没有暇

兩匹馬攪住隋兵有百萬

借可才脫離虎穴與龍潭

工可也罷了今日你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兒子們俱封王

那一時門婿年幼未壯歲

頭一功夫婦救駕與金山

爵陌路之人皆沾雨露這才是一人有福萬民賴之可

你如今貴為天子萬民主

治就了三台六部文武官

怎麼我那薄命的女兒死於他鄉竟作了孤魂野鬼了

殿下是建成世民並元吉

還有那道宗親王掌朝權

我那兒自小內閣稱千金 從那年適配柴郎離我門

遭遇着各處狼烟群雄起

那一時龍盤虎踞亂乾坤 母從頭看了一遍又京又喜說道聖上既是見表章可曾

因此上皇塔離了太原府

我那兒漂流四海受災逃 差官宣請麼高祖說今日國政繁冗至明辰差官接請國

好叫我千思萬想難見面

只落的夜夢三更泪流津 母說我說你沒有愛女之心你還要千般遮飾女兒既到潼

願只願母女若得重相見

也是我生男養女一場人 闕差人上表的意思可有兩條路不是他儀容不整恐

這國母越說越想心肝碎

唐高祖從從容容說原因 玷辱天子體統不好輕來就是看着你坐了皇帝他在

國母說罷高祖說梓童不必過痛我合你寔說了罷借外漂流多年怕你不肯相認你今日不差官去接我心

那女兒皇塔如今來了國母大怒道人生世上信寔何况

裡可也明白一定是親王大臣各有議論你心中猶豫不

你今日現為天子這一樣脫空話是中你說的麼既是

决故此遲延是也不是高祖說梓童之言似乎有理為

女兒來了怎麼不進宮來高祖說來了可還不曾進京

君雖然至尊看來可也極難今日付馬表到就該宣請

現在潼關住歇國母說這就越發奇了他在潼關你如

只因衆論紛紛是以遲延國母說是為那一件呢高祖

何知道高祖說他差人前來上表國母說表在何處拿來

說只因鉄玉是个外將如今與他全來是以商議未定國

我看高祖遂差邢采前赴內閣將表取來献于國母

母說聖上之言誠為胡論付馬代了他來料非無因那



上表之人現在何處高祖說現在館驛國母遂分付邢監放下珠簾國母問曰階下跪的是甚麼人張崗說民采說你去將上表章人名進后宰門問個明白速來回子是柴少爺差來進表的張崗國母說你果然是張崗話邢采說領旨去不多時邢采回奏說道進表人後麼張崗說民子寔是張崗國母分付邢采捲起珠簾宰門候旨國母說進表人可是個有年紀的呀是今年一聲叫道張崗上前來張崗跪行了半步國母說張幼的是個家丁呀是個長隨邢采說奴婢問他寔係付崗抬起頭來張崗說民子不敢國母說赦你無罪這張馬爺的親丁名喚張崗國母聽說是張崗滿心大喜遂崗方才把頭抬起國母仔細一看說你果然是張崗即奏駕說道皇宮深院本非外人所到之處皆因此人係付馬親丁又搭上女兒出閨以後來往迎接俱是此人也這國母睜睛細看是張崗不覺的滿心歡喜面生光

是聖上與臣妃嘗見過的伏望聖上念臣妃有病看女兒面上速傳旨召令他進來臣妃面問他一番方才放心高祖說張崗平身張崗遂叩頭臥起國母說我且問你高祖點頭道邢采傳旨宣他進來邢采領旨不多一柴公子為何離了太原府到處裡東奔西波走他鄉

特張崗伏俯階下高祖與國母移坐在宮門首坐下內衆好漢瓦崗寨上大聚義又聽說秦羅二將鎗鏑強保着个咬金作了混世王

仔細是衆將也有投唐意 因此上差你前來上表章 道這是你皇姐夫差來的你國母傳來問他甚麼所以到  
 這國母見了張崗越問越喜將前后之事問了个真切高 此張崗聽說方才轉來與三家千歲叩頭英王秦王說道  
 祖聽說衆將有投唐之意也就恨不能即時召到柴少問 起來惟有齊王心下不悅暗想道此人既然進了宮院見  
 个明白且說國母又問張崗道表中有个鉄玉是誰為何了國母必召柴少鉄玉進京遂問國母說付馬柴少與皇  
 與付馬公來呢張崗說鉄玉是付馬爺的妹夫故此公來 姐已到潼關可叫他進京呀可不叫他進京呢國母大怒  
 國母說主上我說鉄玉非無因而來既是付馬妹夫皆係 罵好狗子怪不的你父王遲疑不決原是你的主意麼  
 至親當速降召立刻宣接正然議論官官啟奏有三家 三家殺下一齣跪倒口稱國母息怒免臣不敢  
 千歲各位親王俱在宮門以外候旨問病高祖旨下親王 國母鳳顏變 元吉話不通 同胞兄合妹  
 免勞三家殿下進宮聖旨一下不多時三家殿下進宮朝 俱係骨肉情 相別這幾年 音信杳无踪  
 恭英王說國母貴體欠安免兒臣不知死罪死罪國母說 方才你這話 可見是奸雄  
 皇免平身傳旨賜坐三人謝恩坐下齊王元吉忽然抬 為甚麼金殿不肯發旨召 俱是你串通大臣妒賢能  
 頭看見張崗說道這是个甚麼人為何輕到此處高祖笑 倘若張崗回報你皇姐 只怕他一怒而去不回程

柴付馬說與他那眾兄弟

他把那親戚從此一旦傾

言真是分外異想既是女婿來投丈人就指望加封官爵

一怒間徐勣傳令與人馬

提防那萬里江山不太平

今享富貴有甚麼不測處且是如今煙塵滾滾正是用

這是你絕情无義惹下禍

真正是忤逆不孝又不忠

人之時他二人又是好漢叢中的英雄久戀江場的魁首

這國母怒罵元吉氣不息

那秦王伏奏國母息雷霆

那異姓外臣還要立身揚名報効與朝留名于后世何

國母正罵秦王忙來跪下奏道國母息怒付馬既差人

况骨肉至親豈有不盡忠之理高祖說既是如此明日就

上表理當宣請鉄玉既是付馬的妹夫亦係至親此乃家

差官接請國母遂分付張崗說你即速報與付馬知道

內事何必與外臣相商請父王速發手詔遣官接請國母

就說皇爺國母與三家千歲見表甚喜明日就差人來

說世民之言正合吾意不知聖上以為何如高祖見世民與

接請哩

他母親的話俱是一路元吉又被他母親罵的不敢言語

這國母滿面和氣笑顏生

叫了聲張崗速去報事情

建成雖是守闕為人忠厚亦不敢轉發一言高祖笑道世

你回去報與付馬合公主

你就說明日差官來接迎

民哪詔請是詔請只是其中的事不可窺測倘生別故

只可說見表忻然无別意

萬不可對付馬說閑情話

如之奈何世民說免臣當以性命保之國母笑道聖上此

倘若是一字洩滿宮中語

准備着將你拿來正典刑

包涵着兄弟姐情意好

我自煞查个不好缺將你封

諸官以禮迎接了國母說主公你還待不給女婿个體

這張崗叩頭謝恩去回報

下回書柴少鉄玉才進京

面麼

却說張崗聽的國母分付他回去報與付馬公主明日差官

這國母聽說此話顏色和

他說道主上詳情細揣摩

接請即忙叩頭謝恩說道國母面諭小人知道了國母差

常言道未迎三益先掃徑

接付馬豈可待他體面薄

官官送出張崗去回報付馬不提且說建成元吉見了這

且不言付馬公主當官請

就是那投賢不納理不合

个光景心中暗暗說道秦王入得兩員大將我們入添

望主上傳旨諸官出京接

臣妃也曉諭嬪妃與宮娥

上了一塊心病他心中雖然不悅見國母盛怒却不敢多

接的那付馬公主把朝進

才見得彼此面上光彩多

言只是在旁淨聽國母分付邢采道明日將我那車

國母言罷高祖道如此固好只是這裡頭還有一个講

鞏鑿駕件件俱要鮮明凡宮中執役之人俱赴潼關說這公主是我的女兒嬪妃們誰敢不以禮接只是禁少

前去再速傳旨東西兩宮外宮別院娘娘貴人以及男不過是个故臣公子身無寸職諸臣如何迎接鑿駕如

女內官各服本職衣代伺候迎接公主倘有怠慢依例何敢受呢世民乘機奏道父王之言說的極是又奏與國

治罪高祖笑道梓童你如此行動就該召閣臣傳旨母說今日付馬與鉄玉俱无寸職必定有了職才可以迎

接的國母聽說即忙離坐朝上跪倒三家千歲今來跪 兵部速查空職回奏以便加封世民跪倒奏曰兒臣現  
 下高祖說此非公殿之上如何行此禮數起來起來國母 挂帥印大凡武職兒臣盡知高祖說你記的甚麼官職  
 說臣妃有本高祖說有本奏上朕當死不准奏國母奏 據寔奏來世民說如今現少一个中路都總管龍虎正  
 日方才主上說柴少付馬身死寸職鉄玉又係外人今日 將軍兒想此職正當加封付馬還少一个太原道左武衛  
 進京京中親王大臣國公總管迎接不便乞主上就此 都總管兼理軍務糧餉節度使此職正好加封鉄玉高  
 加官以便發旨迎接好寫官銜臣妃好賜袍代使他體體 祖說付馬官之大小諸臣不敢多言若鉄玉初進京來並  
 面面的進京他也歡喜俗也面光就是那文武諸臣以 死寸功即封太原道節度使恐有大臣議論諸將不服  
 及長安百姓人家可也好看世民從旁說道國母金石 世民奏道鉄玉此來原是秦瓊徐勣所差使他來探試  
 之言望父王准奏高祖笑道你娘們起來罷就封他官 我國重賢不重賢他們自有定奪况他又是付馬的妹  
 職這有何難國母世民謝恩而起國母說聖上既准封 夫今若封的小了一來恐失衆豪杰之望二來與柴付  
 官不知付馬欲封何職高祖說他两个俱是武將不過 馬也來往不便高祖笑道吾兒之言甚好遂將二職加  
 是武職加封但不知兵部裡所空何職當擇內監傳旨 封了他二人傳旨各官照職接待此時把一个國母喜

的如醉如痴真正就心足了

這國母滿心歡喜謝高皇

他那裡叮嚀囑咐小秦王

你姐姐自幼生來性子傲

搭上那付馬人是公子腔

你速與兵部早先商議就

須索是接他儀注要精強

就說是國母只在宮門等

限他的日期明早進朝堂

李世民謝恩辭駕出宮去

旁邊裡建成元吉面不光

却說高祖將他二人封了官職世民謝恩辭駕出宮去了

不久就到了柴少說張崗你且慢慢說來為何這等慌

建成元吉懷恨而不出提且說世民奉旨出宮進了自己

張張崗因着國母曾有面諭遂把三家千歲與衆閣大

王府即忙差官傳諭各部知道就說付馬與鉄玉奉旨封

臣議論的話一禁不言只把那進京見駕入宮朝見國母

官限明辰進朝見駕照儀註施行國母還有密旨應

的話一一的說了一遍柴鉄二人聽畢滿心大喜這且不

用之物俱要鮮明爾等諸臣不可疏忽

言單說潼關的總管盛彥師在衙門正坐忽有朝報說

這一時秦王府中傳下旨

唬的那文武諸臣个个京現有萬歲手詔示諭各官衙門半朝變駕來潼關迎接

滿京城跑壞多少報事馬

曉諭那五營九路兵

各府裡親王國公皆知道

都說是明日付馬來進城

這一時沿街結彩接公子

只見那半朝變駕出郭迎

且不言滿京官員皆伺候

再講那張崗回報催能行

却說柴鉄二人正然閑坐議論張崗進表之事只見張崗

飛馬而來跑的那馬渾身是汗大京小怪的說道聖旨

皇姑還有付馬柴老爺官封中路都總管龍虎正將那店家報完回店恍的那些文官武將各人爭先朝接軍銖玉加封左武衛都總管兼理軍務糧餉太原道真正好熱鬧的緊哪頭接是潼關把守都總管那後節度使盛彥帥見報大京一聲叫中軍中軍答應有邊接連還有一大群一個勁撥馬爭先搶路走猛抬頭彥帥大怒道你管的何事皇姑付馬在我地方安歇為店門不遠目前存那些文武官員來到店門首下的馬何不報失候朝接其罪不小今且記責令人速去探明來各具手本爭先接見公主傳令免勞衆官一舉免見回報中軍答應得令彥帥又道快備馬來看我的朝混了多時天色已晚一夜死詞到了明辰早旦公主與服正然分付忽有店家來報說付馬公主在小人店中安少花二人早起梳洗還不曾完備只聽的店門外音樂歇特來稟老爺知道言罷又往各衙門飛報去了

這才是貧居鬧市無人問 果然的富在深山有遠親 奏道外邊燈籠火把如今白晝說是聖駕旨來封官國潼關的元帥聞報吓破胆 他只是咬牙切齒恨中軍 母賜下袍代小人特來傳報接旨公主聽說即忙令人滿城裡幾乎跑殺店小二 忙報上文官武將各衙門 伺候香案接旨這個時節天也就漸漸的明了有一他說道付馬公主在我店 老爺們速速收拾接貴人 官員將袍代送進來他夫婦及銖玉夫婦各人穿袍束

帶已畢將聖旨供在桌上一齊跪倒山呼已畢領旨察院坐下這鉄子建與柴少花也各人乘了大轎執事排  
官高聲叫文武等官跪聽宣讀詔曰  
開跟從隨後鳴鑼响道地方官接着送進館驛坐下各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承天命身登九五秉社稷之官忝見已畢頂旨官恐怕誤了時刻催促起身柴少  
權為萬民之主凡我族派皆承天春宗室俱受王爵鉄玉遂分付放砲起身不一時出了潼關登上大路

國威皆膺厚祿念爾柴少係朕付馬宜加勅封賜  
這一時聖旨已下加誥封  
真正是足了少花李玉平

中路都總管龍虎正將軍公主玉平加封正一品御生  
想當年南昌衛里遭兵馬  
提起來鉄石人聞也泪零

柴京勅賜世襲驍英投將鉄玉勅賜太原道都總管  
老楊令分付火焚金亭館  
弄的偕戰將西奔女投東

兼理軍務糧餉節度使妻柴少花加封夫人皇恩  
嘗想着西北寒風陣陣起  
人打上雪大泥濘步難行

以下各進其職詔封到時一體欽此特詔德武二年  
那一時逃難到了奇門鎮  
遇着个大胆秦章好賓朋

三月二十八日詔  
也是你藏身不密惹的禍  
那山王興心捨你作正官

頂旨官讀罷四人謝恩已畢差官催上車輦公主上輦  
預備下花轎人夫來取你  
把一个恩兄秦章送寨中

付馬來了大轎鑾輿排開都管擺對音樂齊鳴請進  
到如今前提起頭先乍  
也是俗天月二德有救星



他姑嫂二人正然閑談只聽的號砲連天鑼鼓齊鳴旌旂  
誰知道兩家將軍為總管 借二人俱受皇家官誥封  
敵日對伍齋整好不熱鬧的緊哩 似這樣鳳冠霞佩真可喜  
這才是苦盡甜來命運通

李玉平鳳輦以上細睜睛 看了看昨日今朝大不同  
說不盡姑嫂閑談心歡喜 再把那柴少鉄玉明一明

昨日裡冷冷清清無人看 今日裡鬧鬧烘烘來送行  
却說柴少鉄玉又乘了坐驥並馬而行出了潼關沿路上

賢妹呀你還記的那張大公麼 各官迎接不計其數及至相隔長安不遠只見那道旁有

他把借送給了那秦奶奶 拿着借好似親生一樣全座采棚旌旂閃灼盛甲鮮明人強馬壯折角下閃出一員

也是你時運不至該遭險 三淮王要來搶你興了兵員大將金盔金甲紅袍玉代滿腰什物大撒馬冲隊而

幾乎的身在他鄉失名節 多虧了陝西臨洮謝應登來滾鞍下馬道旁搶跪口稱皇姑千歲千歲臣營

他在那千軍隊內散了潑 可才能大破淮王虎狼兵里羽林軍東玉橋總管兼理鑾輿衛正指揮使馬鎰

他姑嫂二人正然閑談忽又聽的吡喇吡喇响 奉旨迎接官官分付起去那人慌忙起來又徃付馬而

又聽的馬跑一派鑾鈴响 看了看來了无数衆公卿去只聽的喊聲大振那一些國公總管俱代領着麾下

只說是存的殘生團圓會 願坐个安穩耕種田舍翁衆將前來迎接到了那十里長亭只見龍棚結采各

臣紛紛有一官員飛馬而來下馬說道大千歲差官迎  
 接二千歲三千歲同各家親王俱在龍棚候接公主分  
 付內官說不敢勞動那柴少聽說三家千歲與各家  
 親王俱在龍棚忙引鉄玉飛馬來到龍棚以外滾鞍下  
 馬有官稟道乞衆位王爺駕知付馬爺與鉄將軍棚  
 外下馬了衆人聽說起身向外一看只見付馬在前子建  
 辛苦只行常禮罷禮畢進了龍棚又叅見衆位王爺王  
 隨後儀表堂堂真正好齊整人物好一似左金童出了  
 爺們分付道免行大禮與衆位先生相見罷二人入與  
 斗牛府薛天王離了內靈宮那一些國公侯王內閣大  
 衆官揖罷二千歲說國母宮中希候恐誤時刻就此走  
 臣先不喝采俱暗暗的說道今日我主得此二位將軍真  
 罷遂辭了衆人出棚上馬而行到了朝內公主順后宰門  
 乃天降了

進宮去了鉄玉夫婦在館驛候旨且說不着且說高祖正  
 這個像漢湯京曹名呂布 那個像河北進免賈君文  
 設午朝黃門官奏道午門外有付馬柴少節度使鉄玉  
 好一似秦邦白起重出世 又像那趙國李牧復降臨  
 候旨高祖說快宣請不多一時只見世民在前柴少節

好比那臨潼舉鼎伍明夫 不弱的長板救主趙將軍  
 今日裡長安得了二員將 致使那鄰國強雄不敢侵  
 不言那衆位官員齊喝采 好不待喜殺秦王二主公

度使在後望上朝恭高祖說免禮平身上殿相見見國母說自別吾兒這幾載俺這裡廢寢忘食挂心中

三人一齊上殿高祖下了龍位用手扶住柴少說道你在公主說久離膝下兒不孝叫為兒瞻雲望日總是空

那裡來不覺的龍日落泪道世民你徃偏殿禮待鉄將國母說漂流四海无音信叫為娘每夜相逢在三更

軍朕同付馬進宮與你母后相見二千歲領旨禮待鉄公主說身棲无地遭兵馬因此上雁香魚沉信不通

玉不提且說公主到了后宰門只見宮女嬪妃齊來迎接國母說我兒呀

公主下的輦來隨着內使直撲昭陽而來國母與長孫聞聽你界牌失散挖娘心只說你背井離鄉命已傾

娘娘正坐宮官來報皇姑駕到國母聽說即忙起身往外一看看見公主前來不覺的放聲大哭叫了一聲我

的兒呀你從那裡來公主速行了幾步拉住國母叫了一聲娘呀

正是他母女相見因多痛轉過了長孫娘娘勸一聲長孫娘娘在旁勸道皇姐休哭了國母連日久安恐傷

玉體又勸國母道皇姑一路辛苦今日相見是件喜事不必過痛國母方才止住泪痕正待說話又有宮官來報

鳳眼泪直傾未訴衷腸事先動母女情

公主見國母不覺喜又京國母忙拉位

聖上公付馬爺進宮長孫娘娘口乎皇姐聖上已到不

敢奉陪暫且告辭說不及話高祖與付馬就到了宮內分付奏樂進酒宮官又報有英齊二府娘娘宮門候旨高祖說梓童付馬來了柴少搶步跪下口呼國母千歲國母說暫且免見宴畢相會高祖抬頭一看只見三個兒千歲千千歲兒臣柴少見駕這國母走近前來玉腕挽子一個女兒冠帶正齊坐在筵上一家完聚奏天子之樂位二目垂泪說賢婿在那裡來想殺老身了柴少說國不勝歡喜又見提設的酒席真果罕有

母兒臣不才不能保守舊業遠離他鄉待累公主幸 一家團圓會 百事稱心機 筵席天下少  
苦受京致使國母挂念皆兒臣之罪那公主見高祖進 美味世間希 酒斟琥珀盞 碗盤是玻璃

宮正容拜見痛哭流涕高祖挽住說我兒今日一家團 果品備水陸 蘆薈切細絲  
圓是伴喜是不可哭了宮官快正酒來不多一時酒宴 現成的山中麋鹿雲中雁 尋常的陸地猪羊鵝鴨舌  
齊備宮官報道三家千歲宮門候旨高祖說宣他進 只見那猴頭雁窩非奇品 還有那熊掌猩唇與駝鱗  
來三家千歲隨旨而進禮畢上宴高祖說朕承天眷貴 只見那打板佳人抬玉腕 有幾個朱唇美女品玉笛  
為天子寔上天之庇祐祖宗之培植今日慶幸一家團圓 又見那八佾大樂按律奏 眾宮女字句清幽唱新詞  
又得虎將鉄玉真乃邊廷柱石國家棟樑可喜可賀 常言道世間惟有天子樂 天下人誰能及他萬分一

這一時秦王勸酒偷眼看 他看着付馬形容真出奇 命只是眾位千歲俱未朝恭待明日登府踵叩去領教

雖不是六出祁山諸葛亮 也廣有捉將縛龍屠龍棍 罷二千歲說你我至親何必說這樣套語呢人來快備

且不言千歲暗誇柴公子 忽有那工禮二部把本提 你付馬老爺的馬來不多時牽過馬來柴少占銜乘

却說是日宴畢將散官官來報工禮二部有本說付馬 驥別了英齊二王竟與二千歲並馬而行直上秦府去了

府與鉄將軍府俱已造成了國母說府既造成等候宴 世民與柴少 並馬一齊行

畢之時即請付馬入府安歇留下公主且在宮內俺母女 直上秦府去 急走不暫停

多年不見今日衷腸未盡還要細敘一番哩高祖傳旨 他二人並馬而行上秦府 要去敘相別多年疎濶情

曉諭各部知道凡付馬府伺候的官員人役等俱要足 這一去秦府閑敘不大緊 惹的那齊王元吉心不平

備國母也示諭司札內監宮內官員等俱要照數查撥 却說建成元吉見世民與柴少洋洋得意一同上了秦府

伺候公主國母分付已畢宴罷而散眾千歲與付馬辭 他心中大不耐煩這元吉也不回府竟與大千歲到了東

駕出宮到了午門外二千歲秉手道屈尊付馬光臨敝 府書房坐下說道大皇兄呀你看今日宴上那个光景

府以敘別后的疏濶希望勿卻為幸柴少說本該從 合封官的那些情節都是要緊的國政你是守缺的殿

下怎麼僭父王全不與你商議俱是任憑二皇兄裁處這元吉遂與建成到了東府書房坐下商議要謀害呢今日柴少進了秦府一定柴少是二皇兄的人了這柴少元吉心中恨不能一時就殺了柴少才好建成說玉意中誓殺柴少方趁我意大皇兄以為何如

元吉生嫉妒

一陣怒生嗔

對他長兄道

實正是他到的是時候急圖恐生禍患正說話間旁邊

聽我說原因

僭與二皇兄

都該一樣親

轉過一人跪下口稱二位千歲有何心事向臣明言臣與

他倆偏相厚

明明冷淡咱

千歲圖之元吉見是黃忠遂把前後事一一說明黃忠

今日柴付馬

眼底太死人

點頭道臣聞欲伐其樹先除其根欲擒賊徒先滅羽黨

趁着他萌芽初發正好剪

休等的葉大根固為禍深

臣想付馬進京以二千歲為主以鉄玉為心腹依臣愚見

望皇兄早設良謀將他害

恰的是羽翼豐滿欺負咱

先除鉄玉后害付馬方妙齊王問道有何妙計可除此賊

這元吉咬撥建成良謀計

聲聲要暗害柴門公子身

黃忠說臣有芻蕘鄙見請千歲斟酌而行三王說你講

今日裡元吉發下冲天恨

下回書準備兵闖玄武門

來我聽黃忠說有兩廣節度使姚君素久蒙二家千

且說柴少合世民上了秦府元吉與建成心中甚不耐煩歲大恩常對臣言欲報死由正該借他一用不知千

歲以為何如

心黃忠說千歲

黃忠輕啟口

這把千歲呼

所言這件事

總然是孫權怯戰兵不舉

臣也學孔明過江挑東吳

小臣有一謀

兩廣節度使

名喚姚君素

這些人倘肯盡忠把曹破

管叫那柴鈇二將拱手服

他常說深感大恩无由報

望千歲結為心腹不可疏

黃忠說千歲這姚君素與高士連劉正會馬段殷劉都

憑着他出類超群鞭合馬

又搭上腹內六韜三略來熟

是心腹之交千歲使人把姚君素叫來就說鈇玉溢叨皇

出上個文武雙全節度使

試一試柴鈇肋巴多少粗

恩付馬過受褒爵有碍武官體統君素年幼剛勇性

三王笑道姚君素不過是個武職元甚麼權柄這件事情甚暴小臣從旁以言挑之他一定設法除此二賊矣三

他自己一人如何能作黃忠說千歲莫慮待臣奏上他遂千歲聞言大喜就差黃忠速召君素黃忠去不多時

有個心腹之人

回奏說姚君素候旨三王說快請這君素進了書房

遂有那東路梁公劉正會

遂有那馬段殷劉一全謀

欲行恭禮英王一手挽住分付看坐君素謝恩坐下

莫說是藥部功臣與他好

又打上千歲扶持不為孤

說道臣在演武廳上有件小事大家相議忽蒙召令

三王說住了這些人總有狐假虎威之勢只怕他未必盡不知千歲有何面諭英王說適才赴席回來想起將軍

數日不見甚是的渴想特請來一叙三王乘機問道今將軍前來正為此事君素說千歲叫小臣前來不知有日將軍在演武廳上有何議論君素說臣等所議之何主意明明示下以便遵行

事不敢對千歲陳奏英王說這有何妨君素說承千歲下問小臣不敢隱諱所說的是聖上昨日封官的那件事臣可就不敢說了三王說但說何妨君素說鉄玉原係故隋叛臣投順响馬死所不為今來投順原就不該

收納總有付馬面上將他收納也只在付馬聽用罷了倘若大家作成這件事

等到有功之日按功授職才是國家正道今一叛賊投降一來是付馬弄个沒臉面

並无寸功就加太原道節度使臣等看來似乎越分英王說畢君素說好千歲若是上本臣管合眾將伺候

眾將俱有不平之意大家欲聯名上本商議妥當先比試三王說不知那人的武藝何如可要仔細君素說

未奏知千歲可好上本不料千歲就差人去叫不知千曉得遂辭別而去三王也回了本府一夜无詞到了次日大

歲果有何事元吉說你眾人議的是這件事麼今請千歲懷本進朝且說高祖早朝眾臣山呼已畢天子傳

今日我有一條絕妙計

安排着明辰駕前上一本

假借着與他比試齊下手

那一時拿住鉄玉把命傾

可不知眾位將軍從不從

借大家一齊上演武廳



旨偏殿擺筵宣付馬與鉄將軍三家殿下全文武大臣等着他出兵發馬立功效 那才該按功加職把他封俱至偏殿赴宴旨議以下太常寺擺宴去了英王出班 今一日初來投順封侯爵 未免的有慢合朝衆公卿來至御案前跪下口呼父王兒臣有本天子說本奏何 一个家心懷不平不敢說 一个家欲待出言又吞聲 事英王說自古仁君治世文武不可偏廢但文官論文 都暗道汗馬功勞成画餅 反不如鉄玉初來勝有功 武將論武昨日御付馬柴少封官原是他的本等就封 依兒臣教軍場中相比試 好服那八路總管衆公 龍虎正將軍也不為過至於鉄玉初進京來並無寸功 這英王金鑾殿上一一訴 唐高祖勃然變色怒冲 勅封太原道節度使文官武將大有不服兒臣看着 英王奏罷天子大怒道李建成你是東宮太子既來上本 鉄玉英雄蓋世應受此職但衆口紛紛人多不服伏乞 不好不准但比試之說大非正道宣大學士房玄令上殿 父王傳旨令鉄將軍與總管等教軍場比試以服衆將 玄令聽宣忙出班來望駕朝泰天子說愛御平身昨日 度免大臣議論不知父王意下以為何如 朕見付馬柴少與將軍鉄玉相貌超群英武出衆朕心 這英王伏俯金塔把本陛 他那裡委曲婉轉奏聖明 歡喜你國母也歡喜无及秦王查看現有二个空缺才封 他說道昨日收納鉄子建 理應當付馬府裡且用功 了他二人如今你大千歲上本要令鉄將軍與衆家總管

演武廳比試鄉家以為何如房玄令道論比試也該比試 萬歲爺不納臣言設計策 怕的是事機不密悔后遲  
只是太早了些待赴宴之後擇期比試那建成心下以為房玄令奏罷天子笑道愛卿平身朕當自有主意言罷  
得意遂謝恩而下房玄令伏俯不起天子說愛卿又有傳旨說道英王方才上本欲令柴付馬與鉄將軍合眾家  
何奏玄令低聲說道臣該萬死柴少天下少有鉄玉天 總管比試武藝朕已准本定期四月初六日教軍場比  
下無雙萬歲若不早為之計必有大禍臣今冒死上奏 試着國師李靖軍師袁天罡副軍師李道風學士房  
萬歲

房老爺伏俯不起把本提 這件事聖上務必仔細思 尚書劉文靖前去監場務要核公倘有徇私偏向等情  
今日裡千歲啟本要比試 端的是國公總管有商議 即着西台御史褚遂良立刻鎖拿不論官職大小依法  
大約是假借比試齊下手 演武廳結夥成群把賢嫉 治罪爾等欽遵眾臣承諭謝恩而散各回本府不提惟  
全不想昔日張權兵百萬 鉄子建大反延安誰敢敵 有二千歲聽說比試的這話心中十分不快暗自想道這  
一个家只見利而不見害 單等的禍道臨頭才自知 必是皇兄御弟又生出來的詭計比試中必藏着許多的  
光說是无功受祿理不順 全不念千條國母貴面皮 禍端這可怎麼呢

秦王心裡燥

暗怒大皇兄

說御妻之言固然極是只是今日殿上有件小事少不的

輕信旁人言

作事不老成

與御妻商議商議國母說又有何事天子說大殿下上

分明是撮弄死鬼去上吊

拿着他活人待去填死坑

本說鉄玉无功受祿付馬封國公諸總管與衆大臣俱

沒良心買的孩子去過海

總然就被水淹死不關情

有不平之意生許多的議論他要請旨下教軍場令衆

你只知鋪謀定計將人害

全不管採葉抽藤禍患生

武將與柴少鉄玉比試若柴少鉄玉果係好漢文武全才

且不言千歲秦王心不快

再表那天子筵罷回后宮

武藝出於衆文武之上好使諸臣心服免生議論朕細細

這高祖宴畢回宮國母接駕禮畢坐下國母問曰今日想來未必不是建成元吉的主意今日付馬係公子出身

筵宴何人天子說是筵宴柴付馬與鉄將軍國母說何雖是創蕩多年他那鎗馬不過好看而已又恐鉄玉外

人陪席天子說三家殿下各位親王以及大臣總管俱來冒虛名內充實學二人未必有新將奪旗之能倘或比試

奉陪國母聽說大喜公主離坐謝恩高祖說吾免免禮不能取勝你我面上不光柴鉄二將有愧使國公總管取

國母說臣妃意中明日也要宮中設筵請鉄夫人進宮奏笑那一些內閣大臣一定就要上本付馬雖不方事鉄將

明主上借重各官嬪妃也來陪席大家光彩光彩天子軍就該消職倘有此事可怎麼了得呢

今日裡金殿准了建成本

叫朕當腹內躊躇好儿番

就使你那皇塔在教軍中顯顯他的鎗馬展展他的武

怕的是付馬年幼兵法淺

演武廳不敵長安眾武官

藝連打幾個國公生擒幾個總管衆人屬目之地奪一

總然是投將鉄玉聲名遠

還怕他內元實學武不堅

錦袍占一占魁首叫那文武諸臣个个心服人人喝采這

倘若是一眉目之地取了敗

一定的內閣大臣提本參

可有甚麼難處

雖然是付馬榮少死妨碍

鉄將軍有何面目在長安

這公主雙膝跪倒奏父皇

他那裡口遵國母莫京慌

望梓童明明示下速指教

朕如今千回萬轉在兩難

乞父皇傳旨定期去比試

柴付馬較較諸臣刀共鎗

天子說罷國母大京道主公既想到這裡原不該准本天

你女婿生平好使銀战杆

他學的六合全勢比人強

子說建成是守缺的太子聽的衆臣議論故來上奏况

他學的有封有閉有閃綻

他也能九進九出善躲藏

是關係國政此本如何不准國母作色道倘或比試不過

在馬上分解數有二百四

還有那步下擒拿世雙

彼此就愧如何是好公主轉來說道若是比試正合免臣

他也能百步串陽箭頭准

他還有敗中取勝回馬鎗

之意付馬初進長安就膺重爵鉄玉又係外臣元功受祿

管叫那國公總管閉了氣

那時節彼此面上才有光

怪不的衆臣議論大皇兄此本甚妙請父王傳旨定期國母笑道我兒說的這話未免太過了你休輕視長安

先有人物你父創業開基所仗着國公總管你怎麼就凡在武將中的都去與姚君素商議說比試須在教軍說這樣大話公主說臣兒是據寔陳奏不是虛說大話場這玉花園焉能是跑馬的去麼高士連道既在花園國母問道鉄玉何如公主說鉄玉在隋朝曾受總兵之職定有別論君素說任他是何主意大家各顯其能必使兵出兩廣日擒三十六將也算是个出格的好漢高祖說他掃韋而回劉正會說若論鉄玉可是个出名的漢子只這一件事我也曉得國母說二人既有這樣本領怕甚麼是封的太過了些那時比試之時務要多加仔細君素比試公主說國母不必挂意兒臣料他二人比試定在衆人說你們放心罷

之上皇父國母若還不信不必在教軍場比試就移在玉

衆將官聽說比試花園中

一个家面面相觀俱耽京

花園中皇父國母親自一看何如高祖說若在花園比試

都說道既在花園有別故

君素說出上你我各用功

梓童與朕同觀可也有理他二人的鎗馬強弱也不用到

衆人說久聞柴鉄好鎗馬

君素說今番叫他落下風

終場朕當就看出來了遂分付邢采道叫兵部傳朕

且不言衆將暗論柴鉄將

又來了領召官員賊黃忠

旨議示諭柴部四月初六日不必在教軍場比試改往玉

衆人正然談論英王差了黃忠來召君素衆人遂各散去

花園中萬花樓下比試你說旨議一下那些國公總管君素到了東府見了英王說道千歲召臣有何面諭英

王說方才聖旨傳出說初六日在玉花園中比試其中必有別故請將軍來商議高議這件事關係重大倘或不成反惹出禍來務要借重將軍留心君素說臣等各有主意千歲不挂意三王說必定剪草除根方妙君素說要殺此賊是容易的但恐怕惹下沒人應承三王說你能除了此賊我管應承斷不肯累及眾位

君素微微笑

殺他有何難

眾人齊下手

不怕頂頂尖

他說是兵出兩廣名頭大  
也不是小臣對主說大話  
但恐怕二位千歲把人弄  
休作了過河拆橋梅長老

倚着他往日英雄小量倂  
臣必然斬他首級在軍前  
那一時事到臨頭不近前  
弄的那項缺劉達沒處躡

三王說人生在世以信為主况我輩是帝王之子豈肯失信於你他君臣議論了多時君素才告辭而去那二千歲與大臣也各有商議不提且說光陰迅速不覺就到了四月初五日這二千歲設筵請柴付馬與鉄子建赴席二人承命至府禮畢坐下茶罷看酒樂人前來叩頭付馬欠身秉手說今日千歲設筵宴臣等不勝感激但有一言不敢輕出望千歲赦罪秦王笑道姐夫有何見教但說不妨柴少道臣的意思把這酒席撤進書房也不必動樂只借君臣三人同席也不用多少人伺候只用二三尺小童來往聽用借君臣靜談心事千歲以為何如秦王說小王到有此心但恐姐夫見責這是小王不恭姐夫既如此也就將席來撤進書房他三人扶

安排着夜至三更先反獄  
進帥府找着張權把賬清  
手相挽回到書房依次坐下  
飲酒之間這千歲就問起

那知道鎮守兵丁有百萬  
還有那拔頂戰將二百名  
長話來了

四下裡撒下人馬將俺圍  
又分付抽了梯板閉了城  
他君臣知己談心相盤桓  
他敢則捨却目下問遠年

鉄子建挺鎗提馬來索戰  
與羅成三日三夜論上下  
閑問道延安義兵怎麼起  
又問道如何三挽伯陵川

他兩個文武馬步死勝敗  
鉄子建進府去見張總成  
怎麼着硬過九關如破竹  
怎麼又不幸到了斷秦山

把鉄玉一連重打四十下  
只打的皮開肉綻血流紅  
又聽的楊令定下斷橋計  
逼的那羅成步戰商右鸞

千歲你不信當面向他問  
鉄子建被屈含冤死處訴  
又問道南昌被圍遭兵馬  
秦叔寶怎麼出城得用金

他可才裡應外合助秦瓊  
又搭上錢測下書如舌劍  
二十年從前已往一一問  
好不待嘆殺付馬柴樂天

那一時大開城門才放行  
鉄子建活捉張秀把仇報  
這二千歲把那自延安起義  
劍蕩之事從頭至尾問了

不料想伯陵川前遇大兵  
多虧了叔寶二弟名秦介  
一遍柴少喟然長嘆一聲  
千歲聽稟

他把那鉄棒一拈退楊令  
平興王接進城去把馬歇  
這柴少未曾開言嘆一聲  
尊千歲細聽臣言起義兵

第二日斷秦山前遇妖僧  
徐三哥先奈定下胭粉計  
都只為山東秦瓊身有難  
衆兄弟星夜投奔延安城

哄着那會明和尚做朝廷  
到晚來火焚紅雲一寺中  
羅士信馬跳梁橋最傷情  
一時間結住心肺中寒風  
儿子的疼死九省眾賓朋  
那一時治好羅成又進兵  
老楊令遣將困城火速攻  
又打上屢屢添上虎狼兵  
都只為隋主傳旨提秦瓊  
叫俺這能飛應雀難出籠  
不料想天月二德有救星  
到後來蘇家庄上又重逢

一个家傾心吐胆稱皇上  
五岳湖楊令定下陷虎計  
他正然遍體流汗着冰水  
不言那軍門羅爺刀割肚  
多虧了巡州黎陽玄妙容  
眾兄弟一齊到了南昌府  
僅是這眾人被困漸漸危  
為甚麼天下响馬聚此處  
四門上遣將佈下火攻陣  
也只說南昌衛裡群虎喪  
自那日各人逃命大失散  
俺在那石門關上見一仗  
然后才瓦崗寨上怯了兵  
千歲呀  
柴樂天一從頭訴顛險  
却說柴少把他那怎麼起義兵怎麼過九關怎麼馬跳橋  
梁怎麼火焚紅雲寺怎麼南昌被困怎麼叔寶出城  
怎麼眾人失散怎麼又相聚首怎麼大破石門怎麼水底  
藏兵對着千歲說了一遍喜的二千歲連聲喝采誇了又誇  
說道眾好漢有如此英雄皇姐夫為何不與他同來進京柴  
少說虧了沒與他同來千歲說姐夫這是那話柴少說即如  
我是當今皇婿銖子建是我的妹夫奉旨賜職武臣尚  
不能容還要咬撥大千歲金殿上本比試高下為臣心裡  
明白我二人若是僥倖取勝眾人雖是心下不悅不過稍



容幾日倘若敗時未必不削了官職立刻斷着就走了建有意柴少說父王下有主場官員沒有十歲你如何說此處先人臣才敢言若是斷着走還是我造化那仔去的十歲說我是武將頭班現掌帥印我去不知怕鎗馬比不過人連性命都送了呢十歲聞言大驚道將誰可去的待我先去與國母計議計議就等比試之時軍此言唬死小王了這話是將軍自己揣摩的呀可是聽我自自退眾之策

人說的呢子建說十歲問臣臣即以寔相告臣有一家將名喚鉄忠昨日往教軍場裡牧馬偶過眾家老爺在任憑那諸臣總有風波起這件事我與國母去商量

演武廳議事鉄忠仗在長隨之中潛聽所議何事不想到那時察其言而觀其色但只願文武相合先別意求一个君明臣良同安康了臣才知道不然臣如何曉得二十歲大京道若果有此二千歲善言安慰柴鉄將下回書玉花園内比刀鎗

事這可怎麼了得子建說十歲不必挂心到明日比試臣等倘或僥倖固然極好總然就不能取勝也還不至於死十歲說姐夫與鉄將軍且莫京疑明日比試小王自

繪圖秦瓊訪友大開太原府三集 卷二 頭本

用了分付家將代着什物盛甲並朝服伺候又令人去  
付馬府知會柴少他二人來到花園門首下了坐驢進了  
花園四下一觀但見

君子竹大夫松直冲霄漢仙人果王者蘭耀眼爭華  
太湖石邊桂花放茶藤架下隱蕙芭說不盡千般盛  
景看不盡萬種奇花真正是天上神仙府果然是人

開帝王家

繪圖秦瓊訪友大開太原府三集卷之二  
却說二千歲與柴少銖玉席間談論了一回不一時宴罷  
而散二千歲去與國母議定比試的條例發與兵部兵部  
與眾家大臣奏於高祖高祖批准明日張挂御花園中  
曉諭兵部及一切比試人等各宜遵命眾官各回本府  
不提且說到了初六日銖子建黎明早起梳洗已畢早飯  
却說二將正看園中盛景忽聽的有人喝道千歲來了  
這一時二將觀罷笑顏開 忽聞的香風陣陣撲鼻來  
正看着攸鹿啣花壽山側 又見那玄雁飛舞玩月台  
看不見龍龍鳳鳳金鱗滾 忽又見土山石埠玉兔排  
且不言柴銖正看園內景 只聽的一聲喊道千歲來

他二人抽身出園一旁站立只見眾家千歲各位親王以及開列於後

內閣大臣俱進園中往開草亭坐下二千歲分付校尉打聽聖駕登樓不曾那校尉去不多時回來報說萬歲與

一凡比試國公王侯元帥總管唱名而入不許挨拶喧嘩  
違者治罪

國母登樓多時了千歲與眾臣恍恍惚起的身來欲往樓下朝恭只見一个小監捧着一面金牌上寫着文武眾官

一凡比試今入花園柴鈇二將站東面西國公總管站西  
面東不許散亂違者治罪

一概免朝作速比試聖駕候觀已久了只見兵部差了一

一凡比試諸將願比試先報名寫冊以便比試勿得違抗

个堂官持牌出園一聲喝道凡比試者遵牌而行不可有

違者治罪

違眾官抬頭一看只見大牌上寫着 兵部大司馬兼理

一凡比試所用鎗刀俱使綿花包裹鋒刃務要堅牢不

詹事府詹事劉為遵 旨曉諭事照得武德二年四

許損傷皮肉違者治罪

月初六日奉聖旨往玉花園內萬花樓下令柴鈇玉

一凡比試諸人相高二百步勒馬站立聽的鳴號兩下

與朝內眾國公總管比試武藝初五日本部奏上比試

齊走馬樓下比試違者治罪

條約旨下到部一切比試人等各宜欽遵違者治罪條約

一凡比試只許單人單驥相比不許雙將戰一將違者

治罪

一凡比試鳴號放馬交戰鳴金即止勝者不許強戰違  
者治罪

似高祖往下一看好齊正的紫哪怎見得有一西江月  
為証

者治罪

頭代金盔燦爛身披鎧甲光輝護心寶鏡緊相隨連

挂牌官連聲叫道衆將一齊答應又有一人挂着一面

環絲緋彩穗人是下山猛虎馬似蛟龍出水手執畫

大牌一聲喝道願比試者進園前赴二千歲案前聽

杆朱英垂玄武臨凡無對

點衆人聽說俱至闕草亭前不多時點名已畢各人

這高祖手拈龍鬚仔細觀 他那里上下打量柴樂天

拉馬列在台下候旨只見有一內官手持金牌叫道付

忽聽的樓上催促一聲號 這公子側坐凋安把馬顛

馬柴少下場走馬聖上以便觀看柴少聽說按盔束

倒提着安邦定國鎗一杆 安喬挂鬼怕神愁馬尾鞭

甲跳上征駝催馬到了樓下高叫兒臣柴少走馬只聽

忽見他長鎗撇的高三文 好似玉莽盤霧立雲端

的那樓上一聲炮响柴少側坐凋鞍斜跳寶鏡一手攬

好柴少關里奪魁把垂賣 險些兒唬殺當今主聖賢

轡一手提鎗把馬漫漫顛將下去走至二百步外圍回馬

却說高祖正看中間忽見柴少把身子直着把那鎗來

來隻膝一磕把馬鬆將下來那馬四蹄一登如閃電相

斜拿着往上一撒呼的一聲好似玉龍鑽天良蟒盤霧

高祖大京道這是待怎麼樣呢言猶未了只見柴少把不喝采衆將官道你我錯看了只說柴少是个公子出身子一歪賣下解來了

身未必有甚武藝今日看他賣此一解真正令人駭

只見他鎧里藏身賣一解

次後來又代老虎坐盤山雖未知他鎗馬何如仔細看凡與他比試者俱要多加仔

又見他仰面朝天把鎗接

方信是天下無敵將中賢細言罷忽然有一官員手執一旗高聲叫曰願與付馬

叫聲祥童呀

怪不得創蕩多年無凶險比試者上來一言未盡只見衆將官中閃出一人牽馬來

怪不得馬到各國心胆寒

怪不的費盡楊令兵馬苦至台前躬身道下官姚君素願與付馬比試趙王李孝

瓦崗寨保着咬金亂乾坤

現如今觀他武藝果然精公說姚將軍即要比試聖上有旨不許傷人性命你可知

他父是隨主駕下太司馬

未必不付馬鎗馬是祖傳道麼君素說未將曉的言罷上馬竟往萬花樓西首勒

國母說偕這江山真乃有太山之靠也

馬站下柴少只見一人出馬是要與他比試遂勒馬秉手

今日里長安添上這員將

那一个鄰國強徒敢犯邊招呼將軍請轉君素說付馬新來是容柴少說將軍

且不言國母皇命心暗喜

再表那緊部郡臣文武官請轉何必太謙柴少說將軍貴姓官居何職下將初到

却說那各位親王與那些閣臣武將見柴少賣此一解無盛京未曾登府拜謁有罪有罪君素說下將姚姓賤

名君素官居兩廣節度使都正將軍說畢各人提素此人官居兩廣節度使都正將軍

馬候令只見台上傳令鳴號姚君素把馬往西一伸那國 這國母聽說兩廣姚君素 他敢則快快不快奏主公

母在樓上看見好威風的緊哪怎見得有贊為証 這個人自進長安揚名姓 屢次的東擋西除立大功

頭代金盃鳳翅舞身披凱甲龍鱗補護心寶鏡如 聽的說長安戰將數他勇 大凡他馬脚到處就馳名

秋月龍筋勒條攢九股袋內彎弓龍角面壺中斜插 今日里花園以內來比試 怕的是付馬柴少落下風

點剛弩打將剛鞭鞍喬挂殺人寶劍愁雲吐躡山跳 這國母俏語低言一一奏 轉過了公主開言奏事情

洞混海蛟安邦定國真龍虎文武全才節度使奉旨 他說道皇娘尊坐把心放 莫愁那柴家父子他無能

玉園來比武 不是說君素若能展一展 真正就羞死兒臣李玉平

這國母萬花樓上閃鳳睛 看了看這位官員好威風 這李玉平方才言罷忽聽的號頭齊鳴二將回馬這君素

只見他人強馬壯世間少 又打上一身結束甚周停 受了兩家千歲之託見了付馬恨不能拿下馬來一則是

想是他久練江場鎗馬好 如不然怎敢比試鬪草亭 他的手段二者完了兩家千歲的心事那柴少心中也

聖上呀此人為誰武藝何如天子說梓童這就是姚君 暗想道俺兄弟二人封官受爵眾人俱有不平之意才

來比試這姚君素是員名將我的武藝未必不在他以下我且不可輕敵遂把雙鞭一舉併在一處端端正正坐在馬若與他久戰無甚麼好處我將羅賢弟所傳之鎗試他一試罷好柴少側坐凋安斜跳寶鏝左手執轡右手倒提鎗把身子直着仰面朝天鬆下馬來高祖看見大驚失色說道這怎麼是個武將的行藏公主說父王少得驚疑付馬自有主意將台上那些監場的王爺與那各部大臣無不驚該眾國公總管俱各暗笑說那跑馬賣解不過是為公子的學个熟套知道甚麼戰法看起這個光景姚君素必然得勝了却說君素見柴少跑下馬來如此光景心中也把疑惑說道他與秦瓊等眾創業多年也不知經了多少大戰闖了幾次重圍總然無甚麼本領也沒有全不知鎗法的只怕是那里得了的奇鎗也是有的

王各打了个寒森不提且說姚君素羞的心內火起把馬圈將回來雙鞭齊舉照着柴少使了个單風棲搭之勢

往上一拍那鎗杆就像活的一般轉將過來照君素肋下一刺君素使分水之勢用鞭架過柴少把鎗一轉閃將過來使了个珍珠捲簾之勢照君素護心鏡上乒的一聲只聽的那得勝鼓咕咚咕咚連响了數聲君素滿面羞愧高祖在樓上看見刺了君素一鎗又聽的得勝鼓响那國母叫了一聲玉平我兒果然付馬武藝高強高祖說再看何如有一將官在台上持旂大呼道付馬勝了英齊二

一枝鞭照着柴少左肋那一枝鞭照前胸上來柴少暗笑

恍的個國師李靖忙占課

說道是了

道這鞭伸一翅拳一翅雙封雙開就指望成功那知我自

柴付馬原是上方玄武星

怪不的他那鎗法奪魁首

有破法那鞭照背上落將下來柴少使了個蘇秦背劍

我想起來

他與那秦瓊等眾是賓朋

之勢把鎗一番往下一撇那柴少把那鞭架在圓外鎗尖

看起來太子多上一回本

分明是嫉賢妒能胡弄窮

順那肋下番回照君素劈面一觸那君素滿面好似石灰水

二千歲此時滿面生喜色

又來了取欺君素請罪名

淌將台上得勝鼓咕咚咕咚又連响了數聲眾家王爺與

却說姚君素來至台前下馬跪倒滿面通紅說道臣是姚

內閣大臣以及國公總管齊聲喝采道好鎗好鎗中軍

君素前來請罪二千歲說聖上有旨勝者有賞敗者不

官手執令旗又喊道付馬又勝了君素怒目切齒催馬執

罰免罪歸班君素叩頭而退不提且說有一內官持牌大

鞭惡恨恨的裏將下去忽聽的銅羅响一啷

呼曰節度使鉄玉上場比試只見鉄玉彭松馬來到樓下朝

姚君素聽的一聲銅羅响

他那里含羞代耻走如風

駕已畢回馬來至台前打躬王爺分付下去子建鬆下馬

將台上眾家千歲齊喝采

萬花樓喜壞國母與朝廷

來到樓下站中軍官持牌大喊道願與鉄將軍比試者上

這一時建成元吉閉了氣

那一些國公總管怒也平

來你說那些比試將官聽的令下面面相觀並無一各答應



中軍又叫道聖上在樓上候觀爾等為何並無一人出是正有英年上下一片皆白好鮮明呀有贊為証

班忽有一人躍馬而出來至台前躬身說道臣是安國 金盔紫鳳翅鎧甲起寒光素袍圍花襯寶帶金玉

公馬三寶願與鉄將軍比試王爺分付下去三寶催 廟弓彎如秋月箭插鬼神忙剛鞭安喬挂寶劍鞘內

馬而來大叫道鉄將軍請轉子建說下將初進京都 藏坐下白龍馬手中銀杆鎗開江展土英雄將初

才受官職尚未踵叩有罪有罪但不知老爺官居 進長安保帝王

何職高姓大名伏乞示下三寶說將軍你不認的我高祖看罷大喜向國母說道鉄玉威風不在付馬之下正說

麼我乃山西汾州縣人氏姓馬名喚三寶官居北路節度 話間號頭又响高祖欠身手扶欄杆一看只見鉄玉圍回

使兼理山西都總管勅賜安國公之職子建說下將初 馬來三寶照着鉄玉劈一刀來鉄玉用鎗架過殺在一處

受勅封怎敢與千歲比試三寶說這有何妨子建說 怎見得有賦為証

這等就尊命了請千歲轉上罷三寶並不謙恭東首 二將大戰在江場龍爭虎鬪定弱強這一个兇似哪

站下只聽的號頭齊鳴二人催下馬去高祖樓上龍目一 叱那一个惡如金剛這一个扶王保駕那一个定國安

觀只見鉄玉人又齊正馬又秀利鎧甲鮮明什物出眾且 邦大刀起處魍魎怕鎗過時鬼神忙從來也見將軍

戰不似今朝刀對鎗

這一個恍恍大刀當頭剝

這一個善曉黃公三略法

嘗言道棋逢對手難藏幸

他二人大戰約有四十端

他二人大戰約有四十端

看只該早早下手為何只顧戀戰遂即楚回馬來閃了

一個破綻三寶不知是計跟將進去好子建轉回馬來伸

手一把抓住袍鎧擊過馬來說道臣是太原道節度使

活捉安國公馬三寶高祖與國母看見連聲喝采真正

英雄只聽的得勝鼓响中軍官報道鉄將軍勝了子

建輕輕把三寶放下

三寶臥將起

捕撒身上土

好好的花園里邊要比試

俺本是開江展土英雄漢

雖不是臨陣兇殺得性命

他那臉忽紅忽白好難看

整束帶合袍

滿面代着鬚

分明是撮弄叫人羞難熬

被人家一把抓過馬安喬

到把那好漢英名此處拋

勉強着台前下馬走一遭

且不言三寶含羞下馬來台前請罪却說把一個二千歲

只喜的手舞足蹈心中暗思長安添此二將何懼鄰國

侵犯你說十二國公總管也有服的也有不服的交頭

接耳也悄悄的計較忽有劉正會出班來到台前躬

身稟道臣是劉正會我看祭付馬與鉄將軍真正是

蓋世英才將中豪傑只是衆將之中多有不服者

臣請軍令願與鉄將軍比試一番衆家千歲說准你比頭齋鳴二馬俱回鉄子建兩手端鎗伏在馬上把頭一點試劉正會把馬到了子建面前抱刀秉手說鉄將軍請說千歲請那劉正會兩手繫刀也說鉄將軍請二馬拔了將軍鎗馬果然高強只是衆將多有不服之意未將開二刀並舉一場好殺

前來領教一番子建秉手嘆道下將得罪馬千歲借

一像伯王初舉鼎

二像樊噲鴻門兵

重衆位老爺替未將婉言暗補一二正會嘆道將軍

三像三雄戰呂布

四像馬武與岑彭

奉旨有何得罪子建說敢問老爺貴姓大名劉正會

五彥娘子孫操戰

六丁六甲闌喪凶

道不敢未將是劉正會官居東路都總管梁國公之職

七擒孟獲又七縱

八像關公戰黃忠

子建聽說口稱千歲請轉上下將領教劉正會一拱將馬

九里山前爭勝敗

十面埋伏韓信能

往東伸將下去子建撥馬向西而去國母問曰正東上紅

這一個顯精神上葵花燈

那一個戰馬劣跌咆哮聲

袍將軍為誰高祖說此乃東路梁國公劉正會也國母說

鉄子建十分全法今日展

劉正會平生力勢要逞能

這比試不過見个勝敗分个高低也就罷了何必又戰高

他两个越殺越戰越有力

忽聽的萬花樓上銅羅聲

祖說下邊衆家王子許他比試不可禁止他正說話間號

劉正會鉄子建戰了有八十回合不分勝敗忽聽的萬

花樓上鳴金二將各收兵刃提馬往台下聽令各家王爺  
聽的樓上鳴金也下了將台往樓下復命忽見內官持手  
詔叫道聖上有旨文武等官比試諸將俱候明辰早朝  
聽旨那些千歲國公內閣大臣以及總管眾將各人出園  
回了本府不提且說高祖在樓上向國母說梓童朕觀今日  
之比試才知付馬與鉄將軍真乃當世之英雄現今有這  
樣奇才來投寶乃上天之庇佑祖宗之培植國母說我主  
洪福齊天自然天降奇才輔佐社稷公主轉來欽衣跪  
倒口呼皇父國母柴少鉄玉樓下比試有勞聖駕國母登  
樓觀看兒臣叩頭高祖說我兒起來多虧付馬引賢來  
投今日本該勅賜花紅奈他二人俱勝了眾將若再賞賜與  
眾將面上不光言罷回宮而去不提且說二千歲自出花園  
未必不來了今日千歲監場勞苦看筵進膳不一時酒宴  
與眾人相別回到自己府中進了內宮滿面笑容長孫娘  
娘看見問道千歲今日監場回來面代喜色有何緣故二  
千歲把那花園比試之事一一告訴他說道

喜的事今朝比試在花園 看了看付馬鎗法實非凡

把一個開國大將姚君素 被付馬走馬一鎗刺胸前

又喜那節度子建好本領 把一個三寶抓過馬戰安

梁國公心中不忿去死戰 多虧了樓上鳴金得周全

從今后朝中有了蔡天柱 怕甚麼鄰國強賊來犯邊

今日里長安得此兩員將 瓦崗寨豪杰共是二十六

哎老天哪 怎麼得大家齊來投大唐

長孫娘娘說千歲呀柴少鉄玉來投俱蒙皇恩那些眾人

齊備用宴已畢內宮安歇一夜無詞到了明辰早旦高祖有房玄令前來奏道昨日比試敗者不罰勝者不賞眾登殿文武朝奏天子傳旨頌德殿擺筵昨日監場親王內王遜位亦屬禮也伏乞聖裁天子向親王李孝公說眾閣大臣國公總管以及比試眾將俱各赴宴不一時文武諸臣朝事已畢太常寺奏道筵已齊備請駕赴筵天子道付馬新到是客禮當首坐天子甚喜說眾卿平身眾離了龍位來到頌德殿坐下眾臣又各朝奏已畢照品賜人謝恩而起馬三寶仍就伏俯席前天子說朕已准奏愛坐三寶離坐伏俯宴前天子說愛卿有何啟奏三寶說卿為何不起三寶說臣還有本天子說又有何事三寶說臣等蒙主上賜筵臣有本奏冒犯天顏天子說有本奏來萬歲昨日鉄玉在玉花園中走馬將臣活捉真乃蓋世之三寶說付馬柴少乃萬歲之貴客且是花園比試鎗馬英雄國家之棟梁依臣愚見今日之坐該使鉄玉坐在眾出眾諸位王爺俱皆為他新到讓之首坐才是伏乞我位王爺之下眾家國公之上才是聖上敬賢之禮伏乞聖主聖裁天子說不可柴付馬年幼無知昨日得罪兩廣裁天子聞奏心中大喜遂宣長孫將軍相議死忘出生節度今日應當陪禮天子未曾說完李藥師轉來跪見駕口呼萬歲馬將軍所奏甚合國體伏乞准奏臣還倒口呼萬歲馬三寶所奏正合國典伏乞萬歲准奏又有本付馬柴少前蒙賜職勅賜中路都總管龍正將

軍此乃舊職官銜亦不為貴臣觀付馬鎗法真正無敵了眾家兄弟代着家眷披奔長安高祖見喜即封柴少  
 伏乞聖上封付馬為無敵大將軍才是天子大喜道依為中路都總管龍虎正將軍封鉄玉為太原道左武衛  
 卿所奏眾家王爺國公大臣俱上賀表柴鉄二人叩頭  
 謝恩眾人按爵而坐不一時鼓樂齊鳴真正好哇  
 管俱有不服之意高祖傳旨玉花園內比了武藝柴少鎗

唐高祖頌德殿上宴眾官 不覺的龍心大悅滿面歡  
 刺姚君素鉄玉活捉馬三寶文武群臣方才閉氣悅服柴  
 喜的是花園比試柴鉄勇 又喜那三寶心服不嫉賢  
 鉄二人平安無事那一日忽有報來說成都府川王作反

那一些親王大臣皆歡悅 大家里揚塵舞袖奏駕前  
 此時柴少身得大病即差鉄玉為前部先鋒兵部尚書  
 保着个柴少掛了無敵印 他與那秦王儲君掌大權  
 劉文靖為主將是日點起人馬征討四川去訖不提且說長  
 正是他君臣暢飲延將畢 忽有道四川反表到長安  
 孫娘娘這一日請李玉平柴少花赴宴忽有四川飛報前

差了那主將兵部劉文靖 又差那鉄玉作了先鋒官  
 來投到宮內二千歲李世民看罷來報面如土色遂使宮  
 這一時二人領定人共馬 下回書進兵成都平四川  
 人將長孫娘娘請來與他商議長孫娘娘隨着宮人來見  
 却說大唐高祖長安即位有柴少鉄玉在龍崗寨辭別  
 了二千歲看了來報又回到本宮說與二家夫人

娘娘開言道

方才我失陪

適有四川報

我問問四川人馬怎麼勇

他那的漢子多是幾丈粗

寫的甚清白

傳我回宮去

大家論一回

俗也有運籌決勝劉文靖

也有那江場勇戰擋萬夫

這遺西征討

唐將吃盡虧

還有那開國元勳四大將

一个个智勇兼全鎗馬熟

柴少花聽說臉上把色變

只唬的戰戰兢兢成一堆

代去的八万步卒兩萬馬

盡都是少壯英雄敢戰徒

欲待問夫君鉄郎難啟口

舌尖兒吞吞吐吐好幾回

果然是強中遇着強中手

也叫他十有八九少頭顱

不住的二目只看他嫂嫂

李玉平心內玲瓏早明白

說了聲唐將吃虧唬殺人

只唬的我這心里胡了塗

李玉平暗想道柴少花他聽說唐將吃虧着了極了他的

李玉平先講四川別人事

他把那鉄玉話頭半點無

郎君鉄玉現為先鋒大將他的心里欲待問問他夫君的下

柴少花面自改色心里燥

就說道嫂嫂說話有漏珠

落可又全然不好出口二眼只管看我指望我替他問問

是怎麼社西人馬都問到

你全不替俺問問您妹夫

我且問別人把鉄玉全然不問燥他一燥

李玉平說賢妹非是我不問他你不思既是唐將吃虧妹

玉平深深拜

皇嫂口內呼

夫豈有得意之理恐怕問起他來妹妹煩惱故不敢問我問

既然有飛報

寫的不漏疏

別人就是問他了賢妹若是發燥我替你明向他問就是了

玉平開言道

皇嫂在上聽

俺封他西路刺史官一品

實在是玉堂金馬享榮華

說的西川事

沒提鉄先鋒

合朝的文武百官誰不敬

除了他皇家以下就數他

先已知唐將吃虧人馬敗

却不知妹夫鉄玉吉合兇

總然是川王待他情義厚

他也該思前想後想想咱

皇嫂呀

這是那飛報來到才實說

二千歲方才看了四川報

只見他又恨又惱好氣殺

問的我妹妹少花心里驚

長孫嫂嫂聽說是如此問

娘娘說少花呀少花想柴付馬當初合令夫鉄玉來降唐的

那臉上紅一陣來白一陣

把那頭向後一扭不作聲

時節合朝文武柴部群臣一齊上來不容他進城都說道

李玉平說皇嫂嫂想是有甚麼碍口處為何不言娘娘說

柴少結交天下响馬滅了隋煬帝又來投唐前車是後主

借皆係姑嫂

親情兩通家

你今諄諄問

之轍也不可不察又有建成元吉二家千歲也有本道柴

只得說實話

說起鉄子建

為人作事差

少總是陛下半子當日他父親乃是隋朝大臣他還私通

忘恩又負義

把人活氣殺

响馬滅了隋朝如今來投唐望陛下聖裁我家父王沒

俺待他天高地厚情義重

他如今背主投降事太差了主意左右兩難二千歲慌忙跪倒奏道陛下人急投親

柴付馬合他現已親姑表

他還有恩愛結髮柴少花鳥急投林柴鉄二人既來投誠若是諄諄不容他進城



恐防他老羞變怒那時就有許多不便處了祈陛下恩 這是俺為親為熱為朋友 叫人家恨殺怨殺遂罵殺

父王方才准奏少花呀少花你當是好不容易投的唐來 柴少花說娘娘這等說來想是鉄玉投了四川了麼娘娘

俺為你合朝文武變了臉 俺為你同胞兄弟成仇家 說投了四川還是小事還有難為你的去處哩

二千歲破死破活在前殿 我就上后宮婉轉把旨拿 今夫君鎗馬蓋世無敵手 又搭上名揚四海展雄威

父王准了二千歲的本我到后宮取旨又見大皇嫂與三 他那个模樣生的人人愛 現如今秦樓簫管合人吹

弟妹在那娘娘面前也加讒言不容柴少鉄玉進城我 你這里鵲橋雖架無人渡 他那里油郎獨自占花魁

即上前奏道為娘的親的是免熟的是女如今付馬合皇姑 柴少花聽罷娘娘之言又罵又惱只氣的咕咚一聲一頭

來投正是千萬之喜望娘娘速發密旨快請才是 碰落塵埃長孫娘娘與皇姑玉平慌忙攙扶起來說道

那一時皇姑准了我的本 二夫人當時羞的淡不吐 少花慳來他二人扶着他定省了一回那少花吐了一口濁

大皇嫂如今見了不說話 三弟妹逢人對人要磨牙 痰長嘆了一聲罵道負心賊呀閃的我好苦也

每日待打仗撕毛還探探 我只得逢三躲四常讓他 少花睜淚眼 罵聲狼心郎 不念君臣義

我不才也算是个守缺婦 怎麼肯合他變臉犯爭羞 輕身投他邦 忘却衾枕愛 另去入洞房

跟着你東西南北受盡苦 跟着你涉水登山自奔忙 現放着恩愛妻子少花女 為甚麼捨了結髮另娶妻

跟着你披頭散髮遭磨難 跟着你代月披星走四方 他與偕一天二地無情義 他是待各奔前程任東西

才熬的苦盡甜來得了地 是怎麼又合人家配成雙 他二人共談說到傷情處 不覺的大家心酸哭啼啼

似你這忘恩負義無良輩 怎能得身膺榮貴遂故鄉 他二人哭了一回玉平少花謝了宴辭了娘娘回府而去此

娘娘說道少花休要失言知道的就說他負了你那不知 時柴少病體甚好斜倚靠枕坐在牀上忽聽的那簾鈎响

道的就說你不賢惠了 亮一聲

常言道一妻二妾從來有 他就是重配佳人有何妨 忽聽的錦帳簾鈎响一聲 進來了姑嫂少花李玉平

只怕他千里關山音信斷 空叫你望夫石上盼斷腸 這一個粉面冷落無顏色 那一個滿臉悲傷代淚痕

李玉平說這等人他還甚麼家鄉他既肯主投敵棄舊 忱的个付馬柴少連聲問 是怎麼共宴酒后無正經

迎新一定是不來的了 想必是宴前閒談多了話 得罪着長孫娘娘他不容

李玉平聽罷心中也着急 他那把粉臉變成黑面皮 李玉平說並無此事原是妹夫鉄玉投降四川因此煩惱

說道他孤負柴門兄合妹 仗着他志大心高把人欺 柴少說豈有此理這話是那里來的我柴少斷然不信李

玉平遂從那袖子里取出四川飛報的那道表來遞於

安的甚麼心

主意待保誰

柴少柴少接過來看了一看大叫一聲柴少跌倒在地就

只顧你背主投降貧富貴

把俺那一腔熱血化成灰

不能言語了

手拍着你的良心想一想

這可是誰負你來你負誰

只見他大叫一聲跌在地

他何曾再能叫出第二聲

看我的盔甲袍鎧共鎗馬

我要去四川捉回反叛賊

只見他不言不語閉雙目

只見他面如黃表唇口青

且把那川王冤仇丟在右

這一去不擒鉄玉誓不歸

恍忙了同胞姊妹少花女

唬壞了結髮妻子李玉平

李玉平說付馬鉄玉是你的妹夫又是你合他全來投唐

他二人忙忙前來攙扶起

叫他那哥哥付馬不絕聲

如今他投降四川雖是鉄玉背恩付馬也不能無罪付馬

那柴少喘息透過一口氣

只氣的怒目揚眉眼圓睜

今日該自代繩索待罪午門候旨發落然後祈父玉興

却說柴少跌倒在地恍的玉平少花二人近前扶將起來定

兵方免的后日二家千歲與合朝文武借端生事柴少

省了一回喘過那口氣來一聲叫道人來看我那盔

說公主之言是也遂即換了衣服上了繩索前去午門

甲器械弓箭馬匹過來待我去把這賊拿來

請罪聖上聞奏傳旨下來把柴少繩去了宣進偏殿

柴少動了怒

罵聲負義賊

天子說適才群臣本奏鉄玉投降四川不知付馬以為

何如柴少說啟聖上發旨一道臣願提兵前到四川以看惶恐我這個千係也不小若非聖上英明仁慈你我  
鉄玉與劉文靖投川的虛實天子准奏遂發旨命都干淨不了

李丙元為主將齊國遠李如珪為副將柴少為先鋒 千歲開言道 付馬你是聽 當初這件事

李世民為監軍領兵十萬以下四川到那隨機應變可 俗倆有同情 說起鉄子建 天下聞他名

和則和當戰則戰不可殺戮百姓以失天下之望亦不可 同你來歸順 合朝都不容

阻天下英雄投誠之路聖旨下一切下川的將士各人 不自我上本 至今還漂零

自去打點這且不提且說柴少回到他付馬府內把那面 他如今富貴身榮得了地 他也該想想恩來感感情

君請罪與奉命討戰一一對着李玉平柴少花說了一遍 為甚麼甘心歸順公孫烈 全不顧萬古千秋留罵名

又說道鉄玉投川一事我這心里究竟有些疑惑三人正 這才是一世美名自己喪 我看他怎見天下衆英雄

自議論有人來報二千歲駕臨柴少聽說慌忙接將起 世民說罷柴少說今日若不是聖上仁慈追起原由我

來一同進了付馬府內世民方才坐下柴少遂伏地請罪 柴少有口難分恨起來兵到四川拏住鉄玉碎尸萬段

千歲忙把柴少拉將起來說這一件事不止你也心里 方削心頭之恨明公你說柴少這話是真是假一來鉄

玉是他妹夫骨肉相關二來又是生死兄弟他也知道鉄筆硯雲箋上寫道

玉投川未必出自本心只是在千歲面前也不得不這麼辱弟柴少書奉

樣說世民道在付馬自然是這等說我想鉄玉也是當衆仁兄麾下念弟自髫年不幸父母早亡流落天涯

時之豪杰既是高明之士不是負義忘恩之徒他這一投靡有定處幸蒙衆仁兄不棄結為同胞今弟成立已

川定非無因俺到那里就明白了柴少道千歲說的極數秋人非草木輕重豈不識耶自瓦崗寨濶別之後

是真乃明見萬里世民又道我聽的人說秦瓊徐勣魏即全鉄玉投奔長安金殿引見俱得封爵弟全二千

徵羅成咬金五人投上河南李密駕下現為五虎上將你歲敬往瓦崗寨前敬請衆位仁兄大家聚首忽聞

該修書一封差人前去一來替俺說說大恩未報日夜衆仁兄受爵河南不便奉請致使弟與千歲恢

不忘二來問問您別后的光景也見你得地不忘情三來恢而返不勝悵然今遣小价張剛奉書衆仁兄

就求他授兵相助還是您那患難扶持的意思我想他等如不見棄得通往來懇者川王公孫烈猖獗遣

為鉄玉必無不去之理他就不去也見得你與他始終如一江鉄玉往往征隨彼說計現在湯火弟與二千歲奉命

若他去時我見了叔寶還有話說柴少聞言大喜遂取西征不日出兵三哥倘念舊好提兵相助不惟二千

歲感激弟與鉄玉代德無既兵臨楮依依不勝感甚麼傷心的事情就這麼一個樣子咬金長吁了一口氣傷之至故奉

三哥與衆仁兄麾下

辱弟柴少頓首拜

有一个不落泪哩想當初偕四十五人結為生死兄弟

柴少寫畢封裹停當即叫張剛分付道你到河南金那不得地時節却都常在一處及至在瓦崗寨的時榮城內將這一封書來投與茂公徐老爺府內即討回節就不全了到後來柴少合鉄玉上了長安偕五个書不可有悞張剛領命往河南下書不提且說徐茂公就來了這里以後這才是單雄信謝應登賈雲甫自從李密駕下作了軍帥逐日與秦叔寶等議論天下柳周臣金甲童環魯明星魯明月他八人尋到這的英雄他雖在李密駕下却知李密非立業之主只里偕如今在這里的衆人俱有了官職算是得了地是叔寶茂公心里明白對着衆人並不肯漏出一字那了别的兄弟創蕩天涯並不知流落何處二哥呀你說一日閑暇無事衆兄弟們飲酒閑叙忽見咬金眼里怎麼不叫人傷心呢咬金說到這里那衆人不覺的一吊下淚來秦瓊說四弟你生平是个眼硬的人今日齊都悲傷起來了兄弟們飲酒坐作樂是怎麼你到哭起來了你有程咬金說來是為想朋友一个个淚滴酒盞不快活

想起那患難扶持鈇子建

柴樂天肝胆義氣挂心窩

主人說自從離了反剛寨

奔波了二十七日到潼關

今日里眾家兄弟各人散

只落的眼前空對舊山河

那一日到了長安見了駕

鈇老爺引見也封刺史官

到如今四分五落不見面

怨只怨兩口兩舌徐三哥

到後來家主忽然得了病

鈇老爺奉命欽差取四川

正是那咬金淒涼想兄弟

席前里來了一人短站着

聽的說爺們受職金樂府

差小人敬奉尺書來問安

眾家兄弟聽了咬金說的那一些話不覺的一个个目慘

張剛說罷將書呈上茂公接書在手公同眾家兄弟折

心傷眾人正在傷慘之際忽有一人前來跪倒說有長

安的人來求見眾位老爺茂公說叫他進來那人出

叫我提兵四川助戰既是你鈇老爺身有大難我這斷

來領着張剛到了眾人坐前張剛跪倒說道小人是長

无不去之理我與你回書一封多多拜上你老爺一同到

安付馬府里家人張剛給眾位爺們叩頭茂公聽說是

川相會罷重賞張剛張剛持回書去訖不提且說茂公

柴少的家人遂問道你主人近來可好麼張剛答應蒙

背着眾人與魏徵說道大哥這上四川有好幾件該去魏

眾位老爺的問候

這張剛叩頭起來訴根原

付馬爺差我前來把話傳

偌合他是生死兄弟他如今身在湯火這一件該去二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微說道那幾件該去你說來我決一決茂公說一來子建

來柴少書中寫着唐千歲李世民深感秦二哥大恩

你說的該下四川五件事

真正是一字不易甚周全

愧未得報又道見了二哥還有話說這是二件該去三

我明日合你同去見國主

啟奏他提調人馬下四川

來從前我算着羅成的婚姻當在西方他如今正是該

只要你通權達變相機動

勢必的隨機應變酌經權

婚配之時就此前去成全終身大事也是有的這是三

這是借一生事業全在此

但只願一事周全百事全

件該去四來鐵子建既為四川付馬借破了四川只得隨

二人正說着話只見秦瓊進來說道我已知道您說的是

機應變務必周全他夫婦勿使分離這是四件該去五

甚麼了二人笑而不言秦瓊向二人耳邊低低的聲說了

來我看借這國王原非立業之人唐千歲李世民英雄大一徧二人鼓掌大笑道英雄之見略同且不可說破到那

度終成大業况柴樂天書中道他合借還有話說我到里說那里話罷正然說着忽聽見咬金大叫而來說道

四川與他一見以決借的去就這是五件該去不知大哥哥們您們都好人呀

以為何如魏徵道三弟你這些話句句與我相合且不

咬金開言叫

哥們您聽知

鐵玉身遭難

必與眾兄弟說破明日奏過國王再作定奪

張剛下來書

叫借與人馬

就該早約期

這魏徵聽罷一陣喜笑歡

叫了聲茂公賢弟聽我言

您都推沒事

到還笑吸吸



這樣兄合弟

要您放狗屁

節鉄玉現成成的一个總兵官他不當了个破杏就捨了救

想當初誓同生死那些話

問一問衆人那个不記的了偕兄弟以后大凡有事那一遭他不捨了命的向前來

今日里鉄玉遭難成都府

難道說柴少自家該着極如今他身遭大難柴少又有書來偕就該提兵前去救他

一个家推聲粧啞上后倒

敢則是不是自己火燒皮才是我看您一个家合没那事的一般是怎麼說呢大約

看起來拜交說誓精賭賬

都是些狗屁圈子混賬分是當時不得地常用着人如今作了官不用人了徐勳說

程咬金滿口屯腮喘粗氣

那知道天外有天休欺敵四弟不要起火俺這商議的就是此事你不知此處到四

徐三爺腹內自然有打算

打算着事事必寬要周齊川有三千餘里路過八百連雲棧兵馬難行且是四川將

到那里怎麼去盜糖糶鎧

怎給那羅成說合偕佳期勇兵強山川險阻粮草難運不自打算一个萬全不可

衆名公要知后来端的事

選得請家兄孔方才得知輕動明日奏過國主揀選一萬人馬操練精熟再會

且說徐勳看了柴少那書正與魏徵秦瓊商議此事忽

同柴少方可進兵咬金聽說他就焦了

見咬金冒冒失失的跑來大聲叫道您三个好人喇偕

咬金開言叫 三哥你好精 說的也些話

兄弟們甚麼事不是儘着作來想當初在延安府的特

不是待興兵 四川路又遠 將勇兵又精

八百連雲棧

糧草又難行

換次坐下徐勣說今日鉄玉身有大難柴少書來會合起兵

不如守本分

休去胡作弄

前去救他今已奏過國主不久就要出師只是我曾聞的

既然是四川成都如天府

在前朝一番一番怎用兵

川王公孫烈有一公主名喚一捏紅此人刀馬純熟驍勇無

三國時鄧艾私渡陰平岑

難道說他是一條八爪龍

敵程咬金鼓掌大笑說道俺三哥你休光長別人志氣

明破着拾上一個鉄子建

你何必花言巧語哄老程

偕兄弟們逐日創蕩天下怕了誰來就是豹頭山母夜叉

秦瓊說四弟你三哥說的是實話明日奏過國主就要

那是甚麼傢火他還是死在偕兄弟們手哩這一捏紅

動兵咬金說動兵不動兵的我是不管任憑你罷說罷

明明破着他是一個母夜叉罷哩

伴常而去到了次日徐勣去見李密奏知平川之事李

咬金開言叫

好俺徐三哥

密以為四川遙遠如今邊地狼烟遠勞何益那徐勣也

你說些話

活活氣死我

明知李密說得有理只是他有心事遂假公濟私強扭

從來是強中自有強中手

自古道惡人自有惡人磨

出許多好處來連上了三本李密方才准奏徐勣回得

現放着如狼似虎眾兄弟

怕甚麼輸與那個丑老婆

衙內遂一聲分付請眾兄弟議事不一時眾兄弟齊到

我老程拾上破頭把鐘撞

你看我合他戰上幾千合

他若是眼錯不及落我手

拏了來不用使斧把他作

剪法也限你半月不可有悞三人去訖又叫魏大哥我與

程咬金怔頭掙腦說大話

徐茂公虎臉一變連聲唱

你白銀五十兩你到鳳翔府買一家人家男女八口兩個

茂公喝道四弟你每遭是人要議事你就要插口胡嚷是

小娃了還要粧台鏡架綠袄紅裙羊皮匣子珠翠等物

何道理秦瓊說四弟你還想着那母夜叉哩麼怪不的

我到四川自有用處魏徵領銀去了又叫金甲董環魯

你要作人頭你原是在那里學來的啣咬金被茂公喝

明星魯明月賈雲甫柳周臣低聲說道我聽四川公

斥了幾句又被叔寶取笑了一番他合剝了嘴的那鴉

主有一付甲名喚賽糖猓水不能浸火不能焚刀劍不

吸是的不言不語只是喘那粗氣茂公一聲叫道秦二哥

能傷公主上陣全仗着這件寶貝我知你兄弟六人飛簷走

你下教場點人馬七千操演他的刀鎗弓馬火藥陣法限

壁手段極高到了四川用你把他這付甲盜來好等此人

你半月為期俱要精熟不可有悞又叫謝二弟你到教

場點步卒一千五百俱是長鎗單使上三路扎法也限

難茂公安排已畢過了數天人馬俱操演已熟魏徵也回

來了茂公遂修書一封使人與柴少送去說了與兵日期

你半月不可有悞又叫咬金你上教場點步兵一千五百每

人片刀一口藤牌一面單演他們的盤腿滾刀滾牌進退

又與眾人說道借這一下四川可不是喝酸酒吃菓子愛

去的就不愛去的也不強你羅成聽說連聲答道小大兵正行前哨探馬報道離綿竹城不遠了茂公一聲弟願去茂公說此去與他處不同到那里合作這一般生分付安營下寨在中軍帳坐下說道我明日去見川王且淨末該怎麼打扮不可有違願去的即立軍令狀來只說與他連合先給你趨一趟道安置停當你們好去那羅成再無想到叫他粒媳婦遂提起筆來立了軍盜他那里的甲一夜不表到了明日打扮了一個道人前令狀一紙交與茂公茂公收訖遂分付道今往四川路去正是運籌帷幄謀略廣決勝負里在腹中

遠途長若是川王知道信息犯了準備就費事一路好个徐廷茂 計謀神鬼京 雲中頭上代

上只說是合四川通好的人馬叫他不疑才好分付他們 道袍惹春風 懷揣麻衣相 袖着百中逢

即時祭旗起身 蒲團掛扁拐 腰繫黑絨繩

轅門外三聲大炮起了營 只見他人似猛虎馬如龍 你看他一路行來道遠客 真正是溫柔典雅又謙恭

明晃晃盔甲燦爛如秋水 黑暗暗一片征塵鎖長空 安排着捨命來救鉄子建 因此才陡胆進城不願生

亂紛紛旌旗招展遮日月 鬧該該人馬喊嘶千里風 不知他見了川王怎麼樣 先說他來到一座錦秀城

急煎煎大兵過了漢中府 眼巴巴前行又到綿竹城 且說茂公扮作一个道人來到城門以下與門軍說道我

是河南國師前來進表速報王命知道門軍遂報于 這一個手捧粧盒端鏡架 那一個手拿金簪提面前

驛官驛官報于黃門官黃門官報于川王川王遂宣徐勣茂公分付了一聲出來兩個女子端着鏡架子擎着官扮朝見徐勣進朝拜見已畢獻上表章川王見是个道人 胭脂替子首帕女衣花鞋要給羅成梳頭開臉羅成一遂大笑道你既是進表差官為何道人打扮徐勣奏道看就知是上了當了說道俺三哥當初在斷秦山叫我作臣聞李世民提兵不久就到若臣衣冠而來倘被李世民了一回娘娘如今又待叫我女粧小弟今日死不從命了茂知道臣就不能保全了故扮作道人使他不疑川王大公大怒道羅成當初未出兵時早已說明你現有軍令喜道真有國師之才明日發旨上綿竹安屯你的人馬且 狀在此既然抗違叫左右推出去斬了單雄信連忙說在那里安息聽我宣詔茂公謝恩出朝回來進了綿竹 道賢弟這是你自惹其禍不與偕三哥相干若不從命屯下人馬升帳坐下一聲叫羅成聽令羅成答應有 鉄子建就難救了兄弟難為你罷羅成無計奈何答應

徐茂公坐在大帳叫一聲 上來了青春年少小羅成一聲尊令茂公說你扮一个賣花女子抱着一个孩子代不知道茂公用他何處去 只說是破寨冲鋒與攻城 着兩個女子合咬金扮作夫婦拿着幾兩零碎銀子進分付聲梳頭洗臉快打扮 過來了鳳翔府里女二名 城到付馬府前將他裡外大小並門上的人一緊買透進

府賣花到裡邊見了公主要仔細留心看他裡邊出入道  
路看他那鎧收藏何處怎樣的裏一切妥當你與金甲  
等謀畫周全方可下手又必先給我一信我好差人接  
應你到那定于盜甲的這一日必須晚着些進府你好  
住宿等金甲等盜出甲來的時節你即火速出城不  
可有悞昨日我已寫柬帖與劉文靖了想鉄玉此時也  
知道信了你快打扮起來進城去罷

鳳翔二女子

極會梳平頭

玉簪磨玉頂

裹脚昌邑布

細白又長山

斜別二起樓

脂粉淡淡掃

梳頭桂花油

花鞋深又陡

是个大漫尖

把个男子漢

扮作一女流

二女子前來給他把鞋穿

真正是脚大鞋小好艱難

手拿着菱花寶鏡細細照

不住的左右端相上下瞅

只使的臉上變色汗滿面

就說是這鞋做的不中穿

扎挂的單眉細眼極中看

白生生脖子黑森森的頭

咬金旁里笑道你羅少爺今年才十五歲我看着七脚

還纏上來了

到明日若是進了成都府

你兩個打起仗來誰說合

咬金微微笑

叫聲二女娥

給你羅少爺

雖然是露水夫妻不長久

要知道當日和尚念一佛

好生纏七脚

務必收拾好

休叫人看破

羅成說好精呀你這兩塊小臭肉也來要我哩二女笑道呀

俗是要走道

不是閑坐着

八爺俺敢麼羅成說罷了四哥你可得了便宜去了咬金

白日里串街過巷休走樣

你就是有些疼痛要忍着又向二女子說道俗休說人俗也該查合查合看到那的

到晚來回上俗那安身處

那時節去了裏脚才舒梭時節那筍不對就壞了瓜了

羅成那心里緊是不耐煩咬金旁里又賠絮話熟了

咬金微笑道

你倆都聽着

趁着未進城

子不割他就焦了

俗先未查合

明日進城去

店家必問我

羅成没好氣

叫聲俺四哥

緊是怪生疼

這些媳婦子

都是你甚麼

你又來氣我

這是吓好事

高聲大笑唱

我就說羅成是我結髮婦

往下說就該得罪你倆个

鳳翔二女子

旁里請看着

抵嘴笑着道

你兩個就是我的兩小婆

你可說天到如今做中飯

爺們吵甚麼

既是作兩口

必定該順和

你快着去打水來添上鍋

急忙收拾菜蔬來吃飯

你把那店家哄的信又信

他就是大樂神仙難看破

照着他那身上拍了一把

你去罷說話感也心思多

我還有一句好話囑咐你

千萬的不可叫我短站着說話之間天色已晚一夜不表到了明辰茂公吩咐咬金

二女抵嘴笑

兩眼迷縫着

叫聲程千歲

說你要口比皮帽綁身小袄鞋鞋裹脚二把手車子代

枉作混世魔

這等沒才料

只管胡倒抹

領四个女子抱着一對小娃子背着羊皮匣子即速進

未曾張開口

我就先知覺

城去罷咬金又向二女子說道你到那付馬府里口角最

你休要拿着瞎話當實話

到晚來先酒推醉瞎胡鬧

要謹慎若是做針指俱是你的一切說話俱是羅成的

那時節笑喝又怕散了影

不作聲吃了你虧當實話

只要你小心謹慎八面玲瓏才好言罷辭了茂公遂收拾

大睜着兩眼上了你的當

當家的若是知道休想活

停當領着一切人等不一時來到東門門軍問道你是

咬金說豈有此理說着頑罷了我還比的你八爺年小哩

作甚麼的咬金說俺是賣翠花的門軍說你是那里人氏

你看我口里雖說心里正

我從來不是那樣太下作

咬金說俺是鳳翔府來的俺那連年飢荒逃來這邊求食

雖說是一時酒風瞎搗鬼

我不在女子身上算輕簿

乞老哥與我開門門軍道這門目下可就不敢開了如今

一來是竊玉偷香我不作

二來是帳中坐着五閻羅

兩國相爭長安的人馬不久就到現有軍令告示面生之



人不許進城地方官時時巡查嚴禁的狠哩你們回去  
罷要進城是萬萬不能的那咬金上前深深一揖羅成也  
上前深深萬福說道江南到此路途遙遠家口甚多我  
們回不去了門軍說在七關廂店房里尋個下處也罷  
了羅成說我這個生意不是賣給那庄家人家的東西  
那官宦大家人家俱住在城里我下在關廂里可賣給  
誰呢乞老哥與俺方便一些罷

羅成深深拜 老哥莫作難  
休當細作觀 俺來到此地

合家男共女  
路途有幾千

可憐俺離家日久無盤費  
你若發個慈悲行方便  
把我這孩子給你作義子

好容易涉水登山到這邊  
積得來多福多壽多兒男  
你只管大胆放心不相干

城將官大怒道好狗才現今各衙門里俱有告示面生  
之人不許進城你可知道麼何用回話多嘴多事理應  
重責門軍慌了恐怕吃虧遂說道老爺不是小人無故

有甚麼違碍等情我全管 我豈肯叫你無故受牽連  
門軍聽罷看了看他那些婦女又有孩子遂說道我看  
你只个光景料也無妨只是僭從不認識這一根担子我  
不肯輕自招攬羅成說那見得僭就不成相與呢你若  
肯放俺進城俺自然恩有重報那門軍見他說的可憐  
他那心就軟了遂說道也罷待我到衙門里給你回一句  
話如叫你進城你也休喜不叫你進城你也休惱言罷  
遂即到了衙內見了他那主將跪下說道城外有男女  
十四口要進城貿易稟上老爺看容他進城不容他進

多事這是小人的家親戚出外多年今日回家小所 見幾個素體淡粧真老練 見幾個粉面油頭脂點腮  
以來回明老爺將官說既是你的親戚你去具一張結來 若不是改頭換面來盜寶 怎能拘得見這些女裙釵  
放他進城便了門軍叩頭道老爺的恩典以將起來慌 閉言少叙且說羅成別了衆人進了店房宿了一晚到了  
慌張張的出了衙門來在東門上見了咬金說道客呀為次日吃了早飯背着個紅皮匣子領着一個女子竟上馬  
你不大至緊幾乎領一頓好打回來 府里去了

門軍脫了打 跑的喘迭歇 到了東門上 這羅成離了店門起了身 背着個紅皮匣子粧女人

見了程知節 心里急的跳 聲聲叫你老 大街上扭扭捏捏往前走 一直的進了付馬府大門

只為着替你衙門去回話 到惹的俺那將主發了邪 這一去單會捏紅多姣女 要把那出入道路仔細尋

不虧我見景生情把親認 還則怕完了我這下半截 細看他塘獍鎧甲藏何處 到後來安排夜間盜甲人

如今是你的甘結叫我寫 你來偕面議怎麼回老爺 這才是空中伸出拿雲手 下回書救出天羅地網人

門軍說虧了我隨機應變合你認親戚才不打了如今叫 且說羅成咬金同着一個女子背上匣子出了店門到了兵  
我具一張結狀才料你進城哩咬金說多蒙老哥的恩 部門前費了無限的事把伊上下的人都買透了才見了

德門軍道你叫甚麼名字我好具結咬金說我是未  
 半聖門軍說我既合你是親戚僭或就認作表兄弟罷  
 又問羅成說道你叫甚麼名字羅成說俺娘家姓維  
 我是排行第四門軍道你就是維四姐了咬金說你就  
 算是表小叔了怎麼叫他維四姐呢門軍說我的年紀  
 比你大着哩咬金說也等你就算是表大伯了問了名  
 姓寫了結狀送到衙門里收了咬金羅成等才進了城  
 尋了店房住下只見那些鄰里婦女來看媳婦的把羅  
 成圍起來一个个都看怔了那些婦女皆不知羅成是  
 个男人都來看他想不到叫他看了个不亦樂乎  
 行个方便罷那人接過去說道你可回去早晚的來討信

見幾個懷抱孩兒笑顏開  
 見幾個俏殺粧村到底俏

見幾個無拘無束自賣乖  
 見幾個村殺粧俏代村態  
 罷羅成遂謝了眾人與咬金回店不提且說那守門人  
 拿着小包合那翠花找着里邊的使女合他一一說了

又說他過日還要送你甚麼那些使女一个个歡天喜地

常在公主面前說道有一家賣翠花的怎麼樣的模樣

怎麼樣的頭腦怎麼樣的扎掛公主聽了說道你對門

上人說如他再來叫他進來我看看使女領命不提且

說鉄玉自從作了付馬雖然身受榮華只是心中不

樂這一日閒暇無事獨坐前廳忽然想起唐天子與

唐千歲的皇恩柴少花夫婦的恩情合那眾兄弟們

的義氣心如刀攪不覺的就吊下泪來了

鉄子建獨自無聊坐廳前

尋思起滿腹愁腸心痛酸

我鉄玉氣吐凌雲三千丈

實指望顯揚名姓宇宙間

我也曾掛印懸牌延安府

只為俺兄弟義氣棄了官

到河南群雄聚義瓦崗寨

江湖內創蕩又有好幾年

感激情深義重的柴公子

把他那妹妹與我結良緣

又與我長安歸順唐高祖

說不盡千歲恩情重如山

聽說是成都反了公孫烈

奉欵差領了人馬離長安

也是俺運蹇時乖該如此

今日辱國喪師落四川

都道是安富尊榮付馬府

誰知我忠心不改戀長安

忽想起君恩友誼夫婦義

不覺的乍豎毛髮透骨寒

成了个不忠不孝不仁義

把俺那蓋世英名一旦捐

任憑是張儀蘇秦難分辯

總然是跳在黃河洗清難

鉄子建自傷自痛思故國

忽來了兵部劉介書一函

却說鉄玉正有心酸忽有兵部劉文靖使人送了禮來內

有密書一封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回去將書拆開看了一

遍就知唐天子命李靖為帥世民監軍柴少為先鋒

會合河南徐勣與衆家兄弟前來現今茂公假名通好惱處只是想起不得已離了家鄉不由的就長歎了一口氣

回遂叫人來分付道我這幾天甚是悶倦你看外邊有

會頑甚麼武藝的傳他進來耍耍我解一解悶家將

說道外邊有一家賣翠花的男子他會搥背修痒修

脚耍拳武藝俱全且是極會講話鉄玉道你就與我

將他傳來原來咬金羅成都使錢買透了常來付馬

府前聽信聽的傳他遂跟着家將進廳前來咬金見了

鉄玉即忙近前使禮道小人與付馬爺叩頭子建說客

邊免禮請坐咬金在廳台上坐下子建問道你是那里

人來我四川有甚麼事作咬金聽說就長嘆了一口氣

建問道你有甚麼煩腦處咬金道小人也無有甚麼煩

鉄子建佯意假意問根原

程咬金假捏虛詞訴一篇

他說道小人家在鳳翔府

自古來第一繁華數江南

只因着煬帝無道天下亂

惹的那六十四處起狼烟

亂紛紛遍地刀兵無寧日

鬧垓垓非復昔日舊江山

我這里到處荒荒人烟少

一粟的畫閣樓台變桑田

到如今朝秦暮楚無定主

逐日家東走西奔受顛連

聞聽說四川王爺多仁義

您這里國泰民安別一天

我只為投生不辭奔波苦

因此上扶男領女到這邊

說不的故土田園難拋捨

想人生天涯何處無黃泉

咬金說罷子建叫人着水桶來將脚洗淨咬金與他修

脚分付家將且退又叫使女提了一壺酒來子建見旁里 性命一樣同 包裹又包裹 謹封又謹封

無人才低聲問道四哥是幾時來的咬金道昨才進城 百尺高杆挂 方外係銅鈴

子建說您的主意是待怎麼樣呢咬金說借三哥安排 畫鼓十二面 銅羅拴走繩

着先盜了糖兜鎧次破連環甲馬然後攻城柴樂天與 但好是金風微動他就响 還有那防護看守虎狼兵

李世民的人馬不久就到賢弟你是怎麼着歸順了四 他俱是黑夜白晝不睡覺 一个家大時兩眼不轉睛

川來子建道四哥哦一言難盡惟心可表若是鉄玉不死 他若是樓門一閉如鉄箭 你就是通天手段開不能

再見天日訴訴我與劉文靖的苦情方見我鉄玉不是背主 問一問安排甚麼玄妙計 你說說怎樣成功中不中

忘恩不仁不義之徒此處也不必細說且問四哥方才你說 咬金低聲道 賢弟你是聽 金甲二兄弟

先盜糖兜鎧我想此鎧難盜着哩 明月合明星 周臣共仁甫 飛簷走壁能

子建低聲道 四哥你是聽 說起你弟婦 他若知詳細 不留功不成

公主一捏紅 刀馬絕人勇 深通武子兵 你平日也知他的手段好 果然是來時無形去無踪

識高謀又廣 計巧心又靈 拿着糖兜鎧 叫羅成綉樓重過吊了線 使他們認認路徑心裏明

只用你多多賞他幾壺酒 灌的那看守之人耽睡濃 着他那樣樣美的十分俊 就只是兩支小脚忒也長

借那些高手兄弟有飛村 不怕那糖貌鎧甲不出城 他兩個班配堪可作兩口 真正是一樹梨花伴海棠

二人正那說話僕女又提酒來說話雖是低聲鉄玉還怕人鉄子建聽了故意問道你兩個說的甚麼媳婦哩兩口里

聽見故意的哎喲了一聲說是怎麼一刀子好疼的緊那使女說俺說的是這修脚的他媳婦極大的脚子建道

咬金修完了脚子建又叫他吃酒自己穿上靴鞵擊過一你見過麼使女道他賣翠花現在後宅子建說他那

把椅子來坐下叫咬金給他搥背只聽見兩個使女在那里脚只怕合你乜脚呀是的使女說還大些哩

咕咕嚶嚶的說笑

兩個小使女 椅子後邊藏 咕咕嚶嚶的

那里把話講 說這修脚的 漢子好整粧

兩個拳頭大 二眼似金剛

那個閑言道 他還不異樣

大約的你還沒見他媳婦 你看看那才是个大身量

子建微微笑 客官你聽着

你那鳳翔府 人人是大脚

我也見个个模樣看的過 盡都是下邊底板不相合

想必是祖宗傳流不改樣 你那里愛的都是那大脚

咬金嗤的笑 付馬爺笑話 若是論便宜

還是脚大發 坡下好剝菜 又好拾綿花

上山扒堆的

全不打滑擦

說起小脚的

嬌滴滴楊柳腰肢俏又軟

愛殺小小金蓮三寸長

我就不愛他

俺那一鄰舍

有他娘兩個

上穿着羅衣袖藏玉笋手

下束着五彩錦裙綉鴛鴦

模樣俊又俏

金蓮剛半揷

上年七月里

真正是南海觀音重出現

如今那月里姮娥下天堂

出來賣翠花

光棍上了眼

把人活氣殺

怪不的鐵玉回府招駙馬

好一个閉月羞花俏紅粧

才知道小脚不如大脚好

因此上情願要這玉齒爬

這羅成見了公主誇之不盡及至公主坐下羅成放下匣

鐵子建拍手鼓掌哈哈笑

他說道這个客官會磕牙子跪下說道皇姑在上小婦人叩頭公主命羅成坐下

這二日身上疲倦心里悶

你閑了來我府里瞎刮嗒問了來歷羅成拿過那裙子來把那脚來一遮公主笑

子建合咬金在前廳說話不提且說羅成被使女傳進府道小媳婦蓋的晚了我已看見了小媳婦呖我雖不

去使女報與公主出的房來羅成睜睛一看真正是照顧你東西可有賞賜與你你早晚來我府里走動走

一个好齊整人物

動省的娘邊有人作踐于你小媳婦呖我看你生的眉

眉彎似新月

眼秀露春光

朱唇英桃口

清目秀容貌端莊不像此道中人羅成道俺鳳翔人家

粉面似秋霜

牙似白玉砌

身惹蘭射香

俱是以此為生公主說你那來作生意的俱是極好的人



物就是脚大些我不曉的是怎麼的羅成遂故作羞耻十三歲我娘家姓維我是排行在四今年一十九歲一捏紅滿面通紅公主見他害羞遂即笑了

偕兩閑說話

你也不必羞

各處興地道

那里在手脚

北京城滿洲太太脚都大

可愛你生的模樣算出頭上稟

叫了聲僕女快取鞋合鞵

偕給他換換脚來改改頭

小婦人來到府中蒙見愛

今日領賞吃酒實開懷

羅成道初到皇姑這里面生不熟的不敢從命一捏紅

滿心里極待府中宿一晚

但只是店中撒下小嬰孩

說我不過待與你頑耍你既不願意我也不強你拿酒來

這一回心里全然放不下

我只是牽腸挂肚不自在

我合你吃一回酒罷遂叫使女看了酒來叫羅成坐下羅

小婦人暫別皇姑回店去

到明日抱着孩子早早來

成道蒙皇姑見愛賜坐賞酒小婦人謝坐一捏紅說不用

一捏紅說這也是女人家通病你就回店明日務必早來羅

客套告坐二人酒過三巡一捏紅說你是鳳翔人你可是

成辭了公主回到店中咬金隨後也進店來當夜金甲童

姓甚麼呢羅成說我當家的姓未叫未半聖今年三

環等六人商議說道這一件事給他个一剪上塚才好如

今雖是你到了他府中與鉄子達也說知了只是這个地

一築手撮起來把能能打

這皇姑喜的一陣笑說

方非同他處我們六人並不知路徑又不知他收拾在那里

一聲里分付使女快拿賞

給了他一付金鎖半連紗

黑夜之間可從那里進去可從那里下手若是這一遭不

又拿過一套銀索額項代

小羅成連忙磕頭就謝他

能盜出不惟以後難以再去且是還要生出別的事來八

皇姑說不孝有三無後大

到幾時熬的有个小娃娃

弟呀選得你進去留心細看他怎麼的收拾他有多少

羅成說皇姑說的那里話也值甚麼難二人大笑羅成說

人看守果然是在那一座樓上俺們也要去看看那路

着這小畜撒尿污了皇姑的衣服拿來給我罷遂把那

徑方才妥當大家議了一回遂各去安歇到了次日吃了早

孩子接過來又取出兩對手串子兩對翠花遞與僕女

飯羅成領着一個女子抱着一個孩子背上匣子一並往

說道勞你拿賞這兩件小東西送你休要笑話一捏紅說

付馬府去了一捏紅見他進來就來近前叩頭遂說道

給了你孩子甚麼點子好東西喇到又叫你送他人事

罷呀長來走動禮太過了拿這孩子來我看看呀

這可是怎麼說呢說罷又叫僕女拿果子來給這孩子吃

一捏紅輕輕伸過玉笋手

連忙的抱在懷中打哇哇

這僕女端上一盤油酥果

那羅成拿來放在口嚼

叫了聲扣光搖頭擠擠眼

那孩子回過頭來照嘴抓

嘴對嘴往那孩子口里送

那孩子咕啞咕啞咽唾沫

一捏紅又叫使女快看酒 那僕女提壺又端金絲盒 這鄉瓜子哩僕女說四姐不知道皇姑的本領大着哩付  
 只說是酒逢知己千盃少 那知道姓維四姐寔姓羅 馬爺怎麼一條漢子還不是他的對手哩羅成道我這  
 二人飲酒羅成見公主酒已半酣羅成起身說道皇姑小 鄉瓜子從來沒見這個俗看看怎麼樣僕女說收拾的  
 婦人吃不了了一捏紅道四姐我看你酒量不小又會吃酒 嚴實無處看的原來這些僕女都得了羅成的東西又  
 又會說話我要合你吃一個醉羅成說皇姑借歇歇再吃 見他是个女人公主又看待的他極好口里雖說着無處看  
 何如一捏紅說四姐你要走走叭叫他們領着你你來這 早已輕輕的把門開了一指道那上邊不是那甲包麼你  
 路生羅成得了這一聲遂同僕女到了樓後邊走了一看看借回去罷那羅成四外上下看了一遍出了樓門往  
 回看見一座樓四外俱是刀鎗心里早已明白遂故意問道前走着他心里就納了悶了  
 這座樓是成甚麼的都使鎗刀圍着僕女說這是皇姑 這羅成漫步行來犯思想 他心里幾番躊躇這事情  
 的甲庫羅成道皇姑這甲是作甚麼的僕女說是上陣 看那樓又高又大無堂板 有一根獨木長杆立當中  
 穿的羅成說是穿的殺人的那衣服麼皇姑要他作甚麼 那甲包高高懸挂半空起 四外有二十四根細絨繩  
 僕女說皇姑也是穿着上陣羅成笑道我不信你哄我 又見那畫鼓銅羅密密擺 包一外轉遺俱是响銅鈴

微微的風吹草動齊聲响 怕只怕徒勞一場不成功 準備着群雄盜出獐狍鏡 公孫烈從此難保錦綉城

嘗言道賊人他自有飛計 還得去商量飛簷走壁雄 羅成回店不提且說子建自從見了咬金知道眾兄弟要來

這羅成回到綉樓上稍坐了坐遂告辭回店一捏紅說四姐盜甲這一日起來不上前廳去坐只向廳東頭一座花亭里  
 你去我合你長談到黑才叫你去哩羅成道小婦人到店坐着不一時有人稟道禾半聖來與付馬爺修禱遂叫  
 中還要幫造翠花我明日再來領賞罷一捏紅那里肯道進來修了禱又叫人拿飯來與他吃了忽見一人來咬  
 依又叫他再吃三大盃羅成要叫一捏紅心里歡喜遂接金耳邊說了幾句話咬金遂說外邊有小人兄弟尋小人  
 過來一氣飲干一捏紅道四姐好量你明日務必來我看說話小去看看就來子建道你的兄弟作甚麼呢咬金說  
 你能吃多少羅成道既蒙皇姑見愛今晚回去明日一定也無一定得作什麼就作什麼子建說既是你的兄弟叫  
 早來說罷遂領着那个女子抱着孩子回店去了他進來罷那人答應一聲去不多時領着一條大漢進

好一个千伶百俐一捏紅 那知道維氏四姐是羅成 來說道小人與付馬爺叩頭銖玉一見認的是魯明星故

徐茂公神鬼不測胸粉計 他敢欺六出奇謀漢陳平 意問道你是什麼名字明星道小人是禾半賢銖玉問

只有那付馬銖玉心里亮 其餘的一樂俱是在夢中 道你也會耍拳麼明星道小人也曾子建道你兄弟二

人耍一回奉我看看咬金聽說遂與明星下的場來比開姐的對頭公主說他兩口算是俊的到極處丑的丑里沒樣了  
架子正在那里頑奉不想一捏紅在屏風后邊觀看原來言罷回了後宅不提且說咬金二人使完了拳見旁里無  
公主在樓上聽的呼喝之聲遂問使女說外邊是作甚人遂向鈇玉道府中出入道路俺已明白明晚准來盜甲  
麼的使女說道是付馬爺在花亭內看人使拳因此一捏你自己安排便了言罷遂出府而去正是謀就萬文深潭  
紅出來在屏風後邊站着看了看咬金赤髮紅鬚力大計要取蛟龍額下珠

身雄又看了看魯明星豎眉大眼虎背狼腰遂說道也

程咬金領着明星來進府

他把那出入道路看的明

兩條漢子好惡扎的緊哪

他兩個回店說與衆兄弟

好安排飛簷走壁各顯能

好似鎮守山門哼哈將

又如同把守二門魔王

準備着明晚衆人來進府

下回書猶貌鎧甲盜出城

一個像溫良獨立元帥府

一個像巨靈遭敗落下方

且說程咬金與魯明星回到店中先使人出城對徐茂公

那一個五道將軍出了世

這一個久據荆襄楚彥良

說知明晚盜甲混亂一回天色晚了店中人俱睡了覺

看他這青臉紅髮丑模樣

他一定落草喚殺爺合娘

他八人才商議明日行事咬金說你們到那怎麼下手呢

公主說罷僕女說皇姑不知只個青臉紅髮的就是維四

明星出入道路我已明白但不知他里邊是怎麼收拾

着羅成說我看的明白遂一一的說了一過六人齊道這  
有何難只用把看守的那人灌他个醉大事成矣說有半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

卷二  
二本

夜方才各人去睡到了次日咬金先進了付馬府羅成到  
了日夕時節方才進府一捏紅見了羅成說道四姐你怎  
如今才來羅成說不是這還不能來哩一來昨日皇姑分  
付我來二來俺明日要出城到別處走走還住幾日才回

來一捏紅說四姐俗才熟了你就待去羅成說我不過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卷之二

去賣賣東西就回來不是永遠去了特來稟皇姑知道  
却說一捏紅向羅成說道四姐我是為你待去才留你俗再  
我明日好走一捏紅遂分付看酒來與四姐吃羅成說我  
說說話分付速看酒來你說那些僕女俱喜羅成聽說看  
不能位下等我再來着領賞罷一捏紅說四姐我是為  
酒早擺的停當羅成又假辭了一回方才坐下吃了幾盃  
你待去才留你俗說說話里不知羅成怎樣回答且聽  
天就黑了羅成起身道天晚了我去罷一捏紅說晚不  
下回分解  
了吃完酒使人送你去羅成得了這一聲坐下遂開懷

大飲杯人吃的大緊一時間把个公主吃的大醉在椅子建看了一看認的是金甲童環魯明星魯明月賈子上就睡着了且說子建叫人抬着兩罈好酒遂送到仁甫柳周臣共是六人一齊問道哥哥好麼此處不便說樓後與那着甲的人說道一向辛苦你們付馬爺酒賞話甲在那里我們好去子建遂悄悄的領着六人出了花下來了你說那些人見了那酒還了得麼

一个家你能我勝趕着飲

只見他亂搶亂爭大鬧懷

就是你們小心我要迴避遂向前廳去了咬金這個特節

這個說這酒俗可休啞吃

那个道不是行令把枚猜

也在前廳等着羅成單聽里邊消息且說他六人拿

這個說付馬爺爺多仁義

那个道知借辛苦賞酒來

出那鑽籬騙馬的本事越過高牆進了樓中取出火來照

那些人推杯換盞儘量吃

他並無半點別事掛心懷

了一照遂即下手盜甲

不一時酒完人醉連衣睡

一个家爛醉如泥夢陽台

魯家兄弟倆

金甲與童環

不言看甲人皆醉且說子建他心中有事分付家人各

周臣共仁甫

六人臥獨杆

自退去安歇獨自在那廳上坐聽消息到了那天天交

這一个蝎子上牆倒着走

那一个學來珍珠倒捲簾

三鼓的時節忽然那燈光一閃眼前頭站下了六七个

這一个金鈎挂瓶將鈴解

這一个夜叉探海截鉄環

這一個輕割銅鈴不聞响

那一個精移畫鼓在一邊 小卒代着衆人的馬匹他八个各人飛身上馬到了錦竹見

這一個漫漫解繩滑幸落

那一個緊抱鎗甲上下盤了沒公將那甲拿過來衆人大喜茂公說這一場京恐

並不聽些須風吹與草動

把一付獠貌寶甲離了杆 勞苦僥倖成功可喜可喜遂置酒取樂茂公道羅賢弟

那衆人打開皮包分着代

一片片各人拿來身上穿 莫大之功獠貌鎗無價之寶就將此甲送了你罷羅成

盜甲的飛牆越棧沒了影

守甲的夢赴陽台睡正酣 慌忙出座而謝咬金叫道三哥上付馬府是羅成自己

且不言衆人盜甲佯佯去

再說那咬金羅成轉回送 去來麼俺們也去來還有你兩個小媳婦子跟着擔驚

却說羅成坐在公主身邊天有三鼓時節公主未惺他 受怕合些漢子們擠擠搶搶的來是怎麼偏羅成有功呢

料着此時大事必定妥了遂向使女深深拜道天晚了我 那個女子說四爺罷呀便宜你都轉了才好咬金罵道你

待回店皇姑惺來借重姑娘們替我謝賞罷遂即出府 這兩個說話我轉你甚麼便宜來像你八爺出門這遠

同咬金回到店中收拾起來大家換了衣服領着車輛假自在不殺人麼

充付馬府里差人出城作事到了城門上天既明了城門大 咬金開言叫 衆人都聽着 若說羅士信

開遠一擁而出到了東關以外迎着秦瓊領着數十個 得的便宜多 逢着他出門 跟着一拖羅



我就當小廝

還有小老婆

那像我老程

他那里不言不語仔細想

才疑影賣花四姐那情形

作的忒下手

頂巧當忘八

搵背又修腳

分明有人勾來的細作到

他也就想到付馬銖先鋒

見人就叫爺

人坐我站着

一捏紅尋思了一回說道必有細作到此速着人去看看那

羅士信自從進了付馬府

他合那女子媳婦成成富賣翠花的有十四五口家眷今早不明就走了

逐日家便紅倚翠吃花酒

等的俺空自咽咽唾沫不用說了一定是他遂即啟奏川王與群臣共議此事大

茂公說四弟且莫要嘴公孫烈的人馬不久就到了快忙臣道聞聽付馬與河南五虎原是一党今徐勣假名通姓

收拾迎敵罷按下茂公伺候迎敵不講且說那一捏紅想是他內勾付馬將甲盜去如今該先把劉文靖合銖玉

來見那維四姐去了遂重正殘粧請進付馬又吃了一回拿來下監然後遣將捉拿徐勣以除大患川王准議即

酒那天就明了到後邊去看那甲時踪影全無吃了一驚時把文靖銖玉拿來下監就差一捏紅領兵出城打探虛實

看了看那守甲的人一个个濃睡未醒大喝一聲一个家一捏紅領了三千人馬出城安營往茂公營中對敵茂公今

如夢如痴無言可答一捏紅也就怔了羅成出馬說道賢弟你到江場以叔嫂之禮相待休要故

一捏紅老大着忙失一驚

好一似七寶靈山塌一峰障合他先禮後兵羅成領命到了江場一捏紅一見心里

暗道這個人好面善的緊好像是在那里見過的一般遂給人家作兒作女作妻小

全不管喪行敗德辱祖先

一聲問道來將何名羅成說嫂嫂怎麼不認的我了麼真是個無廉無耻小孽障

全不思挺頭豎腦見人難

我是羅成一捏紅說你我並無見面如何認的羅成說羅成紅了臉

嫂嫂你聽言

昨日在貴宅屢次見愛你怎麼推不認的那盜甲的不本有這件事

屈指好幾年

是我來麼一捏紅說那是維四姐怎麼又是羅成這個營原是為鉄玉失陷身遭難

程咬金繩網索綁在那邊

生你作慣了聽說你在延安府的時節到了斷秦山有因此才把我扮作瓊英女

還有個跟隨了環柴樂天

一場笑話

押轎的國老叫作秦叔寶

撒帳的贊禮先生是徐玄

你鬧延安府

到了斷秦山

衆人們暗藏器械往里走

好一似一些猛虎羊群踏

見了楊振子

殺的沒處鑽

衆兄弟一怒殺了楊振子

合寺里五百和尚染黃泉

秦叔寶給你作了生身父

賈秀英把你當作女兒看

那是我一片赤心為朋友

有甚麼喪行敗德辱祖先

徐茂公定下一條胭脂計

他把你喇以號頭送上山

一捏紅說羅成你也是个無廉耻的東西就是一付好嘴

你那時作了一回昭陽院

今又來成都賣花是二番

公主手指罵

你忒不成才

天生胎里壞

你覺着搭胭脂粉怪得意

英雄漢全無廉恥穿女袄

人前里羞羞慚慚弄粧款

還怕人看破你的機關巧

我也就認以為真上了當

你把我頭上脚下看个勾

我不是使女在旁瞪着眼

你爺爺昔日威鎮北平府

倘若是一隻父母知道了

一捏紅咬牙切齒聲聲罵

却說一捏紅聲聲大罵羅成聽罷冷笑一聲說嫂嫂我

怎麼積你來

我看你纏腳縛手老婆胎光會說人真正是燈下照着了

漢子脚怎麼去穿大花鞋

不住的姣姣滴滴假賣乖

你可又懷里抱着小嬰孩

陪着你開懷暢飲打了歪

也就是劉阮悞入小天台

未必不胡恩亂想瞎安排

是怎麼生下你這雜毛孩

一定是不是勒死就活埋

羅成他微微冷笑把口開

看你是放屁拉桌子沒的遮羞自家作的那事全不說說

羅成開言叫

嫂嫂你聽知

為你是嫂子

不肯揭換你

你是來討戰

不是比根基

說我不長俊

你也無廉恥

說說你那事

你可休激極

聽說是你只見了鉄玉面

如同是得了一粒猫眼石

說是他滿心不待把你配

你仔是刀押脖子把他偏

到如今軟監囚在付馬府

就是待出來頑頑你不依

俺本是誓同生死好兄弟

因此上不辭勞苦到這邊

昨日貴府去把你來看

為着你是俺二哥二房妻

誰知你雖是貴人不貴品

全不管漢子老婆就全席

看起來待俺那樣情意好

那見的那件事兒你不依

他到那不知作的甚麼事

叫我在廳前幾乎活燥殺

且是你早知俺是男子漢

焉知不背着二哥將俺欺

若不是我怕洩漏俺的計

我就要大呼小叫笑喝他

不是我頂天立地羅士信

只怕你那一晚上說不的

是怎麼今日兩家臨陣上

又在這喇起長談瞎噓呀

羅士信半甜半苦代着鬧

程咬金喊叫一聲似霹靂

這咬金行動粗魯口又臭

一捏紅不覺滿面飛紫霞

二人正在那里說話有咬金在營門外觀陣遂向茂公說

罵了聲該死丑驢下作貨

是誰家生的他這雜毛達

道三哥你看羅成好混帳那里有這些氣合他啣遂大

一捏紅罵罷一回心起火

惡狠狠大刀一舉把馬激

叱一聲飛馬而來一捏紅忽見咬金飛馬而來一聲問道

且說一捏紅把咬金罵了幾句無名火起縱馬舞刀飛奔

來者莫非是那修脚的麼咬金說然也

而來一聲大叫好丑驢吃我一刀照頭就砍羅成上前用鎗

咬金沒好氣 鬍子一乍殺

大斧往一舉

架住說嫂嫂息怒借四哥自來就是口臭開口就要得罪

聲聲要死殺

叫聲您孀子

羅成孩子家

人他是个

您倆在這里

仔細瞎胡吧

直腸醋桶貨

說話沒正經

有名疔瘡嘴

昨日進貴府

去盜糖貌甲

吃酒紫三盞

黑了我的眼

說話不待聽

捉風撲影的

慣好瞎嚼蟲

羅士信滿口都是瞎胡鬧 一捏紅恨不刀砍兩半截

嫂嫂莫動怒

將他且包容

羅成說罷一捏紅大怒道好羅成你也賊小孽障賺着我

他從來性情粗魯没人樣

誰不知天生是个混帳英 叫他辱我哩麼又是一刀咬金說哎呀您二孀子你從先

你若是拿着一句是一句

只怕還氣的你那肚子疼 一刀一刀的我不動手我看的是鉄玉你當是我怕你麼既

羅成奉承皇姑把咬金滅

氣的他鼓着脖子唇口青 是你算你也潑勢我這村性子也就惱了言罷夾馬掄

羅成說罷一捏紅使刀又砍羅成又來架住說嫂嫂不可他 斧也就砍來他两个殺在一處不提且說川王自從一捏

還有許多好處呢

紅出城他放心不下遂后自己出來與他掠陣他見一捏紅

說起程四哥

性情與人別

沒了糖貔鎧恐怕有失遂鳴金收兵去了羅成咬金也

面貌雖然丑

好處一大些

來至營門一同茂公進營

你看他頰下胡子靈官樣

生的那藍靛面皮太歲爺

茂公進營來 分付把酒拿 快忙看大杯

邪魔鬼看見遠避躲著跑

就是魑魅魍魎也不行送

給他解解乏 羅成不言語 眾人淡不啞

俗給他作个相與儘有益

早晚的頭腦熱疼鎮鎮邪

茂公連聲問 賢弟是怎麼

他那里揭條賢弟粧女子

一定是句句打着你瘡疤

茂公分付秦瓊你領一千人馬在城東十里樹林深處埋

賢弟呀你不該說他麼他放自現成事哩明日見他休讓

伏等他敗回你便殺出只可追殺不可截殺如他進城即

他了

宜收兵又叫謝魁你領五百藤牌手一千長鎗手伏於

到明日臨陣教你一套話

你合他勾引起來扒數他

中如他放出連環甲馬你把號旂一展放出藤牌手破他

你說我男扮女粧尋常事

強似你合家漢子閑嗑牙

的連環甲馬如他敗走不用追趕又叫程咬金你領三千

他必然動怒起大合你戰

我這里安下埋伏把他拿

人馬前去挑戰他那連環馬你便回來眾人領令去訖不

賢弟呀等拿了他來你看你三哥合他說說罷

提且說川王聽說咬金討敵即令一控紅代領連環甲馬出

拿了來叫他服降人前跪

我從頭一條一條遍問他

城迎敵一控紅見了咬金並不答話一伸征駒就殺在一

我就說你有甚麼降人的

想是你別有一個妙方法

處戰不數合一控紅撥馬敗走咬金隨後趕來只見陣中

算的个羅成昏迷得了病

他如今連日水米沒打牙

那連環甲馬一擁而出就地殺來咬金一見撥馬便回好

只受的渾身發熱面出火

他只是睡里夢里竟想家

謝應登把號旂一展陣勢中分那藤牌手滾將出來

茂公說罷眾人大笑了一回到了次日茂公升帳眾將伺候

只見那長鎗手單扎馬上人滾刀手單砍坐下馬好利

害的緊

特了

五百藤牌手

俱是正少年

勇猛如狼虎

一捏紅撥馬敗陣待逃命

又撞着山東濟南勇秦瓊

提刀往里鑽

就地十八滾

學來地堂拳

好一个黃面金睛天蓬帥

他那里大叱一聲似雷轟

眼明手又快

把着馬腿刪

呵呵以以响

一捏紅手舞大刀往上闖

秦叔寶熟銅二鋼對面迎

血水滴成灘

一千長鎗手

人人似虎歡

秦二爺越殺越勇精神倍

一捏紅得空敗走一陣風

單扎馬上人

个个落战安

战馬折了腿

一捏紅敗走進城見了川王伏地大哭川王說我兒起來

人頭滾平川

跑又掙不了

战又不能前

莫要啼哭我想起西羌國王海里虎與我是刎頸之交

三千連環馬

殺了有兩千

他有一公主名喚白花與你又有二拜差人前去求他相

一捏紅心京胆战極了眼

急忙忙且战且走捲旂帆

助他發兵前來也是有的

一捏紅見破他那連環馬老大着忙不敢戀战撥馬就走

已親去求他斷無不來之禮川王遂差了八家大臣同一捏

忽聽的一聲炮响金鼓齊鳴只見林內一將救出坐下

紅往西羌而去不提且說羌王一日設朝未散忽然聞奏有

呼雷豹手中熟銅鋼大叫一聲女子休走我久候多四川差官前來羌王急命宣進献上通表羌王看罷見

后邊寫差官正使本國公主一控紅羗王大京道若非危

兩國里相隔不過千餘里

真乃是隔斷雲山幾萬層

急斷不肯差公主親來遂傳白花公主迎接白花聽說一

今日里幸喜光臨到下國

借二人叙叙從前一片情

控紅到了恍忙出來接着一把拉位道妹妹呀我你想

白花女歡天喜地寒温叙

一控紅短歎長吁兩淚零

殺我了

且說白花公主叙罷寒温間及一控紅到此緣由這一控紅

好个一控紅

西羗取救兵

心急忙似箭

說出了到此原來是取救的話

馬走快如風

羗王海里虎

聞知失一京

那白花女

奏父王統領人馬上四川

公主為正使

必是緊急情

有分教惡事到反成好事

準備着千里姻緣一線牽

急傳白花女

迎接入后宮

一控紅作了冰人月下老

五虎將一事周全百事全

白花女滿面代笑忙相迎

一把手拉位公主一控紅

柴少花公主控紅二女子

他合那子建破鏡又重圓

他說道姊妹相別這幾載

想殺人音信杳杳問不通

白花女成就一生琴瑟好

羅士信乘龍跨鳳偕百年

空叫俺眼望母穿不見面

空叫俺傳寄尺書無使鴻

要知道羅成姻緣端的事

且等待下回接連得完全

空叫俺情牽意惹放不下

空叫俺回想前情似夢中

却說羗王海里虎聞知川王公主一控紅親到借兵遂傳



白花公主迎接二人相見白花女滿心歡喜一控紅一腔悲  
紅道我也不憐他父王也沒殺他白花說既是不曾殺他你  
傷見過國母二人才叙別后想思取救的緣故白花分付  
說到後來怎麼樣呢他只含羞代笑全不言語白花說  
排宴二人飲酒之間就問起興兵的始末一控紅道姐姐  
我知道了想是父王招他作了付馬了麼一控紅含羞答  
聽我細細說來

一控紅未曾開口兩淚零

他把那姐姐連聲叫幾聲

妹妹得了才貌無雙英雄蓋世的付馬愚妹未得拜謁

只因着煬帝失政天下亂

惹的那四海狼烟動刀兵

有罪有罪一控紅道姐姐皆因着這個人才惹出禍來了

我父親稱王四川成都府

有一个李淵作帝長安城

後來了河南五虎英雄將

都是他誓同生死結義朋

飲着差領兵元帥劉文靖

還有那前部大將銖先鋒

白花道好漢識好漢英雄識英雄想是他的朋友也都

這個人鎗馬純熟蓋世勇

真乃是才貌雙全少英雄是當世的亮杰了

他後來中計遭擒身被擄

我父王一見動了憐才情

有一个陰陽如神徐廷茂

有一个天下無敵小羅成

把他來說到這里就不說了只是滿面通紅低聲不語白

論才貌敢欺姑蘇西氏女

論猛烈敢比烏江楚重瞳

花道妹妹莫不是你有憐才之意父王把他殺了麼一控

怕殺人男扮女粧到我府

把我那獐狍寶甲盜出城

程咬金兩軍陣前將我辱

謝應登連環甲馬一掃空

我說是西羌國里有俺姐

他來時不是一個良善刹

俺如今勢弱力孤拜上國

望姐姐千萬看着一拜情  
白花道他說甚麼來一捏紅說姐姐我全然不好學了

白花道我且問你你合那五虎大戰的時節你就沒說  
白花說妹妹有甚麼不好學處只管說一捏紅說姐姐

俺父女合你有往來相與麼或者留我面面也是有的  
提起來我就氣死了

一捏紅道哎姐姐呀

叫他那大小三軍齊聲罵

一个个信口開合難對牙

若論徐廷茂

不敢藐視咱

若不是力盡筋疲戰不的

我合他性命相拚不讓他

可恨程咬金

領着那群達

這是我提起姐姐惹的臉

說起來氣殺我這渾身麻

他那里狗仗人勢將俺辱

滿口里不干不淨胡扎拉

一捏紅撒了一套瞞天謊

白花女粉面氣的像冬瓜

他罵我小妹賤人是小事

還有那難言語頭活氣殺

一捏紅言罷白花大怒道好個該死囚徒我必然會他一

我那個時節着了急說了一句大話我就走了

會偕父王就不起兵我也要去的到了次日羗王點起雄

我拿着姐姐名聲唬了唬

我可才敗陣而逃回了家

兵五萬命白花女為先鋒殺奔西川而來不提且說茂

白花道你說甚麼來

公定計盜了糖豹鎧又破了連環馬還不曾進兵忽有

探馬來報西羌國救兵不久就到茂公聞報遂分付一聲害了他了到如今唐千歲柴樂天的人馬不見到來我所  
擋鼓聚將  
以按兵不動今日有探馬報來說有西羌國王海里虎率

只聽的聚將畫鼓响連聲  
上來了同心結義眾英雄雄兵五萬前來相助他那來意之善惡也還未定咬金在

一个家頂盔貫甲忙披挂  
一个家虎步如飛聽令行旁聽的說羌王海虎領兵前來並不管后邊言語是

他眾人一齊進了中軍帳  
恭見了都督大帥徐茂公如何他就先說開了話了

却說眾人恭見已畢兩邊站下茂公說道眾家兄弟偕  
咬金往左轉  
叫聲俺三哥  
既是為朋友

這一下西川原是为救鉄玉而來一到西川就盜了一捏紅  
就是明破着  
到了成都府  
那管死與活

的寶甲又破了他的連環馬致他翁婿夫婦成仇現今  
三哥這些話  
即像怕落噴

陷於縲絏之中他如今是在長安呢君臣忿怒親友笑  
就是羌兵到  
怕他作甚麼

罵妻子怨恨在這里呢都說他是翁婿無義夫婦無恩  
偕今日眾家兄弟齊出馬  
管把那四川成都踏成河

勾通外國內喪家邦是他兩頭不過都說他不忠不孝背  
滿城里軍民百姓救个淨  
好救那鉄玉文靖出網羅

義忘恩之徒必欲致之於死原是为兄弟之情救他却  
就是那西羌國王海里虎  
一總里給他一个大結果

殺他个喪胆亡魂聞風怕 滿口叫救苦救難念彌陀 四千人馬把成都四面圍住晝夜攻打勿使兩國相通如  
咬金說罷茂公說四弟勿得亂言我的話還沒說完你違吾令定按軍法又叫謝魁你拿令箭一支挑選一千人  
恍的是甚麼咬金歸班不語茂公又說我聞聽西羌國馬騎過成都離城五十里倚山靠水扎下大寨阻住西  
王是个雄才大略聰明仁智之主這一來未必有些惡羌大兵如張俊益來不可與他戰俟吾兵到另行商議  
意事在未定還不可必且是他手下有一員大將名喚 如有失誤定按軍法又叫魯明星魯明月領我令箭一  
張俊益驍勇無比一匹馬一杆鎗四海聞名這還是小 支留人馬一千把守大營如有失誤定按軍法又叫單雄  
事他還有一件怕人的手段手挽一張弓百步穿楊百 信你領令箭一支代人馬一千三處巡哨遠便接應兼打  
發百中從無一箭落空他若到來須該作準備我如今 探唐千歲的大兵如違吾令定按軍法又叫程咬金羅  
趁他未到先令一軍前去截住一來看他的動靜二來 成領我令箭一支點起三千人馬前往西羌大路而去截  
隔斷他的來路叫他不得便宜往來若着他近城下寨 殺海里虎即刻起身勿得有誤茂公號令已畢遂一聲  
彼此相為奇角那時就難以動搖了說罷一聲叫道秦 分付轅門放炮只聽的咕咚咕咚三聲大炮果然京天動  
瓊你拿令箭一支一全金甲童環賈雲甫柳周臣代領 地人歡馬乍起身去了

徐茂公大帳以上傳軍令

咕咚三聲大炮起了營叫道報事藍旗報與你的主將有西羌先鋒官討戰藍旗

只見那凱甲燦爛如秋水

只見那盔英幌動映天紅聽說報進中軍說有一女將自稱羌王帳下先鋒前來討

只見那催戰鼓聲連天响

只見那畫鼓齊鳴不住聲戰應登聽說是一女將就知不是張俊蓋了遂即披挂著

只見那征塵滾滾乾坤暗

只見那旌旂閃閃遮碧空身輪鎗上馬三聲炮响出的營來果有一員女將勒馬橫

不言那元帥大兵往前走

再說那前部先鋒謝應登刀聲聲討敵仔細一看好個風流女子真个人物齊正打

却說謝應登領了令箭代了一千人馬正往西羌大路而來扮出色怎見得有讚為証

走了一日遂問鄉道官道此離成都多少里路鄉道官

頭代雙鳳冠雉尾兩邊插柳眉似新月粉面賽桃花

回稟離成都五十里了遂分付就此安營三軍聽令遂倚

杏眼秋波轉朱唇糯米牙火焰錦征袍黃金索子甲

山靠水扎下營寨分付埋鍋造飯器等西羌人馬來到這

腰束羊脂玉寶鏡顯光霞金蓮挑花燈三寸似藕芽

且不提單說白花公主率領精甲五千正走中間探馬來

坐下桃花馬大刀手內拿好似姮娥女如同活菩薩

報前有河南人馬阻住去路白花聽說分付安營下寨遂不說應登觀看那女將的行藏却說那白花公主正在轅

出轅門前來討戰不一時到了應登營前勒馬擎刀一聲門討戰忽聽的炮响連天就知敵將到了抬頭一看只見

那營中出來一人渾身挂素白馬長鎗威風凜凜殺氣下少有論鎗馬蓋世無雙天地間第一個文武雙全才貌騰騰仔細看他那模樣只見他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年紀不出奇的男子這還聽的是傳言昨日一捏紅到西羌的時過十六七歲真果是美哉少年你說那白花看見應登這節也說他盜甲之時男扮女粧那個樣兒美貌天上少有一個人物不覺的就看怔了

白花女對陣留神把眼睜

他只管打量臨洮謝應登

也一小將只怕就是他了！好一個美貌風流將軍遂一聲問

只見他素袍銀鎧如雪燥

只見那生下跨定馬白龍道小將為誰通你名來應登答道吾家住陝西臨洮府姓

只見他手使長鎗無鱗鱗

只見他威風凜凜殺氣生謝名魁字表應登白花聞言暗暗的怔了一回自己沉吟

真正是眉清目秀天生俊

果然的齒白唇紅模樣精道好一個中華上國真乃是衣冠人物之地你看這一個無

真正是當世豪杰風流將

不過是十六七歲正年輕名的謝魁就是天地間少有的漢子還不知那個天下聞名

白花女觀罷多時花了眼

錯認作淄川藍陽小羅成的那羅成是個甚麼人物哩那白花正犯沉吟忽聽的應登

白花看了一回暗自想道我在西羌常聽我父王說中原一聲問道那一女將你叫甚麼名字白花答道我乃西羌有一虎將名喚羅成山東淄川人氏年方十五六歲人才天國王駕下前部先鋒本國公主白花是也應登聽罷把鎗

一搥分心就刺好白花用刀架過他二人刀鎗並舉殺在一處是本國公主名喚白花俺二人大戰四十餘合不分勝敗天色難解難分

這才是二人死殺在陣前 一个家各逞雄威顛戰安 將茂公道賢弟安馬勞苦且回本帳歇息明日再作定奪

白花女大刀照定天靈蓋 謝應登長鎗單照窩川 又道軍行百里不戰自疲各要小心謹慎以防不便衆將各

這一个貪功不肯空回去 那一个雄心妄想捉將還 歸本帳去說不提且說白花回營方至轅門探馬來報王

這才是強中更遇強中手 又道是惡人自有惡人魔 爺駕到白花遂不進營竟去接駕父女歸帳坐下令三軍

他二人大殺大砍四十踏 不覺的紅輪漸落西山合了大營白花方才說今日出戰之事說了一遍羗王分

只聽的銅羅噹噹連聲响 他才罷戰息兵回營盤付回帳休息白花回到后帳安歇一夜無話不提却說

他二人大戰有四十個回合聽的鳴金收兵遂各自回營而去茂公到了明日升帳坐下衆將恭見已畢茂公道海里

單說應登回到營中方才生定報道元帥大軍已到安了虎的大軍昨晚已到借大家出去一來看他兵勢強弱

大營坐下中軍帳應登進營恭見茂公說謝二弟我聞聽二來看他來意的善惡如何遂一齊上馬到了戰場以

今日與西羗的先鋒大戰勝敗如何應登答道西羗先鋒上擺開人馬茂公道那家賢弟前去討戰咬金答道老

程願往把馬一提竟撲羗兵的大營去了不一時來至營

頭代金盔朱英飄甲掛龍鱗放光毫帛結蘭裙盤秀

前一聲大叫報事羗兵報與羗王知道你說河南大將程

蟒丹鳳朝陽猩紅袍護心寶鏡如秋月腰繫玲瓏帶

咬金前來討戰叫他快來見我羗兵報與羗王羗王令

一條坐下跨定捲毛獸宣花大斧担安喬青臉紅髮

大將俊益出战白花公主在旁聽說咬金討戰滿心里

血盆口喊叫一聲振天曹

待去查查一捏紅那話的真假又待去會會羅成怎

白花觀罷一聲問道來將何人咬金道吾乃河南五虎大

麼樣的一个人物可又全不好出口遂奏羗王道借這一來

是六分講和四分助戰張俊益一勇之夫不達時務倘或媳婦是甚麼所以不曾動怒他說道你不必問我我且問

馬到江場各逞雄威一時惹出是非到不使了孩兒出馬問你聞的你馬踏九省撞遍天下你曾到西羗國否咬金

先看看五虎光景再作定奪羗王道吾兒此言甚是有道我常去催貢怎麼沒到過白花想道我從來沒聽

理遂令白花出馬這白花歸帳披挂上馬出的營來只見說中國有差官到我那里催貢的這個丑物順口胡說

尚上一員將官生像凶惡青臉紅髮巨口擦牙真乃五道又問道你說你曾到西羗你見那里人物何如咬金大

出世靈官臨凡好不威風的紫有讚為証

笑道你那里人物可就說不的了一个个都是肉黑皮粗



真一似牛頭馬面那里有一个是人的到是那婦人們  
程咬金故激風顛胡亂講  
白花女驚聲高呼喊連天

雖不是甚麼好人物却還有些情趣白花暗笑道這个  
只因着咬金大戰白花女  
下一回歡乍淄川羅家男

人順口留誑又問道你可曾見那白花公主來沒有咬金  
却說白花公主這一出馬原是要會會咬金看一看一控

道見來麼且不止先見來俺兩個也吃過酒也交過戰俺  
紅那話真假誰知咬金原是一个蹭蹬貨肆言無忌白花

算是打出來的相與說到這里白花恐他再說別的混  
見他說話有天無日全不着住心里就有五分信一控紅的

賤話同着千軍萬馬的就不大好看了一遂大叫一聲且  
話了他又故意的問了問西羌的人他又說了這些可笑

驢莫要胡言招刀咬金看見刀來用斧架開白花女一  
的話來又問了問他自家那咬金就漸漸的說个了喬

連就是幾刀好利害呀  
白花遂不等他說出來使刀就砍咬金用斧架住說你

程咬金宣花大斧急架還  
這個婆娘我還不曾說完那白花的事你就着極于你

他說道女子不必你生氣  
你不過為着鄉里來上前  
甚事你聽我說完了偌好與你成个你死我活你說咬金

你千歲從來不會說謊話  
我說的一字不假是實言  
這一些話白花聽的還容的了

是怎麼聽的一聲就起火  
你還該仔細聽聽我說完  
咬金這些話  
無影又無踪  
白花把尋思

想起一挫紅

那日去取救

說的甚分明

战不是對手他二人正然說着只見他二人战在垓心那羅

他曾說河南有个程丑鬼

藏作我許些狗屁最難聽

成單看白花那口刀按門路使開好一似萬朵蓮花刀

只說是遺將不如激將話

誰知道見面果然是真情

山相似好利害呀只見他插花蓋頂孤樹盤根黑虎搖

這白花公主只氣的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大罵一聲丑

頭黃龍轉身真正是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遮前攬後架左架

驢你造言生事以無作有傷盡天理我拿住你碎尸萬

右風不透雨不漏就地一座刀山滾咬金看看沒了救羅

段方出得我這一口氣一行罵把馬一提照着咬金就是

成又看看咬金他那盔也歪了甲也邪了那斧也掄的

一刀好咬金用斧架開火連忙迎战在一處這且不提講却

漫了羅成說謝二哥俺四哥幹不得了正說着一句話還

說羅成全着茂公應登在那門旂之下觀陣見咬金對

沒落地見咬金把那馬一提兩隻手把那斧子一抱把

着西羌女將在那里指手畫脚的笑一陣說一陣羅成

那頭上那安喬前只一鑽吧喇喇撲着大營敗將下來

道俺四哥他知道是一員女將出馬來他有先見之明麼

口里不住只叫皇姑饒命那白花一見咬金敗走遂把馬

謝應登道八弟你且慢替俺四哥喜歡那白花雖是一

一催如雷閃一般趕將下來

个女子其寔刀馬純熟武藝出衆俺四哥這本事合他

這才是二人江場賭開爭

一少時不濟東阿程四青

兩隻手抱着馬脖子逃了命

正撲着河南五虎大老營

白花睜睛看

打量小英豪

銀盔如雪煉

程咬金聲聲只把皇姑叫

白花女緊緊追趕不放鬆

素鎧罩羅袍

坐下白龍馬

杆白鎗一條

怒冲冲殺人秋波冒烈火

惡恨恨喊聲振破英桃紅

年紀十五六

身材不甚高

程咬金大刀臨頭沒了命

又來了救命之人小羅成

風流多縹緲

丹青難畫描

却說羅成見咬金敗陣白花趕來遂一聲大叫女將漫

這個人多半是那羅士信

聽說他男扮女粧好幾遭

來有吾在此久候了言罷把鎗一揮竟撲白花而去那

好一个才貌雙全奇男子

人世間這樣漢子有幾條

白花正往下趕忽見有一人白馬銀鎗就地滾來恰像

白花女看罷多時動了意

他把那絲江勒住不動搖

是空中落下一片白雲平地里積下一堆瑞雪讓過了咬

却說白花看了一回暗自說道這可怕是羅成了遂問道將

金攔住路徑把鎗一揮架住大刀一聲喊叫少得動手

軍那里人氏貴姓高名居住何國官居何職對我說个明

我到了白花公主睜眼一看只見他面如拂粉唇若丹朱

白你說羅成見了白花這樣人物也就動了心了聽的他一

省清目秀像貌出眾論人才風流俊俏看氣槩猛烈英

聲問道不由的答應的分外詳細

雄真乃是天下無雙的人物呢

羅成回言道

家住在盤陽

河南五虎將

人稱德行郎

羅成微微笑

皇姑你聽著

我祖父官居四品黃堂印

我父親身列侯爵振燕邦

我若動了手

借就費囉咬

我今年虛度光陰十六歲

生在了九月九日正重陽

我若是給你一個沒臉面

怕是你就是愛我難回脖

在河南未從起兵算一卦

算着我膽官折桂在西方

我這鎗追命取魂不輕便

慣刺那英雄豪傑心頭窩

白花說我又不會算命你說的是些甚麼誰問你的生時

不是我自誇海口將你唬

你問問鎗下饒了幾人活

八字來輕薄東西說罷向着羅成就是一刀羅成用鎗

羅士信自逞威風說親愛

白花女目不輕視着了魔

架住說道且休動手

小羅成心生一計上南去

白花女大叱一聲激征駝

人都說西羌皇姑局面大

我看你漏眉扯眼會做作他二人彼此有意只是戰場以上眾人耳目之下難以說話

這白花聞言又使刀來殺

小羅成用鎗架住砍不着羅成心生一計暫回馬上正南就跑白花大叱一聲遂後趕

他一連砍了數刀不動手

羅士信滿臉代笑穩征駝去羅成轉過一個山頭把馬收住見白花趕到說道我走

白花說將軍我連砍你數刀你全不動手是甚麼意思了就能你又跟我怎的白花說我知道麼你猜一猜又說

我看你可惡

道將軍馬前是甚麼東西羅成道是野草芳菲落

花滿地白花說將軍可有來意

羅成說皇姑之言甚善本該拜謝爭乃不便下馬皇姑

你既知落花滿地無人掃 咱就無惜玉憐香半點情馬上受我一禮罷

俺心里有意留神效司馬

指望你坦腹東床去乘龍

羅士信馬上秉手忙使禮

叫了聲皇姑洗耳聽緣由

你若是錯過鶯生洛浦會

怕的是七夕藍橋浪浪生

你既有孟光卓氏垂青目

我豈無梁洪相如把情留

羅成說皇姑錯愛我羅成沒世不忘但只是借兩家現是

與你這窮窈窕淑女世間少

我有然樂意誠心講好速

敵國怕的是好事多魔到其間衆人掣肘就把一腔深情

借雖是百世良緣今日定

但不知何日雙鳳樓秦樓

化作蝴蝶大夢了白花道將軍

他二人私約不提且說咬金與茂公在營門掠陣見他兩

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况是借人居兩地那里說

个一去不回看出行藏叫道二哥

你為的義氣朋友鉄子建

俺也是一控紅妹妹把我求

這一回他兩殺向山南去

他必然算下一个大咕咕

看起來皆因一座成都府

若能得善言解和萬事周

你看我老程若是說不透

俺三哥罰我兩瓶零三壺

我父王提兵並自無惡意

宜肯向無仇無故作對頭

茂公說四弟胡說的是甚麼羅成引戰山南必有道理咬

衆兄弟既為鉄玉義氣重

難道說獨你面上無情由

金道三哥分明看出來了只是不肯說啣

咬金哈哈笑

三哥你知知

醋桶就是我

咬金未開口

眉頭一齊皺

您都有心機

羅成說酒頭

只說他老實

我哭無別事

為我模樣丑

你着他摸着山南放馬跑

他一定心里有个妙把戲

羅成說好精俺四哥你還是要我麼茂公道你四哥有

他若是真砍真殺在明處

為甚麼並不動手砍那里 甚麼正理他自來是這樣你還不知道他麼休要在意

咬金與茂公講論不提再說 羗王與白花掠陣見白花進 正說話間有人來報秦瓊取了成都茂公大喜遂使人

趕羅成山南去了許久不回恐怕有失即傳令鳴金他二連知秦瓊封了鐵王府庫官門川王的家口不用殺害使

人正訴衷腸忽聞金聲戀戀不捨又怕別人生疑無奈各人把守官門不許閑人出入城頭上且休換借的旂號把鐵

人回營咬金看見羅成即忙上前扯住嚼環放聲大哭道 子建川王放出俱在城中今秦叔寶一處安置秦瓊聞

賢弟你四哥冤屈羅成下馬拉住咬金說四哥你受了誰知遂一一如茂公所說這且不言且說一捏紅在羗王帳

的氣來我給報仇出氣便了一今進了中軍帳茂公分內正坐忽有人來報道五虎取了成都府了一捏紅聽說

付置酒咬金只是悲啼不止羅成說四哥你哭的是甚好一似那劈破一片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水定省了一

麼你何不明說咬金道賢弟呀

回還過那口氣來只連聲叫苦見了白花一頭拾倒在

地了

白花忙扶起

妹妹莫傷懷

我如今退步又怕別人笑

我後待前進又碍夫妻情

奪去成都府

明日早回來

一捏紅說姐姐錯疑了我說的是罪在鉄玉仇在五虎有

不是我長談大話瞎說嘴

管叫他甕走瓢飛把頭埋个輕重之分鉄玉是犯法之罪五虎是鯨吞之仇你尋思

看起來都是家神與家鬼

吃一京主意不正惹不安到那里去了

且把那五虎冤仇放在后

先拿那奸臣鉄玉開開刀

捏紅極了張

滿口叫姐姐

我是老實話

一捏紅連忙說道不干鉄玉事全是五虎的詐謀白花聽

你就瞎捏決

之乎者也的

說了一大些

說他就笑了

活活屈殺人

好俺皇天爺

白花嗤嗤笑

好好一捏紅

分明疼女婿

若要傳出去

這可是咂說

不肯說寔情

既有夫妻意

不該取救兵

能令你殺了鉄玉我守寡

你妹妹一心掌正不怕邪

頭湯頭水的

還沒見輸贏

你先變了卦

再把那風月花情賭个呪

我若是瞞心昧已爛了舌

怎麼去出征

我來這一踹

成了个醋桶

但只求救出父王火坑內

快快的水偕西江投涸轍

白花見一捏紅着了極才知是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軍齊進定與徐勣決一死戰以定勝負又命張俊益出馬  
 遂說道林妹前言戲之耳林妹休要認真了連忙伸手白花掠陣分付已畢各歸本帳去了且說白花聽的父王  
 拉住一捏紅的手令進帳來見了羗王說知此事羗王聞命張俊益出戰只唬的手忙脚亂汗流遍體回到帳中暗  
 知只氣的暴叫如雷叫一聲徐勣你往日不取成都府叫一聲羅將軍得着明日你不出馬罷你若是出馬可  
 偏我來你就取了成都這場羞辱叫人可惱

羗王心里惱

大罵可惡賊

白花女意亂心忙陣陣京

滿心裡愁的淄川小羅成

就不好了

初來成都府

抹我一臉灰

你若是不知利害來出馬

只怕你數載英名化作風

我定要會會這個徐廷茂

不剎你千刀萬剮誓不回

你雖是人馬高強絕人勇

怎撓那鬼哭神唬点剛翎

我到有與你調停講和意

你反到照着我來使使威

雖說是乘龍付馬未入選

誰知岱山前已結百年盟

真正是欺心胆大不自重

管叫你魄散魂消屍靈飛

且說羗王海裏虎早起升帳用了戰飯一聲傳令馬步

孩兒們預備鎗刀一場戰

偕合他明辰就見是非

齊起祈禱招展金鼓震地喊聲連天竟撲五虎的營

却說羗王遂一聲傳令羗將羗兵五營四哨到明日大

殺來茂公聞報即分付一聲擂鼓畫角齊鳴衆將齊



集茂公說道今日海里虎率隊大兵齊來定有一場惡仗成便是張俊益聽說冷笑兩聲說久聞羅成我當是三戰頭陣上非八弟不能遂叫羅成出馬却說羅成自與頭六背天外好汗今日看來不過是我等之輩有何本  
白花私約以後終日間忽忽如有所失忽聽的叫他出馬領教來討死

那精神不知從那里來遂即拔鎗上馬出了轅門到江場 羅成通名姓 咲壞張俊益 久聞羅士信

抬頭一看見對面一員大將真乃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鎗馬無人敵 仗着武藝好 說話真氣勢

怎見得有讚為証 你就使鎗刺 我就使箭射

雙鳳金盔飄朱英龍鱗凱甲砌玲瓏腰束八寶獅蠻 張俊益惡戰一回主意定 一回手忙取凋弓手內提

帶大焰征袍秀團飛護心寶鏡冰盤大勒馬絲絛丸 借兩個鎗法弓箭誰的好 我叫你兩肋插翅飛也連

股揮左跨彎弓為士伍右插狼牙箭才翎追風趕青 他那里輕輕搭上凋翎箭 白花女急瞪杏眼看了極

猱馬丈八蛇矛手中擎 只見他柳腰一縱放開馬 嘩喇喇更比閃電分外疾

羅成看罷一聲高呼來將何名那人答曰吾乃西羌大將 白花在旁見張俊益取弓箭在手老大着忙只恐怕神  
軍張俊益你乃為誰羅成說吾乃河南五虎大將軍羅 箭傷了羅成遂即大叫張將軍把這一功讓與我罷一

行說着，一行跑至陣前，將刀把羅成的鎗來架住，身子橫是不安。明日姐姐歇息，小妹顯一顯丑，二人歸帳，羗王犒賞。搭在里邊，張俊益一見皇姑臨陣，心里大不耐煩，遂收了三軍不表。且說張俊益觀看明白，就如白花與羅成之意。弓箭退後一步，白花闖至羅成馬前，把鎗架住，大叫羅成，漫來羅成，見是白花，欲待說與情話，見張俊益在旁，營內茂公置酒，押京咬金說沒大京着，甚麼羅成聽說，不便開口，遂把留情的花鎗一擰，刺一鎗來，那白花急滿面通紅，虧了茂公把話護了，返飾過去。茂公問鉄玉自架相還殺在一處，出了刑部監，進了柴少大營，聽說是連日不樂，今日特來跪

這一个大刀舉起不肯落

那一个去鎗扎來這里鑽

謝衆兄弟們被我阻住，我說連日鎗刀臨耳，不必行套一

這一个蛟龍出水留刀重

那一个二郎輕臂挑花山

俟安寧之日，可叙不遲。衆人說前日盜甲的時節，雖是見

這一个口說拿人無毒手

那一个柳眉直豎杏眼歡

了一面倉猝之間，不暇閒叙，今晚必然請來叙叙才好。茂公

兩個人殺成一對，睜眼漏

徐茂公傳令鳴金收了兵

說既然兄弟們必要相見，就使人去請他，不多時鉄玉來

茂公看出行藏，鳴金收兵，衆人各自回營。白花到了營中，

到衆人接進大帳，坐席讓酒，鉄玉起的身來，雙膝跪倒，

一捏紅，接着說道：姐姐為國家大事，獨勞貴體，小妹甚

泪如雨下，衆人恍恍扶起，兄弟一陣悲切，好淒涼人也。

銖子建一陣哭的好傷情  
 連累着眾家兄弟眼泡紅  
 且說這眼前的事罷羌王與偕對敵殺了个平手不分勝  
 喘吁吁手擎酒杯咽不下  
 桌案上点点滴滴落泪痕  
 負明日弟婦必定出馬賢弟必須善言安慰務必成全  
 眾人們頓足捶胸眼紫泪  
 他只是嚎啕痛哭不住聲  
 你夫妻之情前日取了成都的時節我即刻分付封鎖  
 他說道自俺投唐得了地  
 寔是在是終日懸掛眾弟兄  
 府庫宮門釋放川王不整備的旂號正是為賢弟夫  
 柴大哥特奉聖旨去請你  
 到了那瓦崗寨上冷清清  
 婦完全之意銖子建回口道弟蒙深恩何以克當言罷  
 忽聞的反了川王公孫烈  
 封了我西路刺史來出征  
 各回本帳到了明日羌王令張俊益白花一揲紅分三路  
 我覺着江場取勝有八九  
 不料想難脫清風五丈中  
 對敵茂公即傳令眾家兄弟來到帳下茂公說昨羌將張  
 合該是命里犯着有妻小  
 撞着个不放鬆的一揲紅  
 俊益提弓詐欺他必射回馬箭謝應登作頭一路若遇此  
 刀押着脖子就把親來許  
 我也是無及奈何且應承  
 人不可出馬羅成作第二路若遇白花先禮后兵銖玉  
 我說的天花亂墜你不信  
 總就是跳在黃河洗不清  
 作第三路若遇見弟婦須留夫妻之情三人答應去  
 到致的大家捨命來救我  
 真正是刻骨難忘兄弟情  
 了却說羅成出馬正遇白花出馬二人殺在一處這一个  
 茂公說賢弟一切的心事眾兄弟早已明白不用說了  
 鎗法有空那一个刀下留情虛張聲勢叫殺連天一揲

紅在旁看出破綻他見白花刀法散亂催馬前來助  
陣大叫羅成休得無禮驚唬姐姐可了不的羅成抬  
頭一看認的是一控紅大叫嫂嫂久不見了嫂嫂不用動  
手聽小弟道來

自破連環馬

一日不相見

踪影沒見你

如同三秋分

也不是你那成都迷沒動

俺如今雖是取了還給你

你看看皇門家眷依然在

而且是府庫宮門上封皮

急好的安穩日子你不過

你上那他鄉在外作吓里

我問你日今是從那里到

細細的叙叙緣由說个實

羅成言罷一控紅又羞又惱正欲動手好鉄玉一聲大叱

攔住馬頭這一控紅

看見鉄子建

氣的急上急

前生傷天理

今世作夫妻

父王失主意

把我配了你

畫馬難畫骨

人心隔肚皮

你總有嫡妻柴氏我不惱

最不该暗勾群賊搶城池

你把我父王拿去上了鎖

算的俺滿門家眷遭流離

嘆殺我金枝玉葉成敗柳

可惜我水土相合成了泥

一控紅雙雙淚下如秋雨

你看他一行哭着來對敵

子建微微笑

好个蠢東西

嫡妻柴少花

這個瞞不的

當初我待說

恐怕你不依

羅成來盜甲

我是全不知

成都府現在

原封交給你

父王沒上鎖

還在皇宮里

徐二哥等你取救回來日

他是要親自合你去商議

要叫你全夫全婦全故土

要叫你知情知意知感激

鉄玉西川招贅一頭拾在地下大叫哥哥你到西川先把

依着我咬金四哥大變臉

我鉄玉只是磕頭又作揖

負心的鉄玉殺了也罷皇姑殺了我說不知好歹的了頭

我今日出馬原來是報信

到惹的氣滿胸膛及不依

給我退后些

一捏紅說你這話未定真情鉄玉說如有虛言天打雷誅

我道說男子從婚從未有

總就是鉄玉再配也不通

一捏紅說既然如此俗就把人商議我時下已經出馬了前

你若是異日見了皇姑面

你把他先稱姐姐頭一聲

不歸村後不歸店如之奈何鉄玉說俗兩戰幾回合我做

論根基現在他是朝廷女

俗比那千乘之國大不同

敗陣你回見羞王把戰場的話說到此處講和借重他前

若是你爭先論後分大小

我就要定按家法不肯容

來作首說畢二人虛弄刀槍忽見一匹玉麒麟飛來到了

雖則是爹娘去世都不在

自古道無父從兄大禮明

近前大叫鉄玉休得無禮柴少向一捏紅笑道妹子息

舍小妹方才回嗔來作喜

這不是稍來問安書一封

怒我是你柴大哥到了一捏紅說天南地北自不識面如

我合你兄妹從來沒見面

今日里相會如同同一母生

何以兄妹相稱柴少說鉄玉是我妹夫舍妹柴少花已婚

賢妹你那賢德我也知道鉄玉那些敗兵奔回長安我

三載妹子你留在暗處昨日起兵的時節舍妹聽說是

也細細問他來

都說是三賢四德班班有

都說是禮義廉恥件件行 說來將自不識面何以姐姐呼之柴少說我乃長安付馬

都說是性情温良多賢會

都說是廣讀詩書曉世情 欽玉是我的妹夫舍妹柴少花與一捏紅現為同夫姊

及至我來到貴府細查問

果然是名不虛傳女英雄 妹聞姐姐與一捏紅有一拜之交故敢以姐姐稱之時下

莫道是地北天南不一處

我為你暗地担了多少驚 三國交兵因傳言之誤我想素係唇齒又結新親正好

好一个善為說辭柴公子

說的小西川皇姑大放聲 講和欲請王爺為首恨無人傳信弟本當進見王爺

一捏紅止住淚痕開言叫

哥哥你指條明路照着行 但羅成得罪皇姑王爺在盛怒之下不敢叩見特煩

柴少說你見了羗王說有長安柴少借重王爺為首三國姐姐善為我說辭速傳一信才好此乃一段好事

講和一捏紅說白花公主與羅成現在山南大戰如何解圍 三國要講和 無人把話傳

柴少說我管去一捏紅收兵去訖鉄玉回營柴少催馬到 今日王爺到 來的極恰恰

了山南大叫羅成莫要動手向前勒馬陪笑道姐姐息 求王爺若肯出首把和講 留一个美名德行到中原

怒羅成是我的个仁弟得罪姐姐我作哥的陪禮白花 叫人家君臣父子夫婦順 果真是千古流芳把名傳

見柴少素袍銀鎧坐下玉麒麟合羅成一様的人物白花 羅士信得罪姐姐我陪禮 你必要高抬貴首且從寬

白花女聞言睜睛仔細看

不住的上下打量柴樂天

說的那個白花公主羞又愛

他那里袖掩英桃把哥稱

暗說道天然人物多標致

真正是相貌言談古人先

滿口里應承回營把和講

原是他心里有个小羅成

他那里姐姐長來姐姐短

又打上秉手叩頭兩三番

想起那山南私約婚婚事

還怕那三國相爭了不成

常言道來而不往非是禮

我這里怎麼穩坐身不動

羅士信在旁杲杲勒馬看

顧不的問問他那柴仁兄

我若是穩坐凋安不還禮

人就說西羌皇姑瞎粧般

柴少說久別賢弟了江場之上不暇閑叙暫且別過明

急忙忙檢柱抱刀深深拜

叫了聲柴大哥哥哥怪羞慚

日相會罷言畢佯嘗而去單說羅成見柴少去了白花

白花說俺父女兵臨西川原是給您講和竟不知五虎以

也去了無奈催馬東走心忙意亂不住回頭眼望西看却

多欺寡不得不战柴兄之言果係真實我回稟父王沒

說張俊益在西南角下見羅成猶豫不定忙取弓搭箭

有不從命的柴少說我從無虛言還敢相欺

羅成沒犯提防照他左背兵一箭好利害呀

好个柴公子

做事委實情

見了白花女

忽聽的喊叱一聲着了中

羅成的身軀跌在地平川

就把姐姐稱

叫的滿口甜

聲聲不放鬆

徐茂公傳令眾將往上跑

眾兄弟連人代馬搶進營

公主白花女

聽了又愛聽

疼的那五虎上將把脚踉

中軍帳一陣不住大放聲

茂公說眾兄弟們不用啼哭快取藥來調治不提却說白紅代笑而來恐怕一捏紅忝透他的心事故意勉強笑  
 花回營見了羗王說知講和之事羗王大喜按兵不動白着說道妹妹今日這樣歡喜想必是有個好消息一  
 花在旁忽見張俊益報道大帳說臣在江場把羅成一捏紅說我是特來合姐姐商議一件大事我今出馬  
 箭射下馬來被他那將卒抬回營去可不知他生死存正合鉄玉交兵忽有一員將說是長安柴少他待要  
 亡稟王爺知道羗王聽說又京又喜京的是柴少才待講和請父王出去為首他還要陪情陪禮給你講和  
 講和先占不是喜的是五虎將中死了羅成去了這員給你成都府稟明姐姐白花說我合羅成大战他來  
 敢將遂重賞張俊益去訖白花聽說羅成中箭唬的立解圍叫我姐姐我全不知道那的親戚說來去訖是打你  
 時變色兩眼含泪回帳去了

身上起因親致親了

白花聽的說

吃了一大京

暗罵張俊益

那个柴公子

說話甚出奇

冒冒失失的

匹夫大不通

柴少待講和

不該放狂弓

合我認親戚

聲聲叫姐姐

我自怪羞的

羅成中了箭

講和再不中

他是滿臉笑

叩頭又作揖

却說白花聽說羅成中箭正在煩惱之際忽見一控

慌的我連忙還禮深深拜

平地里拾了一个干兄弟



三國里講和到有九分九 恨殺那俊益箭傷小羅成

白花女說着慌忙變笑臉 叫使女快着酒來大杯斟

一捏紅說張俊益是借的護國大將軍他有甚麼不

一捏紅說我不過是那說說我就好殺了他了麼白花說

好處白花說如今柴少待要講和他在江場上暗暗的

我也不過是那說說遂分付看酒二人吃酒叙話不提且說

把羅成射了一箭時下還不知他性命何如五虎是一

羅成中箭回來病勢漸漸沉重茂公甚是着忙忽有人

定是不依的這和可就難講了一捏紅說好好的我為

報道外邊有一道人相訪茂公接出營來見軍師袁天

他在姐姐身上欺心安排着明日出馬先殺羅成白花說

豈遂大笑道哥哥從那里來了你那相厚的目下大病

你殺了鐵玉不的呢

不保旦夕袁老爺說我正是為此而來茂公攜手進帳

捏紅未開口

一陣氣恨恨

放着个仇家

到了羅成榻前茂公道賢弟你的故人到了羅成眼皮

全然不理論

勾通五虎來

是个甚麼心

一抬看了看是袁老爺說你從那里來袁老爺說我特

平白里奪了借的成都府

叫借是白瞪兩眼難見人

為你的病來羅成我看你這模樣有性命之憂我給

算的借上天無路沒處走

算的借入地無門痛傷心

你看看這脈何如拿過羅成那手來評評大叫一聲

似這樣吞併之仇不想報

你到來分外搜求撒漫侵

皇天雙饑人淚下

袁老爺兩眼雙雙淚傾

好不待號救黎陽徐茂公

待這病要好

還得玉人來

茂公慌忙問道哥哥羅成這病是怎麼樣呢

羅成瞞昧不住遂將與白花在山南私約的話盡情說

袁老爺說是三關閉了戶

又搭上十二重樓俱不通

了袁老爺說這可就對了他外國公主你是中原人

他這病犯了膏盲不起症

總就是扁鵲告醫難復生

氏合他國王現是仇敵就是着人提媒他也未必許親羅

茂公說你才進營喘息未定你仔細再看看袁老爺

成聽說閉目番身回過頭去泪如湧泉茂公見羅成泪

又拿過羅成的手來評脉待了許久微微的笑道這還

下也無可奈何遂與袁老爺說且到我帳中用飯去二

稍須的有个生機只是一件這病却有些蹊蹺箭瘡事

人進了帳內眾兄弟們拜畢坐下看酒來茂公將羅成

小這病有个關心之恩刻骨之想我全不解茂公說哥哥

的事對眾兄弟們說了一遍又道這可怎麼處呢咬

既是看出病源想也會其大意袁老爺說徐賢弟我全

全笑道

不好說茂公說你看透了病不用說了拿藥來治箭瘡

他二人暗地作的那咕咕

惟有我老程心里甚分明

罷袁老爺遂將為捺上瘡口止了痛袁老爺說羅成

只得是求求賢弟斃子建

再叫他轉去央央一捏紅

我若說出口

你可休要怪

做一个提媒說親月下老

並不用半絲紅線一文銅

程咬金一句提著徐廷茂 這必得子建賢弟書一封 寫畢大家看了包封停當茂公使人送到羌營傳與一

茂公說子建賢弟你四哥說得極是弟婦提媒別人 捏紅帳內一捏紅看了大喜自己想道既是叫我自已親

無門而入必得你修一封書送到那里才好子建道既 到料想也是个好消息欲待不去又恐悞了國家大事

是如此待我寫來遂取過筆硯提筆在手寫道 待去又怕白花知道借口胡言尋思了半晌道有了口角

書呈皇姑鑒覽五虎攻取城池鉄玉尚在暗昧吾乃 不過戲言作踐講和是保全國家到的是自己拿定主

無知之人甘罪衆兄弟以仁義為心雖在攻取並無殺 意到了夜半三更營中各人安寢寂靜女扮男粧手執

戮暴虐用意深厚連日江場各存厚道絕無惡聞厚 令斫腰懸寶劍假充巡哨營盤出的營來一催馬飛

為皇姑一身以全倫常惟有羅成中箭衆兄弟恨 跑茂公營中報知鉄玉鉄玉接至帳內叙禮已畢一捏紅

念不息幸我茂公三哥寬洪能容以大義為重講 說昨日將軍書到成都府的事說的明白還說有要

和為心明辰柴少必至貴營面懇羌主王爺以通和 緊事相商必得面講速速說了我就回營鉄玉道皇姑請

好以結唇齒外有密言非與皇姑面議不可此事有 坐從容商議一捏紅低聲道不害羞我不能久住看白

益於皇姑父子倘若吝步恐有不便皇姑深恩 花知道了羞辱難當

借為何官監當了私監賣 叫別人角風流嚼打借 白花白花說到妹妹昨晚那里去來一捏紅道我沒上  
被你這背義忘恩無情漢 算的我代月披星心胆寒那里去呀白花道不用哄我我知道了一捏紅說姐姐我  
子建說我實對你說罷羅成與白花兩個在山南大戰寔不瞞你了你妹夫恐怕講和之事傳言不妥當請我  
的時節他私約為夫婦羅成如今得了病了真是與死去伸說明白別無吓事我若是撒謊就是一个小狗羞殺  
為鄰叫我把你提媒一捏紅道羅成那賊天殺的也人了姐姐你說別的事白花見一捏紅紅了臉遂說道妹  
作出病來了病害殺那賊真下作貨罷我是不給他妹不必害羞不過借姊妹們作笑罷二人對飲閑談要  
說的鉄玉說皇姑莫要作戲求皇姑恩允作成不惟羅笑多時用過午飯飯後又飲直要到天夕白花留一捏紅  
成生死不忘即鉄玉也沒齒不忘也一捏紅道將軍這話同宿一捏紅說不住下我帳中無人我去再來罷白花  
哄誰成他二人私約有甚麼憑証子建道他有私約的道罷麼妹妹既不巡營就屈你這一晚借兩個閒談  
話盡情對我說了一捏紅道你快寫出來我拿着就罷一捏紅原是有心而來故意推辭見白花諄諄留  
是一個雙媒人子建立時寫出一捏紅貼身收藏暗笑他他就欣然領命了又坐了一回分付使女收拾安寢  
道白花你每日要我我可也堵堵你那口到了天明去見了一夜無話次日清晨白花惺來道快看起去罷二

人起的身來梳粧停當早飯已畢二人同上大帳問了魏徐故有提兵之助雖取成都秋毫無犯還屬川王以安忽見一人進帳報事二人不知吓事一旁觀看見羌王出帳迎接只見一人素袍銀鎧坐下玉麒麟滾鞍下馬意下何如羌王道我孤提兵前來原是講和之意五虎向前使禮羌王親手拉起讓進去

羌王親携手

讓進帳黃羅

白花抬頭看

咬金無知得罪王爺五虎還要來陪罪羌王說自然講反以我為敵負我一片好心柴少道徐勣一字不知程

像是柴大哥

他從那里來

問問做甚麼

和極是即煩付馬報知唐主並五虎九月九日小王設一

料想無別事

一定是講和

宴在黃花觀會同三國永結盟好不可失信付馬早

柴少同羌王進了大帳參拜已畢羌王賜坐坐下又命來回音柴少叩謝道謹遵王命小臣告辭了羌王以主着茶罷柴少說小臣柴少奉王命特來恩求王爺賓之禮相送去說不提且說李世民見了徐勣出兵書為首三國講和當日川王侵犯地界以致長安與師後信即與李靖柴少領兵來到成都安營見五虎取了鉄玉被擒川王不殺招為付馬敗軍回報故小臣奉命成都大战白花李靖袖占一課早知白花與羅成有姻前來征討河南五虎與小臣是貧賤之交聞小臣出馬緣之分故遣柴少講和柴少回營將羌王的話奏知

唐王唐王發書與五虎叫他且請川王坐殿講和之後  
另行定奪川王遂坐了殿復正龍位一捏紅聞知遂同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 卷三 頭本

白花進城恭見又進宮見了娘娘禮畢設宴

娘娘啟鳳口 閉言把話提 這位女孩兒

我全不認的 捏紅忙回奏 國母且聽知

這就是合我一拜白花女 請了來給偕作个大撐旂

這一蹙千辛萬苦恩難報 叫我是夢昧不忘他大姨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卷之三

看起來五虎把偕成都搶 誰還敢指望今日有城池 却說一捏紅對着娘娘說起白花的恩深難報國恩

一來是西羌父王他和講 二來是姐姐名大威振敵 聽說伸手拉住白花說你姐姐救俺一家性命真正是

一捏紅一行說着眼含淚 只就是這般恩情難忘的 恩重如山我該拜謝白花道國母說的那裏話來原

眾名公羅成白花成親事 下回書一捏紅才把媒提 是國母與父王德威所致又兼妹妹威振四方孩兒何

功之有言罷有見一捏紅眼淚不止說道妹妹你還有

甚麼不足處麼

白花微微笑

妹妹聽我說

三國犯爭鬥

了和你上西卷後會無期因此啼哭白花見說到這裡  
眼中也落下淚來了說道妹妹呀

第一是講和

給你成都府

還你舊山河

世上最苦事

生死與別離

一不止燒餅

原封沒動着

看來就極好

天南與海北

相見總無期

又待哭甚麼

要個月明要

只怕撈不着

才知道相認不如不識好

省的那掛肚牽腸廢餐

常言道人心無足蛇吞象

你就是得一望二是非多

總是儂前世燒了好香少

今日才緣法到頭該別離

現如今三國講和好臉面

而且又唐王結好更快活

準備着枕邊空餘相思淚

萬不可雁杳魚沉音書遲

你就該見機而作速將就

休等着人家反變把牙磨

這白花分明戀的羅士信

他拿着程紅妹妹當正題

你看那五虎誰是饒人貨

惱一惱登了巢穴折了窩

一程紅道姐姐怎能勾天遂人愿你的姻緣結在西川才好

那時節瞪着雞眼難解救

你可才儘着人家去做作

只求的有仁有義月下老

你把那係足赤繩上束拴

一捏紅說姐姐錯疑了我的哭別有心事白花說還有甚

禱告着姻緣簿上改一改

你把那西卷二字換西川

廢心事一捏紅說姐姐在我身上恩深似海親身難報講

倘若是叫我姊妹常聚首

我給你大大蓋座月老庵

白花笑道姻緣天定人力難成我總然有意在西川借雞白花笑道好了頭你說說就下道去了我問你這是什也無可奈何一捏紅道姐姐你若有此意我能有奪天機麼人你在那裡見他來一捏紅說說起來話長看里這個之手可不知姐姐意中配了甚麼人才好白花說好能合作怪的東西可也真出奇的緊

你一樣也就罷了一捏紅道有一個美哉少年勝你妹夫百才進成都府假粧賣翠花扮作一女子

倍官門子弟文武兼全就出任做官他曾有恩在前不看抱着小娃娃纏手縛脚的極會巧扎掛

一個才貌兼全的美女不肯輕娶因此耽誤他如今一十六歲傳進駙馬府磕頭禮不差簪子合鬚髻

姐姐我說的你聽聽看是何如代的不離把簪捧共釵釧善能會安排

這個人我曾見他好幾遭他如今現在借這成都府因此上擺酒讓他上了坐美的長談笑場中大通家

是在是聞雷貫耳把名標常聽說九省聞名來招婿早知道他是一個男子漢姐姐呀那一晚仔怕就有大笑話

各國裡绣球都是照他拋只因他宋玉才學潘安貌一捏紅說到這里全不住下說了白花又道你再說說你

也不知想殺多少女多姣俺姐姐說這話你不信怎麼知道他是個男子后來如何散場一捏紅說他也

你若是見了定要睡不着算能着哩



誰知道與他吃酒多年夜

到底就全沒見他漏行藏

意只是說起來不大好聽些白花沉吟不語一捏紅見他

只見他眉歡眼笑口頭乖

奉承的我這話喜笑言開

不語又道您是年甲門第相當可惜是地北天南姐姐

你說他那個模樣俊不俊

引的那一些使女似顛狂

若有戀他之心我有成全之策你若不肯我也不敢相強

一個家大膽迷眼歪了蓋

一個家兩手不住刺胸膛

從此就不提了

我那里沉醉東風渾欲睡

不覺的一夢陽台入醉鄉

白花分明愛

仔是膽口強

滋滋喇喇的

進來了幾名強盜搶宮院

仗着他飛簷走壁會扒牆

極像咬著姜

依了捏紅話

難見他父王

到了那天明不見猶疑凱

悅的我即刻啟奏借父王

辭了這件事

心又不能忘

不住把頭揚

才知是男扮女粧羅士信

我合他死活戰了一大場

他拿着紅綾汗巾只顧挽

兩支手前前后后瞎低揚

徐茂公破了我的連環馬

無奈何我才取救到西羌

只管的不言不語白瞪眼

默默的也不短來也不長

這是你昨日陣前見過面

不是我誇獎那個德行即

看了看白花光景風兒順

一捏紅心裡有了大主張

白花道你說的通是羅成麼看來是一個竊玉盜香輕薄

這一捏紅看透了是個穩蟲蟻了暗想道我唬他一唬

少年怎麼算是個才子一捏紅道他是奉旨盜甲料無他

方才要當忽然天京踉起來說道咳辜負我這一片心腸

說這話姐姐也未必肯依大約也尚在兩可忽想起這個人來眼下未必有了自從中了箭費了多少事方才治好了又得一個異樣病他自家又不好說病重的狠怨妹夫昨日去看他去回來向我說道不好了

羅士信眼下病重命難保 終日家昏迷不省臥在床

好幾日懶懶水米不入口 堪堪的七魄悠悠入鬼鄉

五虎們廢寢忘食哭成塊 徐茂公春夜白黑淚千行

白花聽說粉面變色又怕一捏紅看破故意作喜色道羅

成病了久聞的徐茂公善通醫道如何不速治一捏紅

道可也出奇屢治不效有一個神婆子壇里看了說是

失了魂了徐茂公一邊使人招巡澈招字我魂姐姐我說

說他那我魂你聽聽真是從來沒見的故事

前頭的挑着招魂旗一杆 后頭的紅裙蒙着大掃帚

秦瓊說羅成跟我家去罷 說來了叫聲應聲是老徐

他兩個一日叫魂三兩次 喜的那成都人家笑吟吟

出來要陽春 三月甲辰日 忽然失了魂

不知是誰家 速速送出門 收留一千兩

報信十錠金 男人拜兄弟 女子結婚姻

四品黃堂子 北平元帥孫 本身五虎將

行年十六春 徐積為媒証 位真作主婚

還有那決不食言四個字 徐茂公親自撫押上邊存

好一个玲瓏乖巧捏紅女 活活的鬧樓壞了白花女

白花說這是五虎罵您成都人家哩一捏紅說不是罵這

是病急亂投醫白花說守着這樣能人還治不好也算

是個蹺蹄病一捏紅說他那病就是怨妹夫知道別人一字女子與他私約仔怕是羅成貴府盜甲的將節合你不知昨日他去看他低聲說哥哥我這病體無第二個吃了半夜酒意在妹子身上想的是你一捏紅道自然了人知道寔對你說罷我是往下就不說了怨妹夫道賢麼不是你就是我白花道休要作笑你猜猜是誰一捏弟病到這個田地你還待背甚麼人哩羅成道哥哥極紅道我沒處家猜的料想不是此處人家羅成害殺還難出口說出來怪羞人的我這心裡特特的光想他怨妹是小事那個女子也是個短命的了姐姐若肯許親可以夫道賢弟我明白了你快快的說來是誰他才說了

自從我成都遇着女多姣

寔指望千里紅絲線的半

報好事麼

我合他眉目傳情通了意

俺兩個私約后會在今朝

你兩個乘龍跨鳳歸仙洞

也有的牛郎望斷織女星

至而今遁跡潛踪不見面

只叫人夢裡空見好幾遭

白花說好個了頭你那稍圈打網的是說的我麼

怨妹夫仗耳枕邊切切問

他就是至死不肯把名標

這見那白花做勢變了臉

一捏紅袖裏取出書一封

白花聽的不曾說寔話暗喜道這還是個有良心的他好沒說出來就罷了又笑道成都府那有這個多情

眼睛睜完了才即羅成命  
這不是小妹抖胆敢突秘

看起來姐姐應當積陰功  
原是你自家親許結婚姻

這不是山南私約那些話 到如今不曾漏出半點風

休使那小人口裡瞎嘍嘍

我合你榮辱相聞姊合妹

一捏紅取出那封字來遞與白花白花一看只羞的滿臉

這件事天知地知你表知

也是我一時昏悔失了口

通紅待了半日並不言語一捏紅道姐姐也上頭罵的是

到如今思前容易悔后遲

豈不知鳴鑼响鼓杜着旗

吓白花道妹妹這可殺了我了這待怎麼樣看一捏紅

一捏紅說姐姐合羅成私約是真有了白花道好妹妹你罷

說羅成好嚴實嘴這件事除了你妹夫別人一字不知

麼勾我羞了一捏紅說既蒙允許我就辭姐姐送一信去遞

姐姐你仔細了頭我看你妹夫提媒完全你二人心事我

連忙上銜玉營中來那銜玉久待回音見一捏紅到來迎門

看父王久仰羅成大名許親遂有八分白花道我也沒

就問媒的媒何如一捏紅說好難當的媒人

的說了妹妹在憑你罷只是央你薦付妹夫千萬不可提出

磨了半截牙

使的舌頭痛

一字來就是妹妹太恩了

極像趁鷄鵲

全不服調停

常言道人有面來樹有皮

一來是人情更比王法重

他就是拿定主意不上和

難脫我死頭賴臉儘着極

二來是羅成招贅也相宜

求妹妹轉懇妹夫存厚道

全虧了山南私約那封字

他才無奈點頭應一聲

從前裡私約二字不休提

偌本是萬乘之國侯王女

一捏紅說了一遍銜玉笑道這件事全虧皇姑我速向前

營報喜一捏紅說借重將軍見了羅成叫他把糖祝凱還

你看他意馬顛狂得了樣

好一似乍了營盤亂了軍

我他若改良心對他說力把還在我手裡鉄玉說這個在

回營內景景怔在豹花帳

猛想起私約羅成一陣昏

我沒有不給你的說罷一捏紅辭了鉄玉回城白花道勞

却說鉄玉正在營中忽見一捏紅到來接至后廳見皇姑

妹妹尊駕一捏紅說姐姐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勞之有白

你與白花說的妥當了沒一捏紅道一切妥當就是得將

花道你囑付妹夫來一捏紅還用你說麼我比你合羅成

軍親去提媒才好不知將軍意下如何子建說既是白

鴛付那話更多功白花道好妹妹你饒了我罷你一回一

花依從羌王定無不允之理我親自去提便了說罷公主

回羞殺了我了二人說了一回又飲了一回酒白花道眼不高

回城去了到了次日鉄玉點起精兵上將三百餘人竟扑

未講和父王在城外營中我不便久住辭妹妹就回去了

羌營而來

一捏紅說既如此我也不敢強留白花遂拜謝了娘娘辭謝

鉄玉心暗想

羌營去投親

了一捏紅回營而去

為着羅士信

費盡多少心

這白花抖胆自把親來許

一路上胡思亂想暗沉吟

我這里抖胆來說婚姻事

全憑着陸賈郎生三片唇

又恐怕畫虎類犬破人笑

不住的心開口來口問心

倘若羌王不肯把親許

這可才叫我鉄玉枉勞神

那時節三國講和不中用 準備着一尺殺氣蕩征平 小臣此來原非講戰乞大王息怒還有件大事與大王商

鐵子建左思右想拿不定 忽聽的號炮連天振轅門 議着王聞言也下馬來拉着鐵玉同進大帳鐵玉行禮已

羗王正坐與眾將議論三國講和之事忽有人來報鐵 畢分了賓主坐下吃過了茶鐵玉離坐跪倒說道小臣此

玉率領人馬來至營外不知何事羗王聽說即忙傳令 來特為王爺一件心事羗王恍恍拉起說道付馬你有什么

眾將齊集號炮連天金鼓振地一擁而出 事若是敵國之事末王無不從命鐵玉復又叩謝說道小

好個鐵子建 太也把心欺 三國來講和 臣此來並無別事特來作伐聞皇姑德貌雙絕東床未選

我當是真寔 不料賺着我 可又來對敵 目下有一人是平北侯之子五虎大將軍名羅成才貌兼全

海里虎夾馬極極威風抖 鐵子建抱拳秉手笑嘻嘻 不知王爺聖意何如羗王聞言低頭沉吟鐵玉見羗王不

尊了羗王爺暫息雷廷怒 今日里三國講和寔感激 語又道王爺此事但憑聖意羗王道此是婚姻大事末王

若不是王爺仁德聲名重 到如今征戰滾滾無虛息 不便自主從容商議分付止酒鐵玉已之羗王之意只得且

我鐵玉原是叩馬來謝罪 還有件大事啟奏王爺知 飲酒閑談時有僕女在旁聽說是與皇姑投媒遂跪至后

羗王聞言說道來將你還有甚麼話麼鐵玉慌忙下馬道 帳報與白花道鐵玉是來給皇姑投媒說的甚麼五虎大

將羅成呀是吓白花聽說心裡早已明白慌忙來在帳后。世平北侯之子身為五虎大將又是世代名門今年一十六歲。站住聽聽鐵玉是怎麼說只聽的鐵玉道那羅成少年英雄青春年少與孩兒年甲相當真正是當世有一無二不可。羅王爺曾見過的。王爺道羅成才貌兼全英勇無雙真多得的自然吾心甚喜但只是為父的不肯自主特與吾兒。當世之豪傑。白花在帳后聽說了一個羅成那心里只喜。商議白花道。偕與羅成現為仇敵。怎麼結婚。王爺道。吾兒的扒耳撓腮恨不得就拉過他來才好。遂分付僕女去請。不知如今三國和好並無惡意。若是不知的時節。不但說我。王爺有機密商議。僕女聽說即上前帳跪倒說有機密事。不許他他也不敢與心吾兒。若是依從我自。有道理。白花道。啟王爺。后帳商議。王爺說。遂暫辭。鐵玉到后帳來。白父王既許孩兒。敢不從命。王爺大喜。來到前帳。方才坐下。花接着問道。鐵玉領兵前來。為何治酒恭待。王爺道。鐵玉見王爺滿面喜色。就知已妥。遂說小臣來意。望王爺玉此來。不是與戰對敵別的心思。商議正要與你說話。白花一言而決。小臣告辭了。王爺道。付馬。既來。末王意不容辭。即道。有甚麼大事。父王即當自主。何用與孩兒商議。王爺道。結親便了。鐵玉聽說。叩頭在地。說道。蒙王爺恩諾。小臣榮。吾兒。鐵玉今日是為你的婚姻而來。原是河南五虎大將。莫天馬。王爺拉起道。我當拜謝。才是。鐵玉辭行。王爺道。付馬。且佳。末王還有商議。鐵玉道。小臣聽命。王爺道。講和之。羅成他還未嫁。特來提媒。吾兒我看他才貌無雙。英雄蓋。

后就要回國我既已許親我意欲同付馬查一個吉日良  
辰成了婚禮完了我心中一件大事不知可否鉄玉道謹  
遵王命差王選了一個吉日就是八月中秋大吉即將婚嫁  
姐今日可如了你的意了

你那裏聽說迎婚中秋月 那心里不知怎麼亂扑騰

越覺着日永更長心里燥 恨不能一步跳進五虎營

子建心里笑 好俺羅賢弟 好說這事難 你若是婉爾新婚好了病 千萬的休要忘了一捏紅

誰知極容易 南山那把戲 這才着了實 二人說了一回鉄玉來至中軍見了茂公把差王許親並選

這一個白黑念想得了病 那一個日夜牽掛廢寢食 吉期定於八月中秋迎婚說了一遍遂呈上婚帖茂公看

衆兄弟只說他是箭傷症 誰知是倉市林中會佳期 了大喜道恭喜八弟了衆家兄弟俱各歡喜分付擺酒與

到如今事已發覺悔不住 我鉄玉才敢抖胆把親提 鉄玉辭勞且說羅成在他本帳聽說鉄玉回來在中軍帳

若不是三國講和際遇好 仔怕那差王不許治不的 與衆人吃酒又不知成與不成他又來又不好去問心中

鉄玉回至營中一捏紅接着問道將軍你提的那媒何如 焦急說道一個人不死不活如鈍刀殺人每思起一陣好氣

鉄玉遂把見了差王怎麼提親差王怎麼許親又定於八 羅成心里想 惱恨鉄子建



既是去提媒

就該爽利幹

不知賢弟何如羅成說三哥併合他現是仇敵如何結親茂

不知成不成

叫人難決斷

公道三國既已講和結親何妨望賢弟委屈一二羅成道三

只顧你吃酒

給我不見面

哥既已允諾小弟敢不從命茂公道八弟既允大事已妥

兄弟合朋友

看來精操言

各歸本帳候中秋日與八弟賀喜便了却說羅成回到帳中

那羅成越思越想心焦燥

怨衆人不該故意瞎閑談

暗喜了一回又想到中秋還有數天不由的又燥起來了

明知道我與白花有心事

你可才冷吹漫打來熬煎

小羅成意亂心迷暗沉吟 叫了聲公主白花玉美人

看起這鈍刀局屢耐何我

惱一惱死殺一陣散了烟

我只說山南私約成虛話 不料想併竟弄假成了真

羅士信心里着急胡悔怨

徐茂公早知其意請席前

我也曾為你得了相思病 說起來却被旁人笑破唇

茂公面吃酒使人請羅成來到帳前坐下茂公見他面帶

雖然是目下已入東床選 到幾時堪至中秋過了門

愁色遂滿斟一杯親手遞與羅成道賢弟恭喜了羅成聞

怕的是寂寞更長難消遣 羅士信越思越覺亂了神

言不覺面如紅棗說三哥弟有何喜茂公道子建到羌營且說羅成度日如年真是心急恨馬連眼巴巴的盼到中

為賢弟求親羌王大喜慨然許諾且看了吉期中秋完婚秋節日茂公分付營中張掛結彩預備花燭執事擺對坐

琴細樂將白花娶過門來就在大帳前錦袍鋪地排開香  
案待羅成同拜了天地轉身又拜謝了茂公與眾兄弟這  
才歸了后帳入了洞房這才是天定良緣百世諧今朝喜遇  
玳筵開廣寒宮里花如錦仙子臨凡下玉塔  
設早朝有魯國公啟奏告假還鄉祭掃先靈採取妻子高

這一回羅成娶了白花女 下回書五虎擒龍展雄才  
祖祖奏是日命下欽賜精甲軍三千使將四員一來探望鄉

世民提兵出長安 五虎仗義離河南  
井榮歸故里二來馬臨青州協力討賊即日起程程四爺

要知眾人後來事 羣雄聚眾討陵川  
領旨即調動人馬使將相隨你道這四員使將為誰頭

詩曰 日月如梭東西轉 寒來暑往多改變  
一個是奇門鎮人氏姓秦名章字表子文官居中府左副

曾記少年騎空馬 轉眼頭白似銀線  
都督之職第二個是壽陽人氏姓石名標字表魁公官居

東奔西波枉張羅 爭名奪利胡打算  
右副都督之職第三個是蟒山人氏姓費名高字表清遠

明公雅言暫洗耳 聽講興唐平萊傳  
官居平南正將軍之職第四個是揚州人氏姓胡名雷字

幾句閑言勾開引出一部平萊野史說的是隋滅唐興  
表龍井官居平南副將軍之職這一特愧動了長安眾

家國公千里亭候饒奉世民親來相送好不威風的也 千歲有令叫人馬緩行好與千歲談話三軍漫行這且不

程四爺領着辭朝返故鄉 這一特非同河南寨瓦崗 講單言三千歲問自從皇兄投唐以來今日一發明日一刀

封就的開國元勳功勞重 不低似昔年巧粧混世王 不是南征就是北戰全無暇日與皇兄談論幾句今日回鄉不

又搭上東宮殿下親來送 好叫他面上更增十分光 知何日才得相會皇兄把自幼以至今日創業的事情細細講

鬧烘烘精甲旗牌擁前后 雄糾糾中軍健將列兩旁 上一番與小玉一聽四爺說千歲要聽臣的根由說起來令人

三檐傘單住金闕文士帥 龍鳳旗護定北辰列宿即慚愧一聲分付左右暫退哈中軍健將一個個把馬返后單

啣啣啣銅鑼淨街行人懼 威威的着衣喊道百姓忙 落下君臣二人並轡而行四爺說千歲臣的始末原因起來

城頭上驚人振耳三聲炮 出離了西地長安錦繡邦 到令人一場好笑千歲說這到不妨古語曾云山林出俊杰

程四爺同二千歲出離了長安行至大路千歲在馬上笑而 茅屋出公卿四爺說千歲聽臣說來

言曰程皇兄叫這人馬緩行有話相問四爺聽說遂叫中 自幼來田土有限少桑麻 不過是巴生竭力貧寒家

軍官中軍官答應一聲說有四爺說你晚諭三軍人馬緩 也是俺八字生來該利好 遇着个知己同心尤俊達

行我與千歲少談幾句 中軍官聽說便叫衆三軍聽真今 頭一次長夜林里做生涯 白花雪花銀子大把抓

到後來二次遇着楊王子

俺兩個武藝不及被他拿

猶若是父子分離方日間而叫則父子團圓所以取名叫

秦二哥定下兩肋揸刀計

到惹的登州城里犯爭人

做慈孝禽若是夫婦久別方夜間而叫則夫婦聚首所

好容易大反延安虧銀玉

太原府遭困金仗柴付鳥

以取名叫做唱隨鳥鴟梟乃人之所取夜貓乃小民俗呼今

陛下臣就不敢說了千歲說但說不妨

日而叫正應皇兄父子團圓禮宜感謝何故傷他四爺說若

也是那眾家兄弟抬舉我

瓦崗寨混世魔王就是咱

不是千歲講來臣那里曉的這些道理一來飛鳥吉兆二

程四爺談論蘆林創業事

忽有八飛鳥盤旋叫噓噓

來多謝千歲的玉言君臣說話之間不覺的已到了十里

程四爺談論正在高興之際忽有一隻飛鳥在頭前左右

長亭眾家國公並大小官員接着上的亭來接次序坐下

盤旋連聲喊叫四爺抬頭一看只見那鳥黃眼綠睛頭瓜

餞行餞行已畢四爺辭別了眾兄弟又別了別了合朝文

似猶連叫數聲往西南而去四爺一見就不耐煩起來遂大

武轉回又拜辭了秦王帶領三軍竟林大路而行

叫一聲尊高欺吾太甚即分付長箭手快與射下來千歲

程四爺長亭辭別結義郎 這一去回上山東探故鄉

說皇兄不可此物乃人間之吉兆四爺說怎麼見的千歲說

說不盡跋山涉水奔波苦 每日裏飢餐渴飲馬蹄忙

此鳥一名叫慈孝禽一名叫唱隨鳥一名叫鴟梟一名叫夜

見了些打柴樵子登山嶺 遇幾個垂釣漁翁釣長江

見了些半耕半讀農與士 見了個爭名奪利工商  
牽掛着袁州東阿妻共子 惱恨殺興心作反東萊王  
一沙時歸心似箭還鄉井 好上那是非場里動刀鎗  
程四爺路途行來十數日 忽見那坟添新土在路旁  
這才是見景生情心了亂 叫了聲中軍前來問端詳  
程四爺行程約有數十餘天 一日忽見路旁古墓俱添新土  
着令便叫中軍中軍官答應一聲 說小官聽候四爺說  
本藩自長安起身不覺的十數餘天 每日里心忙意亂把節  
令都忘記了路旁坟頭俱添新土 想是清明佳節了今日  
可是幾時呢中軍答曰是三月初三日 明辰便是清明四爺  
又問前面可是甚麼地方呢中軍答曰 小官不知傳報子  
前來問他 便知四爺說傳報子上來 中軍官聽說一聲  
招呼說報子走上來一言既發頭行又令一個報子 趑馬跪  
來相離不遠翻身下馬的來跪在路旁 四爺在馬上用下  
稍一指問曰前面是今甚麼所在 呢報子答曰前面十五里  
有一得意鎮 四爺說本藩領旨平萊頭一次問路就遇着  
得意鎮可喜可喜 四爺又問過去還是甚麼地方 呢報子  
說鎮東十里有一村店名 叫慈孝村 四爺聽說鼓掌大笑  
說道本藩出離長安 就見慈孝為 此處又是慈孝村 想  
是還有個唱隨庄 麼報子說無有 唱隨庄 村外到有個唱  
隨嶺 四爺說這就是了 下稍一擺報子上馬回去 四爺看  
子看天色已晚 帶領三軍宿了 得意鎮一宿 晚景不提 次  
日天明 打扮布行客的模樣 分付人馬少停 本藩要去親探  
慈孝村 限你們午時早到 分付已畢 令人牽馬占燈 乘騎

一杆系江出了得意鎮竟林慈孝村而來

明佳景忽見前向有一所松林其樹約有萬株有餘真正

程四爺催馬出離得意鎮

這一去要探仁義慈孝村

鴉雀不過四爺不由的長歎了一聲嘆松林哪松林本藩

不覺的東方送出扶桑日

霎時閃紅輪展放滿乾坤

與你算是個舊友雖無在此行事所仗的也是你一姓同宗

看了看和風蕩蕩吹陽氣

聽了聽子規處處啼深林

今日若是輕自過去到及惹你怪我是一步登天不識故人待

道旁里前茅含露青草翠

望前村綠柳浮烟鳥昏昏

我進林稱贊他幾句顯的我也不忘舊日之交四爺想到這

山坡下杏花才放苑含英

岸頭上楊花未落柳生金

里一提馬竟林松林而來來至林中叶跳下馬來牽馬才要

人嘗說五風十雨豐亨世

果然是萬紫千紅太平春

進林忽聽林內有人語喧嘩四爺暗想說且住裡面莫非

那北廂牽羊拾酒設野祭

這北廂攜男願女上故塚

還有做生意的麼又想起如今天下虛息四海清平又是白

雖無有清明佳節紛紛雨

見幾個路上行人欲斷魂

日青天斷沒有這樣事想到這里方才放心進林只見一

一個家牧童遙指杏花村

一處處秋暹架下立美人

夥人團團而坐推杯換盞方知是踏青的子弟在此吃酒

程四爺一特觀應清明景

忽然問望見一所密松林

四爺拴下坐騎未及開言却被衆人看見一齊跳起身來

程四爺一路上信馬由江行來約有二十餘里看不盡那清

京而問曰來者莫不是那一家大王麼四爺說不是我

過路的客人有款影計們在后邊未到不過是進村來

幾盤菜數來也美有些奇 還有那請官候客第一品

少等尼時衆人說既是行客前來大家一坐何如四爺

就是那西方上等的菜了 兩盤子籠蒸首嗜甚齊

說只怕使不的衆人說這有何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正是

那衆人滿斟一杯來奉客 程四爺接酒落台把話提

樹葉還有相逢處人生何處不相逢呢將四爺讓至近前

却說程四爺接酒落台東王當胸說列位借問一聲于今

首座坐下衆人相陪四爺抬頭一看雖是野席却也罷了

是不平穩世界呀愚下方才進林為何又說起大王二字來

四爺抬頭看

平地兩領袖

呢呀這其中有一個少年說道老客你道如今沒有大王

周圍團圍坐

說話甚投機

麼俺這里才說出個俺字來被一個有年紀的把眼一

這個稱兄長

那個叫老弟

瞪這個少年就不說了四爺說明明的您這里有個大

細看盤中菜

件件忙出奇

王為何欲言又止想必是不敢說麼那個有年紀的就說

有一盤刀切連皮鹹鴨子

有一盤蒜醋和調白煮鴨

老客話已露了七八分了也瞞不的你了不是不敢說原來

有一盤赤根菠菜拌片皮

有一盤蔥花姜絲焗海米

是不肯說四爺說這也奇怪山賊作亂四外遭殃為何不

有一盤油煎醬炒酥豬蹄

雖沒有約賓會客酒席好

肯說老年說這個大王與大王不同俺這個大王但恐怕對

人說了生出變故來他若去了俺這一方就過不的了若  
嘗言說生處不嫌地面苦 俺只是含冤負屈下苦熬

是先前那個大王的時節恨不的一沙死了才好又不知  
也是俺一方生靈不該滅 忽有介抱不平的來到了

行客是个甚麼人所以不肯說四爺說我明白了想是這  
四爺說這介抱不平的是个甚麼人老年說就是如今的大

介大王有些仁義無害于百姓因此不肯說先前是个甚  
王四爺說他把那先前那个大王如何處置來老年說講起

麼大王如今却在何處講上一番何如呢老年說要問那个  
這話來就長了我們俱是正東慈孝村里人家到那里約有

大王麼說起來令人可恨聽我道來  
三里之遙我家中開着一座小小客店上歲二月間忽有男

他本是奸惡凶徒自逞王 其莽山聚集要羅立窩巢  
女三口人一个中年婦人一个中年男子一个小豪傑到了次

他生的性兒暴躁人人惧 提起來令人休作戰寒毛  
日五鼓早晨就要起身我說天氣還早這其莽山上的大

俺這里四外庄村盡被害 按門戶猪羊糧食四季交  
王差人在密松林夜夜截劫此去是必由之徑倘若他未歸

但有些脫欠不到變了臉 准備着拿上山上一刀  
山寨就大為不便了那小豪傑聽說此言他就惱起來了看

弄的俺天高地厚無處訴 少不的低頭含冤太自然  
他年紀有十四五歲誰想竟有萬夫不當之勇一怒單人獨

有幾家拋家捨業別處住 有幾家挾男領女黑夜逃  
騎出了慈孝村竟林松林而去到了那里殺了兩家寨主竟



上其奔山將那今天王弄成了一個大王四爺說這是嚶囉 這老年正然談論山寨事 忽聽的林西銅鑼响哩哩

講呢老年說王字去了頭不成了王字了麼四爺說殺了那老年正然談論忽聽的林西當當鑼鳴人言馬嘶眾人就是了後來又怎麼樣呢老年說衆嘍平情願投降將那一齊跳將起來四爺還要望下再問老年說老客請了罷小豪傑立為寨王前有鳳山后有豹山左有龍山右有虎 昨日聞聽人言有一家國公老爺由此經過想是他老人家山號為飛鳳飛豹飛龍飛虎寨王在此將近一年了萬來了我們這得迴避才是說罷把傢伙一齊拿將起來烘民感戴不盡

小豪傑扶為山寨應天王

他將那分金改做仁義堂

到了四爺一聲招呼衆三軍暫且進林本藩有事稍停哈

衆百姓錢糧猪羊一概免

分付人大開山場任耕荒

衆三軍聽令一个个下了坐騎各人拉馬進的林來四爺分付

到如今山下盡成農業地

任憑那樵子夜木步岑崗

看過行坐坐下又分付看我的甲冑過來答應了一聲端

聞聽的村內若有貧寒戶

他情愿施捨金銀助衣糧

過盈盒取出了甲包四爺頂盔貫甲吞孔停當令人拉馬

他施的萬民洪恩報不盡

俺不過早起晚眠一爐香

抬斧四爺占燈乘騎一撥絲纏出了松林這一時悶了中軍

惟有那飛豹寨王心不正

他為人有些風流情興狂

健將又不敢相問任憑四爺出林去了程四爺出的林來將

馬加了一鞭向北直奔唱隨岑而來至岑上復回坐騎向南

聽了聽人言馬嘶聲不斷

呼喇喇一杆大旗半空飄

一觀對面一座高山甚是美哉周圍各有四座小山頂上

程四爺正看山景與林勢

刷的聲腰中攬出殺人刀

俱有山寨四爺點頭連聲誇獎好一座其莽山果然名四爺正看之間忽聽的腰中一聲响亮攬出了寶劍四爺暗  
不虛傳有一小贊為証

思說道且住此劍乃是大破太原府時節前至某家座臨行

粵崖峭壁瀑布飛泉山頂上祥烟籠罩山脚下瑞氣盤之時萊賢弟送我這一口寶劍非當小可彼時我說有甚  
旋猿猴時來獻菓教鹿常把花啣奇葩異卉綠肥紅耐好處他就說此劍有三出鞘俺說有那三出鞘他說是遇奸  
成仙狐狸時出沒打柴樵夫任住還遠看不辨山大小龍 伍而出鞘遇仇敵而出鞘那時我還不信  
盤虎踞以名山 三王河南賞軍出鞘一次這是第二次出鞘想是眼前非有

程四爺勒馬遙看向南眺

看了看其莽山有百丈高

刺客即有仇敵到了言罷左右一視並無人行話猶未了忽

只見那瑞氣騰騰雲罩頂

又打上青烟迷迷霧鎖腰

聽的人馬聲喧一回首只見那北廂一夥又約有數十餘名俱

一尾尾野桃山杏紅拂拂

一段段奇松翠柏綠姣姣

是跨馬提刀圍着(乘四人小轎蜂擁而來四爺說我曉的

這才是遙觀不辨山中景

一轉眼松林氣透冲雲霄

了這一夥人就是仇敵來了言罷一提馬飛奔松林而來進

的林內家將拉馬拾斧下的馬來行坐上坐下便問胡將  
 胡將軍得令一聲分付說方才千歲有令把那一起人馬  
 軍何在答應了一聲說末將聽候四爺說自北來了一起  
 拿來去見千歲若有私放逃走者定按軍法治罪只見眾  
 人馬中間乘四人小轎來的有些不祥他若來時你可代  
 軍士一介介扣備馬匹磨拳擦掌各要奮勇爭先出林  
 領二百精甲軍出松林去一介介拿來見我若有逃走定  
 相待這且不提單說來的這一夥人馬原是豹山的一起  
 千軍法說得令明公了不的了眼睜睜一所密林一沙時  
 要卒一行走看一行談論這說哥哥呀那個說弟呀怎  
 麼講這說得那飛豹寨主今日宋家庄搶親做的這  
 變做了九里山了好利害了好利害呀有聲為証

平萊將軍傳令箭

掛甲免印不急慢

事不知他那心里何如麼我只是替他寒心倘或應天大王

幾介按按頂上盔

幾介抖抖凱甲片

知道一字莫說是寨主遭殃連你我也難得干淨了

幾介板企代上刀

幾介提鞭忙掛劍

要卒開言叫

叫聲我的哥

說起借寨主

幾介拉馬要臨敵

幾介板鞍候殺戰

向來似風魔

正事全不理

一心想狡娥

穆公設立會臨潼

韓信兵發烏江岸

大王若知曉

只怕枉張羅

連累你合我

生死存亡在眼前

目下就是森羅殿

平地受風波

輕則板打腿

重則把頭割

他為的洞房花燭燭事

好叫得平地風波為甚麼

地里响了一聲沉雷只振的山崩地裂衆婁羅一見只唬的

倘若是大王知道一個字

準備着飛豹寨主起風波

魂飛魄散喪胆亡魂怎見的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嘗言道城門失火池魚喪

但恐怕殃及得這衆婁羅

古怪臉如藍靛

張口一似血盆

似這樣傷天害理不成事

看起來倚強欺弱合不着

手提狼牙棒一根

喝聲山崩地振

他敢看安穩日子不愛過

終日里愁思悶想會姦娥

婁羅一見改色

个个喪胆亡魂

于其是懷搗鬼胎將人怕

到不如清淨固守安樂窩

却似靈官下山林

人人看見發昏

這婁羅正然談論飛豹主

忽聽的戰馬出林一聲喝

衆婁羅聽見一聲喊叱个个改色面面相觀內中有个大

却說衆婁羅正然談論相離松林不遠忽聽的林內吵胆的走至近前就問那裏的將官到此何為胡雷大叱一聲

的一聲出來了一枝人馬兩邊雁翅排開中間閃出一匹說唛我把你這一個該死的狗頭還敢來問俺你們犯罪多

馬來馬上坐着一員大將年紀雖不大生的凶惡面如藍靛條地在眼前尚不知死吾奉千歲的將令前來擒你誰敢

眼似銅鈴髮似硃砂口如血盆手提一根狼牙棒坐下一匹動一動手叫你碎尸萬段魂靈兒不得歸家軍士們快

烟雲騎喊叱一聲如同半天里打了一个霹靂好似那平與我拿人說了聲拿人只聽的那衆三軍一擁而上把一夥

婁平團團圍住刀押着脖子一个个上了繩索點了點一共

北去二十里

一直上正南

三十二名胡雷分付說四人轎休動把這一干犯人代在林外

其彝山一座

有一小豹山

聽候待吾進林回復千歲言罷進的林來待不多時只聽

山頭上有一寨主叫飛豹

他生的情狂最愛鳳和鸞

的一聲招呼將犯人代進來哈衆軍士答應一聲將衆婁

那一日相隨大王澈圍場

宋家庄見个狡饒女禪娟

卒代進松林叶叶一齊跪落坐前四爺說抬起頭來衆婁

只落的捷床搗枕難成寐

恨不的抓上山來一處眠

卒聽說一抬頭一个胆裂魂飛抖衣而戰四爺說爾等

差人去強行財禮把親定

今日里清明佳節娶上山

莫要惊慌吾本高祖駕下的國公奉旨平萊今由此遇見

那佳人哭哭啼啼心不願

算來是生扭瓜兒不甚甜

你們有些不祥故此拿你來問你若實說免你一死若有半

俺本是奉命遣差非自主

這件事與俺婁平不相干

句謊言欺侮與我一个今把他狗頭切了衆婁卒叩下頭來

衆婁卒口訴真情說實話

行坐上笑殺奉旨平萊官

說千歲爺在上若肯饒小人性命的小人寔寔說來

却說程四爺叫胡雷把一起婁卒代進林來摔倒在地細

婁卒把頭叩

身上立戰戰

細的盤問了一番婁卒說罷四爺笑而言曰聞聽說那應天

聲聲呼千歲

洗耳聽俺言

大王是个仁義之人想這事他不知道麼他若知道此事就

不是仁義大王了眾婁卒說他那里曉的若是曉得這事俺  
那寨主就做不成了四爺又問你那寨主是甚麼名字呢婁  
罷眾婁卒扣頭跪將起來出了松林急急如傷弓之鳥忙

卒說姓張名豹四爺說是那里人氏婁卒說小人不知四爺  
與他髮綁釋放哈答應一聲將婁卒去了繩索四爺說去

又問你那應天大王是甚麼名字呢婁卒說姓明名程字表  
罷眾婁卒扣頭跪將起來出了松林急急如傷弓之鳥忙

方里四爺說是那里人氏婁卒說也不知道看他那个光景忙似漏網之魚一陣好跑

好像是山東人家四爺說怎麼見的婁卒一來聽他的語言  
婁卒出林去 如同喪家狗 撇了坐下騎

聲音二來大凡做賊的山東人家多此四爺說呸掌嘴哈  
鎗刀不顧拿 幾個變了色 幾個戰打激

答應了一聲上來一个个抓住頭髮兵兵兵一陣打了二十  
這個說兩腿沉重跑不動 那个說遍體流汗身上麻

個嘴色只打的滿面流血低下頭去再不敢說話了四爺說  
這個說幽冥地府閻君現 那个說平地出世活哪叱

眾婁卒聽我分付本藩也不殺你叫你們回上山去報與你  
這個說官兵會了好幾萬 那个說從來沒見這般剝

那寨主知道就說有長安城奉旨平衆的一家國公由此  
婁卒說借寨主這一番取親好比做兩件故事了

經過把親事搶去了若是捨不的叫他來當面交還左右  
好一似水底伸手撈明月 如同是鏡中空看一枝花

借寨主性如烈火豈肯受 准備着松林以外去磨牙

這婁卒一行跑着一行說 不覺的看見豹山到了家

這衆婁卒上的山來對着張豹把前后事訴說了一遍張

看年紀約有二十好幾歲

看模樣全像個閨女腔

豹聽說只氣的暴叫如雷即時披掛拉馬抬鎗代領五百

程四爺觀罷他卿遭難女

不由的代笑開言問端詳

婁卒冲下山來這且不講且說程四爺見婁卒去了遂分

程四爺觀罷笑而問曰你家中還有什麼人山賊怎麼樣

付中軍官到林外將那轎內的女子喚來見我中軍官領命

的行伯一說來本藩好差人送你還家四爺問了幾句那

出的林來到了轎前叫了一聲女子我家千歲喚你問話女

女子閉口不語四爺說我曉的了想是為男女說話不便故

子說是那一家千歲中軍說你這個女子問的也太多了些

此不好回言我對你說本藩是長安的國公興利除害的男

千歲的名字豈是我敢叫的千歲姓程山東袁州府人氏

子奉旨平萊今日天假其便女子得脫此難本藩也就是

女子說莫不是東阿縣里那程咬金麼中軍官着忙就說

你的恩人有話明說何妨呢四爺又問了一回那女子依舊

女子謹言若被千歲聞知我也吃罪不起了女子說我曉的

還是不語四爺就惱了說這一女子俺中途救你原是一片

了待我進林見他便了言罷出了小轎跟定中軍進的林來

好心又將好言相問兩次三番只是不語是何緣故本藩明白

將近坐前兩邊一聲喊叫那女子跪下四爺說爾等莫喊鄉

了想是你愛從山賊今日被俺截住不得上山故此不語不

問人家曉的甚麼由他便了這女子並不下跪從從容容坐在

若叫人將你送上山去任你便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

樹下四爺自上而下瑞相了一回連聲誇獎這女子真乃是  
人瓦上霜那女子被四爺這幾句話只說的眼中落淚如同  
個貞烈之人那

四爺上下看  
好个一女流

行動多典雅  
體態更溫柔

不比尋常婦  
閨中烈女頭

柳眉緊相促  
秋波化着愁

程四爺自上而下細瑞詳  
可恨他容粧衣服甚平常  
日有良心今日良心就不在了

只見他烏雲不正青絲亂  
粉面上代着啼痕淚兩行  
女子輕啟口  
把話細細云

這女子好可怜人也  
世事多更變  
人情似秋云

穿着个半新不舊藍衫襖  
足登着步前没后鞋一雙  
自己不能顧  
開口要責人

頭兒上首飾珠翠全無有  
不見那耳墜金環在那邊  
良心在那里  
誰假誰是真

只落的幾番傷心腸欲斷  
只落的蛾眉緊促泪汪汪  
這女子正色而言面代嗔  
他就說了个時人敬時人



見幾個高年駟馬將運至 殺的是白馬紅英彩色新 被王熙夫困住多虧了柴賢弟保護出城南關一場大  
 但好怕時人一朝時去了 只落的時人不上失時門 殺那一時與小娘子並無見面女子說離了太原又到那里  
 嘗言道貧居關世無人問 果然是富在深山有遠親 來四爺說自離了太原被王秀蘭提兵追趕兄弟們前至  
 見幾個困蟄一步登雲路 却忘了貧賤之時走風塵 萊四爺方提起這個萊字如夢初覺呀的一聲張子坐  
 女子言罷程四爺全不解其意叫了一聲女子你說的這 下兩邊武士一聲大叫說恰好妖婦甚麼邪術把千歲弄  
 一些話明明的是說的嫌貧愛富又像是說到本藩身上 下坐來只聽的喇喇喇喇一個個寶劍出鞘中軍官忙上  
 來了俺與你居兩地天各一方與你並不會識面又非親眷 前把四爺扶起說千歲醒來四爺定省了多時回過一口  
 這一些話是打那里說起倘或昔日有蒙恩之處也未可知 氣來便叫中軍官中軍答曰小官聽候四爺說你們莫要  
 捨粹之間人想不起來到不如當面明講也免的本藩生 驚吓着那一女子中軍答應說曉的四爺分付用慢帳將  
 疑女子說那大反太原府的時節那些事情你還記的 那女子遮住身體本藩好與他講話軍士即刻扯起慢帳  
 麼四爺說且住又奇了當初大反太原府的事情提起來如 把小姐圍住這程四爺把行坐移於帳前坐下分付兩邊衆  
 在眼前那一件事不記的說不過是為秦二兄身上所起 將退后哈衆人不解其意各人退去只落下四爺一人四爺說

賢妹叫你唬死惡兄了

四爺開言叫

說起昔年事

自從分別后

不在萊家庄

程四爺一口京氣觸胸膛

叫一聲謝二弟你成了忘義之徒了

算是一步登天忘糟糠

酒席之間把心田使碎了

好容易群雄馬踏太原府

王秀蘭仙家妙用無對手

指望你地久天長偕白髮

賢妹洗耳聽

好似在夢中

數載有餘寒

何故到此行

猛想起昔年提媒萊家庄 秀蘭投奔錢塘而去只落的俺一家人家不能守故土在家

眼望着長安城里呼賢弟 難以存立少不的尋親訪友唱隨岑以北有个宋家庄庄內

想當初密松林外奪花轎 有一个宋員外是我父親的故友因此同父親前去不料

說的怨乘龍佳婿配成雙 來此半年不幸父母雙亡多虧了宋老夫婦賢德將我

只落的萊家庄外動刀鎗 當做親生之女看待不覺的將近一年上歲二月間有其姪

萊公子捨死忘生劫法場 山應天大王與園而過聽的人說是个仁義大王與百姓秋

誰想你竟作虧心負義人 毫無犯萬民感激俺忽然想起那無義的謝郎也是俺

程四爺言出昔年一節事 萊玉連滿腹傷心泪汪汪

四爺言罷小姐在幔帳之中痛哭流涕四爺說賢妹莫要

悲傷當面不得認識是惡兄之過也但不知賢妹如何至此

小姐說自與謝郎成親之后你眾兄弟們回瓦崗寨去了豈

不知我那兄弟劫了法場罪犯天條尊師父之命代領着王

一點痴心不死或者人馬隊內有他也未可知不免出門一望  
了俺兄弟們莫說是今日榮耀之時就是那昔年創業的  
不料被一個飛豹寨主將俺看見使人來強行財禮今日  
時候也不肯受人的跨下我把你該死的賊囚徒俺定與你  
要娶上山去

這是俺前世不修今世災

好一似十地鬼使與神差  
付探子快去打探豹山消息若有動靜稟我知道今日必

都只為身藏不密風波起

原不該一枝紅杏出牆來  
然兵困豹山定擒此賊中軍領命傳與報子去了這且不

不知負心強人現歸何處

遇着個奸惡賊徒把兵開  
講且說四爺叫一聲賢妹不必悲傷既有愚兄在此定與

自那日迴避不及見一面

誰想他強行聘禮娶裙釵  
你報仇雪恨小姐說四哥你那謝二弟如今却在那里呢四

那宋老夫婦這時也做不的孝子

雖不是知疼着急親骨肉  
爺說自去講話竟忘了道賢妹的恭喜俺兄弟們自離了

只落的頓足捶胸痛傷懷

眼前里若非四哥來解救  
萊家庄又創蕩了幾載算是大家徿倖謝二弟也成了高

我的主意已定了

不過是三寸氣斷赴靈台  
祖駕下的國公了也怪不的賢妹傷心謝二弟也是薄幸

萊玉連串羞半恨說一遍

程四爺又惱又氣把口開  
然朝中有事不得親往也該差人拔取才是若是我四爺

小姐言罷程四爺一陣好惱罵了一聲山賊你真是瞎了眼

方提出一個我字來往下就不說了小姐聽出話音遂口問

四哥自封了國公歸家幾次搜搜拔取來否這一句話把  
小姐說四哥于今雖未到家大約不過數日之間就與嫂  
一個四爺問的無言可對停了許久長歎一聲說咳罷了  
嫂姪兒相見了你那謝二弟就未必起這一番念頭四爺說  
謝二弟薄幸惡兄有些虧心看起俺兩個來是一黨之人了  
罷了今朝松林相遇真是天假其便幸而遇着惡兄到此  
程四爺滿腹燎亂好悽悽 只落的丈夫有泪不輕啼  
賢妹不必悲傷不日之間就與謝二弟相會了賢妹我再問  
看起來世上多少虧心漢 俺兩個比將起來一般齊  
你萊賢弟可曾回家否小姐說我那兄弟自從去后音信  
他那里穩坐長安身不動 俺如今雖然到此歸也遲  
皆無父母養他一場連一碗飯也沒掙出來與父母吃算是  
賢妹古語說的好見鞍思俊馬觀物好傷情提起這兩  
他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竟成了一個不孝之徒了他若是在  
句話來我也見不的人了 家的時節俺也來不到這里想然到此也無有大胆的山賊  
敢起一番不良之意罷了事已至此說亦無用雖無失節于

細屈指十數餘載音信斷 那一時家中撒下結髮妻  
小孩子那里知道東合西 山賊刃名早聞于四方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托付四哥大  
到而今生死存亡未可定 但恐怕孤兒寡婦被人欺 事有托搃死到九泉之下亦得瞑目了  
程四爺言到傷心含珠泪 萊玉連輕啟朱唇把話提 想當初兄弟同心出太原 那一時姻緣千里如綿牽

俺只說舉案齊眉同到老

誰想他名利閨鎖去不還

松林內痛殺他鄉蘇門女

好不待悶殺健將中軍官

恨起來幾番欲尋自盡死

爭乃是留的孽障牽牽纏

程四爺數聲長歎把頭點

忽有个飛馬探子報一聲

宋家庄堂前現有親生子

受了些假干就温正三年

小姐正然談論忽有人探子飛奔而來滾鞍下馬雙膝跪

眼睜睜母子分離生拆散

活活的如同撮去我的肝

倒口稱千歲有飛豹寨主率領妻平前來交戰離松林的

說不盡千辛萬苦他鄉外

好容易校養坟前拜孝男

有二里之遙四爺說知道了探子起去四爺一聲分付健將

四爺說侄子于今幾歲了小姐說流落在外心神恍惚把他

調領三軍出林迎敵立擒此賊以洩吾妹之恨健將領命疏

年紀都忘了到還想着自己的本身

令三軍沙時聞旌旗恍動戰馬咆哮戰鼓如雷了不的

想當初未出閨門十六歲

至而今虛度光陰二十三

了發出了三千惡鬼却罷了該死的強賊那怕他能征慣

程四哥就是一點骨肉托付與你罷

難脫這生死輪迴真利害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將這个苦命孩子領了去

俺于今甚麼面目上長安

飄飄旗幟恍日昂昂殺氣冲空戰鼓銅鑼一派鳴宴卒各

往上看咫尺冥幽繩三尺

往下看眼前地府一井泉

要爭勝衣扎結末謹慎鎗刀列擺層層征云直透斗牛宮

料想我今生不會即君面

程四爺千萬替我問問安

行人一見速徑

却說四爺一邊發兵迎敵叫賢妹千萬莫尋短見表差外相離有射虎之地把鎗一擺吵眾妻卒列成陣勢張豹人將你送上宋家庄暫且要置以待平賊之后再令人將賢將馬一提離了隊伍用鎗照松林一指說哈那里來的強妹與公子送往長安管叫怨夫婦團團左右將轎打進林徒斗胆奪俺的親事早早與俺獻出來便罷不然有本來哈有幾個小校把四人轎抬至小姐近前四爺說賢妹請勢前來與我比試三合一言未盡只聽的松林以閃那甲冑上轎速行那北廂山賊來了

這佳人聞聽山賊心里慌 無奈何上轎回轉宋家庄 邊一分擺了个一字長蛇陣待不多時只見四爺旗搖那

只落的一番羞愧且藏腹 把那些數載離恨暫存腔 旗往兩邊一閃叶叶蹶出兩匹馬來馬上坐着兩員大將好

看了看前行將到唱隨琴 聽了聽背后人馬關啾啾 威武的緊哪有贊為証

思念着密松林內一場戰 定不就二虎相鬥將誰傷 蓋世英雄難揀選 馬踏乾坤真個牢

牽掛着堂前七歲姣生子 在那里哭天嚎地想他娘 這個殺氣透雲霄 那个威風百步遠

萊玉連心忙急急歸家去 急回來再正高山飛豹王 這個頭上盛恍恍 那个英飄光閃閃

不言小姐歸家且說那飛豹寨主代領五百要卒來至林 這個金甲砌龍鱗 那个征袍猩血染

這個腰下掛連環

那個常代四楞鋼

打扮有聲為証

這個倒提神飛鎗

那個橫担駝牛杆

青白旗開左右恍

旗下漫閃兩員將

坐下一對渾紅馬

未及交戰連聲喊

這人身長九尺餘

那人身高有一丈

敵將不敢對面賄

殺氣冲天驚人胆

這個頭代雪煉爐

那個袍甲寔精樣

奇切秦章天下傳

壽陽石標聲名遠

這個素凱一凡雪

那個烏甲鉄光放

敵將一見手脚忙

婁卒看見骨頭軟

這個高擎蛇矛杆

那個倒提狼牙棒

張豹觀罷連聲誇獎說真乃好將正是寶藏庫內堆

這個坐翼能躡山

那個戰馬番波浪

金玉朝廷駕下看英雄想是敵將到了用鎗一指問曰來

這天生潘安俊

那個活現太歲樣

者為誰問了一聲二雄將並不回言將馬一提左邊押住陣

大叱一聲敵將忙

人人見了胆魂喪

角張豹腹內自思說這个光景不是敵將原來是押陣角

蟒山費高有名聲

楊州胡雷誰不讓

的一定還有敵將一言未了又有四杆旗搖左右一分旗角張豹一見咬指暗自說道好將好將又有三字聯一篇為証

下人閃出了兩匹馬來馬上也是兩員大將這兩員將怎生

兩員將

黑白粧

慣戰爭

逞剛強

狼牙棒 神牙鎗 坐下馬 如虎狼

能下海 會奔岡 狗起兔 虎追羊

敵將一見手脚忙 錯一錯 開了腔

撒了妻 閃殺娘 頃刻黃梁夢一場

今日江場動了手 難保生死與存亡

張豹觀罷就有幾分惧色說大約可是敵將到了硬着

胆在馬上問曰來者為誰這二人也不答應把馬一提往右

邊押住了陣角張豹自思說這个光景還不是敵將這兩

員將這等利害主將更不知如何如好不令人寒心哪話猶未

了只聽的林內大炮連响了三聲叶叶叶一連蹶出二十四匹

馬來馬上有二十四名家將一个家耀武揚威鎗刀棍白盔

甲鮮明有賦為証

好人才 高的高 矮的矮 白的白

黑的黑 村的村 俏的俏 丑的丑

俊的俊 能爭慣戰英雄漢 好頭盔

鳳翅盔 紫金盔 黃金盔 藍銀盔

烏金盔 蟠龍盔 岑金盔 真好看

光閃閃晃太陽 好凱甲 連環甲

素子甲 良貝甲 烏油甲 天王甲

龍鱗甲 件件鮮明 好袍服 藍錦袍

皇羅袍 五花袍 織錦袍 一團的威風凜

好弓箭 鉄把弓 雕翎箭 牛角弓

鷲毛箭 寶潤弓 穿陽箭 銅胎弓

狼牙箭 龍角箭 鳳翎箭 追命取魂



好兵器

杵白鎗 良戰杆

狼牙棒

衆家將如鬼似判分左右

閃出了當世活現五閻君

竹節鞭

神牙鎗 四楞鋼

方天戟

真果是利害的緊哪

青鋒劍

托天叉 五名鏢

大砍刀

只見他面如藍靛血盆口

惡恨恨頭下胡須似剛針

偃月刀

打將鎚 宣花斧

提蘆鋒

代一頂鳳翅金盔描龍現

披一身素子連環甲黃金

生金鐘

旗開得勝蕩人魂

好坐翼

掛一口斬將誅軍昆吾劍

抱兩柄湛金大斧似車輪

良獬豸

黃標馬 火里烟

青宗馬

跨一匹躩山跳澗捲毛獸

喊一聲山崩地裂海水渾

渾紅獸

赤兔馬 五名駒

栗子色

好一似南天門上溫元帥

不弱的佛爺殿前哼哈神

花斑豹

杆草黃 菊花青

躩山跳澗玉其舞

這張豹觀罷征東平萊將

只唬得遍體流汗轉了筋

衆家將出的林來一个家掛弓插箭提劍拔刀吵左右一

衆名公要知此將名合姓

且等待下回書里說原因

分兩旁列擺呼喇的一聲閃出了兩杆飛虎旗旗角下閃

且說張豹一見衆將就有幾分胆惧又見那飛虎旗下閃出

出來一員將張豹自思說這才是敵將來了

了一將越覺手足無措面目改色就把那殺戰的心勝退了八

這張豹勒馬築鎗候敵人

忽聽的三聲炮响出松林

九分心里暗暗的拿了一个主意說他若命健將迎敵我就

與他比試三合若是他自己親臨我就要跑上其麟山說與藩還有幾句良言寨主聽講

應天大王知道叫他前來與他算賬明公這張豹把主意拿四爺開言叫寨主聽我言

錯了到是程四爺親臨還不相干若遇着他那健將只怕就將我心腹事傳上其麟山

八字吊了井里瞎命有看過隋唐誌的就知此四人的利協力去破賊回來上長安

害俱是火爐里煉出來的英雄鋼眼里拔出來的好漢程天子龍顏喜一時就封官

四爺雖官居國公論武藝還百不及一這且不講且說那強似為山寇遺臭罵萬千

豹拿定了主意四爺勒馬而問曰那北相是張豹寨主麼常細思行伯道那今得周全

言說山上叫的好山下應的好張豹馬上笑而答曰不才山林善惡終有報只在早晚間

聚義寨主二字實不敢當乃應天大王所賜敢問將軍何想當初煬帝登基民不安至而今天下才得太平年

來若問本藩乃長安高祖駕下的國公奉旨平萊今經此自從那高祖即位天心順各處英雄豪傑聚長安

過不料遇着寨主差人取親本藩問起來由一來不分明有幾句俗語說的好達者不知識特勝者王侯敗者賊想

二來又是本藩的親眷因此把轎留下無曾傷害妻卒本一想李密獨伯錦榮地

王世充與心立業在河南

那一時強賊處處改年號

定國這才是那為臣的本分總不能與國家報効就該

又打上天下滾滾起狼烟

這夥人不識時務觸天怒

甘隱林泉以終天年才是大丈夫的志氣聖人有云天下

只落的俱作黃梁夢不全

嘗言說苦海無邊回頭岸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就看這兩句話看起來你那高祖

休等的事到頭來悔后遲

勸寨主早尋良謀歸來晚

雖在長安即位與古聖先賢大相反矣無鄧禹之志而有

再勸你即速傳上其麟山

到不如大家協同征逆叛

莽賊之心雖是當今之天子寔為萬古之篡賊如此看來

倘得寸功的節

俺情願啟奏一本御駕前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但凡有德者可以

敢保你更門改戶身榮貴

敢保你禁門權祖做高官

立之像俺那應天大王自幼不曾為人臣子而且仁義過

更強似身在荒山為寨主

只落的留下臭名為古傳

人寬洪大度愛民如子更可以作帝王有心招軍聚將兵

程四爺古劍唇鎗說一遍

說的人飛豹寨主不自然

臨長安以圖大事到不如將軍隨我上山大家會同共討

程四爺連針代刺說一遍張豹聽罷說住了我且問你當

篡逆之賊以定天下流芳千古青史標名未必不勝你在

今天子是什麼出身呢四爺說是場帝駕下的國公張豹

臣下為臣將軍再思再想

說却有來既是場帝的臣子就該盡心竭力與朝廷安邦

張豹開言叫

說的是本意

不用費周張

隨我上山去

到後來四百年間乾坤動

各處里群雄並五天下荒

大家同商量

聚集人合馬

出了今敗君周上曹孟德

劉皇叔三人結義正帝邦

起兵到那廟

殺了篡逆賊

他那里三顧茅廬請諸葛

到後來三分平定位蜀邦

正理錦家邦

扶起應天王

莫說是古來忠良可表就

是我那先人亦令人可贊

千載姓名揚

強似臣下臣

我那父賜帝駕下為元帥

都只為安邦定國一命亡

被人論短長

說的是不是

延安府死節同胞二兄長

落的俺信馬由韁走他鄉

講的對不對

想想強不強

這張豹將今比古說一遍

程四爺忽想一事上胸膛

自古來多少興廢帝與王

有幾人篡國佞臣與忠良

張豹言罷四爺暗想說且住聽他的言語好像是延安府

又道是朝出奸佞千載罵

豈不知國有良將萬古香

張權的兒子當初大反延安府時節殺了張權滿門老

漢高祖三天龍象安天下

仗着今神機不測張子良

切皆誅他有兩個兒子一个是張龍一个是張虎俱皆廢命

那先生運籌帷幄千里勝

到後來見機而作隱山崗

想是此子漏網而逃也是有的待我問他一聲看是也不

最可恨二百年來玉蟻篡

幸喜的先武中興定南陽

是四爺說罷主說來說去莫非是延安府張元帥之子

麼張豹答曰然四爺又問說那張龍張虎就是今兒麼  
平地里發龍升騰振山林 催開了躡山跳澗烟云騎

張豹說是四爺微微的冷笑說道你可認的本藩麼張豹  
噙了聲照打 惡恨恨狼牙棒起扑頂門

說自不識面四爺說想是那一時你還小呢也不能認識說  
這一時張豹難想仇合恨 急轉身跨馬猛動鎗一根

起來你就認識了我乃袁州府東阿縣人氏姓程瓦崗寨  
他兩個馬走江場動了手 慈孝村來了虎山雷迎春

混世魔王就是俺家今日到此算是你的國公千歲到了正  
按下二人大戰這且不講單說那飛虎寨主有一介妹妹

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的滿門家眷就是死在本藩之手  
年方二九尚未配人為人生的容顏平淡性氣剛強一生好

此乃是夾路相逢冤家到了休想逃走叫一聲平南副將  
習武藝論起力量就是飛虎寨主也不能在他以上一

軍與我拿人哪哈了不的了  
來本事過人二來身邊常代彈弓百步打將去不錯那

程四爺號令傳出要拿人 那張豹這才認得程咬金  
應天大王曾與他比試三天不分勝敗應天大王給他送了

想了想殺父冤仇未得報 今日里密松林外又奪親  
一个外號叫他虎痴佳人日后平來一張彈弓連打二十

這才是雪中加霜恨中恨 吡喇喇吾來了  
四員上將落馬那是后事這且不論單講的是雷迎春

來了个平南將軍凶殺神 只聽的吡吡一聲如雷吼  
在飛虎寨中這一日因何而至其中有个緣故慈孝村

有一家員外姓安只是兩老並無子息正生一女年方二八

在馬上好似岸頭風吹柳

只覺着心神恍惚眼朦朧

雷迎春與他結交常相往來今日清明佳節安老夫人

忽聽的戰鼓如雷聲不斷

看了看塵土冲天透碧空

差人迎請雷迎春到慈孝村戲耍秋正正在房中與安小

兩匹馬來往盤旋如閃電

好像是話不投機動無名

姐飯酒忽聽的耳邊炮响迎春就問是那裏炮响有兩個

雷迎春醉眼昏花觀不切

不由的就把了環叫一聲

了環就說姑娘自先聽的外面亂傳說是有長安一家國

却說雷迎春出了慈孝村聽的喊聲不絕戰鼓如雷看

公由此經過想是他放的炮迎春說我自來沒見個國公

了看密松林外塵土冲天迎春說了環你看松林以外這

天色不早了一來回山二來看看國公遂辭了安小姐今個光景好像是動了殺伐我這身上有了七八分酒了二

人拉馬代領了兩個了環出了慈孝村竟朴松林大路而來自昏花看不明白你看是甚麼人對敵了環說姑娘相

慈孝村出來虎山殺人精

這一回難為長安駕下卿 隔遠遠俺也看不明白迎春說你隨我到那高阜之處

辭別了安老夫人與小姐

代領着手下了環正二名 看便見明白了說罷將馬一提兩個了環遂后跟來相離

這一個腰下斜掛虎皮鞞

那一個單手跨定一張弓 戰場約有一射之地方才收住坐騎了環說姑娘看那些

只見他臨行多貪幾杯酒

又打上東風一助面通紅 人馬好虎人哪僻打旁里悄悄的過去罷倘或被你看見

是待怎麼了的迎春說小胆的！頭沒見世面，恁然他就想是惹着過往的官兵了，既是我且回山寨而去便了。看見豈奈何你姑娘呢？好！上看看是什麼對敵了？環說那邊廂一起人馬約有好幾千，列擺陣勢，南邊也有一起人。一應天大王知道說我當面不救，責我一番之過。那時叫我馬却不甚多，好像是山上的婁卒一般。迎春說既有婁卒，有何禮說常言道的好打着和尚滿寺里熱，免死狐悲，必有主將或是應天大王或是那一家寨主，就是偈家恁大爺務必看个明白了。環看了一回，說道那兩個交戰的我認的上十分酒一沙時就去了九分，這才把頭一抬，二目一睜，對的一个迎春說是誰了？環說他曾差人上偈家提媒要與姑娘為婚，大爺許了，姑娘不許，與他比試三合。曾拿他兩個下馬到如今合偈不上門的，那一个寨主迎春說多嘴了。恨那一个咬牙切齒心不善，這一个性發如烈火，那一个氣頭你就說是飛豹寨主就是了。那里的也些閑話說，幸虧吐似閃電，這一个狼牙棒去，愁云起，那一个神牙鎗來，寒光這邊無人，若是有人這樣多言，吃我一頓好打了。環聽說現這一个飲奉將令要拿人，那一个恨奪姣娥要死戰，這再不敢作聲了。迎春暗想道：飛豹這廝屢次無狀，今日一个鐵棒處處熟，那一个鎗法漸漸變，二馬盤桓各人忙

鎗來棒去誰敢漫手邊眼錯送無常一沙就是森羅殿

雷迎春勒馬提鞭細觀胸 江場上漫閃交鋒一英豪

這一個決勝奇能一根棒 那一個電轉星移鎗一條

叫了聲了環你看我的弓 又將那皮囊袋中掛在腰

轉眼望正北上一看排列着一起家惡似天神好

威風的呀

當中間一人跨定捲毛獸 如同那凶殺星官下天曹

那邊相金甲紅袍兩員將 頂梁穴殺氣冲天遠雲霄

迎春看了个如痴如醉連聲誇將好一段風流人物

只見他頭代鳳翅盛雪煉 披一付銀凱綠襯素白袍

跨一匹日行千里良驃劣 提一杆安邦定國出水蛟

生的那眉清目秀倅娟樣 又打上唇紅齒白甚姣嬌

雷迎春觀罷蟒山費清遠 不覺的意亂心迷海水潮

呆狀狀眼睛不轉魂魄散 他把那助陣心腸都忘了

胡龍升大叫一聲人馬湊 把一個張豹拆過戰鞍喬

跟隨的五百裏卒亂了對 一個个旗鼓鎗刀滿地拋

雷迎春空拿彈弓不動手 燥的那兩個了頭起了毛

雷迎春貪看費高就把那助陣的心腸盡都忘了空拿

着一把彈弓全不動手把兩個了環只燥的抓耳撓腮叫

了一聲姑娘你看的是甚麼那飛豹寨主被人家拿住

了還不動手更待何特雷迎春正看的热噴噴的忽聽的

兩個了環一聲的亂叫心里就大不自然了罵道你兩個作死

的了環我一時要着點子甚麼你兩個在旁邊里大呼小

叫的多言若是到家每人打你一頓好皮下了環說不是



俺多話你看那飛豹寨主是怎麼樣了環說到這里

這一个身代重傷以不動

那一个平地拱了一堆沙

雷迎春才抬頭往江場里一看只見飛豹寨主被人象

他两个手刨脚登满地滾

那北廂笑殺虎山一枝花

走馬活挾自南往北而來眼睜將進他的大隊迎春這才

松林外迎春彈打平棊將

准備眼前里就犯大事又

慌了手脚慌忙向虎囊中取出鉄彈來扣彈當弦這

却說雷迎春將胡雷一彈打在馬下連張豹也跌下塵埃

一時也顧不的致命不致命照定胡雷前手一擁后手一

張豹扒將起來跳上坐冀往南一響好跑這且不講且說

撒只聽啣了不的了

四爺與裴建將看見胡雷落馬不解其故一聲分付看

說起江場

二將死殺

張豹勒陣

胡雷因何下馬又見張豹飛馬而去令人速趕務要拿回來

胡雷大發

隨後趕來

把馬一夾

及伸駒只聽的正東上一人招呼衆人聽的言語抬頭一視

空手拿人

扳過他馬

得勝回林

觀見雷迎春在正東勒馬立乃是一个女流這一時就忘了

啣的一聲

一彈好打

身子齊張

追趕張豹一个將那女子上下仔細一觀說道好奇怪的

這一个右背打碎甲一凡

那一个當門跌去兩個牙

緊哪只見那女子怎生得打扮有賦為証

這一个狼牙大棒拿不起

那一个神牙鎗鋒拋地下

穿一身大紅袍半新不舊套一件青袖襖上有插花條一

條百折裙錦邊扇角穿一雙紅緞鞋賽過藕芽頭髮兒  
且說張豹得了性命扑着戰馬代領妻平大敗而回回  
半黑不黃一枝花鬢邊斜插耳角上墜的是金環明亮頭  
上豹山去了程四爺看見這個女子方知道胡雷落馬是  
兒上挽的是蟠龍髻了論模樣半村半俏也不白也不黑  
被此人所傷即連命人將胡雷救到軍中又分付平南正  
猶如院沙手中彈弓慣傷人坐下一匹追風馬  
將軍前去將這頭拿來見我費高領命即出了隊

這衆人一齊觀望女紅粧  
只見他兩個使女列兩旁  
伍一提坐冀竟林迎春而來迎春抬頭一看見軍中發出  
頭兒上高挽蟠龍代珠翠  
看頭髮不大黑來不大黃  
一員敵將正是他看的那一個白袍少年遂叫了環你兩

左邊上一枝紅梅插臙角  
耳輪上兩支金環放毫光  
個快忙頭行待我當他一陣遂后就到了環聽說捉馬  
穿一身大紅花袍青袖做  
係一條百折羅裙錦邊扇  
加鞭往頭裡去了只落下雷迎春單候費高說話不  
花燈內半大不小兩隻脚  
穿着那桃紅緞子鞋一隻  
反費高催馬來迎近前迎春馬上抱弓秉手笑而問  
手拿着百步取人弓一把  
腰中間斜掛鉄彈虎皮囊  
曰來者是何處的將官那里人氏姓甚名誰至此為何  
論模樣不大丑來不大俊  
看人才也不弱來也不強  
請道其詳費高勒馬大叱說陡我把你這今作死的了  
且不言衆人觀看虎痴女  
再講那張豹敗陣回上崗  
頭使的什麼東西將地裏傷俺的大將還敢大胆在此

奇平萊程千歲麾下的建將再陛下劉就是那費老爺  
等候問俺聽真着吾乃河南蟒山人氏姓費名高字表  
清遠長安高祖駕下稱臣官居平南正將軍之職今日奉  
旨平萊程千歲麾下的建將再陛下問就是你費老爺  
到了且問了頭為誰迎春說將軍問我馬去洗耳聽俺言來

迎春開言叫

將軍聽我言

說起俺住處

祖居伯陵川

段家庄里住

至今有花園

自小不讀書

尚好把弓頑

只因世界亂

移來到此間

哥哥名雷虎

迎春就是咱

綽號虎痴女

年方二九歲

聚義在虎山

俺在那虎山聚義展雄圖

伯陵川段家村里是祖居

我哥哥姓雷名虎鎮山寨

自幼來習學武藝不讀書

俺一个乳名叫做迎春女

人稱俺虎痴佳人天玉呼

俺如今未出閨門十八歲

不曾有外人提媒結髮夫

費高聽罷說這話也就出奇了我又不是說親的媒人且

人居兩地天各一方你有夫無夫對俺說他怎的只怕你對

俺說說難道我與你找个婆婆家不成迎春說話已到口

不由的就說出來了豈可取笑于將軍乎

費將軍莫要笑俺無羞恥

但恐怕講不明白不知吾

俺也能上馬提刀千合戰

俺也能運籌帷幄定机謀

還憑着一把弓來虎囊彈

敢保那百步取人不漏疎

將軍請了罷今日暫別明日再會罷

你看那天色不早日將墜

勸將軍早回隊伍莫伸駒

雷迎春言罷提馬伴倘去

費清遠腹內展轉犯躊躇

迎春言罷馬向南而去費高腹內展轉說這个了頭說長

論短數黃道墨並不對敵就徇佯去了若不追趕千歲怪  
下來見我之過我將何言答對想到這里一催馬隨後趕

軍何不識時以至此哉倘或走到可有甚麼好處呢將  
軍你可再思再想

來迎春正然走着忽聽的鑼鈴响亮一回頭看了看費高  
追趕上來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叫你來趕你就來趕果

雷迎春馬上秉手笑欣欣 不覺的滿面春風呼將軍  
今日里天色將晚且回去 你看那太陽不久落崑崙

如其言你也不如我的利害又思說我也不知合你前世結  
下的喜緣不忍傷他今日若是第二個人來追趕只怕金

須知道天到黃昏難拒捕 行營里三軍不久就鳴金  
勸將軍目下暫且各分手 有本事明日再來把陣臨

風來了蟬先覺給你个將送無常死不知罷了罷了待俺  
將他引進深山再作道理迎春想到這里竟回坐翼一聲

常言道識進識退真君子 可知道不識好歹是小人  
將軍呵今日江場動動手 管叫你死到臨頭沒處存

招呼說將軍少伸駒看我的彈弓打你費高正然追趕  
只見迎春覷馬回來招呼說出彈弓二字遂把坐下馬一

雷迎春說罷撥馬而去費高一見大怒說了頭那里走待吾  
取你催動坐翼趕將上去迎春正走聽的馬响就知是費高

勒收住坐驢留神細看這迎春一催坐下馬來至近前說  
道我方才說彈弓打你是望將軍自己保重不往前趕將

趕來又收住坐翼轉回身來說將軍漫來這番可看我的

彈弓費高聽說把馬勒住目下轉騎車看迎春那一把  
彈弓只聽的弓開弦响了一聲並不見彈在于何處那迎  
春竟回馬加了一鞭那馬四蹄登開竟奔深山去了那費高  
全不想是空弓只說是他手段不佳一鬆戰駒又趕下去了

費清遠催馬加鞭不肯休

這一去要趕虎山一女流

一个是奇功不立心不死

一个是佳期不成志怎休

一个是堂堂男兒心無二

一个是出上皮臉不害羞

一个是空拴心猿鎖意馬

一个是淑女反把君子迷

這才是紅梅願出牆兒外

但恐怕遊蜂不採像有仇

費高遠事必三思一心正

雷迎春馬走十步九回頭

他二人待要成就鸞鳳友

除非是刀押脖子不自由

深山里闖進男女人两个

急回來再正征東平萊侯

衆名公要知二人怎麼樣

下回書裡細細的再表明

繪圖秦瓊訪友大開太原府 卷三 二本

着費高不知何往心神不定用了晚飯一聲分付令人拉馬抬斧本藩要去打探費將軍的下落中軍說山中要地又是夜間路徑崎嶇千歲不可輕行四爺說本藩昔年曾夜探豹頭山今日料此小小的山寨何足為慮言罷上馬出營眾三軍不敢攔阻任他去了

繪圖秦瓊訪友大開太原府三集卷之三

且不言費高追趕雷迎春却說程四爺見費高有失遂一聲分付建將與眾三軍隨吾前往麒麟山下安營定捉山賊言罷代領三軍竟扑麒麟山而來行有十數里路天有起更的時候忽聽的前邊一派水聲响喚四爺說前面向水响想是有河眾三軍各人埋鍋造飯切草喂馬四爺牽掛

行營里出來東阿程咬金 一捉馬關進深山曠野林  
這一去吉凶禍福誰敢保 要上那太歲頭上動土塵  
現放着麾下建將不差使 一心要單人獨翼將事尋  
這一去單身奔入狼虎地 這一去雙足跳進是非門  
準備着夜靜更深迷路徑 準備着龍山坡下被人擒  
也是那天意興唐福星至 可喜的萬里他鄉遇故人  
且不言打探虎穴程四爺 再正那費高平南正將軍

按下程四爺夜探山寨這且不表再說費高追趕雷迎小看了俺這一彈打去只怕將軍有來路就沒有去路了春過了豹山相離虎山不遠雷迎春躡馬而回費高聞欲代不打人頭首級要緊常言道大丈夫一言既出至死不至近前迎春束手笑曰將軍好不識時務常言道欺敵回俺雖女流亦效男子說罷看我打你頭上的盛英便了說必敗俺已則勒陣歸山已是明讓將軍三分了何苦要趕了聲招呼開弓開弦响咄了不的了

盡殺絕方是公罷手方才俺這弓下留情將軍可曉的麼只聽的頂梁穴上一聲响好利害呵以

費高笑曰巧嘴了頭分明是手段不准反道是弓下留情把盛英正正打去多半截若不是佳人心留情義

迎春說將軍不信還敢受我一彈費高說再若不准又是留情了一彈打來命必絕雖然是彈打盛英無傷命

是留情了迎春說再若不准情願將這首級獻上費高不覺的馬上慌了兩三慌

聽了腹內自思說道待我將面門遮了身上總然就受險些兒落馬失翼墜坑穴

了一彈料也無妨我只說是沒打着不准想到這里就說一轉身安心勒陣把馬蹩

了頭請打迎春聽說把馬催開走有百步楚回坐冀向虎

皮囊中取出一彈一聲招呼說將軍招打又說將軍莫要

是怎麼未曾交談就離別

你若是不聽吾言還敢彈

俺還有知心良言一大些

好容易痴心引進深山內

蒙聽的虎痴女在那里叫 把一个費高嚇的心懼怯 荒山被你這小毛了頭將我一生的汗子一彈子就打去

費高被春彈打了盛英這才知道他的利害有心勒陣而逃被了七八分還有甚麼面目回繳將令你若在本事在俺馬前

迎春一句咋語唬的一動也不動了迎春催馬向前束手舞劍三合俺情願將這一顆首級獻與你若無本事叫你

笑曰將軍吃驚妾身得罪費高說了頭休要饒舌我且作吾戰頭之鬼言罷兩手瑞戟把馬一跨大喝一聲朴面

問你腰下代的甚麼東西迎春說是一口劍費高說也是刺一戰去迎春不慌不忙用劍架住說道將軍俺到是一

殺人的歷迎春說將軍又來取笑這一口劍飢食上將頭片好心反到惹出你的怒來了你說你是英雄難道俺這

渴飲仇人血為何殺不的人呢費高說既是殺的人你把劍就不利麼將軍聽吾道來

我殺了罷迎春說將軍差矣螻蟻尚且貪生為人何不 迎春呼將軍 馬上細忖詳 幾番留情義

惜免因何說出這樣話來費高說俺那平生的光景你那 反到把我降 你說你英勇 我也武藝強

里曉得想當初二十歲正視河南的將節俺憑着坐下一 你憑戰盡杆 俺有劍鋒芒 今日要動手

匹馬手中一杆戟百萬軍中取上將的首級如探囊取物 只怕命有傷 要想回營去 大夢做一場

因此高祖見喜才封俺平南正將軍之職不料今日小小 雷迎春呼聲將軍莫逞強 俺自來自不服輸性子剛



你說你萬馬營中煉幾遍

俺也曾千軍隊內放幾場一寶費高說甚麼實在于何處迎春說不遠不近就在眼

你說你斬將好似囊取物

俺也曾誅軍如同雪潑湯前請將軍猜上一猜費高說我猜着了陽天不下雨早

莫要說佳時即就着此特山寨而論俺也有些聲名

寶你也懷里揣着兩枚寶迎春說呀呸我且問你憑空

嶺坡下走馬活捉飛豹王

麒麟山三日大戰應天王戲人家幼女該問何罪費高說你看着該問何罪就問

俺今日兩次三番留情義

誰想你殺人機關暗里藏何罪迎春說我看着該罰你費高說罰我甚麼東西迎

除無有稱謝知感好言語

你反來催馬搖鞍將俺傷春說你回過頭去我對你說費高說要說就說便了何

俺這里少了將軍不說話

又道是惡語傷人六月涼用回過頭去呢迎春說對着面子我害羞費高說我低

雷迎春一行惱來又代笑

費高遠一陣恍來一陣忙着頭你說罷迎春說休要抬頭若是抬頭我就打你將軍

迎春言罷費高說了頭料想俺也不能擒你有甚麼言語馬上洗耳聽真罷

當面講來如今天色已晚俺好回繳將令迎春說將軍說話

雷迎春未末曾開口紅了臉

弄的他半吐半吞好羞慚

好輕妙的緊哪誰叫你來來就要回去曾記的古語說的

無奈何捨上皮臉說幾句

尊了聲將軍洗耳聽我言

好既到寶山誰肯空回費高說怎見的是寶山迎春說有

自古來多少佳人怜才子

見幾人邂逅同結千里緣

俺如今一腔心思無別話 但只願萬丈紅絲一處牽用你在多言快轉回上山去收拾酒飯我與你費大爺遂後

俺本是未出閨門裙釵女 休當做野草閑花一例觀就到了環領命回上山寨去了

若不嫌妾身生的容貌丑 俺與你願作同床偕百年 了環回山去 兩個細商量 說起這件事

這句話旁若有人不出口 不過是你知我知頭上天 有些大不祥 看他那光景 只待成一雙

山坡下一時二人來講話 來了那這隨從的二了環 既然要親戚來此探望 怎麼黃昏還不回山崗

却說雷迎春忽見兩個了環提馬而來叫一聲姑娘天到方才他兩個那個光景叫人看出來了

晚了還不回寨大爺叫我兩個來迎天問姑娘這一位將 偕姑娘半羞半愧紅着面 那個人無精打采不張

單是誰了環這一句話把一個迎春只問的無言可答傳 偕好似彈打京飛林中鳥 沖的他織女不得會牛郎

有良久才回言答道是親戚了環說是什麼親戚迎春 偕兩個來了這一會大約其中有个好處了

說是我的表兄了環說姑娘你好淡泊親戚呀既是姑 這件事若是大爺不見怪 准備着了環裏卒一齊忙

表姊妹們原是要緊的親戚就該請上山去或茶或酒或 且不言談論侍女回山寨 急回來再正迎春人一雙

飯學待才是看這天又不早了可還在此說話迎春說不兩個了環回上山寨這且不講再說迎春見兩個了環去了

手秉當胸笑而言曰方才妾身的言語不知將軍尊意迎春聽罷說道將軍之言講的極是但恐將軍之言付為若何費高說小娘子的意言盡明白了雖承娘子的美與東流那時叫俺一片痴心竟作白頭之歎好叫我羞愧意爭乃我是奉將令而來臨陣收妻萬一千歲見怪俺就無地追悔何反將軍哪將軍

吃罪不起難以從命小娘子暫且回山明辰差水媒提親 這雷迎春在馬上說根由 沙時開粉臉通紅代羞羞

成婚姻春光明正大又非苟合豈不美哉今日曠野之間 俺本是一枝梅花出牆外 只怕那遊蜂一去不回頭

若做出那不光明的事來倘或令兄知曉我家千歲訪 俺如今回想光明從前事 不覺的虛度韶光十八秋

聞那時忘了休說還有大關係恁然無事叫我怎麼 望將軍佳期良緣早成就 休叫俺織女天邊盼牽牛

見人小娘子再思再想

費高遠東手代笑說根苗 叫了聲娘子洗耳聽真着

雷迎春說罷從前已往事 喜的个費高馬上這點頭

常言道良緣須待媒約定 又豈肯佳期任意自己招

迎春說罷費高說小娘子放心回山俺斷不肯學無義

雖然是古聖先賢不敢比 斷不肯節義廉恥一旦拋

之徒迎春說將軍若有真心必須對天盟下誓來我才

這費高說古道古一席話 把一個虎痴佳人說怔了 放心費高說我自來不會盟誓迎春說你不盟誓我也

不肯放你將軍哪有兩句俗語說的好過了村店沒處道不到虎穴馬得虎呢只得勒馬候着便了

尋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聽的那處虎山上銅鑼響一聲 這才是佳人有意戀才子 忽有个無情人免下山來

响亮二人抬頭一看只見許多的雲卒呐喊搖旗擁護着 如同是平地相斷銀河岸 隔的那牽牛織女默默

一家寨主凶如太歲惡似金剛下了山寨竟杯費高而來 他两个曠野相逢邂逅遇 好似飛虎寨裏來打柴

明公說這飛虎寨主因何下山呢皆因雷迎春天晚不 這一个一腔京疑心不定 虎寨主馬臨近前把口開

歸問起了環了環將情由說了一遍寨主甚不放心所以 話說雷寨主至近前看了看那邊費高勒馬繫鞍這

冲下山來雷迎春見寨主下山就說費將軍我哥哥來 邊迎春按劍提弓雷虎就惱了說哈妹妹好無家法曾

了一定是了環走透了機關將軍不必驚慌有吾在此敢 記的四書有云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不知秉燭時候還不

保將軍無事言罷將馬一提到退了有十數步餘費高腹 回山在此接談是何道理我再問你這个將軍是那里來

內自思說道這个了頭生的就有些利害還不知他个兄 的因何到此迎春說哥哥息怒聽小妹一言分解小妹自

何如有心待在此逃走一來天色已晚山路崎嶇二來又怕 慈孝村而來過着飛豹二人對敵被俺一陣打了平菜的

了頭作怪想到這里也罷呀他有來言我有去語常言 建將催馬進山被這个將軍追赶在此小妹問他的來

慙才知是高祖駕下平南正將軍之職姓費名高字表

想當初天下荒荒乾坤番

看起來如今非同那幾年

清遠雖近接談並無別意有心請他上山雷虎說住口萍

有多少山林豪傑歸正王

有許多高隱才奇聚長安

水相逢又非知己為何請他上山迎春說請他上山有要緊

又道是山出賊寇人咒罵

豈不知國有良將萬古傳

大事與哥哥同謀雷虎說是什麼大事迎春說我思咱

丹鳳樓沒見大王圖影像

凌烟閣那有塞主在里邊

聚山林終非久遠之計況且如今的世道非同往年識時務

盡是些赤心保國忠良士

永千年圖寫不看其奔山

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匹夫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

休仗着野性村強無回轉

豈不知國家兵權勢同天

主而任從今後改邪歸正奉託費將軍轉達於國公千

但要是風吹草動誰存立

好叫着走滿天下無處安

歲就說偕情願為降平定東萊倘得寸功班師還朝

好不臨機應變迎春女

幾句話說動兩家將魁元

受一官半職光宗耀祖更改家門常言道朝中做官一

說的人費高馬上將頭點

說的人雷虎棄鎧下涇安

日勝似萬載為民俗如今荒山聚義雖然廣施仁義未

準備着雷虎山上把親許

那一時兩姓結成並頭蓮

免有盜賊之名何日是个出頭日子幾時是个榮耀的時

雷虎被迎春幾句話只說的吓跳下馬來近有數步象

節名利兩失后悔何及哥哥再思再想

于當胸笑而言曰將軍請了費高始終不敢下馬在馬上

亦秉手笑曰寨主請了雷虎說俺乃山野村夫不知將軍果然無地不生才小將願從寨主上山說罷各人占燈  
 前來有失遠迎望將軍見諒將軍若不棄嫌同到荒山乘冀要上虎山這一去費高夜入虎山寨惹出其莽山  
 暫宿一宵明辰同妹妹願在千歲麾下協力討賊不知將上應天王

軍意下若荷費高說是寨主之言實乃至誠之語算是

虎山上來了平南正將軍

好不待喜殺多情雷迎春

忠臣君子但恐人心不測虛實難定輕入寨主的虎穴叫

讓的他兄長同容頭前走

他這里跨馬提弓隨後跟

俺悔之晚矣雷虎笑曰將軍不必多心若有害你的心思

眼前里雖無了却心頭願

最可喜乘龍佳婿引進門

何必請上山去就在此處不是誇口恁然將軍就有千合

不知那可意即君順不順

這一時勝似平地得黃金

的勇戰也難脫羅網不才坐下一匹馬掌中一口刀殺官兵

恰好像三秋大旱逢甘雨

又像那萬里他鄉遇故人

望影而懼小妹一把彈弓打將帥聞名傷胆今日是實心

俺如今落花流水隨流水

但這怕流水滔滔存不存

情願歸降並無二意若是將軍不信待俺盟下誓來俺

那雷虎定就歸降至意誠

再止那夜探深山程咬金

雷虎若有二意天打雷誅費高見雷虎盟誓這才跳下

按下費高去上虎山這且不表且說那程四爺不聽中軍

坐冀秉手而言曰寨主之心可敬可賀人言山中出俊杰之言單人獨冀離了行營闖進深山走有三里之遙天有

定更的時候忽然間乾坤大變狂風吼吼啞啞了一陣西四爺看了看這个光景心中着忙有心回營一來山路不風陰雲密布一沙時星斗無光閃電沉雷扑面而來只聽熟二來天昏地暗伸手不見拳回手不見掌對面看不見的滿山遍野虎嘯猿啼閃光晃晃四爺正在惶惶之際人這時待往那里去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說程咬金好只聽的呵叻一聲雷响好不唬人怎見的有賦為証

無主意怎麼就該单人獨翼出離行營到了這个所在黑雲漫天作狂風就地旋霹靂聲振天沉雷號號一聲天氣不便倘若大雨傾下却往那里藏躲定了一回說罷了京人胆烏昏昏一片陰雲吼清風明晃晃千條

金蛇飛閃電山河天地暗無光東西南北渾莫辨長空呀馬呀自從東擋西除南征北伐你那奔波勞苦叫我一不見一天星路上行人心胆戰

又有西江月一首

咕啾啾雷聲响噍啾啾霹靂雷交加半空飛電扯金到那里就是了四爺說罷那馬吃啣了一聲四蹄登開這一時也不管道路踣踣難以行走只是信馬遊江任意的走下去

蛇只在高山上下京壞朝中奸相唬殺不齊人家野禽走程四爺信馬遊江任往還顧不的乾坤黑暗走深山獸亂如麻行人胆京受怕

不聽的左右山村犬聲吠

一回首那是三軍舊營盤

千歲美言就說此鳥乃人間之吉鳥日聞而叫定弟兄父

黑暗暗不見銀河星斗燦

霧迷迷難解西北與東南

子團圓今夜至此失迷山路入聞此鳥喊叫乃是夜間而

呼喇喇風聲吼吼飛沙滾

明明朗雷光閃閃透胆寒

叫莫非還要夫妻聚首程四爺想到這里失聲冷笑就

不管那山路崎嶇拌馬足

也不管荆棘叢穰掛戟安

說斷無此理我那妻子如今不知流落何處正那在此胡

又道是不測風雲隨時變

但只怕旦夕禍福在眼前

思亂想焉有相見之理呢也罷不免稱贊他幾句便了

深山里迷了征東平萊帥

忽聽的飛鳥喊叫連聲喧

自出長安地

兩次見他鳴

身如鴛鴦樣

眾明公要知石來怎模樣

還得那下回書里接前言

鳴似鷓鴣聲

不知妻共子

何日得相逢

却說程四爺為費高追趕雷迎春不知下落單人獨翼

眼下若聚首

方是汝叫靈

入了深山見天道不便恐有大雨無處躲藏一提坐翼走

四爺言罷又說這深山之中東西莫辨我可待往那里

馬遊江正然走着忽聽頭前有一四友九鳥連聲喊叫咕

走好又想說道也罷暫且跟隨飛鳥他飛到那里我就

咕妙咕妙四爺回聽心內暗說好奇了本藩出長安

跟到那里罷遂將馬一提跟定那隻飛鳥一行上一行下

的時節就遇着此鳥喊叫那時要命長箭手射他多蒙

一行高一聲低二翅展開竟往西南而去四爺提馬跟鳥行



有三里之遙忽見前面隱隱現出一盞燈光四爺勒馬停  
懷抱着開山月牙斧一柄 足登着野獸龍皮靴一雙

轡將自思道前面既有燈光必有庄村待吾前去便見明  
四爺看罷說這位神相我明白了

向說罷一催馬竟杳杳而去不多一時離燈光切近看了  
這本是保障一方山神廟 各處禽畜歡怪受他的降

看不是村庄而是一座廟宇四爺暗想說不知是什麼廟  
程四爺正看廟中威鎮王 忽聽的風聲黑雲雨汪汪

這天氣不便倘或大雨傾下如何是好不免暫且進廟少避  
四爺正看那山神的形相忽聽的外面風雨傾下雲使風

一時再作道理四爺想到這里吓跳下坐冀牽馬提斧竟  
威雷聲閃電滿山野一派皆响四爺慌忙立即將馬解開

奔廟宇而來  
有心進去可惜一息之時無以存站無奈將馬拴住人在

程四爺深山迷路奔燈光 聽了聽飛鳥無聲將身藏  
廊柱下等着那雨是自西北而來那馬站住在憲下不至

但恐怕人徑無有藏身處 急忙忙野外那得避任身  
淋漓四爺二番進的廟來方才站在那雨一發下的大了

無奈何棄燈籠鞍拴坐冀 手提着一個大斧進廟堂  
好利害的緊哪有賦為証

只見那兩旁鬼判分左右 有一位山神相慈坐當中  
大雨漫天潑狂風就地旋滿田飄蕩舞塵沙長空淋漓

伏一頂大沼鳥盔擲當面 穿一身單中青袍皮扇  
飛銀線風來時似雷哨龍吟兩邊處猶喚鶴啼猿里

暗暗一凡明雲吼清風明晃晃十條蛇金飛閃雷山河大  
 地暗無光東西南北潭莫辨魑魅魍魎盡藏形掉狗狼  
 虎樓山澗一沙時平地俱成汪洋海港滿濠平水一尺  
 無人照管幼子姣妻少人扶住屈指算來十數餘年天下  
 大亂各處荒荒總然母子無碍但不知流落何處不覺  
 二目中潸然淚下心傷感起來了廟門外狂風大作雨滂沱

四爺來到多時回身一看坐的去處無有當中惟有一張  
 到惹的四爺展轉犯揣摩 但不知建將費高妨何處

供桌四爺說也罷且在這供桌上少坐片時等雨止作定  
 恐怕他身入龍穴進虎窩 行營里三軍兒即身體穩

奪四爺走至近前說山神山神本藩今非昔年創業的  
 可惜我冒雨冲風走山坡 若不是幸遇躲避山神廟

時節進你的廟來禮當恭拜本藩今日官居國公位列  
 好叫我曠野深山待如何 一轉念又想起家鄉來了

三爵借你之供桌暫時一坐真是我作踐你了說罷放下  
 料不就祖先坟墓有人掃 可憐我下無弟來上無哥

湛金棍將那桌上香爐端在一旁又用袍服拂去了桌上  
 惟有那五歲嬰兒守故土 小孩子那里知道怎麼看

生土喇跳上供桌端端正正坐北朝南停了一刻只見外面  
 妻呀有幾句古語說的好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

風雨不止思了思健將費高下落無踪想了想行營里三  
 可忘你有夫妻的情腸呵

軍不見轉念又想起袁州東四郡舊日的光景祖先坟墓  
 程四爺思前盼後心急了急 不覺的魔氣來侵瞌睡多

供桌上放開一覺心地穩 再講那龍山巡視衆妻羅時也不管那乾坤黑暗山路濕擦銅羅响亮梆鈴齊鳴

且不言四爺廟中盹睡再說那龍山一起巡山的妻卒見那下了龍山巡視了一回並無動靜其中就有一個說衆家風雨止住其中一個就說哥呀那個說弟呀怎麼講這個兄弟呀你看這天氣不使料想也沒有劫寨的強人哪不說大雨既止巡山要緊那個道寨主上其奔山講論軍情如我同到山神廟里休歇片時再去巡視你們以為何不曾回山方才出門天下大雨脚下泥滓行動不便不巡如內中有一人便道不好寨主大約不久就回上若不聽也罷了這個說哥呢說那里活來此時非同平日豈不知見梆鈴响怪將下來做就了不的了可將何言答對呢又有平菜的國公如今在其奔山下安營倘寨主大敗而一個說道不妨叫兩個外面敲梆鳴鑼聽候寨主大家歸應天天王今晚會同各家寨主明日下山折兵少不的一移次輪流方無一失衆人笑曰這到使的言罷一齊往場惡戰我弟兄若不巡山倘若有細作探山寨怎麼了的山神廟來了

山寨有失大王見怪叫倥死無葬身之地言罷衆妻卒一 妻卒把山下 呼弟又喚兄 天氣不大便

齊應道言之有理到的巡山要緊一個家提羅的提羅拿梆 山路又泥溢 同到山神廟 暫且避避風  
的拿梆撓勾套索短劍長鎗共有二十餘名離了山寨下 幾人閑談論 幾人去巡更

接班輪流去 不可止柳鈴

連聲頓嘲眾人一齊亂道這是那里的馬其中一個說

聞聽說平萊國公由此過

張寨主撰了一人大不精 我明白了其莽山下有唐兵的營盤一定是開糧走夾來

若不著虎痴佳人將他救

張寨主早已送了命殘生 到這里了你我大家前去捉住此馬等寨主回山的將節

都只為打傷征東平萊將

現如今其莽山下安行臺 將此馬獻上一定重賞象婁卒想到這里一個家攬拳掠

今夜晚大王會同四寨主

準備着明辰一場大冲鋒 袖耀武揚威要來捉馬將到近前只見那馬咖啡圍着

這其間難定兩家勝負

未卜知那家輸來那家贏 廊柱左右盤旋四蹄登倒又聽的廟內呼味味酣睡如需

嘗言說天兵之勢如破竹

看起來國家勢力非常輕 象人聽得明白一個人俏語低言說道不好此馬不是開糧

又道是城門失火池魚喪

只怕難為得這象婁兵 失走原是拴在這廊柱上邊廟內開有酣睡之聲但不知

正是那象人從容走荒徑

忽聽的馬擺響鈴响叮咚 是个甚麼人偌且不必大京小怪悄悄的到近前一看便見

象婁卒談論要進山神廟

下回書罷了金闕天上星 明白言罷一個家悄蹄跋脚前來看了一看廟門半開向

象婁卒止走之間相離山神廟不遠忽聽的外面響鈴响

裡偷睛一視只見那供桌上有一人朝外兩膝燈光之下

唬一个个只唬的毛骨悚然京惧不止又聽的一匹馬喊喊

看的明白觀見他生的那个模樣這象人唬的毛孔皆豎

一個咬指瑄胆齊低聲說道「死人了」

胆小的到退脚兒往外跑 幾個說從容商量莫開交

妻卒心害怕

低聲不敢吵

這人捧着心

且說程四爺在山神廟里盹睡眾妻卒觀罷一個家喪

那個把指咬

說道這個人

來歷無處考

胆亡魂其中有幾個胆大的說道兄弟們不必索慌眼前是

生的那模樣

似他的也少

臉上如藍靛

俗們的時運來了看這一個人一定是唐營里的作細探

合口又不小

設合他醒了

可待怎麼了

搃非主帥也是麾下的大將一定是前來夜探山寨因天

兩個脚立住

就待要講跑

氣不便到廟中避雨的思想是身上因倦就睡着了趁他未

眾人說不必索慌休要動

燈兒下仔細將他睛一睛

醒大家一齊進廟將他拿住送上其奔山報與俗那應天

只見他赤髮青面如藍靛

只見他頰下胡鬚似鋼條

大王至少也賞俗二百銀子這不是俗的時運來了麼又

神台上安放燭龍盞一頂

身旁里湛金大斧放光豪

一個說且住事要三思免致後悔倘若拿他不住醒來動

係一條金扇玉釧酒鑲帶

穿一身索子連環襯紅袍

予反為不美不記的有兩句古語說的有理畫虎不成

廊柱上金安玉轡一匹馬

原是那登山跳澗獸捲毛

反類天也又一個說進廟了沒合你過江過海做大事情當

眾妻卒觀罷東河程知節

一個家三魂飄散七魄消

言說的好不遭臉上臉難得人上人總無讓醒來車然

不繇孤樹不林好手不及人多能狠不勝衆犬他就是  
條好漢給他个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衆  
兄弟都來下手便了

供桌上做了一个南柯夢 一夢里到了自己舊鄉中

程四爺思前盼後又想起家中妻子無人扶住傷感不

說起衆婁羅 一齊抖抖胆

皮代扎扎腰已忽然間身體困倦起來真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袖子挽幾挽 這个晃晃身

那个瞪瞪眼悶來愁腸耽睡多在供桌上邊就睡着了

這个向前湊 那个往上轉

程四爺避雨睡在山神廟 悄不覺身赴陽台一夢間

看他那光景 是待變了臉

夢兒里飄飄蕩蕩歸故里 忽然間來至自己草堂前

衆婁平廟門以外講動手 把个文土星官要上繩

看見那自幼結髮糟糠婦 最可怜衣服藍縷甚不堪

這个說他那樣子休輕視 那个說他要動手勢不能

只見他肌黃面瘦容憔悴 手拉着姣生鵬兒在身邊

這个說就有平空拿云手 看起來雖然有翅也難騰

到惹的婦人見面變了臉 不料他忘恩負義薄幸男

衆婁卒一齊進了山神廟 網的个文土星官似盤蛇

他就說一夜夫妻恩百日 是怎麼音信杳杳去不還

且不言婁卒這里齊下手 急回來再正東阿平菜公

這不是你的兒子領了去 從今后放下這塊半頭碑

這婦人言道傷心淚如雨

小朋兒拉着他娘大叫喚卒喚的一聲笑道說拿的這個人我起先當是個唐將問

程四爺滿腹心事未開口

只聽的背後喊叫一聲喧來問去竟是個買賣人衆人說怎麼見的那人道你没聽

眼睜睜醒來却是南柯夢

只見那許多婁卒拿繩拴的他方才說是本藩一定是個買賣賊子衆人說這也踪

不由的喊叫一聲拾身起

一番身跌落神台供桌前眼色你瞪起眼來看看這也像不賣買賊子我明白了

眼睜睜綁了東阿程知節

少不的忍氣吞聲上龍山原是一個唐將被你我拿住他才說本藩二字是他本身成

且說程四爺正然夢歸故里妻子相會忽然京覺只見一了山寨的犯人了

起婁卒把身子綁起來了四爺一聲怪叫哎呀好狗頭

婁卒開言道

朋友不必悔

遇着俺衆人

焉敢無禮婁卒說朋友你不必大呼小叫定對你說罷我

真是你不美

套索綁人住

繩子拴着腿

乃是龍山的婁卒奉命巡山今夜相遇算是你的不幸

拿上山寨去

沒頭用凉水

扒出你的心

將你拿上其莽山獻與應天大王領功受賞但不知朋友

衆婁卒言罷就講回山寨

把一個平菜園公聲聲催

你是什麼人四爺說罷了說起俺來你們無容身之地

程四爺怒目揚眉干發燥

被他們拉的拉來推的推

了你若是傷着本藩就該萬死了四爺說罷其中一個婁

又係那虎離深山被犬圍

一個家學拳擦掌逞英雄

這今說大王向前把功獻 那今說領賞銀子一大堆人民費高答山東哀州府東阿縣人民雷虎笑曰將軍

龍山下暫且不論文士帥 急回來再止虎山是合非如此說莫不是東阿縣程咬金麼費高答曰然不知寨主

四爺被擒吉山不定這且不論且說那虎山飛虎寨主同何由得知呢雷虎笑曰將軍洗耳聽我道來

唐將費高上的山來雷迎春歸了後帳二人下了坐衆妻 雷虎開口言道 尊聲費將軍 說起程知節

卒拾槍雷虎將費高讓至大寨二人禮畢分賓主坐下 相交好幾春 自俺分手後 時時念故人

命人看茶茶罷命人正待酒菜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雷虎 十數有餘載 何曾見知音

秉手笑而言曰敢問將軍青春幾何費高起而答曰小 幸喜將軍至 我今才得知

將虛度一十九歲了雷虎又問曰將軍曾有室家否費高 想當初自幼相識程咬金 俺兩個原作知己結同心

答曰小將自幼創蕩聲林四海為家並未暇及此事既至 到後來天南地北不見面 好叫我朝思暮想念知音

後來棄邪歸正又相隨二王爺東掃西除南征北伐又未 不覺的光陰數載轉眼至 到如今富者富來貧者貧

暇及此事反回長安又奉聖上的詔旨相隨國公于歲前去 俺如今嘯聚山林為寨主 他如今位列三台一品勳

平菜所以至今尚未有聘雷虎又問曰國公于歲是那里 俺如今身心一定歸正路 還有伴夫事牽連當掛心



費高開言起身問曰寨主有何事牽連請道其詳雷表且曰二人正談論之間忽有一人閃軍帳前跪倒稟上寨虎說道左右暫退妻卒聽說各人退去雷虎說俺的牽掛主知道有大王詔下即速赴其奔山議論軍情雷虎把手正好與將軍講將軍休嫌絮叨俺講來與將軍一聽

俺如今高堂父母身辭世 莫來是少兄無弟一孤身 將軍不必再疑了本當奉陪又有大王詔下不得不赴山

惟有个同胞妹子方二九 不曾有外人提媒配婚姻 一論不特即回說罷將身離了大帳令人拉馬占燈乘冀代  
還有一句話全不好說話已到口也不得不說了 領十數名妻卒各持燈籠竟赴其奔山去了只落下費

若不嫌妹妹不堪配君子 願把那紅氍毹牽結成親 高一人坐在帳中沙時聞乾坤大變風雨齊起雷聲孔吼

俺於今一言既出馬難追 望將軍不必展轉意沉沉 大雨傾盆約有二刻雲收天氣清朗費高自思說這門親  
唐營里若得小妹為扶助 程千歲兩膀加上力千斤 事俺左右兩難有心應允又怕千歲怪我臨陣取妻之過俺

說的人費高低頭無主意 門免後喜殺多情雷迎春 有心不許如今身入巢穴吉凶難料雷寨主一言既出豈肯

這才是遂了佳人心頭願 忽然閃帳前跪倒一門軍 退回也罷趕他未回山寨待我暗尋鎗馬偷下山去免的

雷虎在大帳許親迎春在門後暗聽喜不自勝這且不 扭京受怕想罷慌忙欠身離坐往外要走走未曾出帳向

外一視只唬的呆呆倒退就說不好了

說特來的意思是俺姑娘在後帳中聽的俺大爺往其奔

費清遠神魂不定心里慌

忽看見帳外閃閃露燈光

山去了獨坐無聯敬陳薄的特來請姑爺前去叙俺大

聽了聽步搖環珮傾人耳

有一陣風送蘭射朴鼻香 爺回山的特節再來前帳與俺大爺談話姑娘恐怕姑爺

頭前里手執燈籠二僕人

後跟着滿懷樂意小紅粧 不肯去所以特與俺同來相請原是一片好意大姑爺你

只見他金蓮前行又退步

暫停步竟恐恐到隔牆 去罷費高說多蒙姑娘的美意小將是不敢從命還有

費清遠觀罷知是虎痴女

他把那意馬牢拴上了韁 姑爺二字不必稱呼了環笑道俺姑娘是極會做身分的

費高正在倉皇之際雷迎春代領了環進了天帳含羞代又該你拿起來了我家大爺將俺姑娘許你為婚我看

笑而言曰荒山小寨薄酒粗飯算是屈尊將軍方才聽的你兩個能待幾日不在一處哩自我看來就到後帳叙幾

了環說是我哥哥上其奔山去了只落下將軍隻身獨坐無句話也不算甚麼事的你何必拿腔作酸的我且問你你

人奉陪妻身特來說出特來二字就不往下說了抵着嘴說姑爺二字不必稱呼你可是看俺叫你甚麼看你叫俺

只管笑回頭便叫了環你替我對他說罷了環聽說不慌姑娘甚麼你叫俺妹妹俺叫你大爺你叫我姐姐俺就

不忙走至費高近前便叫了一聲俺大姑爺方才俺姑娘叫你叔叔你叫他娘子俺還是叫你姑爺

好一个千伶百利小丫環  
他就說這門親事非私意

大帳上舌乖嘴巧把話談  
說那其奔山應天大王有探子報道平萊國山下安營  
俺大爺願許東床結鳳鸞  
飛豹寨主被擒多虧了虎痴佳人解危大敗而歸應天大

這本是光明正大秦晉好

比不的暗地奇逢曠野間  
王急說四家寨主共論軍情不多一時四家寨主齊到仁

俺姑娘救陳薄酌特來請

你何必拿腔做勢又弄酸  
義堂分班而坐應天大王秉手言曰末王自到高山一載有

小丫環正談深情風月話

忽聽的寨外裏平一聲喧  
餘多蒙四家寨主扶助真是與百姓秋毫無犯萬民感

悅的今虎痴佳人往外跑

二使女手提燈籠一溜烟  
仰今日平萊國公兵臨山下聞探子報說其間風波皆因

後帳里去了多情迎春女

費清遠暗地私逃回營盤  
飛豹寨主而起就煩寨主把其中情由請道其詳這一句

且不言佳人才子姻緣事

再正那議論軍情其奔山  
話把一个張豹問的張口結舌無言可對應天大王一見就

且說了環說長道短正談論間忽聽的寨外裏平喧嚷這惱了哈為何不言你做的事情末王明白了左右把張豹

佳人只當是他哥哥回山只得捨了費高代領了環回後的坐扯了哈不好了

帳去了誰想是寨主不在山按班巡山頭領不公所以喧  
應天王問起松林風波事

飛豹主兀番張口又結舌

嚷費高趁此機會騎地我着鎗馬私逃回營這且不表且

算的他懷揣鬼胎無言對

正坐上惱了應天大王爺

分付聲兩邊與他撒了坐  
 只聽的答應一聲龍起發 美德頃刻皆傷山寨數月之仁義盡付東流理當正法萬  
 唬的人飛豹寨主變了色  
 少不的仁義堂前雙膝送 民暢快雷寨主不用諫言推下去斬首報來雷虎又向前  
 又聽的叫聲兩邊綁下去  
 唿的聲響卒跑上一大些 打躬說道大王息怒末將一言告稟張寨主不守王法理  
 咄咚  
 險些免頂上慘刀一命絕 當處斬爭乃是唐兵臨邇現今山下安營張寨主穩然正  
 衆人門脚踏脚予上了鎖  
 這一特過體排牙那里遞 法也未必能解目下之危即斬了他也免不的一場惡戰末  
 好叫他渾身是口難分辨  
 若不是飛虎寨主把言講 準備着七尺身軀成兩靚 將有一拙見到不如把張豹首級暫存項上明辰下山排兵  
 且說應天大王把張豹綁將起來安心要斬首示衆那飛 若是唐將退去然後正法未為晚也兵臨斬將時在不利  
 虎寨主一見逆友身離坐向上打恭口呼大王刀下留人但 拙見上稟不知大王以為何如言罷左右龍鳳二寨寨主一  
 不知張寨主罪從何來請大王分解其故應天大王冷笑說 齊上前打躬俱說雷寨主之言有理大王不必致疑應天大  
 道雷虎主不曉的麼有人來對末王講的甚明張豹倚勢 王聽罷冷笑了一聲說罷了若非三家寨主之言定斬他  
 欺人強迫良女昨日清明佳節私自取親如此看來王法 首明辰排兵箕你頭陣若不取勝自干軍法與他鬆綁  
 何在天理何存圖一時之歡娛留萬載之罵名末王一載之 應天王怒存肺腑惡氣消 帳前里犯人解放繩一條

若無有死中求活三寨主  
 今夜里難免項上看一刀卒拿住要上其莽山領功受賞一行走着內中一人就說  
 張寨主低頭無語自追悔  
 暗思量美色佳人再不賄眾家兄弟呀你拿住的這人唐將不知他是個什麼前程  
 走向前伏俯帳前謝不斬  
 就說是這件事情我錯了待我問他回言罷便叫朋友我看你這人光景好像是有  
 算來是大王寬洪饒初犯  
 到明辰願作前部掃營藥  
 今前程在身却不知有多麼大呢四爺說問我的前程  
 兩旁里婁卒正坐歸了位  
 商議着其莽山下會英雄  
 麼不說罷了說起來叫你們無容身之地了四爺說畢眾  
 論一回列擺陣圖黃公畧  
 講一回旗開得勝呂望韜  
 婁卒啣的一聲就說道朋友你休來唬俺們敲鼓樓上  
 他穩有重瞳項羽冲天志  
 憑着俗胸中豪氣比天高的  
 宿鳥也都耐過京怕了  
 你這意思里看着唬俺一唬放  
 大帳上安排坑穴等虎豹  
 忽聽的寨外銅鑼二鼓敲  
 了你罷寔對你說官兵將帥俺不知見了多少你即有个  
 這大王分付一聲各歸寨  
 再正那天土星官入籠牢  
 前程未必甚大穩然就大今已被擒其奈俺何你不過干  
 却說應天大王與四家寨主議論已畢聽了穩寨外羅鳴  
 把將爺再大些秦副統爺這就是了料想那國公大帥  
 二鼓天氣遂分付各人歸山同候明辰會戰四家寨主領  
 他必不肯出來當細作就說是那前程看待把俺怎麼  
 命去說這且不提且說那四爺在山神廟中被龍山的婁樣看哩四爺冷笑了一聲說眾婁卒休說我今日的前

程說起來你們害怕就是那昔年創業的時節說起來  
你們還讓我三分聽我道來

楊州府大鬧窮花就是我 瓦崗寨混世魔王本是咱  
俺曹那銅梁城內為天帥 俺也曾洛陽三賢官祿加

咬金開言叫 婁平你聽言

說起昔年事

至而今高祖駕下功勞重

初封的開國元勳一品達

把你活唬殺

松林創過業

也曾把人殺

程四爺言罷昔年英雄事

衆婁平腹內展轉主意拿

登州楊王子

犯過大爭又

大反延安府

四爺言罷衆婁平犯了躊躇內中一個說兄弟們少停且

殺了趙廷家

夜探豹頭嶺

大哉母夜叉

不必上山大家議論再說衆人說不走議論甚廢事

柳江老洪伯

希平被俺拿

情這個人說其中有多不便他方才沒聽的他麼竟

昔年創過業

不是把口誇

今國公千歲雖是不認識他數日却也聞他的名這就

程四爺志氣昂昂把話談

他就說袁州東河有家園

是山寨中的祖宗到了但凡上山稱王落草為寇的不

俺也曾赤心耿耿南昌衛

俺也曾平定豹頭柳江口

是他的親戚就是他的朋友若將他解上山去倘或論起

俺也曾掃除石門破陵州

俺也曾設謀暗藏水底任

舊交或者是叙起親戚來他再說吃了俗的虧只怕滿滿

俺也曾同心義氣反延安

俺也曾定計巧極斷秦山

的一壺酒燎不的了除領不着賞反推一頓好打重者還

要切頭連上稍子都找去了罷呀到不如放他回營就合

在山上捨施恩德感仰

號令主四家寨主誰不服

他相處个朋友也不算俗操又一個說吓你見了盪炕的連

惱一惱敢拔猛虎頂上肉

怒一怒要取蛟龍頰下鬚

覺也不敢睡了你怕是个响馬頭他如今又做了國公了彼

他若無京天動地帝皇志

也不敢稱孤道寡夫王呼

一時此一時的應應今年就看不的了俗那應天大王

這裏平正言山寨英雄勢

忽聽的驚鈴响亮來的送

年紀才十四五歲料着未必是他的朋友他就是個國公却說衆妻平正然談論忽聽的驚鈴响亮抬頭一視從其

俗大王怕他甚麼不成其奔山聚義的志向說起來大着哩奔山上下來一起妻平燈籠火把照耀與白晝相同仔細

偈大王胸中高大志量粗

其奔山屯兵聚將展雄圖看來是飛龍寨主跨馬而來妻平說兄弟們偈不必上

臨陣時鎗馬高強千人惧

在窓下腹內包藏萬卷書其奔山了就把這國公叫偈寨主發落他一番看是何如

比不的尋常山野落草寇

真乃是蓋世無雙大丈夫言罷撇了衆人跨行几步迎着飛龍寨主馬前跪倒口呼

不過是暫存荒山聚兵將

有心面南稱尊帝王之居寨主巡山的妻平獻功飛龍寨主馬上問曰你們有什麼功

看起來寬洪大度天下少

果然是仁義過人世間疎講上來妻平說小的們今夜巡山在山神廟中捉拿一个細

說甚麼長板大戟趙雲勇

敢比那臨潼關寶伍明甫作請大王定奪飛龍寨主在馬上冷聲一聲說道道好一个

胆大的細作竟敢輕探俺的山寨可惱可惱將他代上龍山  
待我親自發落便了要平答應一聲哈把一個四爺拿定  
往龍山來了

這寨主言罷提轡催征馳

把一個開國元勳拉着走

程四爺好像一個大樺戶

也是那四爺該當遭魔障

算來是四爺一時失主意

都只為失迷建將心牽掛

這其間誰人敢保凶合吉

當言說遠井不能救近渴

穩然是項好漢子無處使

程四爺無奈來把龍山上 好一似虎離深山被犬磨

却說程四爺被龍山要平拿住解上山去前至寨門口聽

的一聲喊叫說將細作犯人代進來哈眾要平代着四爺

往里急轉只見寨主端坐大帳兩邊列擺刀鎗燈籠火把

照耀的與白晝相同好不森嚴的緊哪

程四爺進的寨門四下賄 只見那天帳端坐一英豪

這一時難言當朝一品貴 少不的身披繩索入籠牢

這才是逢險逢危難迴避 這才是平地風波困英雄

看了看燈籠照耀如白晝 兩旁里要平列擺鎗合刀

都只為營中建將無音信 錯主意輕入虎穴與龍巢

程四爺心神不定自追悔 算是我一人錯了把禍招

不由的抖抖雄胆往上闖 只聽的聲聲喊叱不輕饒

那怕你開國元勳人入閣

空有那三軍建將撈不着

此一特那人能定死與活

才落的番身跳入是非窩

原不該車人獨驢走山坡

眼前里惹起一場大風波

眾要平恰似原差扭把着

一個家推的推來拖的拖

兩旁里慌了許多眾要平



帳前里站下東河程咬金 有几个人要卒喝道快跪下 氏定寔說上來的四爺說山賊不必自大若說起俺的官

四爺來至帳前要卒喊道跪下四爺停身站住立而不跪 職的來歷來眼前叫你無容身之地了聽我道來

飛龍寨主大怒道哇我看你這今細作渾身俱是胆了 俺本是昔年蘆林創業男 今日里奉旨平萊掌兵權

你今輕探俺的山寨既然到此地位就該屈膝下跪求生才 寨主說住口既在蘆林實是一會之人死狐悲物傷其類

是尚自大模大樣還有甚麼理說不成可見你的死在眼 到此何為四爺你們犯下罪了

前還不知道麼四爺聞言微笑說道山賊呀山賊你 只為你不謀強伯良民女 全不管港港頭上有青天

莫若獨狂俺本是國公大臣自來不肯屈膝與人爾等 俺本是理真氣壯奇男子 將當里尚報人間不平冤

山野草寇逆叛賊子哨聚山林妄自尊大一朝犯事死無 聞聽說應天大王多仁義 即此事而論

葬身之地自不知死尚敢言人却叫那一个跪你飛龍寨 實是他治法行令不甚嚴 程四爺志氣昂昂說不是

主聞言失聲冷笑叫了一聲細作你這光景是要倚官 那寨主定睛留神往下觀 看了看此人相貌多向善

嚇詐了寔話對你說我們既為山寨頭領莫說那宦官人 好像是那里會了好几番 猛想起群雄聚義柳江口

等就是當今皇上也是不讓的你是一個什麼官職那里人 咳我想起來了 原來是混世魔王到帳前

喝了聲兩邊要卒快鬆綁

他這里欠身束手滿心歡 如今雖一品國公斷不忘舊日之好請坐四爺言罷寨主

飛龍寨主想起昔年柳江聚義之事方才認的是程咬金 告坐四爺說如今令妹夫也做了官了何不投他以圖上進

慌忙分付要卒去了繩索下帳秉手而笑曰我當是何人 在此山寨有什麼好處如龍說他今却在那里四爺說如

原是程四兄麼小弟多有得罪了二人才行了初見了禮 今現為青州節度俺這一去要與他合兵一處同征萊王如

一聲分付左右看坐寨主說請坐了講話按賓主坐下四 龍兄想不如棄山同往與國家報効到還有令發達之日如

爺說敢問寨主為誰叫俺一時想不起來寨主說四兄還 龍說既蒙千歲不棄願約舍弟俱投麾下四爺又問說今

記的昔年柳江口會否四爺聞言如夢初覺就為萬幸 弟今在那里如龍說在西南鳳山飛鳳寨主是也四爺說

寨主遂分付家人重正四爺的盃甲四爺頂寔起來方才 如此說來又得一虎將好呢但不知應天大王也可以收服否

就坐寨主命人着茶茶罷正酒酒過三巡寨主問曰程四 如龍把頭一搖說道這就不敢定了

兄今在唐營身居什麼官職四爺答曰不才官至一品國 說起那其壽山上應天王 他生的出類拔萃本事強

公之職今又奉旨平萊寨主驚而起曰如此說來是國公 他若是施仁行義心腸軟 他若是冲鋒對陣性子剛

千歲了在下不敢奉陪四爺說如龍兄說那里話來俺 雖是那龍鳳虎豹四寨主 誰敢當鬼出神沒那杆鎗

惟有个虎痴佳人半俏女

他兩個大戰三天在江場 答應道是四爺說好呢可見天地之間各有其主話猶未了

也曾說願歸朝堂為臣宰

也曾說敢作荒山草頭皇 只見自外代來一個人來身代絕索來至帳前四爺一見原

他行的法令森嚴誰不惧

那一个敢去輕自把他降 是費高又等不的寨主分付連聲大叫鬆綁鬆綁婁卒

到明辰山下一定要會戰

那一時任憑千歲作主張 依舊不採如龍看出光景遂分付一聲鬆綁哈答應聲

洪如龍正言高山應天王

忽有个婁卒前來報的慌 去了繩索如龍問曰這位將軍是誰四爺說是本藩麾

下建將平南正將軍之職如龍說既是如此看坐費高

洪如龍正然談論應天王忽有个婁卒帳前跪倒口呼說千歲在此末將不敢四爺說暫且坐了本藩問你費

寨主山下方才拿住了一个細作前來現在寨外聽令四高說末將告罪四爺說費將軍本藩為你不至緊要若

爺說聽也等不的如龍分付把血盆口一張喊叱一聲說代非故人在此希乎一命休矣且將你追趕那女子之事因

進來婁卒不動四爺說本藩分付代人如何不動如龍笑何至此被擒一一的講來與本藩一聽費高起而對曰末

曰千歲不必見怪千歲雖是國公大臣却未操山寨之權要將罪該萬死千歲容稟

卒所以不動待我一聲如龍一聲分付代進來哈婁卒齊聲 昨日里奉命臨敵追佳人 一時闖進深山曠野林

俺被他彈打盛英京破胆 又打上飛虎下山好寒心 爺說曉的了說罷各人上馬要平透過利刃如龍送下山

歎句話說的兄妹願歸順 約請俺飛虎寨中談知音 一拱而別四爺同費高離了龍山行有數里忽聽的馬乍

往下末將就不敢說了四爺說講來不見怪你就走了 鑿鉤自西而來相離不遠四爺說費將軍你看天晚如今

天帳上寨主許親偕秦晉 又不敢抖胆作允功宋陳 路上還有人行非營中建將即山中頭領湏要小心費高說

一更天得空下山迷路徑 因此上身入坑穴又被擒 千歲暫且退後待末將前去問一個明白四爺此山陷坑

費清遠言罷虎山招親事 洪如龍代笑才把千歲尊 甚多倘遇山賊小心在意費高說末將曉的了言罷一提

費高言罷洪如龍說千歲恭喜了四爺說喜從何來如龍馬向西而去不多一時兩馬相撞費高問曰來者是什麼

說千歲若得虎痴佳人心願招服應天大王易如反掌豈不人迎春穗的問了一聲是費高的聲音遂收住坐驢長

是大喜麼四爺說若果如此好吶四爺說天是甚麼時候了歎了一聲說將軍你做的事你還在這里麼你想我

要卒答道柝鈴已交三鼓了四爺說本藩告辭寨主罷如那哥哥那樣的厚待你大帳上說的甚麼話來妾身有

龍說千歲有事也不敢強留分付妾平拉馬四爺頭行費什麼虧負你處那一件事不在你身上留義着情你何

高隨后如龍送到帳外就說千歲明辰會戰要小心四叔私逃下山做出這忘恩負義事來嘗言道落花流水

隨流水無心戀落花天殺的叫你把人悶殺哪

之言記的明白心中暗喜說道好妮聽的如龍言道此女

這佳人馬上長難促眉尖

罵了聲天殺強人負前言有萬夫不當之勇若得此女莫說那應天大王可收就是

細想想飛虎寨王那樣厚

再思迎春情意加倍堅東萊反叛也好平了四爺想到這里遂大叫一聲費將軍

只願你私逃解脫鴛鴦扣

全不管叫俺懷揣離恨篇這里來費高說小姐不必多言後邊有千歲到了迎春說

你只因脫勾魚免去不返

好叫俺何日推倒望尖山好我就與你同見千歲說罷提馬而來同費高前至四爺

滿山中陷坑套索難迴避

親身此來是為你生死關面前迎春秉手說道千歲深山夜遇不便下馬俺這里上

恐怕你迷路遭危命必殘

俺如今一見痴心似孟姜叩首了四爺說小姐免禮你與費將軍之事本藩俱已明

你如今方效棄妻萬喜良

俺如今初放梅花任蜂採白了明日同令兄歸順唐營親事俱在本藩身上若是應

你如今孤生永別黃龍庵

寔指望淑女得將君子配天大王山下排兵本藩多有借仗今晚暫且歸山明會

誰想你竟成忘恩負義男

怒一怒打發你去趕陰關罷費將軍你可將小姐少送幾步本藩先自回營你隨後

雷迎春說長論短聲聲罵

後北廂喜壞東阿平兼管早至罷說畢一投馬竟朴行營去了明公這明是程四爺閃

且說迎春說長道短了一回四爺在後聽有許久將雷迎春出空了來與他二人了且聽下回分解

好一个知情知趣程咬金

喜的人迎春合掌把佛念

雷迎春言罷提馬向東走

費清遠腹內展轉犯沉吟

暗暗的叫了一聲千歲我這里謝恩了

却說迎春言罷提馬就向東走費高說娘子走錯了路了

在馬上把頭一點謝了恩

將軍呀你可無什麼說了

迎春回頭說道妾身走的不錯虎山在正西為何又往東走

這可是名正言順無妨礙

千歲爺親自當面許了親

迎春說我與你同往東走就回來好往西行費高說夜已

在山寨之中俺是何等的情義來將軍你可再想

過半千歲進營去為等那里得工夫與你閑走你若不

指望你有意求鳳效司馬

誰想你無心乘鑿棄文君

回山寨我就去了倘若歸遲千歲見怪那時忘了迎春笑

算來是一番兩次將俺哄

你何苦硬翼比目兩下分

曰將軍放心跟我來罷我料着千歲他不怪你費高說

俺好似織女立在河邊盼

誰想你牛郎不肯渡河津

怎見的迎春說將軍真是一个欺人連光景都看不出來

恨起來拆過你來咬兩口

爭乃是我心不似你也心

他若見怪就不留下你送我既留下你送我恁然就到天

自古道忘恩的男子痴心的婦人我也不怪你了

明回營他也是不怪你費高說恁然千歲不怪在此少說

我與你暫記一篇離恨苦

借兩個重正夜月三弄琴

幾句也就罷了又要向那里去迎春說我有心待你往山

將軍遂我往這里來

神廟去費高說又出奇了又不是廟一又不是十五往山神

廟去甚處二人正說話之間忽聽的東南上一聲鐘鳴費

高說娘子請回山寨那比廟有人來了說話不及有一起

人馬的妻平相離不遠費高把馬一提奔唐營去了把

一个迎春無意思罵了一聲該殺妻平這東西明日我歸

順唐營的將節把你一个个也狗頭切了方削我心頭之恨

也罷待俺且回山寨明辰再作定奪一提馬轉回虎山去了

正走中間暗暗的叫了一聲將軍將軍你好薄情的

緊哪俺三番兩次有情戀你誰想你把俺一死痴心盡付

東流我看明日千歲當面配合那時你還有什麼話說

一轉念又長歎了一聲流下幾點淚來又叫了一聲程千

歲程千歲你若不來為主倘或姻緣不成呢俺雷迎春一

生也就見不的人了

這佳人滿腹離情意恹恹

几番家深情引即即不採

實指望今夜得赴巫山夢

只落得一場好事成虛景

但只怕一事無成兩臉改

若不是強水硬煤做了主

只落的旁人談論千年罵

常言說忘恩男死痴心女

改罷了罷了

眼前里雖無成全心頭願

有時節比目魚兒成雙對

雷迎春自言自語歸山寨

不由的登促雙眉泪暗流

可見的俺這皮臉不害羞

偏遇着巡山寨平似有仇

只落的萬種凄凉來自由

只落的虛度韶光恨悠悠

可叫俺曉夜淒涼何日休

我合你結下自此萬載仇

人道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幸喜的落花有憑水不流

不旺了淑女君了正好速

意回來再正高山應天侯

不言雷迎春回山且說那應天大王與四家寨主議論軍情  
連聲皆响兩杆旗開陣鼓响喇喇連天三千婁卒亂  
分發了張豹會同下山對敵一宿晚景提過不覺的東方  
澈江場沙冲下山來好利害有賦為証

發白應天大王升帳而坐號令傳下四家寨主大小頭目  
征塵蔽日殺氣冲空劍戟密擺鎗刀層層人如南山虎馬  
前來聽點不多一時各山寨主大小頭目前來聽點參見  
似北海龍咧咧連聲响喇喇一派嗚英英權權行人俱糾  
已畢兩邊分立應天大王身旁一人大喝一聲點哈飛龍  
糾雄雄鳥獸京步下婁卒如惡虎馬上寨主似煞星往  
寨主有飛虎寨主有飛豹寨主有飛鳳寨主有虎痴佳  
日也見兵馬起不似今朝這樣凶

人婁卒跪稟不到呼為何不到飛虎稟曰小妹下山候  
仁義堂應天大王下了山 下回書若殺唐營掛印男  
敵去了應天大王冷笑說道好一个大胆的了頭違吾的法  
把那些通天漢子無處使 有几个將中魁元被繩拴  
度以待回山定罪左右着末王的甲冑過來哈應聲拾  
急的个虎痴佳人連說反 多虧了飛虎寨主將他攔  
過甲冑應天大王吞扎停當又命人拉馬拾鎗衆婁卒拉  
若不是彭進舊爺飛馬至 險些兒文王星官歸了天  
馬的拉馬拾鎗的拾鎗小豪傑出了寨門掉鎗上馬四家  
這一時大水冲了龍王廟 一家人對面不識把臉着  
寨主大小頭目一个家叶叶各去上馬只聽的那大炮咕咕咕  
准備着數載父子今朝認 准備着多年夫婦再團圓



且不言下回戰場吉凶事 應天王列開陣勢把令傳 風踢躍四面清奇堪誇巧首丹青難描上方發下離天曹

應天大王下的山來代領四家寨主來至唐營對面遠一山殺星官來到

聲分付列開陣勢若三千裏平一聲吶喊吵擺成一字長 程四爺勒馬繫斧向南望 看了看隊伍齊齊甚輝煌

蛇陣又分付張豹馬陣叫他的主將前來答話張豹領命 有兩杆飛龍大旗分左右 有几家英雄寨主列兩旁

飛身上來坐翼跨馬搖鎗來至營門喊叱一聲叫道唐 一公家威風凜凜天神樣 好一似托塔天王到這廟

營兵主快對來敵早有人傳報進去四爺聞報代領眾 中間里金甲紅袍一員將 這個人堪作朝前一棟梁

將號令三軍炮响旗開冲出營來令旗一展三千精兵俱 看青春年紀約有十五六 論英雄頂門豪氣透穹蒼

列成陣勢建將兩邊保護程四爺向對面一騎只見張 他生的四方面皮淡紅色 又打上眉清目秀不尋常

豹勒馬候敵又往對陣一視只見那飛龍旗下有一程少 跨一匹追風趕日潭紅馬 使一杆鬼怕神愁獨金鎗

年將軍左右有寨主相隨好不威風的緊哪怎見的有 程四爺觀罷魁元將頭點 這就是高山聚義應天王

西江月一首為誌

頭上盔英閃閃鎧甲緊襯紅袍蓋林之中逞英豪殺氣威 四爺觀罷又見張豹勒馬挺鎗聲討敵把令旗一展 喝道張豹這廝如此無理左右與我拿來哈左邊一將姓秦

名章答應了一聲跨馬猛鎗飛臨陣前不通姓名刺一你言罷飛奔而來秦章問曰來將何名那人答曰大王帳  
鎗去張豹急架相還不過三兩回合秦章喝叱一聲說下飛鳳寨主是也說罷砍一刀來秦章急架相還又有五  
張豹那走將張豹扳過馬來叫棒於馬下叫單士綁了七回合也敗下去了忽聽的那西南角上弓開弦响當當  
哈衆士卒一齊跑上將張豹縛起只見那對陣上將招當一連三彈不中其中有人緣故這原是雷迎春發的空  
呼咳呀唐將休走我與你比試三合說罷夾馬搖鎗而來弓好擋大王的眼目如何得中呢飛虎才主才待臨陣只  
秦章問曰來者為那人答曰應天大王麾下寨主是也聽的應天大王喊叱一聲寨主退后待末王親臨又分付東  
言罷就是一鎗秦章大連忙迎二人交鋒一陣好殺有三卒各代繩索隨我拿人哈明公出馬就不好了有賦為証  
字錦一篇為証

兩員將各逞強兩杆旗上下揚坐下馬如虎狼狗趕兔追犬  
一聲炮响兩杆旗搖一聲炮响咕咚以似雷鳴兩杆旗搖  
錯錯眼開了腔撇下妻閃殺娘傾刻黃梁夢一場  
呢喇喇如同閃電銷金鎗鋒明晃晃電扯金先坐下馬跑  
赤滴滴大星亂暴

且說秦章與洪如龍交戰約有三四回合如龍虛點一  
出來萬夫難當的小英才  
鎗敗陣而走又有一將一聲大喝唐將少得逞強看我擒  
秦子文鳳凰台上聲名大 今日里難脫繩網這場災

眼前里二馬相撞動了手 誰敢保那小勝來那小哀 這一些惡戰四爺言罷提馬出營相離不遠抱斧秉手

這一個敵重賤馮門宴 那一個能擋木公開寶台 笑而言曰大王請了應天大王馬上笑曰來者那一將官

應天王喊叱一聲變了臉 把一個大將秦章掀過來 既然臨陣就該決一死戰為何恭然而問想是還有話說

兩邊的婁卒前來上繩索 好不待唬殺奉命必飲差 麼四爺答曰原無甚別的話說本藩乃開國元勳今日奉

且說應天大王走馬活捉了秦章把一個程四爺唬得面目 昏平菜也無意輕犯山寨皆因大王帳下有一寨主行伯那

改色右邊健將石標連聲大呼曰哈好山賊少得猖狂看 天子又係本藩的親戚故此來會山下而今彼此遭擒却有

我擒你說罷催馬臨陣二馬相撞殺在一處不過一兩回 甚麼好處常言說龍鬥龍傷虎鬥虎傷本藩此來並

合應天大王叱一聲那來伸手又將石標掀將過來捧 非與大王對敵是有幾句賤言望大王容納本藩此知感

在馬下婁卒前來上了繩索一聲分付代上山去待來王回 不盡了馬上洗耳聽我道來

山發落婁卒領命把二將押解去了四爺右邊費高才 自從那高祖長安登帝基 把那些各處狼烟盡掃除

要出馬四爺說不可我看此小英雄蓋世你們俱非他人敵 收服了多少蘆林英雄客 有幾家山林草堂不把敵

手待本藩親臨以善言說他備處他回心免動干戈也有了 常言道頭聚山林非長策 行不見伍列三台用紫衣

但只留善惡到頭終有報

又道是只爭來早與來遲 聞言把泪痕止住 尊道大王本藩是見景生情 不由的想

君不見前來多少山寨主

有幾今平安無事與天齊 起家鄉故此落下幾點泪來 大王少笑 應天大王說何景

程四爺一行說着留神看

他腹內暗想說好奇怪呀 生情就如此悲傷 四爺說本藩若講出口來 恐怕大王見

這大王模樣生的令人疑

好像似那里會過 再見面 怪應天王說我不怪你講來 我聽四爺說我家撇下妻子

是怎麼捨得之間像認的

回想起家鄉 故王班鳩店 不覺下載未達 今見大王的尊容 就像就像應天王說

又轉念家中結髮彭氏妻

暗暗的叫了一聲我的妻 像甚麼 四爺說就像鵬兒 應天王說往口鵬兒是你甚麼

是怎麼他的模樣狠似你

咫尺間儼然五歲小鵬兒 人四爺說就是天子 應天王總說大怒說你抬起頭來看看

程四爺觸起心頭思免病

不由的展轉淒涼泪欲啼 那人 是你的兒子 明明的是欺末王 如嬰兒不要着走 吾取

應天大王上一見微微笑

程四爺滿心歡喜 喜難提 你兩手端鎗 照定四爺 啞就是一鎗 四爺用一金斧 架使

程四爺安心要說大王歸降 因其容貌 猛然想起家中妻

上平生的力量 方才拿的開一馬 向北一馬 向南這一時

子不由的二目之中 紛紛泪下 應天大王馬上笑曰 那一將官早

就講不的了

早回去末王不傷你的性命 就是了 你何必啼哭呢 四爺

江場上父子無情把臉看 誰敢保開國元勳得周全

都只為開口不緊一句話 惹的大王的豪氣直冲天 便叫了環快到前帳去請你舅爺前來議事了環聽說  
 衆軍士一見千歲交了手 一個人跨馬極鎗齊近前 慌慌忙忙走至前帳稟道太太請舅爺有事商議彭進  
 費清遠展放花戰聲聲喊 胡龍升倒提狼牙把馬顛 聞言遂跟定了環到了后帳說道姐姐見召有何分付夫人  
 二十名護身家將往上闌 三千兵一齊撒放黑心猿 說方才有了環來報說你外甥點兵下山與唐將死戰我想  
 西南上唬殺多情迎春女 急忙忙虎囊鐵彈上了弦 唐天子駕生長安天下歸順良民一心能臣如雲謀士如  
 惡恨恨照定大王就下手 唬的个飛虎寨主乍了肝 兩雄兵百萬良將千員你外甥年幼無知自恃已長倘或  
 只見他鎗甲跌足把手點 賢妹呀不可珍珠倒捲簾 傷了唐將那將怎了我欲賢弟下山相機而動叫你外  
 但只怕一着錯了是非起 那一時你我把罪怎麼担 甥回來再作定奪彭進聽說解了夫人來至前帳打扮  
 且不言其奔山下風波動 來了个要緊親戚解危難 停當令人拉馬出的寨來就要下山只見几个妻妾解着  
 且不言四爺與應天大王在山下交戰却說那其奔山上彭 二將前來彭進問曰二將為誰二人答曰唐天子駕下稱  
 氏夫人在后帳正坐忽有了環來報說道稟上夫人得知我 臣程千歲帳前為將秦章石標是也彭進又問曰程千  
 家大王點兵下山去了彭氏夫人聞聽此言唬了个面目改色 歲是那里人氏二將答曰是袁州府東阿縣人問曰莫不

是程咬金字表智節麼二人答曰是彭進又問婁卒你 急的个彭進點子連聲喚 鵬兒鵬兒好高生呀

大王如今怎麼樣了婁卒答曰不知彭進說將二將暫 大罵聲高生無禮當何人 旁邊里燥殺虎山寨主王

且鬆縛用心安置待吾下山走走看是何如說罷上馬竟 却說彭進自出山寨遠遠望見兩邊對列陣勢兩將對敵

赴江場去了 鎗來奔架命去鎗迎炮响連天戰鼓如雷一派死殺無虧

彭文舉聽說姐夫來降唐 頭不點細問根由起立身下馬恨不能一步走到近前下的山來抬頭留神一番口見

此一時又是京來又是喜 弄的他神觀不定悶沉沉 他外甥與咬金大戰疆場未分勝負連印一聲高叫聽兒

喜的是姐夫得官幸而至 驚的是外甥未必忍父親 快來連叫數聲並不回頭明公還是怎麼說呢此一時應

倘若不是父子疆場動了手 但恐怕難為東河性口金 天大王入了重圍萬馬咆哮兵刃交加戰鼓急傳

他那里心急只嫌馬行遲 恨不能兩肋生翅飛登雲 叮咚搖煞招呀那里聽的見呢多虧了雷迎春在旁一

一時間兩眼急瞪如燈樣 只急的遍體發出汗淋漓 聲問曰舅爺前來有何事故彭進答曰我特為你太

他那里心忙意亂把山下 看了看兩處排兵列旗門 王而來你快與我把你大王叫來另有商議迎春聞言馬

咕咳戰鼓如雷京人胆 咄咄社風標旗遮日昏 到江場一聲叫道大王爺暫且你息罷戰今四爺下山

有緊急情請大王相議現在山下等候這一時程四爺

若是我今日不把山來下

只怕你父子恩情一旦忘

聽的明白此人馬在旁邊一閃應天大王一出重圍一催坐

彭天舉言罷前后一席話

好不待虎殺高山應天王

冀上正南而去相離彭進不遠跳下馬來一聲問曰四爺彭天舉連說代罵應天大王遂即問曰四爺今在山上那

見召有何分付彭進罵曰畜生可知罪麼應天大王笑曰早就曉的是一父親提兵前來彭進答曰方才見某卒習

不知罪從何來彭進問曰與你對敵者是何人應天王說解二將上山問他說是程千歲帳下的大將秦章

是唐將彭進說父子交兵天倫亦絕馬得無罪畜生呀又問他程千歲是那裏人氏他說是袁州府東阿縣人氏

彭天舉一陣惡氣塞滿胸

罵了聲畜生無禮

我說莫非是程咬金字表智節麼二人答曰然你再想想

你也該從命至今論一論

凡曾見父子提兵

袁州府東阿縣有九程知節死以此而論非你父親

想一想君臣之義今何在

想一想父子之情別那廝

且問你既然會戰可曾問他姓字為誰來沒有恁恁

倘若是你父江場有好歹

只怕你臭名留下蓋古揚

答曰不曾彭進曰真乃淺見小兒連會戰的規矩茫然不

你雖在其壽山上行仁義

約的是俱作南柯夢一場

知如何算的是个英雄呢既然如此快快我到江場認你

你也該想想該戰不該戰

你也該論論是非共短長

父親便了言罷上馬竟撲江場而來這一時程四爺只使

的渾身無力又兼馬乏正在納悶之際忽見西南上有二  
馬相撞撲江場而來留神一視只見前面一人身穿青氈  
頭戴烟筒帽真正是項梁穴有千層殺氣面有百步威  
風後邊一少年是方才的敵將四爺看有良人與王爺  
面善那人正行之間離轡不遠在馬上秉手笑而聲稱  
夫久別一向安否程四爺一聽此語把眼一擦仔細一看方  
才認的是妻弟彭進遂一聲「嘆說道分不以五之分  
數載一向久別今賢弟牽掛今日一見好不傷感  
知賢弟今日何由到此欲知後事下回分解



鼓詞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總目錄

第一冊……………初集 二集卷一頭本至第二本  
 第二冊……………二集卷二頭本至卷四第二本  
   三集卷一頭本至卷三第二本  
 第三冊……………三集卷四頭本至第二本 四集

卷二第二本……………二一〇  
 卷三頭本……………二一〇  
 卷三第二本……………二一〇

鼓詞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目錄

卷二頭本……………一  
 卷二第二本……………三三  
 卷三頭本……………五三  
 卷三第二本……………八二  
 卷四頭本……………一〇七  
 卷四第二本……………一四五

鼓詞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三集目錄

卷一頭本……………一八三  
 卷一第二本……………二三二  
 卷二頭本……………二六六